

吳稚暉先生文粹(三)

▲融盒客座談話

客問

倫敦有急事亦發號外否。

答曰：號外者，晚報不發達國之把戲。倫敦晨報十有^二，而晚報亦六。其售價一辨士者四，售半辨士者二。售半辨士者，一曰「夕報」，一曰「晨報」。分歸於保守與進步兩黨。每日各銷七八十萬分。晨報早四時已載送火車，而六時則遍於街頭。所謂晚報者，早上十時發初刊，中午入要聞發全份，由是而下午二時四時六時，皆添入要聞，發動行次。發三刊四刊五刊，至七時半而終刊，乃出終刊於要聞欄前，預留空白，倘出板後尚得要聞，則排小板，以特別手機印上。戰時，夜間九時與十二時又印戰刊，雖名戰刊，仍為大張全分，無所不載。蓋半辨六次者，至此乃七次或八次耳。（戰時晨報社亦間有夜間增出戰刊者。）一辨士之四報，次數略減，每日止發刊三次或四次。銷數亦在二三千萬分以上。無論晨報晚報，每次刊報皆先印其中最重要新聞一二端，用大字，刻於白紙，沙及紙之綴帖上。售報店前，遍懸此帖之牌，賣報路口，遍鋪招帖之紙，叫喚賣報人之手中，亦各與招帖數紙。值辛亥武昌革命突起，互兩三月，每日晨報與晚報人招帖上，均五光十色，大書中國革命消息。晚報六七（當

時不止六七家。招帖時更動色相。更迭出探。鼓掌馳報如狂。每適鬧市。坐街車上行二三里。見數百處黃白雜糵之招帖。動身時見甲城將下者。途中屢見甲城已下。乙處響應。至市上。又見丙省獨立。其為狂。迭震動。不可思議。故東京市上之鈴鐘。望平街口之人牆。比較而想。各有風味。但望平街之人牆為至暫。一開時以此較彼。行望平街。如行城墓間。嗚呼中國之報况。東京鈴鐘亦過久而一動。不若彼於世界。幾乎每週皆有大事。招帖林中。時時表顯其發狂。

客問 所謂晨報與晚報之招帖。為狀若何。

星 期 四
報 新 華 中

黎 大 總 統
特 裝 鏡 邊 之 小 將
特 贈 林 使 公 本 日
助 權 林 使 公 本 日

日 一 月 二 年 六 國 民 華 中

觀於上圖。略見倫敦報紙摺帖之形似。嗚乎。中華新報在上海。承讀者諸公之雅意。相待尚不薄。然全日消數。不及萬分。倫敦「郵報」一家之招帖。且有數萬。一錢不取之招帖。其紙數尚多於上海數家報紙之數也。

答曰：其尺寸大小，適類與上海報紙之一板。假如中華新報每日三大張，而倫敦報紙之招帖，得半大張。前已說明，或用黃紙，或用白紙，而「星報」與「夕報」兩晚報，有時有即用其舊報者。專裁新聞之一面，並無廣告等之粗花大字，則以拳大字刻其上，遠望亦不礙眼。然此時半辨士之通俗報紙爲之耳。若高等大報，如「太陽士」等，皆極爲講究。有時套印兩色，插畫甚多。諸報尙印放大最要圖畫於招帖之上。譬如上海中華新報，亦仿用招帖，則爲狀當如左方。

客問 所謂報帖之牌，滿於賣報店之門前者，爲狀不知若何。若如上海煙紙店之模樣，牌將置於何處，請言其詳。

答曰：上海店舖，近來逐漸改從西式。然舊式鋪頭，與西方大異其趣。非如北京琉璃廠，紙店之形狀，略以西洋文具舖。上海之煙紙店，則純粹南方舊式。櫃台之一角，放着七八分報紙。雖比較內地，已如鳳毛麟角。得此裝點文明，咸念吾國文化之程度，涕極不得，不披以爲笑也。雖然，若以連帶而想西洋之賣報店，則盡以千里矣。西洋賣報店，十八九皆兼售文具。故吾適纔想及琉璃廠之南紙店，略似其文具店者。即文具店與賣報店，兩相映帶於吾之腦中也。而文具賣報店之大者，間亦代售書籍。上海朋友若欲留一形貌相似之意影，則四馬路就華式房屋，改良而裝窗門之書店，近之矣。亦文具書籍，陳列滿窗，僅少窗脚下之報帖牌。致窗門前之懸報架，裏面櫃台邊之攤報檯耳。然此種書報文具店，亦不過局面甚大之街市方有之。本圖草繪一圖，乃倫敦文具賣報店之普通式狀。而每街爲

有數家者。觀其窗脚下列有報帖牌六七面。兩面大玻璃內亦各懸一報帖。街之中間入四號窗兩旁。則懸鐵絲架。各報橫摺。層列而插其上。所插必有十餘種。每種各數分。客有懶入店內報櫃取報者。即可拔自架上。投錢於櫃。忽忽而行。店中人則將新報時時增插於架。報帖牌亦隨時更換。每牌有黏貼十許層者。

客問 然則西洋之煙紙店。與報紙並不作緣矣。

答曰 上海之煙紙店。自是一種特別相連之營業。且多兼換銀洋。西洋固無銀洋之可換。而紙亦不同。煙亦不同。上海紙店之紙。西人視之則原料而已。別有售賣機關。不登於市肆。市肆所有。則文具店中之信箋稿本。已製成尺寸者耳。煙則上海固亦多有兼售紙捲雪茄者。然西洋紙捲雪茄。則為一種單獨營業。不與紙張有連帶關係。煙店之多。亦每街必有數家。十數家。夜深燈火通明。達於夏正者。惟酒店煙店糖店而已。餘則十八九皆八時或十時閉門也。無巧不成話。西洋小街之下等文具書報店。因閉銷大不易。多有兼售香烟糖食及小孩玩具者。然則亦不能謂西洋報紙。絕不與煙紙作緣。蓋文具內有紙。兼售香煙。則又有烟也。一笑。

客問 西洋幣紙劃一。自無兌換銀錢之必要。但日本尚有兩替店。以換多額之貴幣。謂西洋

欲換一多額之貴幣。購買最少數之物。則又何如。

答曰 英之金鎊。法之二十佛郎金鎊。與德之二十馬克金鎊。僅抵華幣十元左右。在彼人之目中。

止看做華銀一餅。假以華銀一餅。向賣菜者購菜兩三角。欲令找錢。大都。有難色。若購數十文之物。交涉於販販之人。更無找換之事。在西洋。單購數十錢。值英幣一辨士之物。而以金鎊使人找錢者。固屬甚少之事。然遇不得已時。較大之英鎊。亦能欣然樂受。否則。彼亦必能代向近處店舖換得零錢也。若數至兩三鎊。值英幣六辨士之物。挾中國一元之銀餅。找換有難色者。彼挾十元之金鎊。無不找換自如。毫無為難。絲幣。雖間有一鎊之數。而全世界通行之英倫銀行票。則起碼五鎊。約合中國五十元。而找換亦甚便利。即有人不願使人為難。欲得零錢以買零物。最便之法。即持五十元紙幣。向郵便局購郵票三角或五角。即隨意找得零錢。郵便局固數十百步之內。即可得也。

客問

郵票用處甚狹。非人人所需。因換錢而費買之。豈不空闊。

答曰。購郵以換票零錢。原不過特別之一法。非人人所必為。因要求找換。可直向路旁大店兌換。亦可。各法皆使。惟大都必犧牲短時之柔言怡色。往往有時非所願。不若郵便局之直捷。因野局。則零錢既多。且略有應當收兌國家紙幣之義務。至於吾人之觀念。以為郵票非人人所需。則彼中人必至不解所云。因即數齡兒童。於監墓與緝長通問。故中人之家。每父母與其兄弟通候。其子女亦作書請安。斷無附入父母信筒之理。必同父母乞得郵票。另函發之。父母亦欣然給與。且得之數。為比鄰小兒女之相見。各屈指而數其所發之信。多則以為榮。面有得色。不如人者。色頓沮。故居家長起而無郵夫。捺鈴打門之聲。衆皆鄙笑之。

客問 西洋既通信如此之盛。每家必有郵筒。何必再有擦鈴打門之事。

答曰。各有郵筒固矣。即無特別受信筒者。於門之下半正中。必有一狹縫。精鋼飾之。以便納信。即銀紙等物。塞入。然郵夫既將郵件送入特別之受信筒。或普通之門內。有鈴者。擦鈴。無鈴者。叩其門環。門有一環。釘在門之正中。或圓或長。形式不一。或銅或鐵。皆鑄成花紋。頗有高價者。專為叩門之用。皆報知室內。使其急往受取。擦鈴與叩環。有一定程式。重且聲急。連為兩次者。郵夫也。猛作一響。送送商品等之粗人也。輕響一次。其聲甚微者。類似乞丐者也。輕輕疾擊四五次者。賓服也。或則有身分者也。故若叩門擦鈴之法有誤。往往受婢僕之輕視。其人與信也。般在床上。聞門鈴。猛擊兩下。必披衣急起。或即不急。附信。聞此聲者。亦公認為非惡聲。故枕上聞郵夫叩門聲。晨餐桌上。在食器邊看晨報。皆早起第一樂事也。

客問 君言倫敦夜深。百肆皆閉。惟烟店糖店酒店。仍燈火通明。關至夜半。是無怪上海半夜。

烟紙店亦於大門開一小窗。售賣紙煙矣。東西洋吸煙之風。何其盛耶。

答曰。倫敦吸煙者固多。然所以經街各有數家。或十數家者。其惟一原因。則因倫敦人口七百萬。需求甚多之故。倫敦所售之烟。如鴉片。三鴉片之類。與上海所售者。十八九相同。惟同一品物。較上海之價昂數倍。其物運輸三萬里。來自倫敦。售價反遠廉。則傷心之事。固因關稅不能增抽。而煙店亦不能抽特別之捐故也。倫敦煙稅則重徵之。烟店又重捐之。故上海售一角之烟。倫敦出處地。反售三

四角耳。惟生活程度。彼此相較。上海亦遠下。縱使烟價較賤。不應吸烟之程度。反超過倫敦。乃吾所見之現像。則竟有如此。最可痛之事。西洋除俄國之女黨員。及西歐之妓女等。間有吸烟外。而一般婦女。皆以吸烟為可恥。貴重之婦人。決不入車船之吸烟室。在宴會之客室中吸煙。必告罪於女賓。得其允許而後可。大都至吸煙時間。女賓皆散往別室。不料行至新嘉坡。即見上等華僑家中之婦女。與客同一為吸煙之觸。上海亦有名門婦女。對客口含紙烟。自以為寫意。其實口中銜烟之情狀。若令本人對鏡自照。亦必忍俊不禁矣。噫嘻。

客 問

酒店之式狀。亦與上海之馬上侯。首茂源相同否。

答曰。雖類不同。然法國之酒店。則列桌而飲之。情況略相似。中國舊日小城。亦倚櫃而飲者。恰與英國酒店同一風味也。雖英國酒店之裝飾。自然不與中國之酒店相同。然酒店中除內部間有特別一二小室外。其普通飲法。皆倚櫃而飲。英國酒店之裝置。適於街角。故英國城市所有之四邊或兩邊之街角。無不為酒店所占。譬如上海福州路與湖北路之四邊街角。燻雲天長樂茶社。芳茶社。與大新旅館。幾乎莫不為酒店也。蓋所占者。為街角。則可數面開門。室心圓一半圓之櫃。當櫃酒保。與當壇酒婦。三五立其中。每門所入。與別門所入者。隔以板屏。各不相見。而皆達於半圓櫃之一面。每門所入之餘地。普通約有五六尺見方。前為櫃。後有門。門皆玻璃。隨入即關。左右有板屏。恰似豬欄。飲者立其中。少則三兩。多則十許。各置酒盃於櫃上。錯立而飲而談。其樂陶陶。有立至三四小時而不

格者。酒店等級不同。高等人入飲之店。為數頗少。十有七八。皆為工人流氓等之娛樂場。此等人。其妻孥之養而不顧。樂此不疲者。大略與昔年我國小烟館之瓊漿相似。本構所附之圖。即倫敦普通酒店中。有若豬欄之一角也。櫃內立當壇女子兩人。飲客三人在櫃外。凡中下之酒店。當壇者皆女子也。

客問

英國酒店之當壇女子。亦如向日小煙間坐檯婦人。有海淫之意乎。

答曰。此純然不同。西國男女之交際。與吾人大異其趣。曠然而以吾人舊習慣。評斷而稱之。為貞為淫。皆屬隔膜。蓋全社會之組織既異。自然同一舉動。而變成行為者亦異。今之新人物。既以其自國之舉動。行其放僻邪侈。復來取外國舉動。可助其放僻邪侈者。保障其行為。其實他人有如是舉動。不必定有吾人行為。吾人近日效法他人。尚無大謬者。如慈善會之貴女售物。幸猶少有人詬為搗引游蜂浪蝶。執此點以評新舉動。庶得思過半。世此為別一大問題。當俟有機會。另詳述之。至於酒店之當壇女。不過因西國近時女子受教育者既多。早起而奪男子之職業。故英國而辦公處之書記。郵政電報局之助手。商品店之夥友。飲食店之侍者等。半為婦女。而酒店從同。如釀酒店之當壇女。絕無與飲客鬧成曖昧者。此亦非事實。但此當作為別一問題論斷之。即教堂之牧師。亦或與新告之信女有邪緣。不可指凡入教堂之信女。皆為奔婦也。總之英國酒客之倚檯而飲。僅立三四小時。不以為侮者。無非結成一種習慣而已。故有種酒店。純用於思於愚之酒保。亦飲客滿室。儘有僻冷酒店。妙女當壇。而立客寥寥。故當壇女子之問題。絕不與於其人之酒癖也。

客問

僵立而飲。有何趣味。真所謂螺蛳甘帶。別有性癖者非歟。

答曰。此中沈湎精麪者。固有一二。大多數亦不過工餘之暇。方聚以頤談。無藉藉增笑樂。又或至樂。最近數年。禁止十四歲以下之兒童入飲酒店。於是當星期六日之夜。飲興最狂時。往往羣母飲於門內。嬰孩之車。數輛停門外。巡警默然有莊容。去車數尺而立。邪睨該孩。若爲藥料。亦若怒其荒唐。幸而西國小孩不畏生人。亦不數啼。或熟眠車中。或各坐車內。兩孩相對。微微作笑。偶有呼噪者。母或攜盃出門外。就車微飲其孩。倘若有高等人經過。瞥見之。似有不贊成之色。然亦不顯而去。金窩儲婦有子。失業已有年。無錢買飲。然常日立近處酒店門外。與同病者。錯立雜談。時或有人招飲。亦即入得半醉。其母希望彼能赴坎拿大作工。彼不願往。嗚呼。幸而到處酒店內外。此等衣冠敗舊。戀戀不願離鄉。以窮餓博一飲趣者。尙多其人。否則若各有野心外殖。彼之政府與社會。固正多方誘導。冀其出走。則每一酒店門外。僵立之客。一至其可以饑歎之鄉。其身分固立變爲洋大人。目中所見者其人甚多。其僵立之態。立變爲外國火腿矣。

客問

素聞西洋消閑廢業之地。則爲加非館。英國於酒店之外。尙有加非館乎。

答曰。英國在倫敦等之大。

自然亦有加非館。然式狀與大陸之所謂加非館。全不相同。英國

之加非館。外貌與上海泥城橋之巴利飯店等略相似。皆關窗閉戶。聚座於室內。入加非館者。皆富商

遊客之類。絕不普通於一般之人民。另有茶店一種。皆集大公司而設。每一牌號。其門面之裝飾。內部之位置。一切相同。全城開設百計處。如是之茶店。在倫敦有三大公司。各有百餘分店。如上海南京路及福州路等街。每隔數十家。必設一分店。清淨之處。即如楊樹浦徐家匯等。亦必有其分店一二。此雖名為茶店。實則加非等之飲料皆有。所專賣者。則為麵包餅食。西洋人視之如餛飩炒麵湯糰燒餅之類。吃點心者入之。市上盈千累萬之店夥。或市外之工女學生等。飲食節儉者。午夜皆依時就食焉。故此等茶店。午間尙有限定十餘種之肉食及補丁等。以供簡便之午餐。如是即名之為飯店亦可。（正式小飯店。如上海番菜館之類者。又在此矣。店以外到處開滿。）最近之十年。開設此等茶店公司者。皆占資百兆。賞錫勳爵。其一即為猶太人。賞錫勳爵之故。因備辦軍用麵包等。能應期候。為有功耳。歐戰既開。此猶太人之茶店公司。又承辦麵包餅食。餉協約國勝利。此猶太人又當晉爵矣。此猶太人亦如滬上大滑頭。善設縹雲天新世界等別開生面之娛樂場。彼將所謂茶店。提出十許處。皆裝飾格外華麗。與向有之大加非館相似。而價則極廉。故尋常茶店。本鮮有為消閑而至者。而彼十許大茶店中。年來居然士女如雲。頗有大陸加非館之風味矣。然仍關窗閉戶。夥不如歐洲大陸上加非之暢爽也。

客問 歐洲大陸上之加非館。為狀若何。

答曰。歐洲大陸上街市之狀況。格外見其美麗。而巴黎以二百萬人之都會。其鬧市之繁華。居然

似勝於七百萬人之倫敦者。蓋有數點。倫敦之外貌。頗與上海南京路之河南路江西路間一段相似。今河南路有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等之大建築。亦可比於倫敦之鬧市。然英人歸路。吝惜地面。上海之馬路。可比倫敦。決不侷比巴黎與柏林。巴黎街道開闊。路旁水泥之道。往往較南京路水泥道三四倍而闊。且遍植路樹。金碧樓臺掩映於綠樹叢中。此比較一美麗也。英國市中建築。大都與黃浦灘一帶相似。然皆高下參差。且三四層而止。大陸則普通七八層。每一街市。大都房產高下相同。崇樓聳漢。雕欄彌望。此比較二美麗也。其第三層之比較似繁華者。則加非館亦增形式上之美麗。足以炫耀於俗目。大陸加非館之式狀。在上海無可形容。因即上海昇平樓青連閣等惡俗之茶館。亦如英國茶館。陳座於室中。非入門登樓。莫能見其欲客之雜處。大陸加非館。皆設於平地樓上。往往為客店。百窗洞開。門戶不設。室中每為浩大之廣廳。設座千百。延及門外水泥道上。亦設桌三四。千百其坐位。櫛前逼。歷大號弧光燈。夕陽在樹。電火萬千。紅男綠女。擠坐千人。數百步之間。街之兩面。六七加非店相對。雜處則狂恣情形。有如日日遊山。天天賽會。感於感。影矣。

客問

枯坐加非館與南人之枯坐茶館相似。不知此中究何意味。

答曰。無論加非與茶館。皆不過一種風俗上之習慣。有如乾燥紙煙。焦唇潤舌。糜鉅億之金錢。為貧國之漏卮。然嗜此者皆不知所解脫而為之。茶與加非。所嗜更如醉翁之不在酒。不過習於羣聚之熱鬧。若以為此中有可樂者而已。如茶館之有流妓。加非館之有妖婦者。皆為少數。枯可弗論。其餘大

種加非館之作用。無非會友消閑。休養談事等等。大略正與上海之茶館相似。上海茶館則有燒餅。饅頭。瓜子。花生等之佐助品。加非館亦不過加非其名而已。其實奶茶。汽水。皮酒。冰漿等。色色俱有。彼此不謀而合者。上海茶館有星名乞丐。賣書報。賣糖果之人。加非店亦有報紙。玩物。暨蝴蝶。打虎。跳拉洋琴等各種把戲。沿水泥道上之客座。而活動。即我湖北天門縣賣紙花者之小孩。亦時時出現於巴黎等處之加非館前也。茶館與加非館為下等之娛樂。自不待言。然偶有一部分。有若吾鄉昔年書院課生之會談。詩畫朋友之聚晤。實足稍補文明俱樂部之缺乏。大陸加非店。亦儘有文士學生等之集合蹤迹。十七八固為消費時日之社會障害物。而其一二好處。亦不可沒。世界最荒謬者。則為柏林有種繁華之加非館。品類略如上海四馬路之茶館。徹夜開門。燭火終宵。今日下午兩點鐘開始。必至次早八點鐘方歇。逍遙其中者。大半為軍界中人。嗚呼。所謂海陸軍御用品者。凡奢侈之物。皆供此輩打手消用。期其實行強國主義。以擁護大流。可不哀哉。

客問

酒店加非館。如此狂肆。可見西洋社會之浮靡。此等物質文明。日進於中國。我無其強。而先學其奢。可不終殆乎。

答曰。西洋所謂消閑之地。浪遊之場。豈獨酒店加非館。又有稻舍教育社會意味。略裨健康人民體魄。有如劇場。樂廳。跳舞會。踏冰室。影戲館之類。亦無非消費金錢。耗擲日力而已。倫敦一市。即劇院有四。十有四。而樂廳又四十八。影戲之館。大小約三四千間。自尤狂恣於上海。故上海娛樂場之年盛。

一年亦循進演之自然。善進惡亦進。凡物質文明之進行。而奢靡之事。必為其導。後此亦八類。無可如何之障礙。而善與惡之奮鬥。消極方法。固亦不能盡廢。惟均勢之要義。端賴積極。上海娛樂場如此其盛。而文明集合。幾乎絕迹。文明集合之主要。則為俱樂部。西洋固亦有不規則之俱樂部。然科學俱樂部。工藝俱樂部。藝文古物俱樂部。美術音樂俱樂部。言論政治俱樂部。地方懇親俱樂部。然種類不可勝數。所在林立。各皆吸收數十百人。不入酒店。不去加非館。不往劇場。樂廳等。商權於午茶以後。論爭於夜窗之前。其為文化之補助。上海則總會千百。麻雀賭場而已。惡弊更甚於舞臺歌館。西洋各種文明俱樂部之外。倫敦市立之夜校。不收一錢者。已有四五十。皆有文史工藝可習。婦女則另為設置。縫紉等之專科。而高等工業。理化專門等之夜校。可習理化。博物。機械。電工等之高等學科者。程度直與日班相同。而倫敦大學諸名校。亦開夜班。高等與專門校之夜班。又設種種小製造。小藝術等之科目。以適於工匠。藝徒。店夥等之補習。綜倫敦之夜校。每夜約略吸收數萬人。而猶未已。即僅僅圖書館一種。亦每夜容許一二萬人。為夜分之消遣。積極補益之機關。如此其完密。故不虞消極腐敗之機關。如彼其狂恣也。

客問 西洋圖書館。究作何狀。其布置若何。

答曰 各國種類不同。即一城之間。圖書館之種類性質。亦彼此微異。然皆便於閱讀。如日本東京圖書館之出入。瑣煩者頗少。至於中國人希望中之圖書館。或各處已設有一二。看其章程之煩拘。藏

書之陳舊。直一改良舊式之文淵閣。天乙閣。藏書庫耳。非供人讀書之機關。倘上海市中果有如是之圖書館。吾料人亦懶於走入。即不往轉。雲天新世界。亦惘惘而歸耳。今且不暇深論。先述倫敦市中公立圖書館之一種。即每夜吸收一二萬人。使勿再往娛樂場者是也。此等圖書館。由市區公立。假如東至黃浦灘。西至泥城橋。北至蘇州河。南至洋涇浜。有如是區域之一地。而又為鬧市者。至少有市立圖書館六所。或八所。圖書館為娛樂場作對抗之作用者。當設於般繁逼近之街後。或徑在街中。上海工部局敷衍市捐。曾設一圖書館於南京路之小奕場前。雖不過具體而觀。莫能如倫敦地方圖書館之周備。然地點固不謬於合理之規畫。吾國曾有為偉人建設圖書館於上海之消息。此真含有高貴閱顧之思想。以視淺人僅爭尊祠銅像。為世俗之榮赫者。清濁甚異矣。然能快意而為模範之國民圖書館。立之於漢口路九江路之間。使夜間十里洋場。有一開明地點。不僅令青年會等獨盡義務。則偉人尤足千秋。恐習於中國之舊觀念。不知不覺。必尋地於徐家匯靶子場。使多一上海天乙閣。百年而後。書庫為鼠蠶所窟。敗齒頹垣。徒憑弔名人遺迹而已。

各處外人居留地。僅失警權與裁判權耳。名義實際。絲毫未嘗為外人之屬地。一方面固現夢中有希望警權裁判權之即時收回。一方面又外之曰此洋場耳。一切建築。不可設施於洋場。然請問洋場若始終為洋場。其不洋場而變為洋場。可保終無其事乎。他人尚未敢終據為洋場。我先確認為洋場。誠可為惑矣。故除非洋場之地。理當先自興闢。此為別一問題外。凡興築於洋

場而能補益於百萬人直接之身心。又有廣告性質。可使全國過客得輕便參觀而作模範者。且可建築於洋場。數百萬資本之大印刷館發行所建之矣。即鉅萬之娛樂場亦建之矣。何獨於文明公益建築。獨懼外人之沒收乎。一笑。

客問 倫敦市立圖書館之內容請言其詳。

答曰。西洋財力雄偉。即一市立圖書館。雖於彼中。不過看作蘇州玄妙觀前之福音堂。即設備亦無多複雜。然稍大一建築。可達一二十萬金。小亦數萬金。今述一接近吾寓之中等市立圖書館。僅樓三層。建於市街之上。此街在倫敦已算四五等之市街。其冷熱情形。與市房建築。恰與南京路小菜場一段相似。此圖書館之面積。約與小菜場前全座之紅磚樓房等大。

其下層中間開門。

左為閱報室。即抵現在工部局圖書館之全部。

右為週報室。

中間後進為借書室。

其樓上二。

左為藏書室。

右為雜誌室。

中間後進廣樓爲閱覽考卷室。

其頂上一層。

皆爲藏書室。

除藏書室外各處自朝八時至夜十時皆自由出入。

客問

閱報室之報紙如英國之圖書館能將英國之日報全備否。

答曰此萬萬不能。因全英國大小城邑各有報紙多則三五少亦一二合之其數近千焉能取備於一館。且州郡之報局於一隅稍稍偏重於當地之記載其地既非都會自少利害關於全國之新聞。故報紙之重要者究以都會爲最。英國首都之倫敦其重要消息之靈通全世界且有仰其餘息之勢。故倫敦之報紙於國內及世界之緊要新聞盡握其完全之樞紐。所以地方之報紙不必盡行於倫敦而倫敦之報紙固通行於全國。倫敦之圖書館自全備倫敦報紙而已定。即他城邑之圖書館亦列有當地各報外其餘亦但備倫敦報紙而已。惟倫敦之外尚有蘇格蘭都會露丁堡愛耳蘭都會達柏林西北海邊製造鼎盛處之名城曼斯泰利物浦等均有著名要報而露丁堡之「蘇人」報在昔年幾名加倫敦「泰晤士」而上。此等名報圖書館亦必備有一分。如中國圖書館應備上列各報外而北京天津漢口廣州香港之報亦有可備之價值。吾所言吾寓相近之圖書館大約常備日報二十餘分開報後復添比法報各一報。因此法人之避地倫敦者甚多之故。英法德日等諸國其報界中心皆

在首都。而中國在上海。不在北京。美國在紐約。不在華盛頓。亦爾共和國不約而同之特徵。

客問

二十餘種之日報。將夾之以木。置於案頭。歟。抑懸之以鏡架。張於四壁耶。

答曰。懸於四壁。占地太多。止有我國一時無力備辦。閱讀日報之圖書館。深盼有好事者。能懸

張一二種於牆壁。供顧客之聚讀。此真大有補益於開通。吾曾見無錫市學務所爲之。若夾之以木。則容易應散。止能行用於俱樂部。及少數人之會集地。若公開之閱報室。必供數百人聚讀者。普通皆以兩面或一面之斜板架。用銅條固淨。每種全分報紙之中。縱任讀者自由展揭。立而讀之。每板置兩報。或三報。板上有額。大書其下所置之報名。庶入室諸架林立。報紙繁多。而遍觀題額。以索某報。容易即得。本欄所附之圖。卽一兩面置報之斜板架。每面可置兩報者。此式到處通行。似上海亦曾見有此等形制之架。不憶在何處見之矣。

客問

週報之式。係大張抑係冊報。

答曰。冊報爲多。大張之週報。僅特別數種。亦入於週報室中。餘如星期所刊之週報。卽張於日報室中。因英國日報。星期日皆停版。故另出星期週報。所謂特別之大張週報。有如客寓及住房告白報。社曾主簿報。卽教報。倫敦市區報等。因材料崎零難碎。不適於冊報。故以大張印如日報式。三十年前上海徐家匯曾印大張週報。繼續出版甚久。此外少有所聞。至近年各州邑無力組織日報者。亦或以大張週報代之。而冊報之週報。則以五年前上海之獨立週報爲破天荒。歡迎者甚多。最近時代。僅上

海商務印書館有英文雜誌。亦流行極廣。閱章秋桐先生之甲寅。又將改爲週報。則冊報之週報。可以稍稍生色。然以觀倫敦成冊之週報。五光十色。無奇不有。中國之於週報。未免太寥落。倫敦週報之當益於圖書館週報室者。有圖書報五六種。卽與墨年華人在巴黎所刊之「世界」畫報相似。其餘機器報。照相術報。摩托電車報。教育報。小說報。印刷報。職業報。浣衣業報。滑稽報。速記日報等。約三四十類。各有一種或二三種。又如煤氣報。市政報。宣道報。文具業報之類。品類稍雜者。亦常有二三十種。雜設空桌。不爲分設座位。蓋週報室中。列長桌數行。桌列數報。每一報有價值之週報。分定置於某桌。而

以避牌漆其報名於桌端。閱者安坐椅中而讀之。

客問 此等市立圖書館。藏書亦雜繁富否。以借何書爲最多。

答曰。有名參考之古書。如中國四部要籍中等之圖書館。固莫不略備。卽新出之書。亦必時時添購。或經有人贈送。卽小說藏之亦富。每日借讀小說者最多。午後六時至八時頃。店鋪青年。住家婢僕。學校兒童。居閑嫗翁。充滿於借書室中。各手目錄檢尋。各探號架校核。一面則魚貫而還書。魚貫而取書。一面則三三兩兩。難立窗邊室隅。嘈嘈小語。口動而聲不聞。尚量取借。其小說之種類。除淫褻之品。自然屏除外。其餘凡父兄可許子弟閱讀者。莫不大備。尤以兒童所能了解者。爲必備及多備之品。假如中國之國民圖書館中。古人名著如舊小說。小說庫。近今傑作。如林琴南小說等。固常賡備。依法每種尤難多備者。干部者。則以三國演義。說唐。岳傳。官場現形記等。出以流行於小攤之書爲要。此必招

惹一般之兒童及店鋪之學徒紛紛告借。吾人心理必以為此供有消閑而已。彼能自取於小攤。何必公家為之供備。不知圖書館之命意。於誘導淺學之人。多讀文字。文理愈通。愈有迎受有用書報之機會。亦為一大希望。小攤之書。固消閑而已。迎合其興趣。增長其文理。却至有奇效。或因無力自取。足於小攤。而因循不求閱讀。以無意識之遊戲。替代消耗閱讀。小攤小說之時間。從而暗中阻遏多數淺學人之文理增進。雖有開通民智之書報。莫能迎受。真可惜也。我國辦圖書館者。其腦影中。反對此等小說之藏借。絕無何等理由。不過任於舊習慣。以為彼要享受下等快樂。閱讀小攤小說。公家復從而為之備辦。未免太受用耳。有如三十年前有人看報。使遺長老責罵。以為與閱讀三國演義等同一廢事。失業。當時若有人建議。以為藏書樓中。應備報紙。必有人起而笑曰。『如此。尚應添備鴉片鋪。供人閱讀。添備瓜子花生。供人讀書時消閑矣。』

客問 借書之手續如何。

答曰。借書之法。比較可算簡便。惟初次開借。必當先二日預將姓名地址。在借書字樣上。乞一格式紙填寫如例。交與司事。二日後即往領一借書紙牌。大小恰如上海電車之票。惟彼則硬紙板為之。所以必隔兩日者。照例即候調查所開住址。有無其人。然歐洲少有人虛報住址。騙取公物者。此即所謂重公益也。故雖定例可有調查之一舉。而實行者甚少。圖書館有刻成之書目。既分門類。又分字頭。欲順門類檢查。或順字頭檢查。各從一時之便。每書皆有編號。某字若干號。某字若干號。亦著於書目。

此等書目所以可排印刷者。因既供數十百圖書館之借書室。陳列各數分。以備多人檢查。亦復發售於借書之人。各在家中不時翻看。可隨時觸機。以得欲看之書。因書目常有六七巨冊。非細細翻閱。正種類繁富。莫能詳知也。書目之供應於借書人者。為數益鉅。自然應當排印矣。惟書目再版。添入新書。必一半年乃行一次。故一半年內新書之目錄。則另用騰寫板印出。隨時懸貼借書室中。借書時。或在家中預看書目。或就借書室翻石。知欲借之書。為某若若干號。即就櫃上所陳之號架。在吞木號架。藍色向外者。其書未借出。如紅色向外。已為他人借去。號架者。約高三尺。闊三尺。是為一架。櫃上橫立十許架。恰如店鋪櫃上之貨架。較大之借書室。櫃過三面。其情狀與上海當舖原衣出售處相似。特原衣出售處架上並無號架耳。每一號櫃。用木條隔成十數二十行。如木欄然。除上每隔三分寸之一。鑄成半縫。在兩木條相對之半縫內。嵌入薄鐵片。鐵片即放寸寬。兩寸長。三分寸一厚之小木條。此小木條即所謂號牌。木欄所附。即截號架內一小部分。以示木條之鑄縫。鑄縫內之鐵片。鐵片上之號牌。即D字一二三。D字一二三三等者是也。此圖號牌之尺寸。與真者恰同。圖中號牌白色者。即代表真號牌之藍色。此號之書。未經借出者。其有加密線者。代表紅色。即已借出者也。假如每一號架。用木條隔成二十行。每行置號牌百塊。每架即得號牌二千。此法至便。中國圖書館若仿行之。號牌上既寫號數。亦可并寫書名。因中國書名。常止取個字也。如此則號架兼抵一書目表矣。借書不見架上。已所欲借之書。未經借出。即將借書紙牌。交與櫃上司事。并報明號牌。司事與刻即將其書取來交付。因

藏內常列書架二三十行。緊要之書皆貯其上。依號走數步而檢取。至易易也。書已借出。即將號牌倒轉。使紅色向外。而借書紙牌亦即置於其上。號架前面。擋以大玻璃。故號牌等不虞漏出也。每一借書紙牌。止能借書一冊。每冊准借兩星期。逾限者。每星期納費一辨士。閱畢持還於櫃上。司事司事收書。為即取號牌。倒成藍色。而以借書紙牌交還原人。以備再借。此紙牌可用三四年。不必更換。因略略檢查之故。每日還借數次亦無不可。

客問

閱書館內之雜誌室。與週報室。其異點何在。

答曰。此無甚異點。雜誌室內。固多半為季報月報兩週報等。然週刊之小說亦入之。雜誌室內。除數種有名之小說週刊外。餘皆為政論學術等高貴之述作。近年我國所出之雜誌。大都皆為此等品類。惜我國雜誌。銷數至廣者。不過數千。彼中則行館五六萬一期者甚多。雜誌室內。往往附列郵便住址。都會宿商。車船時刻表冊等。一備人不時之檢查。我國現在郵政局。尚未刻有住址。惟電話局。則有電話號數。居住冊而已。火車路線無多。止於報上。刻有時刻表。已可一覽無餘。

客問

閱覽參考室。則何如。

答曰。中國設閱書館之本意。止重此部。但皆偏於閱覽。幾不知有所謂參考。閱文士之三大職業。曰學校教師。曰報社記者。曰編譯著述家。中國惟學校教師。為書院掌教。蒙於冬烘之禮。亦自然的承認為一職業。而報社記者。至今雖不盡看作斯文敗類。尙隱隱以為不正當之行業。至於編譯著述。

家有時兼視。則以爲千秋事業。有時爽視。則又以爲文丐生涯。以乎皆失業無聊時。借以權得一飽。未嘗承認爲職業。故即編譯著述家一項。較此職業。而圖書館中途無特備參考設備之必要矣。若在西洋。以倫敦最大之勃烈頓博物院附屬之圖書館而言。並無讀報部。惟有閱覽考室。閱覽爲附帶事項。而參考爲主要。蓋全室可容五百人。十分之八九皆編譯著述家。因編譯著述其著作終年在此室內。縱橫翻檢。長日揮寫不輟。清早而往。夜分而歸。館中供有燈火筆墨。以助成其書稿。假如中國亦有此等圖書館。則上海之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等。可以裁却編譯部。今則此等書局之編譯部。廣樓數層。日聚千百文士。堆書滿前。列桌而揮毫。而商務印書館且有涵芬樓之大圖書館。富於天乙閣者。借此等文士之搜討。恰爲一西洋圖書館之參考室矣。

客問

參考之法奈何。尋常市立圖書館。亦有如大圖書館之盛。常有多數編譯著述家著作於其中否。

答曰。參考之設備。即於閱覽室中之四壁。周列書架。將普通應用之書。皆陳其中。至少必有數千卷。譬之於中國。則四部要籍。如九通二十四史之類。莫不畢備。而叢書詞典之屬。更不必說。尤應置於隨手可得之處。此數千卷之書。無需向司事告借。可以隨便自行抽取。惟參考既畢。當還之於司事所坐監之桌上。其有不在架上之書。要求參考者。即就目錄中查取號數。告明坐監之司事。立即取送案者。座上。此即實行其自由之參考。每人座上。可以攤書滿前。不似僅供閱覽者。每限一册或一册多。

設拘苦之規則也。凡參考室中。每座皆必備筆墨。以供錄寫。尋常市立圖書館。雖以編譯著述為業。參考其中者頗少。蓋因此等圖書館之參考室。可自由出入。大圖書館必預得閱覽參考券。慎慎往來。少能靜專。所以認真著書者。不樂相就。然因其自由出入之故。而左近學舍之學生。自中學以上。皆即就此等參考室中。自修夜課。晝日間講義之所引證。亦必需十種八種之書。供其參考。取足於此。為至便也。

客問 閱插架之書。自由抽取。難道可保一無損失耶。

答曰。雖圖書館之書籍。每冊既於卷首蓋有館印。而遇插書等。又必每頁特別蓋印。則其預防竊取。亦甚注意。間有一二圖書館。亦懸失書之賞格。然比較的能愛重公物者。數固遠超於吾國。蓋人人皆知個人貪得小利。即全社會之自由進行。為之阻滯。有如吾國圖書館之多。為拘苦逼設禁例。主事者亦有不得已之苦衷。設亦如英國參考室之自由取攜。可在短時之時。即散失殆盡。或破爛不堪。然因拘苦之故。參考不能行。著述無所出。暗中阻滯於文化之不進者何限。文化阻滯。社會低落。國勢隨之衰敗。然世界種種救迫。個人與個人之子孫。仍實受其禍也。故公益者。與國之智民。所不願破壞者也。

客問

昔日上海美租界熱河路鐵桶內炸藥爆發。或說水雷。或言炸彈。終之一震之威。其日上午近邊頗有人覺得疑為地震。不識歐戰後德國魚艇之炸彈下垂時。狀狀又若何。

答曰。見於報章。吾未親見者。姑不必言。言吾所親見之兩次。自開戰以後。初則聞言德國飛機將到。然一般人皆作遊戲之詞。聊言之。以發婦孺之聽而已。不料數月以後。德飛機果越海而至。英倫東南海市。擲彈毀屋傷人而去。倫敦乃大燈街。燈光度減。小漸逼漸近。不惟減少。小光之而已。有十燈則僅點其五。所點之燈。其罩又將色油漆其上。且僅留下段少許。使光射地。以照車馬。車之燈亦塗顏色。僅照車中。過泰晤士江橋上時。並將窗簾扯下。蓋江邊燈火。尤為注意。因其微光反映於水。潏而下。潏。潏。水面反射之力。可辨為水道。則中塵要區。不難測知矣。大店劇院等等。平日皆弧光巨燈。檯前層列高懸。燦如白晝。今則一律禁止。即窗內小電燈。亦如紅綠各罩。使光不外透。其有家懸明燈。不下暗簾者。罰約華銀二百五十元。上海人夜行南京路福州路。以為燈火萬千者。而平日西洋市街之燈火。則遠過焉。即遠郊僻巷。亦百十燭光之電燈。排列兩旁。登高四望。郊外千百街巷。如明珠密排。緣其邊。幾疑元宵放燈也。至此則僅膽疏燈三兩。其光若明若昧。恰如內地之僻市冷街矣。防之如是之密。其飛機之降臨。如故前年秋間。余自友人處夜談歸。其時為十一時有半。店已收閉殆盡。忽見鄰右大劇院改演影戲者。看客蜂湧而出。悄寂無聲。或數十或三五。聚於各街口。仰首面壁。喃喃細語。謂德國飛機剛到。余急入寓。升屋頂露臺而望。余寓在南郊。遙望城心。如上海寶昌路之隸南京路。距離稍遠。見火光飛耀於城心。天頂者五六次。響聲如革命黨攻製造局砲火者兩三發。或曰擊飛艇之砲火。或曰下墜之炸彈。此第一次也。過兩三月。一日又近十二時。夜談於友人寓中。所坐談者為高樓。忽聞

窗櫺略震動。又聽如年節爆竹之聲。兩三發。急往前窗揭簾而觀。仍在城心。又見火光兩燦。權辨爲擊射之砲火。奔回寓所。寓所之街口。本一山岡之巔。忽遙見城中探海幅射燈閃過處。天半一長條黑影。驟微聲門噪曰：「飛艇飛艇。」轉眼已不見。又見炮火兩三射聲。亦隨之而微覺。及余入寓登露臺。已一無所見。明日聞此長條黑影者爲人用照相快鏡攝出。後爲圖畫「昇報」用五千元買報登之。余亦見之。

客問

熱河路之邊。毀屋無算。傷人甚多。不識子在倫敦所見兩次飛艇之鄉彈。其毀傷若何。

答曰：德飛艇第一次之逾海面西也。至英倫南邊沿海與法國對渡之太埠曰篤佛者。鄉兩炸彈而法無所燬傷。而夜報談之。標一大題曰：「德國炸彈打傷白榮一大枝。」不料嗣是旬月之間。連續而臨沿海各郡邑者七八次。皆傷人毀屋。甚至死者數十。各報皆囑照壞屋場所。詳記被災男女英國之報。一二月即轉轉從荷蘭達德。德人見之。到處開祝賀大會。而飛艇員弁勇氣百倍。臨關不已。英政府知之。遂禁止登載詳情。照相與取籍不准發表。由是儘知德飛艇又至某邑某鎮。倘堅稱一無毀傷者。大約即毀傷亦幾微。如其無所言。或言略有損傷。則必損失頗巨。蓋以吾親見倫敦兩次之情形。即可推知之也。第一次早之報章。言德飛艇昨夜來倫敦。毀傷極微。余適有事入城。至城心銀行街相近。忽行人皆向夾街縱橫而去。若有活劇可看者。余亦隨行。轉過兩短巷。此間皆他城邑及本京各

商店派出之樣貨所。即上海天津路甯波路等之出莊處是也。巨石崇廈。密接而烏黑。每一大門。皆密釘銅牌。各有數十出莊。事室在內。而樣貨亦充積。製白木箱及釘鉛皮之工作所。亦鑿列於半窗出地之地窖中。至一巷。忽沿途數層玻璃窗。有毀而零落無序者。有已將白木板釘密者。有方事釘板者。巷尾則親者層深。不易前進。逾焉。則通路已將板欄隔斷。巡警三五守焉。非有記認者。不得越板欄之門。余就板孔以一日內窺。乃知二三大廈。已全被毀。敗石頽瓦之間。餘煙猶縷縷而騰。急轉身由別巷轉至毀屋之後。則近邊大街小巷。萬千玻璃。無一不破。而複街店窗皆尋丈厚大玻璃。毀壞尤可惜。相近壞屋。則有炸彈餘片。鑿門石至成尺許。巨孔者。有頽屋之一角者。再過一街。有建築古雅之名醫院。受別一近處炸彈之影響。門屋毀去一片。幸病室無恙。然窗亦全裂。醫院之旁。即三百年前之行刑燒人場。今爲最大肉市。去垂彈處里許矣。倘有一破窗子。撼動烟突之。譬之上海。一彈垂於盆湯弄相近之甯波路。而東至河南路。西至浙江路。北至北京路。皆受影響。是役或云傷人二十許。或云損失約數百萬。則記載無可憑。不能考知矣。

客問 第二次之損失愈大否。

答曰。損失之大小。其內容不能深知。而外狀則愈可登聽。隔夜余於探海燈光中。略見一長條黑影。中夜記憶其情狀。屢次醒解。急欲知其究竟。明早偏因天明時倦極沉睡。起已十一時許。略食早餐。急欲乘街車出觀。然不知究在何許。姑往城中留英學會探聽焉。第一次毀損。皆請上海。而爲盆湯弄。

相近之雷波路。則學會在四馬路胡家宅。至則無一人在彼。仍赴街車下車處。欲候車而歸。忽見近處救火會之消防所。有一狀似賞婦人者。立而作探問狀。而消防隊員則謹對正殷。時時以手指其街右。余即趨街右以觀其異。遂見千百行人中。三三兩兩。頗探頭索頸。左右審顧。余遂行去。數十丈。乃見兩旁店家樓之上下。皆破窗雜沓。情景大類前日銀行街左近之所見。始知昨夜長條黑影所爲之結果。卽在此處。又行二三百步。一臨街之辨士銀行前。圍觀者如堵。乃見辨士銀行空其中。樓屋三層。牆壁未坍。如烟罔然。中間則已全行炸毀矣。此銀行其地點實在正豐街。雖近處數十百丈之間。毀窗壞壁之事。與前日銀行街左近相似。而損傷則不如其甚。惟辨士銀行對面一酒店。其店面亦毀去大半。然一夜半日之內。已收拾一盡。在內室照常賣酒。於是又轉至如棋盤街者。則大毀來矣。街口亦已以板柵隔斷。然尚有一門放行。惟不許停留。余入柵門通行。見專利注冊所旁一巨石大廈。毀其前門之半。而至可奇異。至今無人解答者。則有三十丈之木磚路。如上海南京路者。全行浮出街面。並無一磚跳躍鬆動。亂雜於外。如地底有人以巨鎚仰擊。然後得此整然浮離街面之結果。此且蓋有名之法學院在焉。越此街面至如四馬路者。則倫敦第二股繁之街。報館等在其東。劇院等在其西。此街口。又有毀窗之迹。且有一大劇院。且坍毀一角。夜演報告停止。余亦倦而坐車回寓。至寓乃有友人來告曰。汝既過林肯法學院。曾入院見其情狀否。昨夜以考試閱卷之故。聚十許法學有名博士於炸毀之室。幸而其事。先炸彈下墜十分鐘。諸博士皆散去。僅死一院僕。若早十分鐘。則法學界之損失。將不貲矣。後

余亦未特別再往探視。至今未知法學院內之損失如何。且聞是夜東倫敦與唐人街相近處。並全毀半里之一街。然其後余雖去唐人街十餘丈。皆憶未往觀全毀之街。不知確否。又有泰與張君在東北郭外一校。則云是夜彼等在校見德飛艇甚清楚。

客問

德國飛往倫敦之飛艇較之近日美國史天遜女士在上海所演者如何。

答曰。史女士所演者飛艇。飛機與飛艇。雖同為天空飛行之新產物。其品類實大不相同。近來上海報界亦已詳載言之。飛艇者氣球之變相。飛機者與張傘從高牆下跳同一原理。其在天空。飛艇在陸地。之於電氣街車。飛艇則同於腳踏自轉車。飛機止三五千元一架。飛艇則數百萬元一具。史女士謂其彼所乘五千元之飛機五架。可抵百萬磅飛艇一具。極言飛機能善用之。亦費省而功用甚大。又以海軍戰具言之。飛艇乃戰鬥艇。而飛機則潛水艇矣。飛艇非有國家之大力。莫能製備。經濟困窮如中國。雖數十萬之巡洋艦。尚歸蹙莫能添造。何況數百萬之飛艇。至於飛機。自晚清迄袁世凱時代。北京南苑早有飛機隊。馮如譚根諸君。亦已屢欲建設飛校於廣東。護西軍起後。袁氏亦曾派遺飛機。達於成都。外人在上海北京。亦於數年間。曾先後演賣其技。近日史女士之重來演試。不啻日本天勝。之演其幻術而已。某報云。此等飛行物。再過數年。將視為空中代步之具。今日空巷。觀不免過於驚怪。其批評亦是。以飛機技術。比作幻人。耍把戲。遊行賣錢者。此風以美國為最盛。吾粵僑美之少年。亦多有湊合資本。選同人中。手脚略便捷者。學之。謂可去南。等處賣錢得財。故我國在美之史女士。

不僅有已歸之馮諤。其尚在國外。而能迴翔天空者。又頗有其人。在歐則前年於英國之蒲明。曾設飛機特主事者。不合法。故以應得飛行之才能多者。皆廢半途。惟在倫敦外人之棧中習成而已。在法亦有習飛之人甚多。上海求新廠主朱君子堯之子。且曾用飛機助法軍擊德德西飛機。載於去年上海各報。

客問 飛機習之易乎。

答曰。其人能乘坐摩托脚踏自轉車者。即無有不能乘飛機。換言之。即摩托汽車之車。大皆可造。就為飛機高手。此雖不免為相率之譬喻。然亦聊以甚言其易。使客能自壯往。飛機與摩托汽車。為價格等。上海北京之闊闊家。能備汽車者極多。而設汽車行以備租賃者。亦日增月益。胡為而新世界。雲天勸業場接踵而起。而猶未有大有滑頭集資三四十萬。在吳淞設一飛行場。挾紅男綠女而翔空。此其阻力。資本與人才皆無問題。則阻於野心家之防止革命。名之曰軍用品。至今恐輸入與製造。皆于禁令。真可忍俊不禁者矣。此後更無人敢做皇帝。亦即更無人再圖革命。不知此種滑稽之軍用品。能即消除禁令乎。飛機得翔天空者。才十年。故學習之料尙未輕減。倫敦飛機略授構造原理。及摩托車行修理術。習二十四點鐘。分配於半年而成。納費七百元。西洋七百元。其人心目中之價值。略如吾人視一二百元。將來吾國飛機納費二百元。亦足以善校力。因地場等皆廉也。

客問

飛機之原理。同於張傘由高牆之下躍。請略詳其說。

答曰：由高牆下躍，張傘以減危險，無非藉傘幅之阻於空氣，使下降之速度略減。墜地時之抵抗力，則不復震跌。借此傘幅之阻於空氣者甚暫，設或其傘有絕巨之幅度，阻勢愈大，則下降愈遲，必有一時可見躍下之人，懸於空中。又或持此巨傘者，能在空中將傘幅舞動，則其理由一，如吾人在平地將傘舞動，合其角度亦能乘勢上躍。懸空百分一秒之幾，如此則舞動之巨傘，留於空中者，又可稍久。又惜吾人之體重，與其所出之力，然舞動之傘幅度，皆有比例，故欲以人力飛行，雖屢有人製作機關，但傘幅增寬，動力增大，皆因力量舞動之有限，終歸失敗。迨入二十世紀，而「摩託」製成，始奏厥功。譬如前日史天遜女士所乘之飛機，其摩託馬力六十，每馬力可抵人力十六，則以九百六十人之力量，舞動一九百六十人所能舞動之巨傘（飛機形式非傘，今隨便談話，聊舉之耳），乘者之重量與摩託之重量，又以其止抵三四人之體重，以三四人之重量，比例於九百六十人之巨傘，若一巨大洋傘，繫一黃柑於其柄，傘又受大力舉動，自然不虞吊重而墜落，而且隨舞力而高闊矣。惟五六年以前，吾人習見摩託汽車，忽停止於中途，竟不能動，至履馬車拖之而行，故初期飛機之摩託，亦有此缺點，停止稍久，失其舞動之力，體重雖輕，亦即下墜，故速，所以當時飛機常常發生危險，今則摩託已大改良，故摩託汽車中途停止之事，亦已少見，而飛機之摩託，更多其分管，特別構造，以無停止之虞，自然毫無危險。

客問

前日史女士曾與護軍使盧某同升，不識一飛機之上，能乘坐若干人。

答曰：尋常皆止兩人。故飛行校之學生。初習時。不過其師挈之。而同升。坐於其後。無所事事。迨飛升數次。即令學生司機。教師後坐。而指導之。泊將畢業。始聽獨升數次。上下皆動。合規度。便於證券。學習之時。但乘雙翼機。飛機機件之不易駕駛。即兩手既司行止之機。而兩足又司上下轉動之機。目光又片刻不能隨意舒休。必前後四旁。不息之注意。策之天空溫度甚下。風力極猛。御特別之服裝。舉動牽板。故非素來矯捷之人。初期不免困頓。所謂飛行校者。其實亦即兼事賣技。倫敦兩處飛行校。年來幾於日日下午。皆觀客極多。星期六日更盛。故收入甚豐。觀者亦非仍有欣賞新奇之意。不過與出臨行獵擊球。作為同一郊外之游觀而已。故出華銀二十元。隨坐機師之後。飛升片刻。下窺川原之異觀者。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亦實繁有徒。擁擠之日。往往以三五飛機應客。而候乘者立圍場內。升機處之一角。如堵牆。有不及乘坐。而更候明日者。特別應客之機。已有可坐至十八人者。安徹劉君亦一我國在倫敦習飛行者也。吾訪彼於飛校兩次。與觀飛行之盛。彼言曾有乘坐十八人之飛機。由倫敦飛往白蠟登。白麗登者。英國南海邊第一名勝。即黎世昌薛福成皆曾為之作記者。去倫敦約華里二百乘機之客。每人納乘資華銀五十元。此十人之飛機何狀。余却未之見。

客問 摩託之力量。如其大乎。

答曰：能動之物。除日星地球等之大物外。動物能動。風能動。水能動。火能動。電。半藉他動之力。而能動。但化合之電。其物質之衝動。非日力所及見。姑可稱認電亦能動之一物。牛馬引車。人力操舟。

風揚帆。水轉磨。火旋走馬之燈。在十八世紀之上半，全世界使用動力。不出於以上之數者。迨十八世紀下半，英國華特氏改良蒸汽機。實地應用。動力之量增大。象換一新世界。彼蓋連結水火。以火煎水。使水爲屢所變相之一物曰汽。我們作不根之劇談。不必有學究理窟氣。不妨認結果爲原因。爲動力界增多一大動品。曰汽能動。汽動之利害。輪船鐵路堅甲大砲。皆爲汽之產物。使我中國既成弱國。又爲貧國者。亦隱隱汽爲之主謀。此意不必解說。客自會意。故中國動於百姓之多。爲數四百兆。不知以英國三島論。血肉之百姓。確止六十兆。然數十匹馬力。至於論千數萬馬力之汽百姓。何止六千兆。此六千兆之汽百姓。日所食者。惟烏煤與機油二事。不似我四百兆血肉百姓。欲食白飯肥肉之奢費。彼食烏煤機油。却做出種種衣物之品。供我等使用。勝我之囊橐。我等食白飯肥肉者。反多無所事事。故我四百兆百姓。能生利者。彼不向六十兆。彼六十兆百姓。得汽百姓之助。可生六千兆人之利。彼富我貧。彼強我弱。已明白了當。何必再從別一論點上推想。而此汽世界之汽百姓。業竟執掌貧富強弱之大權。吾人若不能製造汽百姓。恐圖強祈富。萬般皆空。雖然。至於十九世紀之結尾。即以一柄大傘。欲其舞動。飛行而論。六十四匹之馬力。若請汽先生擔當。彼其虛然大體。一鎊一鎊。即至少數千斤。爲之備糧於天空。每時所食烏煤。即代以火油。又加數百斤。不但不能飛行。恐飛機翼上幾根鋼條。將如傘骨遭巨石之壓折矣。於是有人遂請油將軍生汽。電大王生火。以火燒汽。變而爲烟。特遊戲名之耳。實乃一種發漲之熱力。此烟百姓。止需油電。以爲糧。食糧既無。而體積深輕。使具六十四匹馬力之機。

之重量。汽機當萬斤者。摩託止需百餘斤。於是飛艇、飛機、潛水艇、自行腳踏車、自行馬車及其他種種。其能力遂表顯於空水陸三界。而氣能含蓋於一切。是又可戲為勳力界再增一大動品。曰烟能動。且可名十九世紀曰汽世界。名二十世紀曰烟世界。烏乎哀哉。惜我國不重摩託烟。而重鴉片烟。於十九世紀早成一烟世界矣。悲夫。

客問 摩託之使用。盛行於何時。

答曰。余方舉十八世歲以來各種器物之歷史。別為述作。今談話之際。姑勿乾燥無味。博引故實。記余在西歷一九零三年夏間。將赴歐洲時。上海界有摩託汽車三四輛。為最富厚之西商所有。僅數日一遇於道路。上海人稱之曰電氣車。余抵倫敦。亦不多見汽車之迹。且余止在倫敦住三日。即去蘇格蘭之都。會滿丁堡。滿丁堡亦三十萬居民之大城。城心太子街。一面為公園。詩人史穀德之紀念塔。聳峙於花畦層布之園首。古蘇王有名之舊堡。臨小山之巔。而旁於疎樹之園外。故愈顯此城之清麗。其時滿丁堡之汽車亦寥寥無幾。且斷無沿途兜攬之汽車。僅能特別向汽車行訂履。如上海之今日。然決無今日上海汽車行之多。西商無人力車。故沿途兜攬乘客。馬車時代則馬車。汽車時代則汽車。非如上海至今馬車已式微。仍除車站邊火車將到時之外。亦少有街頭攬客之馬車。是年之冬。太子街忽有蕩空人。買得人家坐轎之汽車兩輛。於約有黃浦灘至泥城橋之距離間。往來開行。每人納一辨士。滿四人即開車。其情形與其時上海三洋涇橋至金利源碼頭間。亦有蕩空馬夫以破馬車

攬載四人各納制錢二十。開行一次。惟妙惟肖。上海坐破馬車者。固皆爲鄉里破衲漢。而萬丁。當當時。坐敞汽車者。亦皆爲村漢傭婦等一流人物。迨一九零五年至倫敦。倫敦街上之汽車。已數倍於今日之上海。且有乘載二十八人之摩託街車數千輛。零六年之春去巴黎。巴黎之汽車。止如上海之今日。迨零八年離開巴黎。巴黎城已有攬客之汽車五千輛。及重至倫敦。倫敦則有二萬輛。摩託街車且增至一二千。去年離倫敦之時。摩託街車幾達萬輛。而途中愈客之汽車。號數有書八萬幾千幾百者。馬車輕易不一遇。一如十年來之上海。忽有一二萬橡皮黃包車。其磁皮人力車。非至郊外窮街。不易尋覓。在上海者。幾嘆不知世界上有幾許樹膠。可供黃包車輪子之銷耗。而今日入西洋都市者。亦嘆世界不知有多少汽油。且又不知有多少橡膠。供如許汽車之銷耗。殊不知樹膠開採發達。世界百物供人之利用者。如九牛一毛。工作製造發達。一三千匹馬力工廠所出之品物。已足供數千城之取給。而有餘。樹膠開採工作製造不發達。則患寡。太發達。且患多。患多而欲外輸。外輸無障地。遂兩歐戰。以摩託汽車一項。就余到歐洲後之歷史觀之。則二十世紀初開幕。猶爲其搖籃時代。不及十年。即遂成長時代。在此成長時代中。除汽車外。復應用於百端。而飛機飛機。亦歸此寵物所恩護。一九零五年。余初在巴黎開巴黎飛機上天。六年親見巴黎天空之飛動。故英有文豪。頌讚維多利亞女王。百爾皆備無所缺憾。惟不曾見得飛機上天。真美中之不足。而我等則眼福勝於該女王多矣。致謝摩託。

客問

子所謂摩託街車。與上海之電氣鐵道街車相等者乎。抑爲上海福建路之電氣街車。

相等乎

答曰。皆不同。就街車之歷史而言。當追溯西洋之乘合馬車。余見英人一記載。開口深請中國無乘合馬車。余初以為乘合馬車之有無。何足算。做有關係之大問題。既而思之。深悟作始文備。而將畢之鉅。實有可以躊躇慨嘆者。我國公共旅行之物。在水則有吳越之夜航船。而在陸。為何物。惜余非北人。亦未多行北方。然約略就記載傳說而斷言。惟窮民短搭二把手車等。或有三數人之乘合。但皆為臨時湊起。並無如航船之依期往來。能容十數人乘合之車。然則我國陸行之交通。乃數千年以來。為私人單獨自由行動的。未嘗為公共集合。期約交往的。是定宜由修闢道路。以利公眾。而至欲製造火車。以縮期限。皆彼人切齒之。吾民之觀念。至今冷淡。是則一乘合馬車之有無。豈不所關甚大。且所謂乘合馬車者。既能容受一二十人。形式巨笨。則製作非易。輪軌寬廣。則道途必闕。免於多人之跌撞。則土地必平治。其民能勉構巨製。辨治垣道。與其民之不能者。較量性質之堅忍與苟且。後日所得實際。舉可不察而知。此其人所以於區區一乘合馬車。代其先民有驕色也。乘合馬車者。其實彼人發明。亦止三數百年。其製約如今日電氣街車之半。而拉以兩馬。或三四馬。中間對坐十許人。車頂皆行李雜物。窮苦者爬坐頂上行李間。而廉其值。其初以定期行於州郡之間。如吳越之航船。至今雖形式悉治。大加改良。而鄉村尚有此車。其規制不甚異。同於圖畫中之古物。迨晚近百年來。小變其式。但載乘客。不載行李。行於城市間。遂為今日街車之風。乘合馬車之名。日本本謂街車。余則取而泛稱多人乘載。

之客車古行州郡闕者。但曰郡國公車而已。上海惟三數年前曾於靜安寺及梵王渡之間。見有小號之乘合馬車。東京街車。余於癸丑年在彼。向無電車。但有乘合馬車。惟已行於軌道之上。街車行於軌道之上。全世界未滿五十年。初於軌道上。但行乘合馬車。二十年來。遂行電車。初則電線掛於杆上。如今日東京上海之式。今則歐洲大城市。電線皆安設地中。惟歐洲大市。閱在其最殷繁之處。深以軌道阻礙。故不設有軌道車。而以無軌乘合馬車代之。至於一九零六年之前。後。遂突以摩託街車。全代乘合馬車。今則惟郊外窮街。尙有馬拖街車之迹。餘則止見電氣有軌道車。及摩託乘合街車矣。若上海福建路之無線電氣街車。余却未見。過恐以上所述。凌雜無序。容易混亂。故復條列之如左。

(一) 郡國公車之乘合馬車。大都一層。即歐洲舊時陸上之航船。今惟村鄉有之。
火車初行時。郡國公車。聚反對甚劇烈。

(二) 街車之乘合馬車。初皆無軌。繼則或有軌。或無軌。有一層。或兩層。倫敦皆兩層。東京有軌者止一層。上海梵王渡無軌。而得其形似者。亦一層。

(三) 有軌之電車。線有掛於杆上者。有掛於地溝者。歐洲多兩層。東方止一層。惟前年過印度錫蘭。亦見有兩層之電車。今則香港亦有之矣。

(四) 無軌電車。余止見於上海福建路。

(五) 摩託街車。皆無軌。有一層。或兩層。倫敦皆兩層。

客問 街車有兩層。其上下當甚不便利。高而任重。又必易於傾覆。不知何所便而取此。

答曰。倫敦之乘合馬車與鐵道馬車通行兩層。由來已久。政近來代用之摩託街車與鐵道電氣街車。仍沿曩例。電氣街車之寬廣。過於上海者遠甚。通常下層額坐乘客二十八。上層三十三。摩託街車之大小。略與上海無軌電氣街車之大小相似。不過其形制遠不同。而且此為單層。彼為雙層。下層額坐十六人。上層二十有二。上層之扶梯。電氣車與摩託車皆在車尾。英國街車無頭二等之別。惟法國有之。法國每以上層為二等。下層為頭等。若英則風和日麗之日。喜乘上層者多。名相葛蘭斯敦曾言。摩託街車之頂。遊行倫敦市。亦算一樂。自有此故實。故乘坐車頂者。愈增其興味。且摩託街車之車頂。短欄四周。列椅前向。豁然爽朗。在市則銜貨山積。歷歷入目。出郊則川原遙闊。樓閣彌望。適與自馳平車者不同。誠可為寒酸客之一樂事。至於扶梯之上下。其層級雖窄狹。但頗極坦適。橫欄之欄。盤旋而稱手。在西方則孩童婦女。皆探升矯捷。毫無痛苦。但不知於我寬博病夫。隨從從事者。能合式否。則非我所知矣。

客問 子言摩託街車。但行於股繁之市街。何以又赴郊外。

答曰。電氣有軌街車。但在郊外及附郭。股繁之市街。不利於行。若摩託街車。既在股繁市街。終日如穿梭之往來。而復郊外僻巷。無所不至。電氣街車所經行之道。摩託街車亦行之。其不經行者。摩託街車獨行焉。自有摩託街車。代用乘合馬車。其氣焰幾有掃除電氣街車之勢。從前街車止遠近郊。如

上海則遠橋樹浦而已。今之摩託街車。漸推漸遠。遂達吳淞。遂南翔。甚則徑達松江。有哲雷斯教者。去倫敦城心三十英里。正如松江之與上海。向爲獨立之城市。今爲街車所聯絡。已附屬倫敦。而爲其外郊。摩託巨車之製。日漸一日。皆視爲新寵。物去倫敦三五百里之海口。船來之貨。從前皆由火車運送。倫敦貯於郊外貨倉。今則因倫敦倉地昂貴。卽建倉於海口。源源由摩託巨車。零星輸送。塔星運載。爲火車所不便。而摩託巨車便之。火車運入貨倉。轉運肆中。又需換車。摩託巨車館由海口貨倉。直達市肆。而且取道之時間。皆可隨便。其價又不高於火車。安得而不樂用。所以前年江陰欲通鐵路於常州。孫中山先生曾勸。但造馬路。費可遠省。若行摩託。功用又不讓火車。孫先生從前堅言我國支路。皆可以摩託巨車。濟其急要。余亦甚聽之。然吾民平治道路之興味。甚爲薄弱。亦可爲劣等民族之表證者矣。前年孫先生又曾言。美國人常惜火車速度之低。故新有金費。東自紐約。西至舊金山。北由朱家角。南達聖魯伊。開一十字水泥道。馳行摩託車。期紐約一晝夜。可抵舊金山。（今火車須行五日。）不識後來此種工程。果着手乎。然亦可見摩託力量之非凡矣。

答問

多美國人惜火車速度之低。不知其最速之度。究有若干。

答曰。美國獨立於新大陸。如歐洲各國之國際競爭。略較減少。復以歷史上之可保守者不多。故其建置。都有自由規畫。任意擴張之便。而產物豐厚。工商業適又異常發達。製造之能力。駕英比而抗。德意志。宜乎其人皆喜新好大。務爲超勝。卽如火車之速度。中國之特別快車。如滬甯鐵道等。大約

爲每小時四十英里。即中國百二十里。而英國特別快車。則每小時皆六十英里。合中國百八十里。美國之特別快車。通常爲八十英里。合華里二百有四十。然英國人猶以速度爲未足。常開過量之快車。而火車失事之多。亦以美國爲特多。更可笑者。美人至英。皆識英車爲癩蝦蟆。在車中時時作擲檯聲。顯露其不痛快之色。憶辛亥之秋。我國武昌起事時之前一二月。有美人四十餘。由輪船在英國南海邊。主要軍港柏雷茅塢登陸。乘車赴倫敦。適其時間中。並無交互之車。美人又驕其富厚。隱輕英之工役。愛得老酒資。易於指撥。遂於開車時私給駕車人酒資數金磅。而英之老工役。亦老氣橫秋。視美人爲鄉間暴發富翁之子弟。狎昵之而徇其好弄。遂漫應焉。且知車中人侮其車之不速。乘此時機。亦欲以加速者顯其神通。不料甫行數十里。於轉灣處突然出軌。得金之駕夫。固不曾享得老酒風味。而已成爲血漿。彼四十餘之新大陸游客。亦不曾到得倫敦。同爲肉餅於車箱中。此種好奇之惡戲。我黃面皮之東方病夫。素有登高臨深之戒。固萬不肯爲也。

客問

西人視性命如此之兒戲。則因火車失事與街車肇禍等。忽起根本之反對。想決然無之。但西人甚重經驗。凡駕駛不精熟者。決不任其從事。而禍事當然減少。然乎否乎。

答曰。因禍事而起。因噎廢食之反對。如因火車失事。而曰火車到底要不得。因街車肇禍。又曰街車實爲禍根。其不開明時代。在古書中亦常有此種論調。惟今則決不開有此聲。且人請少見則多怪。習則安焉。假如中國遭風遇險之船。及乘舟落水之鬼。亦時時不絕於懲罰。不用因此遂各舟楫臺不

得者。安之數千年之故也。德車御機。必選熟手。此不惟西人甚重經驗之故。而其營業之資本系之。亦挑選出於天然。失事肇禍之因。由與四圍之稱稱。皆有關係。四方火車。路線繁複。往來錯雜。街車所經。般繁阻礙較多。故火車之失事。遠比中國為多。中國一二年中。輕易不聞有禍事。若西國刑時。時聞有火車失事之記載。至於城市車輛之肇禍。街車括其中。而居大部分。倫敦近年平均之報告。傷損者每年約二千次。因而釀命者。亦年過五十次。故若正命之君子。不願立巖巖之下。惟有沉舟毀車。老死不相往來。以樂其桃源之樂而已。雖然。何處是桃源。此必問津於滇黔山中之苗大哥矣。若掩其辯子。而臥於窮鄉。積薪之上。厝火其下。而不知自以為桃源。是使子孫把臂於苗大哥。相哭於滇黔山中者也。

客 問

罵人名詞之多。寡及其含義。重經似於文化程度有關。不知西人何似。

答曰。言不雅訓。搢紳先生難言。搢紳先生一名詞。含有階級的意味。演而為紳士派之輕侮。平人固覺不合。然其本義。實止含受過教育之意味。蓋古世受教育者。但限於士大夫。史公所由以搢紳先生狀之。英人所謂溫恭之人 (Gentleman) 亦即此意。惟溫恭之人。含意即較搢紳先生為精潔。梁任公先生所以譯之為君子。不譯為搢紳先生。 (因彼中極小部分的無意識人。亦以溫恭之人。看作階級高於餘人之搢紳先生也。) 君子一名詞。在今日普通含意。至為高潔。初少階級及矜誇之意味。含於其中。但是起源。亦如西人稱有大才德者曰王子 (Prince) 無非贊人之高貴。推極帝王。則曰天子。推極帝王以外之人。則曰君子。故在位治人之君子。即謂搢紳先生也。今覺搢紳先生與君子之名詞。

皆不如溫恭之人者。不但於其正面見之。正將於其反面而含有罵人之意味見之。搢紳先生之反面。必爲鄉里鄙夫。或則閭巷小民。君子之反面。習慣卽稱小人。以鄉里閭巷爲不名譽。卽見有名譽之搢紳先生。全屬階級問題。至小人之稱。因其爲人之不名譽。而并藐小其形體。其輕侮之情。亦甚粗悍。而彼中溫恭之人之反面。則止曰粗人 (Boorish people) 言其受教育較少。不精細也。但執此等片而之。稱謂以觀。姑揚人而抑己。便心彼中毀譽之取義。自古卽較吾人爲含蓄。吾人卽言尙雅馴之搢紳先生。已微露虛誇。其反面之注射。卽極粗悍。所以於不雅馴之罵人名詞。極其褻侮。自當比較而加甚。若今日之西洋。其罵人名詞。必斟酌盡善。以愈不褻侮者爲愈善。不待僕之總數。吾人早已譽之不絕口矣。實非過情之譽。若如我國受有教育者之肆口斥辱。未受教育者之恣情醜詆。皆彼中所惶駭。推至之於隨便行文。亦佻言僞雅。穢詞夾雜。大約今之少年。略少。而成年者則甚。亦如今日廣場演講。若盡爲學生。則必喧囂略談。涕唾不聞。爾廷得一二老師宿儒。與夫達官貴人。則談笑隨意。涕唾自如。彼有不自覺者矣。僕亦老朽。頗能自覺。文不雅馴。語每僞。漸悔漸忘。習慣已成爲天性矣。故執進化之論。時人而曰道隱已。每况而下。吾終不敢信也。

客問

如子所言。西方罵人之名詞。自古卽較少於我。有之。而其含義亦較輕於我。然則東西文化之程度。本有差池。其信然歟。

答曰。淺陋如我。無詳備之論。欲追論古代文化。而遽下判斷。我卽不爲「國拘」。儘可出人間。

抑已然與事實相遠。終屬癡人說夢。吾偶然較量幾個之名詞。竊嘆他人早有一長者。亦不過稍含賞奇之情。故抑揚其詞而已。若即欲從而論定東西古代之文化。則吾豈敢且吾個人僻見。以爲十九世紀以後。爲世界新文明另外出產時代。與十九紀前之舊文明。全然不同。在舊文明空氣中者。而行勳言論。其較進之狀態。東西決無不同。在新文明空氣中。而行勳言論。其較進之狀態。東西亦將無不同。今譏罵人一端而論。罵人之輕重。與其心曲之慈悍。有比例。復與其行動之仁暴。亦有比例。彼中於十九紀前黑暗之時代。如倫敦城心之燒人場。常常將異教之人。活燒。百餘年前倫敦橋之古畫。今張圖畫館中者。亦有鼻首示衆之人頭數十顆。最可笑者。史事中曾載某次政爭。有武士數十人。拘得一攪棍之教正。繫之於柱。而椎牛。圍飲於其旁。投牛骨滿壁。角。乘醉起詆。繫囚。數言不合。羣拾藥骨。刺其頭。血流蔽面。此時之人。其行動如是。而口所詬詈者何詞。書不詳載。然但知此時之人。貴至王公。無一不四肢體之異點。而受有綽號。稱者。但以綽號不以名。有如紅鼻頭。四眼狗之類。彼中亦曾盛行也。卽此而推。可想彼時詬詈之詞頭。亦必有大可憫笑者矣。十九世紀初。於郊外之大道口。尙設頭足之枷架。械盜賊以示衆。至一八一八年始廢之。自是而刑罰減輕。監獄改良。囚之粗暴之舉動。亦漸漸減少。於社會。在其教育積極方面。曲謹細行者。爾汝人所輕賤之稱也。故對語決不曰爾。婉之曰爾們。此亦由來已久。矣。所非人所樂想像也。故如廁必詭其詞。而問浣洗之所。且不可問於女子。襖衣決不能直呼婢僕以付浣。必置於相當之所。俟其背人自取。普通凡置枕上者。不洗者也。置床心卽付洗者也。

見人衣履有穢迹。好意告人取去者。告之之時。反必先行謝罪。諸如此類。皆於言詞多所謹慎。而疾言遽色之不作。自穢詞毀語之更少。而且致謹於行動之細者。如食物決不可作聲。且必合其口而嚼之。雖苦力偶食其茶點於街頭工作之所。亦必隱蔽於器物之後。不使人見其朵頤之頻動。凡此皆不願以粗鄙之狀態表示於人。自然亦即無粗鄙之言詞出於其口矣。簾條竹板之器。實與混帳忘人之聲相爲運命。欲我國道路上不聞車夫相訴之聲。必在官廳上已不聞高坐喝打之聲之時。

客問

吾國人應酬於行路則讓人先行。就席則讓人上坐。互讓之間。有延至數分鐘之久者。西人有此習尚否。

答曰。禮者所以節凌犯。免粗略。協人類交際間之感情。實有不可盡廢者。惟禮有整齊和協之速效。該禮者珍異其作用。遂與道德倫理同其致謹。有以繁爲貴者。有以簡爲貴者。有以得中爲貴者。禮之書。紛紛聚訟。爲中國且以禮教治國。聞於世界。若今粗略斷之。得中則甚難言。而繁與簡皆有其失當之處。西方禮節。自亦甚多可議。然行之今日之社會。又若粗當於情理之處。彼較其多。而我較其少。豈吾個人好慕之偶辭歟。此吾不之知矣。蓋中國之禮。似乎定名分之意較多。彼人之禮。似偏重於協情。定名分之意較多。則凡可以維持名分。假借名分者。雖明知爲虛詞虛意。必當爲之。故如帝王之傳位。爲至大之事項。既名實必歸。或篡襲既成。行之可矣。而必有南向讓三。北向讓再之禮節。故古人亦曰。禮者人情之僞。窮其僞之情態。無一非勞謙而會事。極其流弊。且至於實利可捐。而面子必

爭。彼人目吾之外交內政。盡於「遮救體面」四字。(To save the face) 亦至確也。體面自亦世界人類之所重。然有相當之體面。其始固無所可讓。其實當至死力爭。吾人則不然。其始則可以假借。其實則可以拋棄。惟其名不可不居。欲居其名。初可故以放任。而後乃以代價易之。所謂遮救是也。此其情態。卽可以讓行讓坐。待其見端。行必讓先。席必讓上。此自有其儀節。彼中之行。無先後之別。却有左右之分。普通之法。行於道路。三數人者。必雁行而進。非魚貫而前。(此或其一失。蓋雁行甚碍行人故也。) 其排列之法。以近於街心而危險者爲下。近於內面人家而較安舒者爲上。大約必以孩童婦女老朽尊長賓客得其安。而餘犯其險。別一禮節。兩男一女者。女必在中。兩女一男者。男亦中行。行於階梯。又必魚貫而進。上則其應得安者在前。下則應犯險者爲導。方下面遇人之上。或方上而遇人之下。例不交錯並進。必俟上者既上。或下者既下。而後上者上。而下者下。其先後之例。亦以應得安者先上下。或則已據上下之勢較多者先焉。此其行路禮節之不苟。亦有如此者。然皆不言而喻。各循其當得之分。和悅而赴節。或有錯誤焉。其應讓者讓之。受者亦稱謝而已。無所謂姑可假借。徇其錯誤。諛詞以返之也。或有特別事故。不得已而當反乎常則。以便個人之私者。但致原恕之詞。竟可自由超越。無所謂避免凌犯。強忍而廢急要者也。其就坐之禮節。如平時以近火爐者爲上座。几筵則以近主人者爲上座。男女則必相間錯坐等等。分別亦繁。然亦循乎自己之分位。自然而協應協之節。不勝謬詞之推讓。其有賓客既多。不相知其分位者。主人必精確而指派。既經指派。決無復互讓。蓋其制禮之意。無

非重實際而協應有之情成。並非假名分而致過情之推仰。是所爲誠敬而非崇敬者也。且其失儀之監督。寓於全察。而不煩勞於個人之自護。蓋其人兢兢於儀節之有愆。皆恐社會譏其粗陋。非僅恐受者致其拂逆。恐社會譏貶之意多。是行動莫其不妨於公益之意多也。恐受者拂逆之意多。是行動莫其能賄徇於個人之意多也。失之毫釐。謬謬千里。然吾非謂吾人全不顧詭譎於社會。彼人全無個人之拂逆。謂蓋用意似有多少之別耳。

客問

然則有人以爲西人簡質無文。各相見以脫略。亦不盡然。

答曰。殊不盡然。有時有其繁細者。有時亦有其脫略者。既偏重於分際之感情。而不偏重於虛詞之名分。雖亦不能無所煩滯。無所厭嫌。然返語吾國過重名分之禮節。似乎彼之繁細處。既儀文協意。而彼之脫略處。亦真摯可愛。吾國評禮者。亦知失野失史。君子必要於彬彬。故客所謂推行讓座。勸延小時者。亦爲大雅所勿尙。居廬每見市廛暴富之子。及江湖之墨客。相見於資。甲曰請教尊姓。乙必曰先請教。甲亦曰先請教。乙又曰先請教。甲固請之。乙方登然而答曰。小姓某。甲乃贊曰。久抑大族。乙又謙曰。慚愧寒門。於是乙乃請甲之尊姓。其登然致對。此資彼謙者。如彼。甲復從而請曰。請教台鑒。乙又必曰先請教。甲又必固請曰先請教。或至再三。或至四五。乙始登然而對曰。草字某某。甲亦贊然而贊曰。高雅已極。乙又默然致答曰。粗草粗草。於時乙之遠請於甲。而手續不可稍略者。又如之。設其時有學生在旁。固忍俊不可禁。卽老輩之方雅者。遲之。亦必蹙眉。執此以推。又可一見我國北向讓三兩

向讓再之儀。高明通達之古人。亦微悟其煩重。於是於禮又有至敬無文。父事無容之明。讓道而行之亦數千年。但此之用意。一則直自暴露其制禮之矯僞。亦知不可施於其至親。二則仍從名分着想。欲保持其至親之名分。故嚴拒以矯僞相施。從而矯枉過於其正。並失其慈愛怡悅之情。感。雖孝子有深愛。必有愉色。必有婉容。片面之教。讓。自古亦甚注意。情其尊長之。又一面。欲絕矯僞。必嚴斬詞色。第五倫兄子之病。夜起數視。歸寢皆醒。親子之病。未嘗一顧。終夜不寐。其反對至敬之文。而以義制情之矯僞。又有如此。故中國家庭之中。父兄如官。子弟如囚。或父兄如木石。子弟如鹿豕。雖有深愛。絕少怡怡之情。爲之曲達。未嘗非過制至敬之文之故。彼人晨起相見。必互相道好。不惟子弟敬呼尊稱。父兄頷之。或不一顧而已也。晚寢道好。又如之子受必道謝。踐觸必道歉。使令請願。必道勞煩。離別必親其口。送迎必搖其巾。子可施父。父亦施子。故其家庭之間。融融之樂。愈較多。吾人之嚼閉舌者。乃謂西人較薄於倫理。而吾人則敦。我則不敢爲此過情之自譽。故破壞家庭制度。吾之所熱贊。然以弑父與兄。或棄子絕弟。表顯其破壞之精神。則其所謂博愛者。父兄子弟。非卽久相扶持。好友中之一人。而當先施其愛者乎。故西人之不重家族制度。與最新學說之破壞倫理。皆組織上問題。非情感上問題。凡一主義。公共欲認爲多其優點者。必愈多其愛情者也。大同之世。愛路人如愛其父兄。可見愛父兄決不薄於路人。孟氏非學。而曰兼愛無父。真武斷也。雖然。墨之兼愛。果與新學說之所謂博愛。同一物否。吾又不敢妄斷。

客問

今日歐洲因戰事乏人。盛倡添招華工之議。於俄於法於英。且已實行。不識此等招工之結果。與昔日南洋美斐澳各州之豬仔問題。有無異同。

答曰。此種問題。繁複已極。各地方之情形。種種不同。每一時之時勢。種種不同。而我國人民前後之開通。則塞文則野。種種又不同。故若執去年之歷本。查今年之節氣。執東鄰青炎嘉葡店之帳簿。算四邊粉條額筋店之盈虧。不免生出隔靴搔癢之弊。今答執事之問題。當先以種種不同之情形。拉雜舉答。以爲討論之前提。

客問

請先舉其一端

答曰。世界人類冒險之性質。本不甚相遠。遠古不必論。但言近古。彼中盛稱麥哲倫在哥倫布之先。尋得好望角之航道。然我明三保太監之繞好望角而西行。卽在其時。惟彼則漸啓海外殖民之野心。我則至今以家食爲吉。雖明季因國變而流亡。以極多數之福建人。相率移殖。零星隨時南行。漢唐以來。卽不絕其人。故塔於土魯。玉於島國者。記載不勝書。皆視爲逃死而已。自毫無殖民之觀念。然此雖自由赴海外覓食。而工作舉動必多少已受葡萄牙荷蘭人等之支配。稱之爲最早之華工。亦無不可。在其先之零星外赴者。爲巫來由等土人之客民。未與歐人接觸。華工之名。莫由賦與也。自是因海禁之甚嚴。其外逃之客。必感當時工作耕種。頗可饒給。於是記憶親友。而欲誘導其出黨者有之。廣儲田園。而思得邦人佐助其關治者亦有之。由私越關口等之詭秘。自又生出騙誘販賣等之把

觀其事在南北美釋奴戰爭之先。殖民地之白流氓。必有販賣黑奴之氣習。吾遠人之不肖。以內地撈鬻之性行。加受白流氓待遇。黑奴之氣習。於販豬仔之組織。以與最近不滿百年。海禁既大弛。歐人之殖民南洋者。又日多一日。聖廟之廣。隨在需人。黑奴已不易販賣。於是得豚豬仔者之迎合。而我國之豬仔。遂代黑奴而為南洋華工之祖宗矣。當時美其名號。亦可但稱為華工者。蓋明白招赴之自由工人。亦實屠其一部分者也。若招赴舊金山之華工。則自由人居八九。而豬仔惟一二。此實為華工改良之第一步。今人與豬仔一概討論。不免相略。至於南洋之豬仔。曾極盛於美洲華工之前後。而且至今尚有一種組織。不免含有三分豬仔之意味。是豬仔者。實受黑奴之餘波。在前三十年。追溯至前一百年間。一種之傳染病。今日此種微生物。已有撲滅淨盡。無從發生之理由。今所存者。止其變形之新蠻。而已進種者耳。

客問 豬仔時之情形若何。

答曰。豬仔之歷史。零星瑣記。與夫傳說。於口碑者。頗不為少。今惟就我所躬親聽聞之數事而言。亦足以見一斑。在豬仔已經衰微之時代。即十五年前。南非洲招工之時代。此屆之招工。實尤較五十年前。美洲招工為改良。然深印於國人之腦中。亦若有豬仔之凌暴。則斷然不合。倘以為工頭管理。適當有若上海黃浦灘碼頭虹口碼頭等處之工人。遭印度巡捕及三道頭巡捕之侮辱。當時頗多此種新聞。遂成彼中人之口碑。而謂華工在南。多以不規則之舉動。有時召辱。其說亦當可信。蓋此次李

石曾先生由法國逃入梁士詒招去之工人。已出有強姦偷盜等事。即此亦足以爲我國苦力失者之悶損。然幸而此次在歐洲亦止處以相當之罰。未嘗多加侮辱。而南斐之情形。必至今尚大大不同。前五年余乘德國郵船東歸。親見船上茶房水手。甚而至於下等之船員。在地中海濱尚和顏悅色。一入蘇夷士運河。遇見埃及土耳其人。即時時用其拳足。其時即對待東方客人之面目亦頗改換。所以上海之流氓。無所可畏。亦畏外國火腿。去年黃蔡兩公之行喪。觀者如堵。余親見所謂三道頭巡捕者。在人叢中故意用其外國火腿。以施威風。且時時出其巨掌。擊看者之嫩頰。清脆有聲。受者亦有憤而不敢爭者。亦有笑而怡然安者。此等使用外國火腿之人物。在彼中國亦微賤。然爲其同類之初至東方者見之。其始亦必爲之惶愧。因侮辱他人之事小。失其品格之事大也。然久而習之。亦遂安焉。且或效而尤之。故彼中有道之士。深嘆此等東行之人。得其利益。而墮其教育。故南斐華工之已事。謂爲曾受侮辱。必爲事實。若以比於豬仔。恐不於倫。然此一問題。當別加討論。吾答三十年前豬仔之情形。狀忽引起十五年前南斐華工之故實者。因有一事。足以證明當日豬仔之機關。而斐招工之年。友人徐子鴻先生秀鈞。卽爲衆議員。而遭袁世凱鎗害者。振奇人也。由東京至香港。欲以苦學赴歐洲。忽遇南斐招工之舉。彼亦赴招。欲親察華工情形。且欲開通此曹。歸爲革命之佐助。彼於報名收錄後。卽爲載往香港口外之小島。不任離島。以備集有成數。載入海船而放洋。雖在島飲食周給。並無凌虐。然已失行動之自由。望海天而迷茫。於是想見當日豬仔機關。卽爲此等之設施。故彼時可答星驅拐頃刻。

何隔人境。無可追求。徐先生畢竟因在島中對衆工爲劇烈之大演講。爲工頭所忌。除名逐回。然昔年豬仔之鬼門關。得先生之好奇。依稀求得矣。

客 問

島上暫拘工人之自由。於豬仔問題。有何關係。

答曰。此有絕大關係。當日之私招華工。必爲白人所承認。其招工之若何困難。華官之若何干涉。手續當若何之離奇。止去其狼藉過甚者。又必爲白人所首肯。而加以蓋護。其時之豬仔。皆零星騙拐。據我向日常常所傳聞。其騙誘之法。首出於賭博。次取於冶游。更雜得於酒食招邀。道路劫奪之中。道路劫奪者。直伺伏於僻徑。待可取者經過。卽一人突出遮其口。數人強納於麻袋中負之而徑行。此與強盜劫財無異。難而且險。過狼藉亦必爲白人所不許。其酒食招邀之法。卽借種種之因緣。輾轉而得。親近。漸爲酒食之往來。或久或暫。視乎機會。乘醉或下藥。引於下手地。卽迷之入小船。或強納於麻袋。而後負之入船。各隨所便。故當日常聞南行者。作信口之劇談。爲至汕頭香港。切不可擾人酒食。至於冶游場中。則牽引自易。而酒食之緣亦多。而其最後。亦不外乎酒醉藥迷。進口入袋等之結果。若賭博之法。既爲粵中所最流行。而又爲最穩使。以賭博而接近酒食。接近冶游。仍當用上舉之老戲法者。固亦有之。然對於強硬者。皆就輸錢過多。虧負甚鉅。卽却而勒贖。此回振振有詞。常可於白晝通衢。行其遮攔。至十六七之愿者。因負博資之故。而賣其身。或聽信作工之獲利。能暢續其博興。皆自願入小船之船。與麻袋客同行。或此中竟有健者。能助紂爲虐。造就而爲異日豬仔之頭。此等賭博賣身。因貪作

工獲利而持廠其博興者。至今內而澳門。外而新嘉坡等處。皆不能絕迹。常有一屋駢居數十人之多。其人作工用錢。皆失其自由之意志者。即吾前日所謂尙合豬仔之意味者也。惟待遇之凌虐。今已銳減其度。必入山深處。或尙留一部分之黑暗。以待模倣之子。則未可知。蓋耳目近接之地。華僑中之志士仁人。防察不遺餘力。即一般苦力。亦聞所謂人道主義。能得其同胞之保障。而敢與頭腦遙抗。則實而言之。今但有所謂受欺之苦工。而不得名爲豬仔。豬仔者。行動身體性命。皆永無自由之一物。在墨奴翻天錄中。或可想像其情狀。前所言者。至入於麻袋入於小船而止。而海天萬里。如何倏忽即失蹤。豈特海上有孤島有人認爲貯工秘密所。加以蓋護之故。既入島中所呼。顯不聞。身雖尙寄母國。不啻已入異域。豬仔之滋味。即於此而初嘗矣。觀於徐先生以堂皇招雇之工人。尙失自由。而豬仔到此之先受下馬。以其苦趣可知。可笑十三年前海島之地點。猶是而海道之通行亦廣。何以華官職職至此。此語於今日。生時代海情甚悉之人。固有所不解者也。

客 問

當日豬仔之出口地。既在澳門香港汕頭等處。大約所驅拐者皆爲粵人矣。信乎。

答曰。以今日南洋羣島之工人而言。閩籍與粵籍外。誠少別省之人。當日之豬仔。其強俊者已轉變爲工頭。爲富室。而弱劣者早填海墾。豬仔與於粵境。自以粵人爲多。然遭驅之人。以吾所聞。實不限於粵籍。然異鄉人而入賭場。妓館。尤易遭驅。其既入豬仔之隊。尤遭凌虐。故易填溝壑者。必爲此輩。是以今日南洋豬仔之子遺。無復此輩蹤跡。吾所親聞之豬仔故實。止有數則。皆不關係於粵人。其一

則三十餘年前江陰有某觀察之公子。因省親粵東。忽失其所在。某觀察方有權力與粵官場。然雖知爲豬仔頭腦。從妓館誘去。而一無可以着手根追之處。止能付諸悲痛而罷。事隔數年。方由其子悵轉託人。幸達一書於其父。始知落於豬仔欄中。以後凌虐作踐。無所不至。轉鬻數處。無一苦工不作。最後賣入某埠西人之手。令爲鞋匠。幸公子素聰慧。以製鞋合式。得主人歡。故能賂得自由。設法傳書於其聞某觀察後。備五百金往贖。始得其子生還。又聞一事則在二十五年前。今日鼎鼎大名屢欲運動交通總長之楊士琦。當日與其兄楊士驥。楊士某。楊士某等。皆方爲舉子及小京官。居於北京之前孫公園。其父曾任兩廣總督。故有大宅於京師。士琦之兄士某。辛卯中舉人。南至廣東。打抽豐於其父服官之地。壬辰二月入京會試。乘海舶至汕頭海中。據其同伴者所言。夜起如廁。遂失蹤迹。落水則不願投海。尤不合。遂喧傳被劫爲豬仔。余時恰在都中。親見渠家園光閭。無術追尋。以今懸斷。大約失足於海中。如謂其兄弟。此後方於國中。大出風頭。做總督。爭總長。此人尙在某埠製皮鞋。似乎二十年來。海情大通。不應留此秘密。然當時有豬仔之傳言。則可見彼日豬仔之氣。猶如火如荼。豬仔之運氣。與中國之國運。皆衰於甲午戰敗以後。因爲木屐客打開大門。國人知海外尙有人境。而海外之鬼。其技亦漸窮。方楊舉人在汕頭失蹤之日。正張之洞方卸粵督之時。張之洞之督粵。鄉人吳孟樂先生亦說一事。與豬仔有關。有粵人富室某氏。海外歸來之暴富兒。羣指目爲豬仔頭。然莫得顯然之佐證。且其所交豪棍惡役甚多。潛勢力頗大。張之洞訪確。一日邀請茗中宴飲。某氏心雖知其有異。然無

恐怖。蓋即繫獄。自恃官吏皆受其支配。可以立出。不料既入獄。初則酬接甚款。席甫撤。張令人突數其罪。出甲士及劊子手。命立決於客廳前之庭院中。就刑時。某氏顏色從容。以臂上負價千六百元之翡翠鐲。向階上摔斷之曰。我今始無所需者矣。乃受戮。或云此為李瀚章時事。總之三十年前有此一事。粵中老輩必人人能道及之。

客問 美洲華工及斐洲華工。其與豬仔不同之點。究何所在。

答曰 美洲華工及斐洲華工之詳細情形。吾少有所知。不敢臆說。但與豬仔之分別。兩言可決。即一有自由。一無自由是也。華工縱在工作之地。所受之待遇或苛。皆家屬能知其所在地點。工約有一定。最後復可認虧而辭工。若豬仔則已為賣奴。出於拐騙與非拐騙。皆不任交通於家屬。並無所謂工約。載重扶疾。一惟主命。遠則撻楚。死則委棄。真與牛馬同一待遇。此必昔日南洋之豬仔。曾遭此酷毒。若美洲與斐洲。不聞有此慘狀。美洲今日之華工。已與華僑相夾雜。或昔日華工之子孫。已轉變為華僑。且地屬於白人之家室。更無從發生過於野蠻之待遇。故今日美洲華工之自由。似三月於國內上海之工人。而五十年前之舊情。則吾無所聞。不知曾否有甚惡戲。至於斐洲之華工。開招於一九〇三年。全遺於一九〇八年。今日已絕其迹。今日南斐。且嚴禁華工入口。故余此次歸國。過好望角東邊之「都班」埠。聞尙有華商數十百在彼。華人乘客登岸者。受關吏詰問。當斐洲。有華工住開金鑽之日。即余初寓倫敦之時。曾因王亮疇先生之介紹。晤一黎君。彼乃都班之華商。因領事劉玉麟不能阻

止華工之受虐。黎君不平。將赴英倫。控訴於公使汪大燮。余問其受虐之狀。無非華人工頭倚廠警之勢。任意鞭笞工人。抗者反受禁錮。或則疾病強令工作。偶至殞命。此等待遇。在豬仔時代。吾尋常。惟彼時已爲我國公理人道。爭論發達時代。故在黎君甚憤慨。而劉汪則漠如。蓋入英人先入之言。以爲此等工人。皆去自北方。無一携有家室。而不規則之奸商。肇事甚多。今此等故實。尙爲彼中人篡入一通俗百科詞典。我等老鄉親之稍欠教育。舉動離奇。亦實有三分召侮之處。余問黎君。黎君亦不能爲諱。然因時間已入二十世紀。所有野蠻之待遇。不過其小部分。其大多數在彼。皆熙熙皞皞。頗多樂事。黎君既歸。又曾寄示華工在彼演戲賽會等之照片。想見其中尙有人境。決非當年南洋豬仔所曾享也。但其地既在斐洲。正黑奴求生不得之地。於此而欲討論華工境遇。曾否留改良之歷史。吾既非所深知。必當略之。若今之招請歐洲之華工。其事既爲破天荒。其論斷必有所特別。固不可牽混於南洋昔年之豬仔。又未可例以美洲華工。例以斐洲華工。惟此次歐洲華工。劃分赴俄法。英所招者。今日以前。亦令赴法。俄雖號稱歐洲。但其自待流人及猶太種人之名譽。素不甚華。且報載俄人虐待華工之事。已非一次。俄情非吾所悉。今亦止可略而不論。吾所可就執事歐洲華工之問題。一加深論。惟西歐英法方面之情形而已。然於討論此次西歐華工之先。最好又必舉昔日華人在彼之似工非工。與竟在工以外者。澈底敘述一番。而頭緒又較可清晰也。

客問 西歐華工之情況究若何。

答曰。作工於西歐者。雖久有其人。然不得被以華工之名詞。西歐之有華工。當自法國去年招工始。然內國人之意影中。覺西歐亦多華僑。倘非作工。何由而集於彼。且昔日作工之華僑。與今日法國之華工。其分別何在。此皆甚費猜量。故吾昨日。以為如欲細說今日華工之真相。當舉昔日之作工華僑。先叙其大概。欲敘昔日之作工華僑。不若並舉西歐向來華人之歷史。亦罄吾所知。縷述其品等。自更覺頭緒清晰。

客問 西歐之有華人。自何時始。

答曰。其真確之歷史。甚難考求。因我國無名之英雄。亦頗不讓於其他種族。儘可十四五世紀以來。常有華人赴歐。因彼中古籍。常及華人幻術等等。可見必有江湖賣技者流。輾轉達彼。我所知之較確鑿者。已在晚近。即倫敦南金星墩博物院中。有中國海船之模形一具。稱係道光二十五年有同此模形之一船。從上海繞好望角。入於倫敦之太晤士江。華船之去歐洲自此始。我國官場去歐之最早者。旗人斌椿。於同治四年奉委西行。其乘槎筆記中。敘述往遊倫敦南部水晶宮。已見有安徽詹姓。身絕長。湖北王姓。身絕短。為彼中人挾去。供人觀察。則詹王二人之赴美。自在斌椿前。詹某家中世為墨商。故老曾有見之於上海者。言彼入上海城門時。必彎曲其背。所謂水晶宮者。至今尚在。即博覽會場之玻璃房而已。今日各國博覽會場之玻璃房。或華美有過於此。惟此水晶宮之玻璃房。實為全世界博覽會之祖宗。蓋英國前女王之夫。洛波德。一於威靈中。曾在倫敦城心之海格公園。創開博覽會。

會罷。卽遷其玻璃房於郊外。以爲紀念。有美國人半資租借。房內陳百戲。於房外闢大園。約二十倍於張園之大。其玻璃房亦繼往千百。氣魄壯偉。夏夜納涼。並有花火。僑王之前。華人在西歐曾留蹤迹。今可舉其姓名者。則有中報舊主筆之天南遼東王韜。比彼於洪楊初失敗之時。逃逃英國。曾居蘇格蘭都城之窩丁堡。王氏爲蘇州秀才。實曾與洪楊軍中有關連。蓋真正老革命黨也。其人頗具才略。惟洪楊既被賊匪之名。而時勢又重君臣主義。故卒見擯於同光之世。雖有隱惜耳。才如李鴻章張之洞輩。皆莫能薦拔。癡王氏之知識學問。在今日視之。不免庸陋。然在當時。號稱能通外情。實無出其右者。

客問

斌椿歸後。何時再有華官赴歐。

答曰。自遣斌椿。歷聘各國之後。同治朝未曾遣華官。直至光緒初年。始更派郭嵩瀾爲正使。劉錫鴻爲副使。名曰特使。所有英法義比德俄。皆往遮國。書覲見元首。此行實有作爲常駐公使之整備。故去無幾時。卽任郭爲英法義比公使。任劉爲德俄公使。當郭劉爲正副特使時。頗交惡。郭告友人。直斥劉氏爲小人。劉氏果爲小人與否。茲其小入程度果何若。今不能知。今所知者。劉在西洋時。迎合朝貴。力攻鐵道。有指陳無數弊病之大文章。三十年前。常采刻於時務策論中。一孔之書生。皆甚贊揚我國鐵道之不能早出世。劉實有力其所論之弊病。可笑自不待言。逆計當日。劉所見聞。不應如是。是紕謬。蓋有固寵之計。而爲通心之論。真有小人之意味者也。郭嵩瀾在英。與上海報界。曾有小小交涉。因申報。被延倫收畫工作。像爲側影。不見左耳。郭言如是。則見者必謂余曾受有利利。帽上

不見頂珠。郭又言如是則見者將以我爲何如人。然申報之言。郭氏不承認。函滬電瀛。囑其更正。皆不復。最後並匯覆電之費。始答言轉錄倫敦日日新聞(Daily News)某日之報。郭遺隨員設法購得所指之舊報。豈無此條。再與申報理論。則道遠不理。亦止能認爲晦氣而罷。然此等新聞。在今人見之。直付一笑。決不辨正。而當時老輩則兢兢如此。日日新聞者。今仍爲倫敦自由黨偏於工黨之有力機關報。其創辦之時代。正與申報相先後。然該報在倫敦。不算甚銷行者。亦日印四十萬分。郭氏未終任。卽以曾紀澤相代。郭曾二人駐在之時。歐洲之官費學生始萌芽矣。最先有李鴻章派往德國武弁數人。尙不名爲學生。其名爲學生者。在郭氏正將回國之年。北洋派往水師學生二十餘人。卽丁汝昌方伯謙等一班。甲午斷送海軍之人物是也。另有文舉生八人。二人留法。其一卽馬湘伯先生之弟馬建忠。六人留英。其一卽嚴幾道。其時名宗光。故字又陵。曾侯日記有云。今日嚴生宗光送來文字三篇。一題爲說法。一題爲奈端傳。一題爲某。頗有才氣。惟疵累尙多。余爲批改之。其時嚴氏年約二十二。三。今日老人星之伍納長。彼時亦爲美少年。以自費在倫敦四廟橋學校。時見蹤跡於使館。自此裏大批學生以後。又曾陸續派遣。大約持續者十許年。惟甲申至戊戌。又爲歐洲留學界中衰時代。迨戊戌後之新留學局面而成。而又別有景象矣。

客問 戊戌以後歐洲新留學之局面。得聞其略乎。

答曰。新留學之動機。發始於戊戌。自北洋湖北及上海之製造局南洋公學。合派三十餘人。至日

本東京。而留學之聲遂高。庚子遭拳亂。清廷大受懲創。益知二毛子（謂習西學者）之必應培植。兩湖學堂及南洋公學。又有派遣歐美學生之舉。余去英倫。爲一九〇三之夏。所知者。於英則有南洋公學學生五六人。皆在倫敦。又有曾爲上海交涉使之陳貽範君。似聞係北京同文館所派。大燒漢口中之有名人物丁士源君。及康聖人之快婿羅昌君。傳說皆保皇黨所資給者。陳丁亦在倫敦。繼則在鄂斯福。余則初居蘇格蘭之葛丁堡。其時止有同舟而去之廈門自費生雷葉兩君。其北扼北樞。又遇有顏永京先生之快婿舒鳳君一人。於法則有前一年孫慕韓同去之隨員。如張靜江夏堅仲李石曾王述勤諸君。夏李二君皆辭官而爲學生。張君則輸其家財。而建許多教育上之事業。法國所有教育運動之小小成績。皆張君出資。李君出力所得來。當時之孫慕韓。亦非今日之孫慕韓。其熱心道義。殊有足多。卽以余去歐洲後一年一逸事而言。可見孫公當日之慷慨。蓋後一年。則湖北之留學生二三十人已分居德比法三國。適孫中山又遊歐。（中山先生從前屢自歐而美而東。過一短時。又懸一週。故歐華社會最諳知者。有二人。一李鴻章。一孫逸仙也。）湖北學生如王鴻猷君等。卽結一秘密會。交名籍於孫先生。有留學德國之陸軍生王發科者。既簽名。爲滿州同學所恐。卽大怖懼。赴法商於今日大名鼎鼎之屠戶。所謂襄武將軍湯壽銘也者。湯亦簽名矣。亦大懼。二人遂伺於孫先生之客寓。乘孫先生外出。卽徑入其房中。剖皮包而得名冊。奔首於法使館。長跪哀哭。孫公詰何故。如是云云。孫公大笑。卽叱之曰。速返其冊。否則吾反將除爾等之名。王湯出不意。止能返其冊於孫先生。又跪拜謝罪。孫

先生亦笑而置之。故當時之孫慕韓。敢作敢為。富於平民性。遇能從事於改革之人。如孫中山康長素。梁卓如等。皆敬愛保護。無微不至。即如張靜江李石曾諸君。亦皆孫公所感化者。不料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繼為栢林公使。即受德皇威廉第二之米湯。灌成爲帝國主義之頭腦。於是與厲王爲親翁。遂前後成爲兩人。然其所主張之帝國主義。徒以製造廢敗官僚。滅亡清朝天下。不曾得德皇開明之政治。而止。贏得許多亡國大夫之笑柄。故不學李太白做詩。而學李白喝酒。我國人之崇拜德皇開明專制者。屢鬧極開胃之笑話。最後無不爲平民精神所勝利。所以現在開明專制創造家之梁任公先生。已熱誠反對德皇矣。德國之博士如張嘉森先生者。絕德問題發生以後。趕隨馮副總統入京。尙欲一力打消此策。今竟大出風頭。知惟反對德皇。可以爲中國建立大功。此真突飛之進步也。開話且少講。我等明日再講留學。

客問

如是則歐洲留學之再興。蓋在一九〇二與〇三之交。此十五年内之狀況。試略言之。

答曰。自前清光緒十年以後。歐洲之留學中衰。亦約有十五年。至光緒二十八年。即西漢一九〇二復盛。中間私人留學亦相續不絕。不過其數甚少。如今日知名之辜鴻銘林文慶諸君。皆曾畢業於蘇格蘭之葛丁堡。又或轉學德意志。英國則南洋之華僑。時有少數往學。特其人皆習律師或醫生。以求衣食於南洋。並無學問與國家社會相見之習慣。故非內國所知。法國儉學之企畫。雖其具體之行動。始於李石曾君發端於近年。然開山之人。實爲崑山趙仲栢君。趙君爲製造局維新老輩。趙靜菴

先生元益之子。靜菴先生則留學於中衰時代。得無錫薛公使福成之隨員。居法三年而歸。趙君又以使館學生繼去。照例各使館皆有學生數人。然名爲學生。實則從不入學。能延失風之法。國寒士去使館教授「阿培賽台」便算好學。蓋當初使館隨員亦不算名貴。故學生實爲隨員之候補人也。脚力大者得隨員。小者得學生。當胡維德隨薛福成往法時。其初亦當學生也。但學生之額薪甚微。不過華銀六七百元一年。雖當時鎊價尚低。然有使館面子。除是躲藏館中。否則出必費錢。又需分寄家用。甚爲艱困。所以學生及隨員之低俸者。及我去倫敦時。張德彝之使館中。尚樓上遍佈火油爐。及燒飯器。隨員學生老爺。皆自己動手。因與大廚房交涉。其值甚鉅。節省方始澆燙。則趙君雖頭銜爲學生。其無力入學可知。趙君則辛苦艱難。自習法文。出遊公園等處。遇窮人之閒宕無事者。贈以銅板。與之會話。久之作書於政部。得一廉價值之農校。去巴里約華程二百里。曰「蒙達夷」者入之。使館且有詫而笑其迂者。即一切學校之情形。使館繙譯等概不顧與聞。皆趙君機轉而得之。蒙達夷之農校。甚良之農校也。每年除暑假外。學費膳宿在內。止華銀二百餘元耳。趙君在此校畢業後。即薦李君亦就此校預備功課。此亦十五年前留學中衰時代之一段故實也。自一九〇二年後。至於今日。此十五年中。始則各國皆有五六或七八人。一九〇四年湖北江蘇即遣大票學生而去。各國候焉皆有數十人。嗣後自費者亦續續而往。更有儉學會之組織。雖官費學生。願受從前留學迂謹者之忿激謬論。以中國學界如是低下之程度。即欲學步日本派遣官費生之法。於是節費限額。行其狹義。日形衰落。然自歐戰既

開以後。尚官私相并。英法各過二百人。德比近百人。瑞士意大利亦皆有人。此西歐滯留學生之大略也。

容 問 居留歐西者。學生以外。試分詳其種類。

答曰。學生以外。其數亦有數十百人者。則為使館人員。領事則僅聞倫敦及英倫西偏之利物浦有之。皆請一西洋人攝代。並無特派之華人領事。亦無領事館。商則近十年始有古董兩舖。曰通運公司。曰來遠公司。皆有資本二三十萬。有豆腐公司一家。亦有三十餘萬。資本新近與法人合辦。資本已擴至百萬以外。因戰事開後。豆粉之麵包及餅乾大銷。故驟然發達。此皆在巴黎。巴黎並有南京謝姓古玩雜貨店一家。粵人所設磁器店一家。倫敦除唐人街之雜貨舖等。本來供給華工者。劃入華工內計算外。有飯館一家。曰探花樓。亦有五六萬元資本。又有曾兆安磁器舖一間。資本二三萬元。尚有粵人盧姓之磁器舖貨店。資本二十餘萬。通運公司支店一家。皆於歐戰後暫停交易。餘。凡利時有代客買賣一商人。而爪哇大富豪。顧建黃仲涵有三千餘萬之蔗糖廠者。倫敦設有坐莊。但不設肆。此則商界之大略也。提及巴黎南京謝姓之古玩雜貨店。連帶想起各事。當留學生中。哀時代。除唐人街大業唐人及各使館人員外。其不倫不類之人物。當從謝姓說起。謝姓。四川某姓。曾隨會勘勘赴法。謝則大約為戈什之類。四川某姓則司事一流。司筆墨賬簿者。也不知如何與曾公使分。亦曾隨之而歸。二人流落巴黎。皆安一法婦。謝本版玉器者。故即在法人磁器店內。購中國磁器。充做華來貴。

貨轉售法人。當時因其面目爲華人。物必可象。故頗有頗與高價者。因此而漸康。漸漸每年自回中國購貨。數年中積資二三十萬元。其法婦所生之子。亦略受中等教育。孫慕韓使法時。疑其精通西學。曾委爲商務隨員。而四川某姓則寒士迂闊。不能經商。其初最落魄時。有法人茶葉店。每日以廉值履彼。穿服青布長衫。大呢馬褂。垂其髮辮。植立店門之前。以作茶葉來自中國之證據。後則漸有宕空法人。引彼共向州郡演講華事。以爲禮拜日等遊戲場之消閑品。並裝扮新郎孝子。種種怪現象。不與彼中相同。可以驚笑娛樂者。無不引人入勝。每一場之演講。多者可得百元。每月有數次演講。而所入甚豐。因此某姓亦能小康。但演來演去。聽之已熟。使人厭倦。故至留學再興時代。已久輟其業。否則亦必遭學生干涉。今其人聞尙在巴黎。生有子女。已半入法人社會。少與華人來往矣。

客問

此等不工不商。有如江湖落魄之人者。此外尙有若干。

答曰。有兩大奇突之人民。言其以自力發展。則甚可憐。言其終古一撲狗賣藥之狀態。則甚可笑。若傳聞失實。卽有以爲甚可惜者。則似稍過其情。一卽浙江溫州青田縣之賣石器人。一爲湖北黃州天門縣之賣紙花人。前者去自三四十年前。後者興盛于十年以來。所謂青田縣之石器者。卽以下劣之印章石。雕刻牌坊屋宇。松鼠梅橋。水盂筆筒等等。凡可以爲書案陳設之小品者是也。三四十年前之華人游記。已在歐西遇有此等賣石器之溫州人。究不知去自何年。如何去法。或在甚遠之年。載已經西去。亦未可定。余去英倫之時。卽聞居留各國之學生。皆言常逢此等賣石之人。大城小邑。北窮

瑞典那威。南極伊大利西班牙。無處不往。大都長衫辮髮。手攜網籃。置石器于中。穿街巷而兜賣。全歐約有數十人。後在倫敦西郊之植物園。果遇一人。瓜皮帽。青長衫。辮髮光潔。網籃整齊。見余微笑。忽忽前行。恐余將有詰問也者。民國建元之前一年。反對華裝及辮髮之聲已高。故又遇一人于栢林之曉洛。波區。居然洋服楚楚。手提皮包。石器實其中。頗可比于彼中之高等小賣商。即以每日能售若干錢等語。其人操温州土白。不能了了。遂各點頭而別。此足為改良之小販商矣。以吾人個人感覺。決無夷辱國體之問題發生。聞該業年來已有人設石器棧房于栢林。在中國成箱裝去。此等販賣者。即不必回國。可向該棧房按箱零購。每箱約價二百餘元。中間如含大件。止有百餘件。小件則二三百件。得大件則難售。得小件則易銷而利薄。惟大小件參雜之箱。最為合宜云。天門縣之賣紙花人者。其零星赴歐。亦必甚早。惟當初不甚接觸于在留國人之眼簾。且其數既少。故無顯著之聽聞。迨十年以來。去者突衆。遠過于賣石器人。歐戰將闌之年。為最盛時代。約有二三百人。布于西歐。亦孩童婦女。各色皆備。從前止出現于小城。後來則倫敦巴里之大街。輕易可遇。其服裝雖亦半中半西。然無温州賣石人之光潔。故國人對彼之感情。頗不愉快。常有干涉遣回之舉。即政府亦曾化去甚多之錢。然愈遣愈多。尚月歐戰劇烈。恐年來必又增添巨數。歐戰一定。此輩自必源源而去也。

客問

客問 報紙是者。於何補能力。源源去歐。料其必有增無減。

答曰 此等賣紙花之天門人。據云向在內國為逃荒之勾當。所謂逃荒者。遇秋穀不熟。即盡室流

徒輾轉他鄉。丐食而活。淮北一帶。饑十年以來。習慣爲此。我等小時。每年冬季。即見此等逃荒人。扶老攜幼。數十百人爲一羣。續續南下。丐食之法。每以唱歌小販等等。標其特點。習問歌詞。有所謂「鳳陽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云云。大約淮北水利不講已久。明時豪貴佔有田產。備田者畏其豪暴。皆棄而丐食。逃荒之習。或即起於明時。故歌中稱及朱皇帝。天門是其鄉境。其人覺逃荒之利益。過於田作。或田作既罷。出而逃荒。有如伊大利之農民。至今在田事既罷而後。於其隙時。即赴英倫等處。向猶太人借貸手搖八音琴。一家夫婦子女。環繞琴軍。搖動以後。樂聲悠揚。滿街小兒女及小販婦女等。皆婆娑起舞。是爲英倫街坊中常見之活劇。一閱既罷。即脫帽向人家及過客索錢。每一農隙。可得三四百元。或且過之。當時天門人逃荒於內國之南省。即與伊大利農民流轉搖琴於北歐諸國。同一性質。余聞廣東同人告我。往時此等逃荒之人。常由浙江越福建。徒步南入廣東。其人有此習慣。所以近年以來。漸走漸遠。竟至全世界。余所以稱其竟至全世界者。蓋在倫敦。遇一賣紙花人。彼稱曾去印度「喀爾卡泰」有年。又稱其友曾至黑人國。彼處寒暑。與我們相反。就其所言之情狀。無疑無貳。爲好望角。惟彼等在印度。斐洲等處之狀況。余尚不能了了。果否曾去美洲。亦無所知。大約美洲必由海程。且禁止華工之問題較早。恐當此輩發其野心。欲遠走世界之日。已不易前往。或竟尙未有板等蹤跡。至於彼等在歐洲之行徑。余頗能言之較詳也。

客問 賣紙花人在歐洲之情狀。究竟若何。

答曰：一九〇九年以前，余雖聞有此等人出現於歐洲，然言者稱之曰流丐，余意亦不過一二華工水手之類，偶然落魄，暫爲如此生涯，以救飢寒耳。惟言有婦孺同行，則甚可怪。以向來海外華工，從無攜帶女子之事。然言者亦未親聞，無從知其究竟。一九〇九年之冬，忽由倫敦唐人街上人告我，言有兩男三女一孫，到此數日，賃居於唐人街左近。男則出賣紙花，女則在路旁張帖，言能抽取牙齒，而學生中亦以此來告。且言其女子解小足，出示於人叢中，博歡笑以得錢，非干涉這歸不可，使館不肯與聞。事將奈何，余即走訪其寓所。在一窮西人家之樓上，六人聚於一房。男子二人，甲可三十外，乙則二十四五，皆着不完全之西衣，頭戴洋小帽。女子三人，一三十許者，即甲之婦，手抱三四歲之男孩，兩皆定婦，一爲甲之婦，一則乙之母也。皆華裝，若北方貧家婦，惟不破碎，問詢之役，乃知爲湖北之天門人。甲乃應對，自稱係作小賣買，因頻年田事不佳，故出而爲此。大約同縣散而之四方者，約有數千人，遠至歐洲者，亦有數十百人。此次大都由西伯利亞陸路而來。在哈爾濱出境時，向華官道台請護照，每人納費兩元。婦女孩童半費。並有山東人往國販綢者，每年尤多。大約年有一二千人，故道台鑒此，護照一項，年得款項甚巨，並不留難。我等或則短搭火車，或則步行。每次火車之價，約十許元，可行幾千里。每行一程，即在城市中做買賣若干日，然後再行。大約在俄國境中，會歷二三十城，嗣後即行入一國。其京城似名維也納，彼中警察，甚不客氣，不准做買賣。尤反對吾婦之爲人治病。余問：「汝婦能治何病？」甲怔忡而笑曰：「能醫牙。」其婦笑曰：「卽是抽牙齒。」余曰：「洋人亦信此事耶？」

一若非警察干涉。願醫者甚多。」甲曰。在俄國境內。每日能治符二三十處。布惜去維也。納留彼三日。不曾許做買賣一天。後至第門一城。亦不能自由。故來此間。欲往大西洋國。」（即西班牙。）余即言此等買賣。喪辱國體。不如設法在此乘船回國。甲即大稱善。余允代籌三千鎊。託唐人街之華人水手館。覓貨船。附其船面而行。全家皆謝我。一若甚感激者。甲即求余同至火車站。取其船件。因不能會話。被車站扣留。余與同去。知其來自德國薩克森王國京城之哲雷斯敦。即所謂第門一城也。彼攜兩箱去寓。余即至學生會商定錢項。明日下午又往。甫至唐人街。即見警察在人叢中開道。數百下流西人男女簇擁一老婦而來。即甲婦是也。前後背心。纏有白布一方。上寫治牙捕蟲字樣。皆為英文。乃寓主人為書者。因坐鄰近小公園之地上行術。為警察驅逐而來。甲婦見余大慚。余強忍。復至其寓細詢之。一究有何人令爾治牙。爾不憚出街露醜而為之。」彼言無錢澆裹。今日強出。果已得七仙令。非警察干涉。必可得一鎊金而歸矣。有唐人街一少年。同由人叢中來。在旁聞婦語。即曰。所得七仙令。其五仙令乃一體面西婦。脫其小脚笑脫之。遂給之耳。」甲妻詰其妄語。余纔眉曰。一如此終非了局。」因為甲曰。一余已約此間水手館王某為汝覓得船隻。明日即可行。」伊稱謝不置。余再三囑彼等明日中午待我。更不可出。皆唯唯。豈知余明午攜錢再往。已盡室而行。莫能知其所之。始知彼等決非流落在外。無法可歸。直以此為大利。而樂之不疲。後函告法同人褚君。即以彼在伊大利斯士陵城賽會場中所遇此等二十許會照之合相見寄。則此大小六人者。皆在其中。余乃愈為之莞爾。

客問

買紙花人如此戀戀不舍於歐洲。想有厚利可獲。故不惜數萬里流徙之苦。源源而去。其志固可哀。而於喪辱國體一事。則甚費躊躇。子亦有說以處此否。

答曰。此事當分數節論之。一則此輩因困於內國生計之艱。覓食遠方。能得國中萬不能得之利。如某甲告我。倘賣買順手。每日平均可獲一二十仙令。是每月可得華銀二三百元。除去一家住宿飯食等等。所餘之數亦巨。即或諸多窒礙。終未能達其順手之目的。然數十百元一月。數人分頭覓取。必可得到。故後來余聽唐人街上人言。此輩在數年內興盛以來。匯去中國之錢。亦年有數萬金。彼等自有匯寄機關。其人雖言不甚了了。然以余揣度。其人必有小小機關。又有頭腦規則。則無疑無貳。因余陪某甲至火車站取箱時。同乘街車。行有半小時。余與劇談。問渠一如何能識道路。一彼即在懷中摸出中國連史紙樣視皮紙之地圖一張示余。其鄭重若村學究珍視寶圖一般。僅揭而指看。不願放入余手。其圖係手繪。略如從前坊本尙書上之禹貢圖。其形狀實似歐洲。但不甚肖。界畫國都。亦自有彼法。所注中國字地名。皆如天書。莫名其妙。即余所稱彼等曾至維也納。彼圖既無維也納字樣。不過其口述之音。有三分相像。且後知彼從德國哲雷斯敦赴倫敦。先從一大都會北行而赴哲雷斯敦。則前城確為維也納。見彼地圖。而知彼人必有機關者。因其國確係一個團體之中。互相抄用。作為同人秘要之品。非個人偶爾得取者。彼等能獲頗豐之利。有機關互助行旅。互助匯劃。並互通消息。自然樂之不疲。雖資遣回國。莫肯依從。前年法國公使胡維德。曾請得政府款項數萬金。強迫此輩回華。曾有

一次約二三十人。由隨員押送。至馬賽上船。上船以後。以為必可無事。不料於夜間。船未開行時。盡數逃去。此雖欲加禁阻。大有甚難禁阻之勢。二則此輩如能改良。可否聽其遠流。此一問題。雖不敢率爾。然以余個人感想。作始也。簡將畢也。巨。或竟變為小小團體。生人惡感。固未可知。亦或於苦力社會。傳達小小文明。並由此而得一部分之利益。暗中頗有小補。亦未可知。比諸美國華工。固不礙不於倫。然美國華工所得之利益。則頗為可駭。最多之時。約有三十萬人。平均每人每年得利三百元。輸匯回華。則年款九千萬。元。已可補償內國購買洋貨出款十分之二三。所以彼中禁遏華工。即此亦為一大口實。吾人但以爲少數苦力生計出入之問題。則未之深考耳。雖此輩賣紙花人。爲數必有限。然積少成多。賣石器者。賣紙花者。賣某某者。合起版絲版茶各種大行業。分途推廣而去。則獲利必可觀。獲利之問題。且小。各種人錯雜而爲頻繁之交通。或多或少。足以改良內國各種社會。其問題乃大。故以賣紙花者可否聽其遠流。爲問題。其關鍵止問能否改良而已。

客問

然則子見賣紙花人。前後亦少有改良乎。

答曰。如何顯著之改良。於事實上有所不能。至於婦人席地而坐。解小脚。示人等之活劇。則未有所續聞。自數年中。此等賣紙花人。驟然增多。以。來。倫敦街上。亦即數見不鮮。吾人亦倦於勸說。渠等回國。一則知力有所不及。二則彼等形式上。似頗改良。所謂賣紙花者。本非恰合之名詞。請客勿以爲彼等所賣之紙花。即福建等處所製。像真花草等之一物。彼等所賣者。即內地江北人。插在草帶上。以兩

三小銅錢賣與小孩玩弄之物。普通以竹絲紮成輪形之圖。輪邊相間周貼紅綠之紙。迎風轉動。小兒見之色喜。西人小孩少見多怪。亦復顧而樂之。其稍高等者。即以紅綠紙剪成犬牙之錯紋。摺之甚小。張之爲扇。爲球。亦足動小兒之一盼。所謂紙花者如此。二三年中常有一二十人攜售於倫敦。則純粹爲此。並不另翻花樣。或兼捕牙蟲。或便小兒在咖啡店側豎蜻蜓等等。前年余去唐人街賣紙花人寓中。則十許人賃居英人家半宅。在屋頂矮樓中爲工作所。有七八人方調膠黏紙。已製成之輪形或球形等者。懸於竹上待乾。約有十數大竹。懸所謂紙花者數百於空中。製作室中者爲男人。出街售賣者爲婦女及小孩。因婦女小孩得警察之憐憫。少加干涉也。余所謂改良。則女人已不穿中國衣。置女洋外套。戴女草帽。而着舊皮靴。得比於彼中賣菜之婦。若渠放去紙花。坐黃包車上。在上海南京路遊行。或當疑爲女界新人物矣。小孩亦洋服楚楚。得比於彼中賣報小孩。男人惟於晚間走各酒店。於我所謂豬欄中者兜售。女人間亦有入酒店者。有無受酒醉工人調笑等事。則不能知。蓋英國之酒店中。本常有一班窮無聊賴之人。面塗鍋煤。唇塗紅粉。扮爲黑人。三五成羣。簫瑟雜攜。吹彈歌舞。博飲者歡。而乞少資。今則豬欄歡笑中。又豈綴賣紙花男女。如是而已。若巴黎之情形。較爲不進化。聞此輩賣紙花之小孩。常在咖啡館豎蜻蜓打虎跳。伸手耍鏡。侍者等干涉。反遭強硬之反抗。故常至於傳喚巡警。拘入警署。亦或有爲人疑作竊取小物者。因此留法同人會屢次干涉。而胡公使亦常常強迫送歸。無如彼等極極引避。無法可盡。惟嚴行干涉以後。各種小孩野蠻之狀態。稍稍改除。或者亦能成爲倫敦之

情狀。若能純粹變成一小販賣人。衣服完整。舉動安詳。則隨賣石器人。共相遊行爲全歐。亦不過若某國之賣香脆餅者在我國中。彼力量既得比頭等國。亦不至以小小貧陋之狀。損其國體。末也。

客問

留歐之華人。除學生。使館人員。少數商人。及賣石器。賣紙花。兩種小販外。尙有何類之人。

答曰。窮極思案。尙有西人攜去之僕婦。此處彼處。大約必有數十人。因此等人皆在人家大住宅內。故甚少遇見於街頭。惟船上往來。每次總有所遇。故可斷其暫留西方者。必有一成數。所以女多於男者。因彼中人携僕歸國之緣。由必因有小兒女需人看顧。且往往因奶媽等之關係。與小兒女生出愛情。小兒女不願分離。故携之而行。此等僕婦。大都華裝。惟尙潔淨。不致惹人厭惡。在上海等處。數見不鮮。可勿深論。除此之外。卽當直數華工。因此非盡爲招去之工人。故亦可用普通名詞。稱之曰華僑。大約在水在陸。共有四五千人。廣東人居二十分之十九。甯波人居二十分之一。餘如山東湖北等處。常有一二人。在陸者皆聚於英國。共占三大埠。每埠皆有二三百人。常川住居。一曰倫敦。二曰利物浦。利物浦者。英國第二大城。位於西邊。美國郵船停駐之地也。昔年楊篤生先生。卽特從蘇格蘭之扼北。淀城。乘車南下。蹈海於此處。今其遺骸葬於利物浦極美麗之墳園。豐碑屹立。年年華僑春秋。皆以燒豬及威士忌酒等祀之。此處華僑。在三埠中爲最多。常多至六七百人。三曰卡笛府。乃威爾斯之京城。英國習稱三島。卽英倫蘇格蘭二島相連在東。愛爾蘭獨立海中。在西。然英倫又常劃分爲二。其大部

分在東者曰英倫。而小部分在西者曰威爾斯。威爾斯於古亦一獨立國。其人種與愛爾蘭相近。在我國海峽發達之赫德。即威爾斯人。英國所有巡警。亦皆威爾斯產。想來上海之三道頭。皆產於彼。因其人身軀偉岸。又其地比較寒苦。故充是役。亦如印度人在上海所謂紅頭巡捕者。亦係印度西北一部落之人民。與彼所謂貴族。婆羅門種。西人認爲亦係亞利安族者。並非同種。其人雖亦纏頭而帶棕色。惟所纏之布。無如是之高。身材與華人相等。並無上海紅頭巡捕之高大。其人亦比較的可稱美秀。而文年來留學西方者。多過於吾人一二倍。而受有高等教育之人。亦遠多於吾國。凡學界中人。亦皆西裝不纏頭。華僑在下甯府者。於三埠中爲最少。近年以來。頗有一二學生。學於威爾斯之礦學堂。或實習於礦場。因威爾斯產煤至多。礦業甚盛也。英國之外。惟德國北海邊上。最大輪船碼頭之漢堡城。亦有數十人留住。並有小雜貨舖。皆供華水手者。詳述於後。餘則荷蘭舊京之洛陀丹。比國大輪船埠頭。即日本郵船終結之地。安土府。常有數華僑留彼。並設小雜貨舖。惟或閉或開。無一定。大都數處而言。在陸者千人左右。餘三四千人皆在水。

客問 子言歐洲華僑有在陸在水之分。其在水陸者。不知皆操何工作。

答曰。歐洲之華僑。大異於南洋與美洲者。彼其在陸之千人。亦因有在水者而來。所謂在水。即工作於船上者耳。普通名之曰水手。實非確當之名詞。生活於船上者。其一部曰職員。即船主至於司帳之類。屬之又一部曰工人。工人分三種。彼中口號。一曰船面。即水手是也。凡船面之蓬桅檣索。以及支

曠者棚。油漆持洗諸事。皆屬之。其人雖辛苦。然在船上。工人中爲高等。因其升高犯險。頗多英雄氣概。故水手頭腦。與上等職員齒。必予以相當之禮貌。卽尋常水手。亦往往轉變爲水軍。欲屈其爲服役之。勿屑也。若誤使令之。卽惡聲報之矣。二曰房間。自廚房洗衣房。至於客艙侍者。職員房侍者。皆括於此類。此類之人。雖體面與卑屈至不同。其體面者。華服美貌。頗似職員。然在品類爲低下。上等水手勿與齒也。三曰艙底。卽燒煤者是矣。其品雖不爲賤。其窘苦則最甚。故在船上。往往獨立爲一羣。無與往來。因欲與水手相共。水手不屑下交。若對於房間中人。此則嫌其品下。彼則憎其體穢。亦無相與携手之餘地。而赴歐水居之老同鄉。船而則無人。房間偶有洗衣者。雖甯波甚多廚師。均在美洲船中。而歐洲則缺。三四人皆在艙底而已。彼等往中國艙底。轉而至於歐洲艙底。積至三四人之多。頗有一段歷史可述。凡西人赴歐之船。其艙底燒煤。皆用華工。由中國去歐。或由歐回華。此等燒煤之華工。每月工資大都爲十四五元。(飯食自然皆自備。)然一經雇用於歐洲各國。互相來往於北海大西洋地中海等之小輪船中。可獲每月三十餘元之工資。惟欲自資而往。至少亦需數百十元。則不能措其資。於是承工於去歐之大輪船中。至歐卽逃而改號焉。初則遁逃甚易。追後每次逃者過多。至非補充歐人不能開船。於是乃雇華人爲船塢番守之人。特別使防逃工。其初凡華人燒煤者。遁逃往往乘其備。及數月之工資而不顧。乘工頭不備而遁走。既已上岸。卽有陸上之同鄉。開設水手館者。匿其人於城中。竊窰所。追聞而易衣以出。歐人之視吾人。亦如上海人之視西人。皆若形貌相同。莫可究詰。

及本船半年後再來。自然即工作於鄰船。亦無從辨別矣。迨後既用華人爲番守。而上岸遁逃既不易。且面目姓名彼此相知。逃後亦能根追。然最後經數番之劇烈對待。羣起而拼命。番守亦不能不通融。彼此相諒。遂變爲有限制之遁逃。即數次始逃一人。使番守有可交根。而數次必有所逃。使欲改就歐洲工作者。亦不至絕望也。如欲問此等燒煤華工。彼中人果否傾軋。則常常遇劇烈之反對。至近年而益甚。彼中工人排斥華工不遺餘力。大都起於貶值者十有八九。所以年來非受彼中同等工值。必遭排擠。彼中工值。蓋以三十五元一月爲起碼。然即取同等工值。而資本家仍喜雇用華人者。則以華工之燒煤。實有可取之處也。

客問 華工之燒煤。亦有秘術乎。

答曰。非也。中國人種。良耶。窳耶。複雜而難斷。若從一方面推測。如近日選舉之摸金。致議會政治亦絕望。又如吸煙嗜賭。種種穢濁。皆能令人斷其人種之非良。然從又一方面推測。如中國人愛好和平。性非兇惡。又如能耐勞苦。堪人所不能堪。又足爲人種之特色。此等問題太大。今原無從臆論。余所以略論及之者。因華工得燒煤最良之成績。純然即以能耐勞苦。堪人所不能堪。特有其一種之特色而得之。余若驟以此特色相歸。疑若余有一種拘一之病。自譽過當。故先表明吾人自有其短。亦是有其長。遂至世界燒煤之人。皆不及華工。然此終爲一滑稽評判。言之傷心。蓋燒煤之難。雖有風筒。其炎熱之度。可想而知。唐人街之華工語我。曾有彼之燒煤朋友。舟行紅海中。不感其熱。無法可避。至蹈海

自毅平均大號輪船。每日燃燒煤斤二十四噸。一天十六人作工。每四人爲一班。每四小時而換班。四小時中應由四人用鐵鏈起煤斤六噸（約計一百零八擔）即每小時中每人應鑿六七擔之煤。勞苦亦不可爲不重。歐洲工人之鑿法。盡力將多煤鑿塞爐中。即自行坐風筒之下而吸烟。於是熱度高時太高。下時太下。印度人及斐洲人往往睡醒。懶。鑿煤塊大小不勻。惟華工則能勻。採煤塊之大小。按候徐徐而添。動動不息。故能保此傷心之位置。而於歐洲有所謂華僑。

客問

然則在陸者將何所作乎。

答曰。無論逃自去歐之船中。或從此船去彼船。必在陸上小住。又且作如是艱苦之工。稍積工資。亦應當停歇短時。爲陸上之休息。并此三四千人。皆當自備飯食。則其人性嗜米飯。又嗜香腸。既魚種。種之鄉味。並有胡琴。洞簫。丹藥。鴉片。唱本小說等之娛樂應用品。亦時時需求。於是雜貨店之類。不能不擇陸地而開設。如是則水手館也。雜貨店也。酒食館也。茶葉舖也。鴉片室也。番攤場也。各有三四五六。而唐人街因之以名焉。其間惟有洗衣一業。則由美洲華僑移殖而來。爲煤燒外一種獨立之工業。惟倫敦止有一二家。最多有一二十家者。爲利物浦。頗惹起本地洗衣業之注意。時時且聞反對之聲。浪洗衣用機器者。自不及手洗之佳。故美洲洗衣華工。雖遭劇烈之反對。然仍受社會一般之歡迎。所以曾有一美人形容華人在美。業洗衣者之多。言美國大小村鎮。苟該處有一禮拜堂者。無疑無貳。亦必有一華人洗衣館矣。

客問 唐人街者係特別建築乎抑由唐人居住而名之乎

答曰。此不過一游戲稱謂耳。彼中亦有支那城 (China Town) 之稱。其實其地接近船塢。有如上海虹口中虹橋等處之地位。複街質陋之區。華人在彼貨有住居。設有小店。集有一二十家。就稱謂之便。彼人名曰支那城。吾人稱作唐人街。較易表顯其滑稽之情形而已。且惟倫敦集居一二街。而和物浦即散居數街。無唐人街之可名。倫敦唐人街所在區地。為其東郊。區名樸柏涼。在倫敦為住民最繁密。及最貧苦之區。太晤士江邊之「倫敦船塢」。「印度船塢」。皆在焉。故住民之中。船工及舌力參半。人種以猶太人為最多。俄人次之。此區之賣報店門前。故懸有猶太文之報帖。因售猶太文報紙之故。依船上為生活之僑民。各種東方人皆有。不惟華人而已。即日本水手亦常見。二。與印度人三。三兩兩出入於西人所設之大水手館中。唐人街所傍之船塢。為西印度船塢。塢旁有大街曰西印度船塢街。街旁有小巷。曰石灰庫巷。乃唐人街之老水管。其人去自何年。說不定。猶在安徽詹長子湖北黃矮子之前。余所遇之老者。亦已在彼三十餘年矣。二十年以來。漸延及於西印度船塢街。上十年中。於石灰庫巷之對面銅幣街。由三家而十家八家。倏忽已將全街占領。天門縣賣紙花人之寓所。即在銅幣街之尾。銅幣街東去之高街。自愛國民黨俱樂部以來。亦有數家。足見年來西去之人。有盛無衰。其逐去他人。代以華人之法。亦足破涕為笑。不勝繁感。蓋該街之住民。起先皆為白人。猶太人。俄人。耶或英之本國人耶。要皆有之。居其地者。比較的終較華人為貧。大約皆設舊貨舖水菓店等。華人

今日以三十磅之貼費。逐去一家。明日復以五十磅之貼費。又逐去一家。其人而得三十磅與五十磅。可擴充資本。向他處開張。亦自欣然。樂從。然不多幾時。即盡爲華人所據。轉變爲唐人街矣。此種轉變。固不過爲滑稽之可喜。然反而證之。即可見萬一吾人再不振作。外人之經濟侵略。日甚一日。中國之城邑。皆可作唐人街觀。昨晤朝鮮某君。即言朝鮮自吞併以來。四民皆失其業。其先朝鮮雖若何之腐敗。若何之貧困。若農民不受若何之影響。今則農田皆爲日本人以高價漸漸購去。農民變而爲佃傭。傭其田則還租太重。不傭則無田可耕。坐以待斃。然則吾人外交得賄。鴉片得賄。選舉得賄。爭名奪利。惟恐個人之慾不滿。惟恐國之不速亡者。其桃源不知何在也。吾念倫敦銅幣街而心痛。

客問

唐人街年來之日日推廣。是何因由。

答曰。僅從表面設想。唐人街不衰落而反興盛。似屬奇異。因年來英國工界。盛倡反對華工之論調。似吾人之居留。有岌岌不可終日之勢。宜乎去者多而來者少。何以反對自反對。而增添自增添。歐戰以後。却減去人數不少。然此爲別一問題。然若從世界交通之趨勢。放開眼界推論。而人數日多之故。至無足奇。即將來禁例愈設愈多。尙恐潛滋暗長。積久益盛。吾以爲吾人今日之外遊者。日多並非因中國貧弱。將出而求智識求利益之人。獨於一時間強迫而遠行。或好奇而浮動。比乃世界交通之利器。二三十年來。日臻敏妙。而世界各國外遊之人。無不增多。中國人又適有遠行之需要。浮動之興趣。遂亦同爲此利器所牽掣而動。而爲其乘客之一部分。故不惟學商諸界。出遊者益趨而推廣。

即工界亦有十年以前。此人本重去其鄉者。今日亦追蹤遠走。無端而湊合。月百而歲且千矣。故他人之反對者。自反對。我之增添者。自增添。因人數之增添。故居留之家屋。佔住益多。蓋所擴增者。無非水手館。飲食鋪。娛樂所之種種而已。吾十五年前。初至其地。僅有水手館五六。鴉片室三四。酒食茶館鋪兩家。雜貨店三家而已。其時却有一福善堂。名曰英華書院。專爲華僑而設。一老教士曾居留香港三十年。粵語嫺熟者。主其事。所以名之爲英華書院者。不惟每日有一點鐘之英文教授。名實可觀。而且此輩華工。皆僕教甚深。若名「講道」。一「福音」。等堂。將愈裹足。名之曰書院。借中國向來高貴之名。稱或可。欲曲其數。往然終之當時之老同鄉。既已仇教。又不好學。雖書院近接芳鄰。此輩甯守鴉片鋪而不去。學習英文者。偶有一二人。入班一二週。亦即鬆懈不往。故教書講道。皆止有空名。此老住居中國有年。頗有華人敷衍之習。且如我國老紳宿儒。垢穢之程度。亦可相等。余曾訪彼於住宅。住宅去唐人街二里。隔郭之村居。照例。應當幽潔。乃入此公之門。誠不愧鄉居。桌椅東倒西歪。積垢盈寸。在其書齋小坐。滿棧滿橙之破書。大小橫疊。皆沒於厚塵之中。至少有三年未動。欲放小手筆。求一樓角。用鉛筆寫一住址。亦不可得。此老七八年前。化去。此書院亦因之而銷滅。今已爲一水手館主人某某之居宅矣。近來之唐人街。自蔓延西印度船塢街。全古銅幣街之後。約得雜貨店五六家。酒食茶館七八家。水手館十餘家。鴉片室六七處。賭博場三五處。復有公所三處。曰忠義堂。廣府等之機關。曰致公堂。惠潮嘉應等之機關。粵人好分黨派。各派各有其堂號。堂號與堂號。在美洲常有械鬥之事。即區區倫

教之唐人街，兩堂亦積不相能。其一則曰國民黨俱樂部，設自民國三年，幸有此機關，兩堂人皆有善手之餘地。至今兩堂之高明一流，因此而化其珍域，和親甚至者極多。

客問 如何謂之爲水手館。

答曰：此亦相沿之名耳。其實即華工住宿之地。與上海江北人開設小客棧。租住黃包車車夫。同一作用。在彼中亦必領有執照。方能開設。按照警察每屋居住之人。皆有限制。注重衛生。防空氣之不足。所謂文明遺其極點者也。故如上海之小客棧。實行疊床架屋主義。每屋可居十許人。但有空隙。相容即可自由招接。在倫敦斷斷不能。有如上海小客棧之一室。止能容許兩人。室中懸有警署所給牌。票文曰「此室容許住宿兩人。違者議罰。」（本地小客店皆有之。惟局面像一文明客店者。方不懸此牌。）然老同鄉之水手館。則常常不能遵行此例。因明明一可設三四榻之室。僅宿兩人。豈不可惜。所以宿必三四人。追夜半巡警或來檢查。則其一。披衣出後門去街上開行。倫敦固澈夜不禁行人。者。檢查以後。復入室高臥。問何以此等住客。獨不肯憚此煩。一必其價較廉。二或停工之際。無錢給值。出於除帳。不得不勉爲其難。三或本爲親友。義當體諒。設此水手館之人。必爲彼中翹楚。或竟去自內地。即有力對付者。爲水手館主人。非僅如上海小客棧之主人而已。客棧之主人。即無異爲其人之頭腦。若在豬仔時代。卽虎而冠之牧人也。故有行爲狠辣之水手館主人。羣水手（水手從廣義稱之。）卽新之巨鱷魚。粵人謂鱷魚。內地謂老虎。其人第一必與船公司諳熟。始爲水手之薦引人。否則徒

住而已。固無顧問人也。館主人之入款最優厚者。爲得新逃之人。此人在由華去歐之船上逃出。必搜一水手館。於是館主人匿彼於城中秘密所。一二週後出頭。乃故不爲薦引。卽真有審之者。亦必匿不使知。因居宿在彼。華銀二十六元一月。雖出除帳短一錢不可。飲食薄劣。夜半使出後門。避巡警。檢查皆不敢較。遣住有暇日。央懇再四。乃爲薦引。又視酬資厚薄爲遲早。迨兩三月而得工資。支工資三月。皆入館主人之荷包中矣。然此猶商業之手段。無足獨爲此館主人詭病。更有進者。其人勤勤年月。積有金磅萬一二寸。卽欲住陸上休養。或遊戲以自娛。然此等人從前大都短衣垂簪。入五都之市。自漸形穢。而一切公園劇場博物院運動會等。既不敢往。亦非所嗜。名爲休居於倫敦。其實皆未出唐人街一步。至多在隣近酒肆中。三杯威士忌。亦立於豬欄中。以爲不痛快。吾人習慣高坐據案。旨酒佐以嘉殺。欲淺斟小酌者也。卽有二三半掩門之私窩子。敢與洋太太之調笑者。亦屬少數。於是惟一之娛樂勝事。曰抽烏烟。曰賭番攤。館主人者。又往往爲其東道主。視此爲正項進款。而宿食費不過視爲副產物。所謂一二寸高之金磅。積之盈年者。一半月又入館主人之荷包矣。然此猶營業變相也。尙不足爲鱷魚之鐵證。其有真爲鱷魚者。又狠辣狡騙無所不至。舉實事以見一斑。則有某老水手者。在船中爲機器傷一臂。遺殘不能作工矣。照例船公司皆保有工人死傷之險。船主予以卹券。館主人爲領得金七十五磅。隨其五十。止予以二十五。又誘使炮賭以罄之。此人欲工不能。欲歸不得。愁嘆無計。館主人又日下逐客令。年來既有所謂新黨。而工人中亦有之。老水手之詞。某。舉聞傳說卹金數之非

實積不平。代廷能操英語者。往探於保險公司。再三而得實。乃聚衆與紀交涉。館主人笑曰：「汝等知若用錢如燕士乎。吾預爲彼貯此。以便其歸計也。」人亦止。能無可如何。一笑謝之。其人能行惡而從容如此。

客問 唐人街之烟賭。英國巡警獨不加干涉乎。

答曰。英國人對待異種。用一種寬大的滅絕主義。彼則屢試而必效。人則飲恨而難訴。假如民國改建以後。各處皆停廟祀。而獨壽京路紅廟之香火轉盛。各處皆絕剪髮辮。而獨租界之髮辮。有人保護。果也。彼有先見之明。未幾而吾亦仍淫祀日多。髮辮牢繫。並無改良之資格。落得彼亦并享不尙操切之佳譽。倘彼時外論稍能相助。安見世界人類所有一種之惡習。不能及早革。彼則不願爲也。裁者培。傾者覆。自己不受好。而他人能代爲愛好者。固未之或有。即吾人居留日本等處之官若民。日夜麻雀。祕密吸煙。巡警之干涉。雖稱若嚴緊。然終不若對待其自己人民之周密。英則自信其民之自治力。過於世界各人類。不似日本人等之尙懼容易傳染。故在倫敦。簡直聽我唐人自由烟賭。惟利物浦與卡笛府二處。尙數聞捉賭罰金之新聞。而倫敦則二三十年。止捉賭一二回耳。煙則本爲其主顧。故未嘗干涉。如至唐人街而遊行。觸鼻聞鴉片之氣。如當日過內地煙館林立之曲巷。又時有一二家半開其門。室中聚立一二十人。圍圍番攤之桌。一路門口窗上。或貼「今日開皮」。或貼「樓上燈吸」。字樣。巡警見之。本亦不能通其義。况即通之。非一笑耳。吾亦數至幾家煙室。一室之中。三四人對談。

與內地小烟間。惟妙惟肖。必有三五六人橫陳其上。「國客」至而舉頭於枕上。欠身招呼。手則敲敲。吸。禮當然也。何以水手館不許三人聚臥一室。而獨烟室可設三四榻。此則所謂行政上之慣例。不能適以情理討論。蓋惟客店有檢床之舉。人家則無之。所以東倫敦猶太人家。一屋聚居大小十數人。雖衛生家以爲詭病。而警察不問。水手館必自循客店規則者。因亦可享自由招客權利之故。烟室中固亦有借宿者。而宿之過多。必遭水手館之告發。則私設客店之罰。又難逃矣。故欲享自由招客之權利。不得不受室容多榻之限制。

客問 鴉片之吸食。英人果無傳染者乎。

答曰。余去唐人街。曾見有一十八九歲之西童。唐人役之如走狗。問「此童何以肯如此就範。」有人乃曰。「彼已染鴉片之癮。欲博人之歡心而得鴉片。故即受呵斥。亦不敢較。此童乃一猶太人耳。」余問英人有似此人之乎。皆曰無有。即其他白人。嗜唐人酒食夥矣。獨少嗜鴉片者。有之則有法人與美人。且皆爲溫飽之人。不居於唐人街左近者。山東某姓（僅此一人）之老烟室內。常有美國之文名優及豪商。中夜赴跳舞盛會。凌晨會罷。馳摩託車而至。吸煙數管。付多資而去。余問「如是必備稍室容之矣。」皆曰「否否。即汝曾數到之室中。有兩榻者。某姓一榻。榻綉稍厚。沿床有貯藏金磅鐵箱之一邊。彼摩託車人常據之。而有餘味焉。蓋彼非臥於此厚氈積寸之枕上。不能過癮。」是亦所謂中外之烟客。一既人而鬼。無不有怪僻之習尙矣。

客一問 然則鴉片在世界。漸有嗜之者矣。

答曰。惟其如是。故西洋之仁人志士。亦大聲疾呼。共起而爲禁阻。若無過半之有道人。集會反對於後。則其少半之無道者。方挾其金錢主義之勢力。使永遠直接流毒於中國。間接則漸漸流毒於世界。幸而其有道者。爭相持之。故政界。發賊。肯舍其巨大之餉源。爲吾民造福。吾之飲恨。止恨昔日彼中。無入道者耳。至於今之有道者。若在華多半之教士。皆足受吾人感謝。而且吾人而不竭力反對戒除淨盡。使隱留污點於世界。則吾民將於世界史上。爲極無知識之賤種。曾有一小說。敘述英國在二百年前。亦曾受鴉片之毒。當時如何吸法。不得而知。論今日鴉片烟之吸法。在食法中爲繁複。吾昔日首先受禍之愚人。恐必無如此巧妙。或者與斐根之算術。奈端之重理。爲當時同由彼中人發明。亦未可知。此書但言吸鴉片人之俾晝作夜。道德倫理。皆被喪失等等。彼中一團痛苦戒除之歷史。亦尙未暇詳考。大約在彼中二百年前。亦必有許多斷頭戮足之慘劇。方能制止。今則居然能使鴉片日處於鄰閱者數十年。而無人沾染。而可見民德之增進。無論若何人種。止需自修。早晚能使國民全體。皆成爲高尚之品也。八年前余在倫敦。張君溥泉由瑞士介紹一瑞典文學博士某君來寓。囑陪其人向勃烈頓博物院街購買中國書。彼所欲急購者。爲老子道德經。有無詳解之本。其人年可五十許。視其狀貌。樸誠敦篤。談吐高尚之人也。對華人至親切。彼有友人法國人名古龍者。一工校退職之校長。閑住於倫敦已久。亦張君之友。曾介識於余。購求東洋菜。言可食之以防中風。所謂東洋菜者。日本人在

大阪等處製以海草。銷行於中國。吳中名曰洋菜。鄉人以雞絲肉絲和之。名曰三絲湯。以代魚翅或燕窩。廣東人用以製涼粉。據云此海草實與燕窩爲一物。燕窩則經過燕子口銜一過。功用更大。此草本亦足稱食物中小小補益品。西洋名阿哥阿哥。(AGARAGAR)若云能治中風。則亦彼中老式迷信家之蔽耳。亦一古過之老學者。瑞典君購書不能得。遂偕余同訪古君。途次頻問唐人街何在。至古君所。相見歡然。雜談華事。涉及鴉片。瑞典君盛稱鴉片能助文思云云。余力闢其妄。古君亦助余。張曰。瑞典君如願。古君見余反對鴉片甚劇烈。卽謂我曰。『此君吾之至友也。其道德學問。皆爲我所崇拜。惟彼不識鴉片之利害。欲輕於嘗試。則吾深非之。蓋此君結成惡癖。因推服中國老莊諸賢。從而效法華事。無一不以爲可愛。故卽鴉片亦在蒙愛之中。彼固未成癮。君切勿告以唐人街之所在也。』余曰。『鴉片中國之害耳。來自印度。固非華產。我國疾惡之者大半。在少年爲尤甚。嗜之者特老朽卑劣之人耳。尤於腐敗官僚爲最多。』古君乃大擊掌。且曰。『如是乎。我亦當以實情語汝。吾人在安南。歸者爲彼處華僑所滌染。吸煙者至多。余婿爲巴黎時報訪員。今居倫敦者。卽其一也。』今夜我等與瑞典君晚飯市中。汝首與我頤道。同過吾婿。隱諷以鴉片之害。吾且感汝。余欣然諾之。

客問

何以居上海之西商。不聞吸鴉片之事。獨於安南而小異。

答曰。日前大陸報曾載俄國革命黨搜查老官樓。在某城知事之書房中。搜出鴉片一磅半。此城與海參威相近。想來俄人之居住東三省近邊者。亦與法人居住安南。同一天高皇帝遠。肆無忌憚。腐

敗程度增進。遂易與鴉片作緣。蓋吸鴉片者。無一不荒謬。荒謬之人。亦無有不吸鴉片。其人於明明毒害之物。不恤吸之以自困。但圖幾小時之快意者。則智昏志短。有可想見。人而願作腐敗官僚。即同一智昏志短。但圖短時快意之表證。所以甘心爲黑暗境域之惡物者。無不與鴉片有針芥之投合。當瑞典君尙在廟屋時。古君又言。吾婿一敏捷有爲之人也。彼獨嗜鴉片。吾甚心痛。君不見近日報上。吾淺外交部有從官某人。私賣秘密地圖與德政府乎。此案在當時聞傳全歐。此人卽一吸鴉片者也。不知其一吸鴉片。何途荒唐至此。余乃嘆曰。我國政治之腐敗。其原因雖多端。然無恥之徒。乘國鈞而敗壞國事者。無非皆吸鴉片耳。古君亦太息不置。深懼此禍之西行。冀竭力聯合阻止。瑞典君至。余乃邀彼同去。城心探花樓。食華餐。彼甚欣然。卽古君亦頗重華物。瑞典君雖不能使僕。亦喜勉爲之。飯罷同去。古君女婿處。其人住居英國議院之隔岸。住屋甚毒。古君之女僅二十許。美麗作時世妝。其婿長身玉立。滬上所謂滑頭之一種。一見卽知爲久居西方之人物。心肝皆已特別改造者。情態之間。甚親東方人。特以妻父引來遠客。竭意交歡。設茶點以佐談。談言略洽。古君詞鋒涉及鴉片。其婿初尙支吾。嗣知意有所指。遂露不悅之色。然強忍焉。改用報館訪事之面目。縱談時事。詰余。汝信中國之鴉片能禁絕乎。余曰。恐現政府能力稍短。彼卽佛然曰。禁種而不種。此事實也。曷爲爾却信心之未堅乎。余既操斷續之英語。不能與之深論。且知彼以橫七豎八之法。欲阻余不敢言。西人頗重情急。古君恐其藉口我。且恐我亦予其藉以不堪。遂一團高興者。至此知不是話頭。各打野語。盡歡

而散。然則世界志士仁人。若不能用特別精神。與此毒物相鏖戰。世界之內幕。真有不堪設想者。致年前余見英國報紙。慶及法國搜獲烟館之新聞。故吾以安南法人既受此苦痛。而南洋羣島中西人。若不加意將此物剷除。今日以爲無與於乃公事者。異日之子孫。恐必有一日受其弊害矣。

客問

何爲番攤。與廣東所有者相同否。番攤以外。尙有別種賭法乎。

答曰。麻雀便是麻雀。番攤便是番攤。此等惡弊。皆道一風。向無遠之勿屈。豈有倫敦唐人街番攤。與廣東者有不同之理。其法以精白小制錢數百枚。陳於桌邊。任握一把。置於棹心。以飯碗掩蓋之。任人於青龍白虎進門出門。擲其孤注。揭露碗錢。用長籤撥數。四枚爲一棹。剩餘之錢。卽定門類。一爲進門。二爲白虎。至易了解。故卽十五六歲燒煤工人之裏飯小賸。亦無不通曉。其餘尙有白鴿票。將三寸見方之紙。刻印天地玄黃等八十字。任以朱筆點選二十字。中若干字者。一錢能得若干錢。稍繁複矣。余則未暇詳詰其賭法。但故每到唐人街見家家桌上櫃上。皆有此八十字之印紙。有時購買醬油乾菜等之食物。裝箱見寄。箱中或滿塞此等印紙。以防瓶罅相碰。據云此票範圍甚廣。故家家奇售。每日開彩。往往亦有六辨士獲得數十金磅者。然得者爲少數。而勞苦所得之血資。皆爲吸收而去。則一定不移者也。

客問

如子所述唐人街之情形。亦腐敗甚矣。

答曰。如移其街上之狀況於內地。尙可曰文明。無所謂腐敗。腐敗二字之品題。亦幾無可諱。但尙

有當分別論之者。倫敦利物浦之兩處。皆夾雜於彼中腐敗之區域。(利物浦爲七十萬人口工商業繁盛之大城。東半城亦烟戶稠密窮民。由愛爾蘭對渡而來作工者。其生活之狀況。與東倫敦之猶太人相似。)我唐人街。雖以煙賭生涯。居於其間。而表面尙算光鮮。此其一可慰也。十五年前唐人街之唐人。比較今日之唐人。其改良不可以道里計。當時皆短襖拖鞋。垂辮遊行。怪狀百出。今則一律西衣整齊。鞋帽完全。十中三四。頗與留學生無所分別。遠體面於彼中船塢之工人。聞美洲華僑。有其一部分。尙演倫敦十五年前之怪狀。而全歐洲之華僑。則皆改去舊時面目。頗足與世相適。此其二可慰也。年來開水手館及雜貨鋪也。頗有一二正當商人。集合有限公司。西去營業。烟賭皆屏勿近。卽舊日一二鱷魚。亦甚多。改行率德。有離去唐人街。設肆鬧市。以華貨之繡磁等等。售與西人之傾向。此其三可慰也。此等華僑。從無攜帶眷屬之事。而積資略多者。有一二十人。皆與西女結婚。所生子女。面目雖類西人。大都心向中國。蓋爲彼中社會所夷視。彼等忿疾西人。有過於我。年來頗有變過中等教育之人。欲一躍而入大學。特有一二人。試求之。以考試不易而罷。西女之嫁華僑者。亦不似留學生所娶之西女。但圖奢逸。華僑之西婦。皆黽勉相夫成家立業。而且和而不同。欣然與唐人相交。接而家庭之一部分。仍用西法脩治。整潔不類其鋪房。余見利物浦有一人。爲廚司而設酒食館。其人肥胖而頑固。一切酒肉。薰天涕唾任意。衣履膩垢之習。直與內地飢饉廚夫。毫無異同。見彼之日。尙在宣統時代。開通之華僑。剪辮者已多。鬚彼垂其綫香之小辮。抵死不肯剪除。其妻則終日爲司棧櫃。和氣與諸華工交。

接任其夫。午後打睡大椅中。鼾聲如雷。痰唾淋漓。而伉儷至篤。愛護有加。生有子女四五。皆極穎上等。西國工人之子女。衣服整潔。面目酷肖其父。而髮淡鼻聳。又類其母。成年者一一皆在校讀書。此生於英倫者。認為英人。已及學弁。自應入校。即他國人。西去無幾。荷在七歲至十四歲之間。亦必強迫入校。否則科罰與本國人相同。除店屋外。其一部之客堂房間。收拾清潔。與西人有規則之住戶相同。是華僑頗能增殖各種之愛國小華人。此其四可慰也。

客問

然則英國華僑之溫飽者。頗不乏人矣。

答曰。國外尋錢。比較略異。因其錢幣之值。即較大於我國三四倍。我國向以小制錢為本位者。今已漸以銅圓為本位矣。以銅圓為本位。則食麵一碗。給值六銅圓。再過百年。想及今日之物價。必有以爲碗麵僅需六錢。猶夫故老傳說前清康熙時代之造屋匠。僅七錢一工。紅棗僅三錢一斤。同一感想。物無定價。貴賤實皆幣價之升降而已。惟幣值驟降。十錢之幣。視同一錢。購物則幣值極低。收入則幣值仍昂。蓋大多數能力可得工值三千之人。今得銅圓三百枚。不啻大匠已貶為小工。以一百枚之錢。得其應需之物。皆自不能備具。嗟物價之騰昂矣。而不知實為工價之銳落也。以我華工能力。值錢三千者。忽得辨士三百枚。乃值中國制錢三十千。故在彼中為平常者。而以積資計算。以語國人。便覺富厚。不惟工價然也。而售物之所得。亦有此比例。如廣東點心一件。現在上海值一銅圓。在彼即售一辨士。所以凡有雜貨鋪水手館等之營業者。積資數千金磅。直與內地積數千元相等耳。以華錢計算。

其人即已有數萬元之資本。如是之人不下數十百等而上者有數人。即皆爲腰纏十萬以外之富翁。倘移唐人街之人物於內地。在理亦必爲商會體面商董。雖不能比於南洋與美洲。而歐洲華僑亦儼然華僑。可受內地人歡迎華僑之敬禮。即彼等年來盡力於公益。如數次革命。通電內國。三四百元之長電。數人集得。頃刻拍發。僅如內地拍發數元之電報。前年助設一飛行學校。隨便出資數月。亦耗一二萬元。皆毫無難色。凡諸公益。勸集數千元。頃刻而致。此皆內地富足城邑所不易得者。今但舉山東某君一人而言。三十年前。子身去。賦與一西婦成婚。舉有子女三人。年過四十。尙貧困無聊。自言一日不能舉火。無物可值錢。遂取吾妻之皮鞋。付之質庫。而得止饑之麵包。吾妻竟傷窮而逝。某君爲此言時。其臥榻旁之鐵箱中。有工人監其藏。謂內貯現千金。鎊銀行萬磅之存簿。亦在焉。雖其子女不會見也。後數年。此君大開通。欲覓一學生而嫁其女。其女亦受有國民教育。能爲大衣店之女夥。若行上海南京路。儼然一某洋行之洋太太。嗣得一粵中少年。華僑頗有留學生風味者爲婿。其父所給奩財甚厚。某少年又善於運營。今已在香港。附有甚華美之西洋客店一所。頗不讓於上海之匯中旅館。每當夕陽在山之時。夫婦同乘馬車。向公花園遊行。見者必以爲某財神之公子。娶有西婦者也。

客問

水上三四千。陸上一二千。唐人之情形略悉矣。此外尙有華工乎。

答曰：此次我輩爲半個月之問答。本爲今番西歐招工之問題而起。未入本題。先說野話。幾忘此番談話之目的。惟此次西歐招工。固以法國爲主要。而法國於未招工之先。已有改良文明之工人百

餘人則不可不述。百餘人之中。其半五六年前先去。乃自用於華人所設之豆腐公司之中。豆腐公司者。李石曾君受法國農學家植物學家諸名人之慫恿。化驗大豆所含之滋養料。實與牛乳同等。豆腐漿同於牛乳。豆腐乾同於乳餅。（卽西名其絲。）因此糾款開辦。惟豆腐一項。雖尸公司之名。却不易發達。此乃西人向來習慣上之食法。不能與豆腐相融之故。西人食品以菜爲主。而麵包佐之。不似華人以飯爲主。而菜佐之。吾鄉俗語有云。『豆腐弗殺饑。全靠熱同鹽。』故若不鹹則熱。實尙可不熱。則鹽拌乃宜。西人則不喜熟食。不喜熱食。豆腐若溫敦而味淡。必豆腥刺烈。難於適口矣。且豆腐之爲物。數小時而味變。若設大廠。不易配達。止宜於小販賣。所以李君之豆腐公司。未能達此原則。起首即姑做豆腐一項。所辦者爲甘餘種大豆出品之物。如豆腐漿。豆腐乾。豆糖醬。豆咖啡。豆餅乾。豆麵包之類。積數年之經驗。而以豆腐漿。豆糖醬。豆餅乾。豆麵包。爲最銷行。普及則以豆腐漿爲盛。歐戰未開之先。已有德國人用數百萬資本。建一豆腐漿廠。與李君之豆腐公司。欲相攜手。豆腐漿者。其初本欲直接供給人食。後以法國懷疑派尙多攻擊。英人特恐其攙入牛乳。以偽亂真。尤於議會上生出詰問。遂議以豆腐漿供給小牛。省出牛乳。以供人食。皆無異詞。此卽德人出而調停。該數百萬資本之德廠。正欲與高采烈之進行。而歐戰忽起。不能於法地存身。德國亦無大豆入口。此事大約暫停。巴黎華人之豆腐公司。自歐戰一開。本賣豆漿至少。因豆漿乾。豆麵包之需求太多。無暇兼及之故。至前年急欲大擴資本。內地無可增籌。遂不得不與法人合辦。合辦以後。發展更速。一則資本增多。二則豆餅乾。豆麵包。

之銷路日廣一日。因凡患有糖病之人。固不可食飯。亦不宜食麥製麵包。西人固不食飯。然必食麵包。近來醫生考查有糖病者。實居人類之一部分。向時患此。止以爲脾胃不寧等等。今乃知或多或少。悉爲糖患。戰線之上。食品之衛生。又當考究。故豆餅乾豆麵包等之輸送於前敵者。爲數甚巨。因而該公司頗能獲利。其間所用四五華工。李君初時卽妙選人才。皆爲鄉里敦樸之子弟。或曾受過生教育者。飲食居處。與辦事人一律同等。廠中設有課室。工餘卽延師教授語言文字及普通科學。其人工作時。服彼中工作之衣。整齊有條。工餘則一律裝束如留學生之式。卽所謂尋常禮面人之服。本亦彼中上等工人所相同也。有時則引彼等觀覽博物院遊行名山水等等。彼等亦踴躍作工。溫雅自處。其實並無所費。今日華工赴彼者。倘能有人爲之經理。未嘗不可人人如此。如能造成千萬如此。數潔有度之工人。居於彼國。則受敬重。返於本國。則以改良。豈不至快。所以李君焦毛濡髮。欲盡力圖維。彼中知道之人。亦熱誠相助。正在進行中也。吾等當繼續而談。國人亦必能知其利害矣。

客 問

法國尙有先去華工百人之半。則爲何種工作。

答曰。其半五六十人。亦由李石曾君於四年前介紹去法。因法人工作需人。不惟戰後爲然。卽戰前亦有然。倘所去之人。能文明如彼中之工人。資本家固歡迎。卽工黨察知。無貶值破規等之舉動。亦甚相愛。此五六十人者。李君尤妙選人物以應之。其中甚多中學校及師範學校之學生。彼等皆羣日美善學生之成績。思開我國苦學之先聲。非求餬口海外。純爲工值者也。所云工作之廠。則爲假絲廠。

該廠設于巴黎西北六七百華里一海口大城名「綠菱坡」者之南鄉。此鄉自爲一小鎮。約有人口二千。廠房規模略如上海製造局之大小。民國三年春間。余與蔡子民李石曾諸君之父。及褚重行君等。同遊該廠。先至吾國工人特別設備之寓所。該寓本爲一廠中棧房。收拾清潔。故窗明。高。分樓上爲飯房。鐵床整列。窗戶明淨。窗中外望。周遭花木。村景秀雅。樓下一廣室。約有上海張園安壇第大小者。爲飯堂。亦卽爲演講堂。兩面玻璃。陽光和煦。法國少用地毯。故地板光澤而淨潔。白木長桌。蓋以黃色充楠木漆布。雖甚樸素。亦極精緻。北壁之上。懸掛黑板及動植物理化等之圖表。蓋此間工人。亦每日延有法國教師。授課一二小時。並有某君經理帳目飲食起居諸事者。用華文助教。余等卽與工作諸君。會食表此堂。飯罷數十人列坐。爲一演講式。蔡君與余皆有所陳論。余述教育部注音字母。便於通俗。作工諸君。本亦有會習王小航君之簡字者。皆有願任推行之興會。此寓之旁。繞一小澗。有亭翼然。臨於澗上。余初入寓時。以爲點綴使有園林之趣味耳。及飯罷往觀。乃一安設水動電機之方亭。亭後爲閘。置廣輪於閘口。上流之水。激而動輪。借此動力。轉牽發電機。全鎮數百家所用數千盞之電燈。皆恃此區區水閘之力。(惟假絲廠所需作工之電力過多。廠中另有汽機發電)閘之上流。並無高山大嶺。惟一數尺高底之平岡。逶迤有牢里者而已。故有人云。中國不惟如富春江上流諸處。可造絕大之電廠者甚多。卽他處亦無不可。蓄蓄水勢。裝用電機。供農工諸事。及城鎮燈火等等。惟求研究水學及電學。者日見其少。此亦足增社會實用上甚大之力量也。余親臨此鄉。覺其風景。會少異於吾

邑之鄉間。吾鄉亦有岡有澗。胡爲水聲淙淙。僅使與珠松短竹。同供詩人之流連耶。爲謝久之。

客問 假絲者究以何物製成。子曾親見之乎。

答曰。當吾未遊假絲廠時。吾亦以爲假絲者。不過略得其形似。偶以搵入織物中。博些小之微利耳。迨入廠觀之。始爲狂駭。我等飯後。自工人寓所赴廠。約行程一里。既抵廠門。李君以姓名來意告門者。門者入白久之。廠中之副經理特來迎接。此君固與李君因招工交涉。諳熟已久者也。先導余等曲折至經理室小坐。出經理室。首觀原料廠。原料者。厥狀如南貨舖中包物之粗草紙。約四倍而大。兩倍而厚。所以引以相比者。因其質地之鬆度。恰正相合。至於顏色。草紙爲焦黃。假絲原料則爲石灰色。略似宣紙而無其白。此等紙料。係用那威國之松樹所造成。其實世界木材。可以製此紙者尙多。那威產松特盛。出品價廉。故現時假絲廠就使購取耳。非必那威始有此假絲之原料也。數千百張疊一二尺厚。爲一捆。鐵架之廠。屆十許座。堆積數萬捆。次至化料處。室中開有巨大方池。用水泥特成。投紙原料於池水中。入以硫酸。而藥。遂腐爛成漿。次至攪絲廠。其絲棍等等。全與上海廠內攪絲室之裝置。粗看無甚異同。惟湯盆則爲水精。精中卽入以腐爛之料漿而已。引漿以入抽絲孔。亦如繭子之隨卽引出。紙維。八孔而被抽。其孔則以白金爲之。以其能鑿極小之孔。且不懼酸性。每孔引纖維之細。異真夷所。蓋聚十六孔所引之纖維。併成一絲。才如上海絲廠中所出。經絲之粗細。我國工人皆作工於此室。所以然者。因此室頗有硫酸蒸發之氣。彼中工人。過講衛生。赴招者不甚踴躍。因有外人之餘地。其實

此室甚暢朗。空氣亦極流通。我等入其中。不甚有十分酸性之感。覺較之入照相製板室之銻片腐蝕所。則彼之劇烈於此者已多。而彼且視為上等工作也。次觀紡紮室。將新繅之絲。從旋上取下。改紡於搖輪。取自輪上。乃成長短畫一之絲。紫。此時其色為麥柴黃。於是送入漂白室。漂白室之蒸發氣。遠烈於繅絲室。故至室外遠望。導者即示不必入內。領略蒸氣之意。遂未入觀。然見此中之工作人。則為彼中工人。且比較似高等。據云假絲之色澤等等。在此漂白一手續中。最有關係。最後乃至包絲間。數十紮堆聚為方形。復入壓架壓緊。取出乃以厚紙包裹。貼以彩色之牌號單子。於是若千包為一箱。置入大木箱中。數千百箱送火車。以供他城邑織廠之用。而此廠之能事遂畢。紡紮室與包絲間。皆用女工。男女工人約有三千。華工固滄海中之一粟。歐戰不開。本議續續招往。今則此廠逼近戰地。停辦久矣。其絲若與真絲比較。色澤稍瑣。不及真絲之溫潤。略如上等燒料與玉之比例。倘但看假絲。其勻淨可愛。遠勝於我國土產之肥絲。自觀此廠以後。乃能辨知西洋市上千百種之便宜綢緞。皆假絲所成。恐輸入我國之外國綢夾雜此物。亦必不少也。

客問 此等工人其得幾何。

答曰。所得之值。極微。昔某客過問。不過談話中略問其概算。除其人食宿零用。及每月寄家一二十元外。官能年積五六百佛郎。作工三年。可得二年入校之學費。然以該等之阻礙。此法向未能實行。前年冬間。因法政府發生招募華工標出。李石曾君知新募之華工。若不幸而仍照其舊法。

華工等之老狀態。則既失西行之好處。又生彼人之惡感。甚非細故。欲免乎此。非導以工餘求學。冀以演說等等。與爲接近。使懷轉化誘。共能於兩三年中。各得細微之文明而歸。不惟免於工作時以野蠻舉動。得野蠻待遇。亦且數萬人多獲改良。可爲不虛此行。故商於彼中士夫。欲組織華工教育。皆大稱善。遂擇豆腐公司及假絲廠之工人數十人爲師範生。先立華工學校於巴黎。道工人至法。卽以此等師範生爲之助教。爲之傳譯。故先去之舊華工百人。多半已不復正式作工。

客問 新募華工之議發自何時。

答曰。大約在前年帝制問題發生時代。法之陸軍部。特派武員至華。商定招工計畫。在華法國外交官等。指引該武員與梁士詒商。因梁素有能名。且與外人多所拉攏。外人亦以其信用於袁氏。國中容易呼應。由彼指揮。招集數萬工人。較爲捷速。商量之餘。遂訂一合同。託彼包辦。彼卽成一惠民公司。專爲招致六萬華工而設。計算在每名工人身上。可扣得四十元。卽有二百四十萬元之利益。除其從黨之報酬。彼必能坐獲二百萬元。不料三次革命忽起。馴至身爲罪魁。逃亡不能出面。呼應大不靈便。去夏才招成第一批工人一千七百人。放洋西行。至八月而到法。北方旋因起老西開案而中阻。分設惠民公司於香港。甫招若干人。又因尅扣太多。待遇太劣。遭粵人之劇烈反對。朱省長亦依從衆意。禁止招募。惠民公司因而擱淺。去冬旅華法人。又自於上海等處。別招機匠。今亦零星續招。散無定法。故政府又有派官代招。不准隨便私招之議。加以華工爲加入戰鬪之交換品。而華工問題益紛。

客問 聞李石曾君亦曾擬有招工之章程。其議發生於何時。

答曰。李石曾君受法國工部之要求。爲之改良章程。以求雇主工人雙方之利益而已。彼並非自擬章程。以與招工作緣也。前年帝制正熱鬧之時代。法國陸軍部派人與梁士詒訂設惠民公司。工部始知之。以爲工人不關於軍用。最好由工部主政。而且數萬之外國工人。破天荒而去西歐。倘有如其報所譏評。(英報當時大不滿意。頗譏評法人之失策。不應引導野蠻工人。侵入歐洲文明之地。)則散之於通國。將社會上感受不良之影響。因宿知李君有改良工人之計畫。而且工部之主事者。適爲法國工黨之一派。極歡迎世界改良之工人。頗懼一不慎重。至於破壞成規。決非肯貪圖一時牛馬役人之小利。而自壞其鐵血爭得之工約。所以特就李君而訪問。李君即言梁氏之爲人。恐不足恃。最輕之結果。若廣招失業無賴。吸煙嗜博之徒。遍於法境。則必生有小小不良之傳染。且昔日華工之貽人口實。其半亦當歸咎於招工者之刻扣苛待。不以平等工人相待。於是就招者既鮮好人。其人亦即自暴自棄。生出種種不自愛好之舉動。倘以平等工人相待。招募時良工樂就者多。既可嚴於選擇。其人得與歐工相比。亦即謹於步趨。工部諸人皆大踐其言。矧擬改良之章程。其時聞梁氏已開招五千。主由陸軍部。故擬起即就李君章程。亦招五千。主由工部。使兩批工人到法。作一比較之試驗。李君允爲設法。惟約銀錢。皆由法人自理。而彼惟盡其鼓吹之力。適當時李君又與法國數名。立有華法教育會。一面遂由會中組織華工教育。一面因西南逐漸獨立。其頭批之五千人。就雲南招募。私計畫

商地處偏僻。必自多樸實之農。或近日生計艱難。苦學讀書。必有學校生徒。亦記願慕。區區五千人。不難立集。遂約蔡子民汪精衛諸君。共為通告。對於學校教師及教育會人員。使相助號召。不料重重阻難。旅華之法人。不皆如工部之存心。不以工部所定之章程為當。即李君訴人至雲南。方知彼處之人。正還重去其鄉。號召三兩月。僅得數百人。無足成行。至於今日。尤極紛錯。隨時隨地。自為章程。李君歸來後。至北京與法使已交涉數四。聞已稍得頭緒。或政府所謂派人管理禁止私招。亦館採用李君章程。以適應法國工部之希望歟。

客問 法國招去之工人究任何等工作。

答曰。法國人口。在各國之中。比較加增為最少。所以即戰事以前。年來百業增盛。而人口不增。不能不添招外工。德人之工作於法者。亦復不少。戰局既開。百工半應兵役。一部分之德人等。又絕交歸國。故無業不缺人。加以製造軍用品。添出絕大之工。事區區華工數萬。即盡供政府之使用。亦尚不給。况農產及商品之類。間接與軍事有關。政府亦不能不代覓補充之人。使產生之數。不致缺乏。因而華工之西赴者。十之五六。固皆用於兵工諸廠。亦有四五散派於全國農作之地。商貨之廠。已無不各有華工蹤跡。工事之分配。無論用於何處。皆視其人之巧拙。巧而易於了解者。則派司機及製作等事。其拙者。則僅出勞力。惟出勞力之工。如在廠則搬移物品。裝箱上車。皆其所有事。治地則發土去草。潔除場圃等等。亦皆其所有事。前年冬間留法儉學會之學生。亦有試其苦學之能力。願往作工者。有往兵

工廠。有往商廠。大都。在勞力者十之六七。此非學生之拙。良以我國學子。素務理論之學。以博自己社會中一般之信仰。故一握工具。沒不合其素習。非徒畏難而退避。且由舍習之無用之意。僅欲博一苦工之美名。故不若做彼其手足。自告盡瘁。有四川某君。固優秀之文士。而又為軍界健將。然工作之嗜好。則非素篤。故亦一聊渡手足。姑盡苦工之義務者。彼曾作工於巴黎之糖廠。問何所作。則該廠製出各種糖食。在特別包裹室。由女工包紙裝匣裝訖。即由某君捧匣入大箱。大箱既滿。某君與其同工作者。抬箱送至別室。以備輸送。如是捧匣抬箱。抬箱捧盒。即名作工。華人去做如是之工。即所謂華工。別廠雖非盡糖廠。然皆可作糖廠觀。因有人又在兵工廠。曾捧彈子入箱。抬箱他赴。情形略同。故可類推而得也。曩日華工將去。餘萬。除萬一發生戰事。又當別論外。頭如常工作。大都十有六七。皆操如是之工。所以在學生則認為勞工。若以真正苦力視之。固非異人任矣。所以前月大陸報載英國在山東招去工人一千。運往「哈浮」及「博羅尼」並携去小車等。將見該二城常開邪許之歌。不覺悠然有古意矣。蓋其人向日作工。亦必口中嘖叨發噀。節宣其氣力。今則久已不聞得華工去而其聲再現。故以為古調之復彈。想見如上海工人多去。必有一處當打樁築地之時。於森林之外。遠聞杭育杭育。杭育。以黃浦灘頭之風韻。移而點綴於巴黎森河之旁矣。哈浮與博羅尼者。法國極北海邊之大城。哈浮即今比利時之政府。在焉。博羅尼者。英法對渡處之第二孔道。其第一孔道在稍東。即所謂「卡雷」。蓋為德人所注重。英人所死守。卡雷食有。即德國之大炮。可橫穿海峽。攻打英國之一。猶佛

一口所以英人以全力扼之。今之相持於伊布。相持於松墨河。皆爭此而已。哈浮博羅尼。皆有英軍供。應之要地。）

客問 所謂十之二三。不僅出勞力。兼出智能者。爲狀若何。

答曰。譬如在兵工廠中。能司割鑽鑿之機械。在商品廠中。能爲包裹蒸烘之工作。爲匠則能塗翠削木。爲農則能紮樹壅土。諸若此類。皆爲上工。彼所持以得值者。非僅扛抬移徙之勞力而已。如其人而具有察物呈能之巧。亦不難於數星期中。得指示而了解。彼中缺人爲多。原非僅勞力之工。有需手外人。卽割鑽鑿包裹蒸烘塗翠削木。紮樹壅土。皆不能取足於己國。必參用他人。所以苟有巧智之人。願充上工者。彼人亦必盡力指導。因急迫之中。不能吝其教引也。然機械之工。養成較難。故去冬在滬招致之六百機匠。以吾甚其詞而言之。實足爲至寶。我國當世界戰爭。機械工作之貨物。無不翔貴時代。有此衆多之機匠。獨不能臨時製造次等之品物。以應需求。從而擴張國貨之範圍。抑亦可謂無能而劣謬也矣。其惟一之過失。當歸罪於我國學者。我國學者在今日。尙陷落於他人十五六世紀文學復古時代。止尙玄理。不重物質。故雖科學科學之聲頗高。如不重物質之文明。決與科學爲南北。其輻輳玄理。雖亦各國所重視。且就學問之分配。亦當有其一部分。然其勢力。把持於我國朝野間。如是其專橫者。卽從古以口舌得官。而又非官業不貴。隱隱弄其一魔力。故今日儂有志行高尚之青年。惡官業如蛇蝎。決有終於社會之志。然仍偏好於文學哲理。與國中之草頭名士。爲品等之追逐。迫聞

世較深。僅十之二三。忍苦而爲社會事業。十之六七。仍爲官業與間接於官業之事。所誘致。卽名爲習科學者。亦復如是。如是而欲望注重科學。從而振興工藝。從而發達實業。與世界爲同等之生計。而有自力之供應。蓋亦極難矣。生計由世界撻運而來。不能不趨同等。而供應之太遠。不相逮。此滅種之禍。非特己國而已。若徒以消極爲惟一救濟之法。是苟且一時。非根本救濟法也。此次歸國。記憶上海之所謂冷鐵店。四處留意。覺其能力花色。廣充甚多。並且英法兩租界。皆此方彼方。有兩三具。直床。用馬達帶動。而工作者。隨在可遇。此皆電氣馬達之所賜也。當時汽機火油機。製備既不易。而手搖則甚勞而少功。故此等冷鐵店。卽不易發達。倘我國之學子。能與此等工人相連結。一則有繪圖布算計畫新器物之功能。一則能雕模翻砂。削鋸鑿裝配之技巧。何致區區洋鐵皮之玩物。必輸自東鄰乎。烏乎傷矣。今乃不用其人於內國。而使工作海外。真所謂倒行逆施者也。但爲後日此曹工人計。赴法一行。固非無益者。親見諸多之新機械。又察彼中之工人之技能。並入市面。購各種利用之品物。必增擴其能力者至多。歸來於冷鐵店中。必能增加生色。此次頗有有志之士。來問赴法工作。從而得機苦學。果否可行。余答言。李石曾君本勸引工人而去。本一半爲苦學者着想。非爲我國艱食者多。便闕其口於遠方也。此事言之長矣。明日再續。續商量如何。

客問

作工而影響於學子之學業。果安在耶。

答曰。客不嘗聽稱俄王大彼得。因調查造船工術。遂隱姓名。親作工於荷蘭乎。否則以俄國皇帝

之尊。密派心腹數人赴荷作工。亦安見不能得其祕術。而必親行胡爲者。則可見一種新事業。而欲爲完全之布置。非特了解其工術而已。且必深察其關連之情況。無不了然於辦事者之胸中。而後能布置悉合。假如四川某君。欲作苦學之模範。強去糖廠爲搬運之工作。然因其目的不在糖廠。故此比較工作之甘苦。要而結之以告我曰。『工作而爲此搬運之動物。既簡單無味。勞勞終日。止得兩三元。苟力能自了者。萬勿自苦。』然同時有其同鄉某君在座。隔三分鐘不相謀而告我曰。『四川產蔗甚豐。用以熬糖。亦至佳。惜不解提鍊。今爲日本販之而去。復挾精糖來售。惜我忽忽而歸。未於糖學有所研究。』余爾聞其說而慨然。雖糖不爲四川大宗之產品。然苟犧牲此二君。改良四川之糖業。亦必可闢獨中一大財源。糖學之精微。雖過於大彼得時。荷蘭造船術之粗略。然今日製糖術之著作。亦遠多於當日造船術之荒無記載。可見二君即不欲於糖學爲曠日持久之研精。但於市上購得一二精本而讀之。必可粗通崖略。所苦者無術可以實驗。糖廠之門至高。即可介紹而參觀。五光十色。周轉一遭。必一無所得。苟得搬運之機會。能侵入其門。縱苦工之徒。例不准任意游行。復無大彼得之金錢結納。所可窺探者至少。然既有其心願。積以歲月。既在門內。必可稍知一二。朝爲工作。暮參書本。歸而能爲次等之改良。決非夢想。諸若此類。人亦患無志耳。既入寶山。倘能不容過。必非僅往海外作牛馬。得不值一笑之工資而歸。至於能司機械。司創鑄鑿諸事。工業學生號稱實習。亦不過熟習於此。當日大彼得之所爲船工。更不過手工之刮刨鑿鑿。一覽無餘之事。何必積以歲月。遲遲乃歸。今則機械之工

雖繁複。然車床。鑽床。大小同一式狀。新舊同一法理。惟習於書本者。而能熟於手頭。則應因咸宜。而變通愈善。若工人之甘苦。必能爲管理之適當。此作工於今日。而他年繼續習工學。自無徒費勞力之憾。即其人自度。後日無正式入學之機會。我輩既非蠢然之工人。則今日可以粗淺自習之書本至多。聯結吾人之實習。歸而足。以製造日用之品件。正自無窮。上海冷鐵店主人。所苦者。惟不能讀書布算耳。况事在人爲。昔日改良蒸汽機之華特。不過一度量器店之學徒。發明火車機頭之司提芬孫。更爲燒煉之小廝。皆不過拆視他人機件。憑空鑿想而得。未嘗能爲工學學生也。故余有親戚兩人。二十年前。經人薦往漢陽兵工廠爲藝徒。去未能久。皆歸而訴苦曰：「不過令我等磨刀銼鐵而已。」余亦笑而置之。余即習熟而爲工匠。不過得二三十元一月。俾改業爲小學教師。亦可得此結果。彼等亦欣然願爲教師。彼等向之願習藝徒。亦以爲可開機械法理而已。今知機械法理。彼等能讀能算。後日學習。正自不難。所缺者。即此磨刀銼鐵之能力。工匠之子習之。僅博後日二三十元之工資。彼等習之。從而以工匠爲學生。其結果却不爲小。惜乎至今尙未有願行之者。止近日有淮北某某兩君。從前曾去法國。會來商之於我。欲先就上海冷鐵店作工。我乃曰：「此事却非容易。彼等所收學徒。年紀既不可過大。且必先爲師娘淘米洗菜。君等着洋服而去。彼且疑欲審其祕密。將皆以學生相待。使彼等無餘地。必嚴行拒絕。即使婉告以來。意亦復疑爲瘋癩。」兩君亦大笑而罷。仍預備法文。俟有機會。再赴法國實習。

客 問

其人既願在上海冷鐵店實習。何不竟往法國作工。

答曰。吾人並未有工業智識。故一言作工。亦必趨重理論。而輕視實習。不知理論之智識。決不能得之於工場。且非其人勤於搜討。敏於思索。即得理論於學校。亦動欠活用。所以理論是理論。實習是實習。我輩既爲學生。理論之事。原屬本分。或學校。或書本。或精思。應當隨所遇而致力。非一經實習。即委運命於工場。全拋理論而不顧。舍可致之力而不求。所謂可致之力。即身處工場。不能入校。亦可用自力從書本研求等是也。故理論亦可不必要委運命於學校。苟知理論自爲理論。實習自爲實習。以實習論。冷鐵店與華工之工廠。或學校之試驗室。皆同一鑿鐵磨刀。一覽無遺之工作。今日如是。明日又復如是而已。然非其今日如是。明日亦復如是。必如是如是。操之極熟。斯謂實習。君則了了於心頭。棘棘於手頭。即所謂中國學子。常欠一番實習是也。換言之。亦即所謂雖去身充華工。實地操勞。亦能贏得一番實習是也。吾人惟不深究夫冷鐵店。與華工工廠學校試驗室之毫無異同。故一若華工工廠。止工作而已。冷鐵店容或有師父指導。學校試驗室更有教師之講解。其實則殊不然。工廠中偶不小心。胡磨有錯誤。即遭工頭之呵斥。尤於實習爲致謬。

客問

然則此次法國招募華工。倘懷實習之目的。有志者亦不妨應募歟。

答曰。法國此次招募華工。其章程甚不一致。恐一經受有募定之特約。即工作皆不獲自由。如其人頗爲機械之實習者。彼偏派往治田。或頗爲場圃之實習者。彼偏派赴造屋。故應募爲工人。止大少數真工作者。爲相宜。若主旨而欲爲工作之實習。先作學校試驗室之替代。而後積得工資。復爲學校。

之補習。則莫如自鑿川資赴法。自尋工作。據李石曾君告我。彼中亦歡迎此種作工之人。因既不需來往川資。且亦不需照料。合則可留。不合可辭。甚屬便利。在我則可以揀擇愛作之工。得資且可較豐。因今日所招之工。普通工值。除飯食住宿供應外。約為三十元。若自行作工者。至低之工值。每日可獲五佛郎。普通可得七八佛郎。既達剗削銼磨之目的者。可得十許佛郎。即以六佛郎計算。每月作工二十四天。即為一百五十佛郎。除住宿飯食七十佛郎。亦贏八十佛郎。即抵三十元矣。七十佛郎之住宿飯食。必較工人住宿所為豐美。復為自由。偶爾一日不工作。亦無人督責。晚間訪友求學等等。亦較無拘束。吾曾問自去工作之人。當華工大票去後。可容若干。李君言。即來一兩萬。亦必能容。想來此等志士。少則數百。多亦千數而已。決無無工以作之虞也。故彼現欲設立職業學校。專為赴法工作之預備。迨一二年後。貸以二百元川資赴法。其法甚美。惜終限於少數。倘有人能想一川資貸與法。資助無力者。源源西去。則更善矣。其法止需有人出資一萬元。借與五十人。年年後此五十人加微利歸還。再借於後次之五十人。有人肯借資五萬元。又能訂得妥善之還歸法。則一年內亦可助五百人西行。

客問

實習機械之工。既止銼鐵磨刀剗削銼鑿諸粗事。當有簡單實習之法。人人於家中可朝夕為之。

答曰。機械之工。固不若是之簡單。我所謂盡於銼鐵磨刀而已。自己甚言之。請勿以詞害意。但客所謂人人家中。可朝夕為此剗削銼鑿之粗事。則在我實有此種深刻之感想。英國小學有木工中學。

兼習金工。引起生徒在家中或前或後。或鑿或鑿。德國即苦力家中。亦有完全工作所。則因此大職事。而被等暴露於世界之力。亦已十有六七。即為剝削鑄鑿之結果矣。此意吾已略詳於旅歐教育運動之勤工儉學傳書伊及陳獨秀先生之新青年雜誌中。今勿贅說。今可推論者如昔日魯伊十四。欲使人民愛植番薯。即親插其花於襟上。我國偏重造林。亦即由大總統躬行植樹之禮。我國今日之缺憾。貧弱國矣。而同為人類。人造輪船我乘之。人造火車我坐之。人造汽車我馳之。人造電燈我照之。甚而至於人織布疋我衣之。人製鐘表我玩之。假使以人類為同在一邱之螞蟻。我等立邱上。俯瞰邱西。螞蟻能製作如是。邱東螞蟻僅享其現成。否則邱東螞蟻自矜別有道德焉。或議粗安於腐土敗葉之下焉。邱上觀者。慈悲否乎。允許否乎。故吾友丁芸軒君有云。何物叫做人。天然本條直者。鑽曲之。以為美觀。天然本纒曲者。條直之。以自矜異。如是而已矣。此語雖諧。然什麼是文明。即可權且以此解答。無非所謂天然之美。出於他力者。日進不已。更當有人為之美。出於他力者。相助而進。因吾人類之自力。亦即種種他力中之一種。不能種種他力皆進。而吾人類自力獨可偷惰。如何而謂之為進。即條直其鑽曲者。纒曲其條直者。瞎忙一番。衆以為憊心費當。亦曰憊心費當而已。故衆以為至於今日。當有輪船火車之種種。而吾亦且便之。途覺有之。即為盡力。無之。即為偷惰。由偷惰而生貧弱。無可呼冤。如由立於地球之頂之異物評斷之。直以為當貧當弱而已。故吾人於道理欲免於偷惰。於境遇欲免於貧弱。皆不能不求生活於剝削鑄鑿。如以皇帝親插番薯花。總統親植樹為比例。吾人暫時宜於客

座上陳設斧頭鑿子刨床鑽座爲美觀。暫時即不應陳設鐘鼎字畫。以常情常理。世界通例言。自然陳設鐘鼎字畫較雅。陳設斧頭鑿子甚俗。然昔有特別境遇。則不能不權其雅俗者。亦如蕃薯花之有時反貴重於玫瑰花也。故爲文學之常講。國粹之當重。我亦熱贊。然當此貧弱達於極點之時代。日報中猶止有文學古玩等之廣告。科學書甚少。工藝書尤少。我常常以此卜時世之通塞。蓋百無一失。文學古玩等之廣告愈多。卽其時代殆愈腐敗也。

客問

子所言斧頭鑿子。卽尋常木工所用者耶。

答曰。此亦甚言之耳。但卽中國尋常木工所用之斧頭鑿子。亦非不祥之器。若以懸掛牆壁。亦可云較雅於江湖之字畫。打油之詩歌矣。然此不過爲諧語。正經商量。如中人之家。有子弟者。能在有餘書房。安設一小小工作所。中間放一白木堅牢之長桌。桌上固定一兩三元之老虎鐵鉗。白木抽屜之內。大小錐刀五六把。截鐵錐子大小兩面。兩三元之鑽鐵手鑽一具。可鑽英寸四分之一之孔。量尺比例尺等各一具。刮刀定心針手鉗製螺絲器等。隨時走過。舊貨攤或五金店時。續續添購。又於白木桌旁安設白木長板凳一條。凳頭固定魚尾木。又爲刨木鑿孔等固着作物所用。室隅放一白木小櫃。櫃中安放木鑿小斧木錐木鏢刨子等等。其物品皆宜購自五金店。工具暫用舶來品。不算吃虧之事。因使用工具既慣。漸有製造工具之野心。終有一日能全用本國出品也。櫃上壁間懸掛木鋸一二條。手搖木鑽大小兩個。而室之又一隅。如備一車木之床。亦不過兩三元。其餘如製造鏡架之截角器。雕刻小

模型之各式鑿刀等等。亦可隨時添入。總以上金木兩器之小工具。及桌凳一切。亦不過二三十元。較之備小堂畫一幅。泥金箋對一副。小掛屏八條。霽紅花瓶一個。小坑床一張。書椅茶几六事。痰杯一對。價亦相若。金木玩具家具。隨時可導子弟入內修理製造。我按照金木工之教科書等。變通仿製。自然尤佳。其宗旨。固不必即求與製造之藝術為直接。先使剗削錫鑿。代用室內體操。其能煥發精神。遠表汗液。減除游思。皆於子弟身體非常有益。間接亦可略知剗削錫鑿之事。固盡人所能。不限於工匠。免致壞了門戶。愁嘆守夜。折了凳脚。驚惶失色。影響至於寬袍大袖。目製造為神奇。或鄙之為匠作。被世界各國人看做廢物。其為益已不少。不必真能成爲工學博士。將建設大製造廠也。積家之子弟。視金木工作。如家常便飯。行所無事。而社會之風尚必大變。其中千人而有一人爲工學家。我國二萬萬男子。已常有二十萬工學家。二十萬工學家。人人欲發洩其能力。至少必有二千萬工人。歸其使用大製造國。即如此而湧現。書房變作工所。客來請在工所板凳上講話。正與皇帝插番薯花。總統植樹。同一倡導時代之佳話也。

客問

小工作所。不過三四十元之事。中人之家。自尙輕而易舉。若等而上之。今日中學程度之學生。在外入校。往往號稱一二百元學費。膳費者。其零用書本筆墨。往往用至一倍。儻能稍加節省。父兄再加補貼。是更可有爲矣。

答曰。豈不良是。吾人已習慣。往往親朋往還。同上酒樓。二三元之酒資。毫無吝色。若有新書出。

版定價兩元。印刷局必疑經審慎而後敢付印行。買客亦必唾舌搖頭以爲巨額。買書爲我國社會上人人鼓吹之美事。猶尙如此。如何肯有閑錢。購備工具。雖工具之重要。一時或可過於書本。亡國滅種之隱禍。不妨甚言之。謂卽寓於工具之有無。今日不說閑話。卽如客所謂今之中學程度學生。年費零用一二百二三百元者。如稍減此中節省。其父兄又加幫忙。此等人家。儘可各自備一德國苦力人家所完全備具之工作所。今以實事證之。十年前余在巴黎印局排字。有山西學生某君。歸化城近邊之人也。敦樸而好學。又熱心於地方之開通。因思印刷最爲重要。邊遠僻郡。苦不習其事。一旦若欲印刷書報。恐工匠無從雇請。倘有人會知其大略。卽可就土人教練。彼挾此意。因於暑假時約來我們印局同習排字。晨來夜旋。一日彼出示一金表。謂買自倫敦。價值四十金磅。四十金磅之金表。在彼中雖亦富人所購。然究屬尋常事。惟購由最節儉之某君。則不免稱奇。嗣悟此君生長山西。實不免尙有土富資金之習。故其物製之以金。彼意卽非廢物。得一貴價之表。報秒刻。指月令。事事完全可作奇器。開通愚夫婦。當時子亦謎之。及前年秋間。病榻無聊。閑讀歐洲十八九世紀之文明進化小史。頗悟什麼叫做文明。斧頭鑿子而已。什麼叫做貧窮。卽缺少斧頭鑿子。乃一日又與山西另一朋友閑談。羨慕彼處之煤鐵。廉賤等於不要錢。又問有否土冶鐵器。彼固云澤潞間之翻器。遍銷西北數十州郡。余乃拍手曰。若所謂煤鐵計畫。山西人人以爲大利者。此事一則已有無數人若恐。已有無數人研究。余門外漢非所能言。二則我國所苦合資公司無信用。資本難於籌措。僅集數萬數十萬元資本。鬧是排場。欲計

煤鐵大利。幾乎我敢寫與包票。無不虧本。故煤鐵大利之夢。又我所不欲。驀聽人空洞懸想。我所欣然者。即對於土法開採已有之煤鐵。等於不要錢。則我山西朋友。人人買一變相的金表。回去與家人父子。隣閭鄉黨。作一個煤鐵計畫之演說品。所需人才。即一個補鍋匠。最要請他坐頭一把交椅。歐洲十八世紀及十九世紀初年。坐頭一把交椅者。即一類於補鍋匠之打鐵漢。一鐘表匠也。今則補鍋匠固不缺乏。而鐘表匠。即以我輩學生自代。當優於向日彼中之人物矣。

客問 何為變相之金表

答曰。即同一價值。亦可供備玩弄。亦可示奇於鄉里愚夫婦之物是也。當時對於山西廣煤廣鐵之區言之。故若其物專與煤鐵為緣。且專與廣煤廣鐵為緣。今姑承認此意。諷不云乎。什麼叫做文明。斧頭鑿子是也。斧頭鑿子者。鐵也。成鐵為煤頭鑿子者。煤也。故換言之。什麼叫做文明。即烏黑之煤鐵是也。今且述我等正文。某君所購之金表。為四十磅。合華銀四百元。然在西洋習慣的感。亦不過加四十銀元。常常會館請年酒。便請如此之款。向政府打電報。又打了如此之款。故頗有無數學生。照着如是之策。或辦百科詞典的。或同照相器具的。或簡直置辦紳士服裝的。一言以蔽之曰。此等數目。慣有人隨便用法。以明並不算作非常巨款。請我代着買金表。朋友打算。我便照購如下。

五匹馬力摩託引擎一具。金五磅。

發電「橙乃摩」並可轉變為馬達者一具。金五磅。

臨時蒸發瓦斯機一具。金五磅。

汽油蒸發機。蓄電池。電線皮帶等種種附屬品。金七磅。

共爲二十二磅。此等器具。必化半年功夫。逐日留意告白於萬千之「第二手」貨物事。揀取又廉又美十分完全者。逐漸買齊。二十二磅之金。約可購得新貨定價六七十磅之物。有以上抵過大半隻金表之器具。其能力便可用一個小銅錢一斤之煤。作出瓦斯（即煤氣）發動摩托引擎。轉動發電機。乃摩。點起二三十盞電燈。（多數電燈。裝置各室電線。自在二十二磅之外。二十二磅內所包。含者。僅三四試驗電燈。及其數十尺之電線而已。）小小慶壽結婚。可以幫助熱鬧一番。或則竟以瓦斯通管。試試紗罩明燈數盞。亦一新內地窮鄉之觀覽。如不及蒸發瓦斯時。本備有汽油蒸發機。預先貯有摩托汽車所用之油一二箱。可供隨時應用。然此二十二磅之目的。著意於電燈瓦斯燈者。不過其附帶條件。並非將令與上海汽油燈租賃舖搶生意。成爲趕喜事之電燈小借戶也。其所注意者。即連結還有小半隻金表。專與煤鐵成一更有趣味之玩具。

客問 尙有小半隻金表。應當如何處置。

答曰。前所言二十二磅。買得摩托引擎等之大半隻金表。既不專爲電燈與瓦斯燈。欲爲喜事租燈之小借戶。即所有五匹馬力之力量。其意即抵過八十工人（每馬力抵人力十六）。已在飛機條中答別客。欲此八十工人。爲我廉價之煤鐵。生出小小作用。於是小半隻之金表。其處分又如左。

螺絲推進之複式車床一具。金五磅。

工作所之鋸銼鑽鑿等。如備於前所言之有餘書房中而略增多者一副。金五磅。
雕刻模型及冶金小工具一副。金八磅。

得此則先以車床連結摩托引擎。便八十工人。將現成銅鐵。做成許多日用品物。板凳做出轉脚來。屏風釘起螺絲來。門門藏入壁間來。手車加着彈簧來。種種有味之小件。皆仗刮鋸刨鑿之殊能。俾舊日鉄工之所束手。銅匠之所搖頭者。統由此八十人造工人。獻其小技。於是乃延請補鍋匠。坐着第一把交椅。出有偷鑄小錢之老本領。造一野蠻冶鐵爐於馬棚隔壁之小屋中。鼓煤熾炭。熔解飯鍋田器之粗鉄。雖皆不完全之模型。勳吾杜造之砂坯。略佐以八磅金之文明小利器。爲軸爲輪。爲凸爲凹。居然搗造小小之機械。而比吾舊日稍精良之刀斧鋸鑿等等。亦即滿於車床之左右。以待刮刨。至此而一隻金表。完全裝成。倘一縣出五個買金表者。山西即有一兩百處。皆能開摩托引擎。轉動車床。而出種種利器。或者趕集之市城。於爐鑄磁基之外。略有幾件似機器非機器之玩物。亦足以開鄉人之眼界。而得便利之小用。若云將以奔舶來品之生意。且價廉於彼。姑云勿爲此吉語。蓋吾目的爲教育。非爲實業。當勝辨此等分別於胸中。教育之品物。雖以倍價成之。猶願大呼值得值得也。

客問

一隻金表。如此轉移而處辦之。亦饒有別味。然惜不能到處有廉價之煤鉄耳。

答曰。此大不然。吾特就山西朋友之金表起義。與山西朋友閑談。豈漢如已有土法開採之賤煤。

鐵。復知其有煤。鉄之天庫。故金表之轉換法。於此等設施。亦正恰合。然若語其實在。吾所言者。即德國苦力家且能設備。爲極普通之工作所耳。換言之。在有餘之書房內。備一二三十元之工作所。乃爲家有小學校子弟官之。合有餘之書房及馬棚間壁之小屋。備一三四百元之工作所。可以延請補鍋匠者。卽爲家有中學子弟說法也。其間燒得幾斤煤。用得幾斤鐵。必就廉價煤鐵區處爲之乎。彼人有金表。可值四百元。各處獨無可值四萬元之閨款。可省下面轉移爲之乎。其家苟有萬金產業者。區區提出千元。營此工作所。並設一理化試驗室。亦復不必作爲子弟可以小小實習。竟作爲開放於有餘之兩間書房。用一名小厮。銅也鐵也。擦得精白耀目。罐也瓶也。陳得次第有度。亦何嘗減色於均露瓶。漢瓦。周鼎。唐碑。宋畫。明刻之康熙字典耶。若無端而爲姨太太報効。老風祥楊慶和。尤爲可惜矣。

客 問

照此說法。子之所云。宜備於學校試驗室。或教育博物館者。可一一多備於私家矣。

答曰。此又何足奇哉。人惟患不能確實加察耳。今之學校試驗室及教育博物館。尙多不能備此。似乎私家更不足提。且提起此事。亦當勸人力助學校與博物館。方爲正理。余則對曰。力助學校與博物館。自爲一事。而備之私家。又自爲一事。我國重視圖書館。由來久矣。然捐建圖書館。雖其聲譽。而十無一成。若私家藏書。往往寥寥之士。卽聚成一二萬金之書。插架琳琅。自享其有於書房。準此而言。不如勸說私家設備工作所試驗室。與勸說捐助公家。同時並進。尤爲合宜。且私人之家。而知邑無圖書館。其藏書數千金數萬金者。縣有十數。不以爲素。卽可見其人。若自於學校及博物館之外。亦先設

工作所試驗室於家中。仍了不足以爲新。

客問 若至外國學習小工藝。當甚容易。

答曰。此事一言難盡。當今之世。吃飯問題爲最難。無意大就。而欲圖謀小飯碗。則難之又難。並且自己茫茫然無所別擇。而惟委其運命於學校。則於百難中更添一難。蓋學校惟日就月將。積之年載。子人以較有系統之智識。斯其一耳。若欲以急就之章。教人以噉飯之本領。苟非其人富有四圍之境。遇而又舉一必反其三。告往卽此求來。速成之科。卽告技窮。不必如上海之理化傳習。工藝函授。無可用武。幾受滑頭。騙錢之冤。卽各國之夜學校補習所。遇若此輩信天翁之學生。亦止能早些關門。免遭不白之非難。吾竊以爲中國今日發憤之士。願茹苦力學。亡命海外。謂其有志則可矣。謂之爲有腦。則酷刻批評。十難得一。吾竊爲滑稽之比喻。吾人當學生者。十有八九。自己看作自己。皆如麵筋。視學校則如油鍋。視外國更加大油鍋。麵筋不需自有主張。但領入學校卽如放入油鍋。馬上卽成放大之大個兒。若往外國。更加入大油鍋。愈可一毫不費力。發達更速。今卽就狹義之小工藝而論。外國可得之小工藝。自多不可言。然將自己當作麵筋。而欲以不動天君之法。搜索於外國之學校。或其街市。幾乎一物無有。外國之夜學校與補習所。皆可冤之。如上海之理化傳習。工藝函授。謂爲滑頭。騙錢。生淵矣。故必望有志之士。更變爲有腦。非惟外國實多可習之小工藝。卽吾鄉人中。曾有當舖夥計。僅看上海出版之書。今爲有名之博物學大教師。某中學校之教員。僅受理化傳習之功課。嗣後關於理化

者。然若不買試驗之。若手皆這其要領。亦幾爲理化專科外洋畢業生所不及。然則以有腦其有器之後。實隨在是學。能去外國。更如身入寶山。決不至於空回。有腦之人。皆精神四照。觸悟無方。斷不敢以羈旅空乏之身。僅委於教師學校。俟其自然發展。必且全仗自力。知學問也者。有學又有問。學於學校。學於書報。學於廣告。學於耳目之所能及。於是問於教師。問於同學。問於不如己者。問於煩苦吾所瑣問之人。如是雖不得學校。而身爲苦力。猶足賴外國國境遇之大適深造。尙可。何況區區之小上哉。

客問 敢問西洋之所謂夜學者。厥狀奈何。

答曰。地方圖書館之緊要。吾已答別客矣。至於夜學。自然又居社會教育最重要之一物。不惟我國教育狀況。猶未發達者。當視此爲社會之性命。卽各國亦在城市經營此舉。不遺餘力。所以豪富臨歿。有將其遺產捨作公益者。最首重者三端。學校。醫院。圖書館。學校則每注重於夜學與孤兒院。蓋此兩種之學生。皆可變成社會之廢物。一則無父老之教養。一則羈於職業。限於年齡。無入學之機會。特變此廢物爲有用之物。不但其個人。使足盡人類之天職。而得人生之愉快。卽於社會。如能多得各盡天職。而獲當然快校之人。則與之俱居此社會者。亦當然身安心樂。否則社會廢物太多。卽彼等少數。能晏然而得易盡之樂事。吾人與居其間者。亦且富厚充足。然觸目皆爲傷心之輩。推想必有波及之禍。社會不安甯如此。獨有富厚充足之人。而能閉門安甯者。其必習慣之謬觀念則然耳。不然其閉門

各掃雪之苦痛稍一深思。即可自覺。是以我之古人。夢想盛世之製。亦必曰家給人足。夜不閉戶。行不戒備。以此爲祈願之社會。此固人類之通性。非我國富人。獨喜遺財子孫。享閉門之製。特其不及深思人類關聯之緣故。及免此缺憾之方法耳。歐洲百年以前之狀況。猶夫吾人。百年以來。人類生活之思想。突有進步。而其方法之補救於人類間。使能發關聯之實益者。六通而四闢。日積而愈多。遂有今日之組織。而猶方時改良而未已。繁複如今日種種之組織。四五十年前。可云全球皆不如是。故今我等不必爲廣漠無垠之談話。僅就夜學一端而論。新式者方日出不窮。就倫敦一隅而言。夜間之學校。設於地方。而爲較次等之住民設法者。大都借設於市小學。市小學者。卽上海所謂華童公學是也。此本收市區稅者所應設。市區稅卽上海所謂巡捕捐。此捐應辦者。道路。公園。病院。書樓。市學。及巡警等等。所以白渡橋之公園。不許華人入內。卽爲二擺渡橋之小公園。以敷衍之。彼挾其橫行之勢力。何以亦講敷衍。蓋彼中亦有知道之人。足以批評。恐其習慣十分橫行於外。卽或傳染於內。流血而爭百年以得者。使少數因橫行異域而壞之人。情有所不甘。故少數知道者。自然常有公平之爭執。然人類尙未有全球關聯之遠見。及其免於衝突之善法。則所爲異族爭得者。不外乎敷衍而已。故二擺渡橋之小公園。琴家園之醫院。小英場之書樓。北福建路及卡德路之華童公學。皆彼中有道者之所爭。來以敷衍巡捕捐者也。若有人以爲華童公學。彼人將施其外向之教育。其略恐慄也。此類在彼之地方夜學校。皆爲舊式的。其中關此職業之教育。非遠完備。不過簿記。繪寫。燒飯。洗衣。木工。金工等等。

皆增益普通男女職業外之副收入。或改良其現就之小職業。惟文字算數等等程度略高。足以多加此輩普通男女之能力。雖吾人而能得此一二校。有之。即上海青年會是也。設於各大城市。已覺難能可貴。彼有四五十。在彼中為平常。惟有十許理化機械等等專門學校。與其大學內之附設夜班。則日改日新。亦且日增日美。直與日班為競勝。而吾注意有此等學校之出現。遠此望大學為切也。

客問

所謂倫敦理化機械等專門學校之夜學。可言其略乎。

答曰。倫敦理化機械等專門學校。設有夜學者。約有六七。此等學校。英人舉名之為多種工業學校。其品類則略與日本東京淺草區之工業專門學校相似。英國學制。每合同人若干學校。其程度略可相配者。稱曰某處大學。隸屬於倫敦大學者。學校及醫院實習科。共為校五十餘。倫敦大學之本校。則二名「大學校」。一名「王家學校」。二校皆近關市。比之於上海。大學校在北京路。王家學校在老巡捕房對面街上也。二校若開夜班。直接隸屬倫敦大學者。其校有三四。以倫敦經濟學校。及中央工業學校。中央理化學校。王家鑛業學校為最大。倫敦經濟學校。為世界有名之學校。亦近關市。而設夜班。我國留英習經濟學者。大半皆為此校之學生。其次即為六七多福工業專門學校。此等學校。有一部分之教員。為大學承認之教授。受課於此等教授者。即稱為倫敦大學內班生。可試驗學位。與受課與大學本校者相同。他種六七多福工業專門學校。日課固與大學等同一慎重。而又專負改良夜學之責。其校分布於關市及近郊之小市。所以專設於市中者。即便利於夜學之故。我亦主張職

今日設校。必當近市。理由頗多。此等多種工業專門學校。設備亦極完全。就吾寓八德西區之多種工業專門學校而言。在倫敦六七同性質之工校中。常排在三四名之數。其建設之費。已化七百萬元。就中以在誠心近於我國使館麗景街之一校為最新式。此校吾於十年前曾在其中。習過寫真銅版。後在五年前重新建築。中間愈益美備。今即舉此校之狀況。以見倫敦新式夜學之一斑。此校改建後。巨石為體。層樓高聳。捐建校款之某君。鑿銅像於街心。校固壯麗。然雜於大商店與客大寓之中。亦不過看作一商店。且以商店喻此校。既合其面貌。尤符其用意。此校大門。如上海西洋客店。設極大玻璃之輪門。入門為廣室。一隅裝設絕大之櫃台。司事十數人。如商店之夥計。分立於一段之間。倚櫃台而與男女「買客學生」。(戲加此名。愈見真相) 相交涉。或乞章程。或問科目。或購票券。或買入場券。(此校演講會遊藝會等。每週必有數起。入場券者。即僅赴會一次者也。) 廣室四壁。皆設大橋。其一隅裝如客座。列美麗之桌椅。客坐於四壁大椅。男女雜坐常滿。而又三三兩兩。雜立而談話。宛如車站之待客室。好在英人習慣。談笑皆不出聲。雖一室數百人。相聚無數。或立或坐而談話。仍然不聞聲響。倘變而為華人。則沸翻搖天。有如搬賣紡織娘娘草虫籠子矣。此門內之廣室。不問何人。但無粗劣行為。皆可自由入內。雖有衣着制服之閩人。遇入門者。如無所見。蓋每夜六七鐘時開始。常有男女買客學生千百人。如火車站之上車。然向廣室後第二重門。續續而進。續續而出也。此第二重門之內。皆課室及演講廳之所在。門外亦立有着制服之閩人。照例必驗聽講票。與入場券。然後放入。然除入

場等。

時收訖外。而聽講票則買客學生懷之。偶或要求出驗。非如火車票之必加剪孔也。

答問

麗茲街多種工業學校之學科。可閱其略乎。

答曰。其相應於日班。而為有志之人。攻習大學程度之科目。繼續數年。取得學位或工程師等之資格者。則有機械工程科。有電氣工程科。有土木工程科。有純理化學科。有應用化學科。有物理學專科。有大學補習科等。等。與日班無異。上課之時期既足。亦許應學位試驗等。憶數年前。偶看小報。其上載一新聞。並刊一巡警之肖像於報端。言此巡警於站崗之暇。即刻苦力學。並入夜學修業。繼續五年。竟得一學士之學位。似此類者極多。今特舉一以見例。不暇縷數也。凡到夜學之正班。皆供有職業者。亦欲求較高有系統之知識而設。吾名之曰有志之人。不曰有志青年者。西國入學之人。實不止青年。而夜學自然尤甚。頗多于思于思之老先牛。遂隊其中。若二三十歲之小學教師。及商店夥友。固相當之夜學學生也。正班以外。則有數十門之雜類。皆為種種有用之科目。不惟供有職業者。增添吃飯之能力。而且亦供游藝家。或方為大學學生者。補益有味之知識。然又愛惜學生之腦力。凡為日班生者。照例禁止再入夜學。但習於他校。亦不過問矣。如我國安徽某君。本中央理化學校之高材生也。其人嗜學如命。細大不捐。而黃昏又在夜學習造紙。而所謂數十門之有用科目。如化學工藝科。內之染色為一門。造紙為一門。造肥皂為一門。鍍金為一門。某某為一門。其他雜隸於各科者。如照像術。如工藝照像術。如雕刻術。如畫圖術。如冶金術。如建築術。如某學某術。關於雜藝者。如演說術。如飛

行術。如游泳術。如某某關於婦人所獨者。如烹任法。如裁縫術。如洗衣術等等。其普通者。有各國語文。希臘等古文。算術簿記縮寫之術。而一門之中。又分子目若干。各為課室。如照像術一門。有習鑄照者。有習印晒者。有習修改者。有專研究於告白照相者。有習活動影片者。大約每一子目。平均皆納費三四元一季。每週十有四小時左右之功課。僅習一子目可也。兼習數子目亦可。入課堂則驗票而已。一若看戲與聽說大鼓書。實習之頃。一若入彈子房溜冰室之獻技。故與其謂之為學生。無甯稱之為買客。凡此雜班。除供有職業增添能力。供游藝家或大學生補益智識外。而養成工匠。亦為主要。各業皆成大公司。徒弟之招容。日見其少。則凡一切有需乎文明器具之工藝。既不獲入廠練習。又無力購辦試驗。故必夜學校為之備具器械。使練習於學校。於是入廠竟即上工。故夜學者。其人若本有四圍相適之境遇。因可視為普渡之慈航。所謂四圍相適之境遇者。例如某高材生。本有極高之化學知識。則於僅講大略之夜學造紙科。聞其說固聲入心通。即見其器亦恰相印證。自較麵筋學生。欲全藉此夜學造紙科。待造紙全般智識。歸來即開造紙廠者。必有間矣。在前者固認其為三四元之學費。不會慮。而在後者非凡失望。必以為夜學騙錢云。

客問

境遇相適於夜學者。子即大學高材生以例。則夜學乃為大學之附屬物矣。然則夜學將以補教育之缺陷者何在。

答曰。前所言。蓋謂大學高材生。亦有相適夜學之條件。彼為相適之一種。極言夜學雖踴躍經營。

而能力甚小（即日課亦何嘗不然）遇相當之人。則能力乃顯。如以不相當者習之。竟可經作騙錢。所謂相當與不相當。不如實言之。謂為習之有用與無用亦可。假如造紙之略說。遇化學高材生。而足供參考。固有用矣。然如其以正相反之法讀之。倘為彼中一粗工。方優赴造紙廠作工。習此造紙略說。亦大有用。更以普通之法讀之。倘有一面在夜學肄習造紙略說。一面於所有造紙之書。無不勉強讀。研於所有關涉造紙之設施。無不轉輾刺探。則此夜學所受之造紙略說。所見之造紙殘缺試驗具。亦即有用。故更舉不相當者以見例。倘以此夜學之造紙略說。授之於纏筋學生。彼人有志而無慮。蓋委運命於三四元學費之科目。其意若曰：「吾將為苦工于海外。第一當先問有夜學可入乎。夜學亦與日班相似乎。」若告之曰：「欺工之時。儂有夜學可入。夜學功課。亦與日班無大差別。」則欣然色喜。然其樞其抱此區區之略說。雖亦頗覺茫乎。未有所得。而疑學校應不若是欺我。於是挾之而歸。語參考則無其素學。作粗工則無此工場。且亦有所不屑。以云自求之於書報與考察。惜當時誤以為己有學校。可不需此枝費。至此始知仍為一客。何能客無能之一物。乃惟有恨夜學騙錢。

客問 然則學問之事。學校固不可盡恃矣。

答曰。不可盡恃學校。必當有自力之參者。自力之調查。此固頗撲不破之金言。雖居極高明之學校者。復有極動細之參考與調查。成就必然大異。然苟其人有得入日校正進之機會。而又有從容卒業之年期。纏筋在油鍋裏炸到火候。即盡委運命於學校。其人自終能得一知半解。大小可適於一用。

吾今反覆而求。勉勵學生。有志又必有腦。不可盡委運命於學校。此非泛論個個之學生。乃狹義的嚴設限制。專為機會至少。辛苦艱難。止能入一夜學者言之耳。此等學生。在普通論評。以為可以不必遠適。吾則以為正惟此等學生。惟有遠適。正可以夜學及自力參考。自力調查。得有至偉之結果。蓋有參考之價值。有調查之價值者。非遠適則無從可得。譬如居於上海。尙有小參考。尙有小調查。若居山鄉僻縣。則惟有木石鹿豕。老農家可講矣。

客問

所謂工藝之事。有待乎研究與調查。言之易矣。行之猶有其困難乎。

答曰。困難者事理之所必有。吾之所謂研究與調查。固置其困難而不可能者。僞言其困難而能有獲者。今之論點。既從苦學之人。欲適海外學習小工藝而起。則當限定於小工藝。不可廣漠無垠。試問高等工程師。亦可以調查與調查得乎。工學博士亦可以研究與調查得乎。吾固必應之曰。但奈端有定律。增速不增力。增力不增速。所謂小工藝。乃限定於三數年之工夫而得之。至於高等工程師。與工學博士。如其無相當之資力。助其速成。僅恃困苦之研究。艱難之調查。則三數年固亦有可成之機會。然十數年亦未可定。甚而至於二三十年方收其功。又未可知。有志者事固無不成。早與晚則莫能必矣。累積年月。孳孳不倦。不知老之將至。其力量亦至可偉。倫敦某銀行副總理。我國學生居其家者。凡數人。此若每週六日。必晨出赴銀行辦事。晚歸其郊外之寓處。略如上海徐家匯距之彼南京路。在街車上。必觀法律書。時車即乘去。另治他事。十八年如一日。遂應赴律師考試。取得一上等律師之

資格。彼無暇爲律師。特驗其十八年街車上之所得。足抵三年入學工夫。乃一笑置之耳。吾今舉此人以爲例。足見高等工程師與工學博士。儘亦可由研究與調查而得。惟視志與腦。使用之若何程度耳。現在且置此等著望而不談。再談我等之小工藝。

客問

研究者其重要在書籍。而調查者其重要在見聞。惟書籍則每欠活用。而見聞則諸多困難。縱西洋見聞略廣。以上海比西洋。約略亦可比例之。如以內地比上海。內地固一無所見。而上海雖有形形色色。無如窮措大一舉一動。皆有限制。獨中國無與立談。有其門不可得入。想在西洋。亦必有此情形。則調查之方如何入手。

答曰。客言可謂窮極真相矣。上海有然。西洋何莫不然。故未到西洋者。以爲滿地學問。走錯了路。亦能使學問相迫而來。換言之。卽油鍋之說。以麵包入其中。無不自然發展爲絕大個兒。豈知三日居彼。所有高大樓房。已經看厭。所餘者惟囊內旅費不充。徧國無與談。有門不可入。皆索然寡味之景况而已。至此憶及研究調查之語。惟對數卷之窮書。無情鑽研。昏昏欲睡而已。此時所望者。但有一各色完備之學校。及親切見愛之教師。以爲搭救耳。此種情形。不必到西洋而嘗試。想來上海兆人如海中。固大有其人。然問彼於商務印書館科學會社所有出版之書。縱可憐極矣。不管理化與工藝。已曾觀看殆遍乎。恐其未也。彼在西洋門方板橋十街車時。曾見銅錫器舖之矮脚阿二。坐地上用巨剪敲剪鐵板。腰酸背折。敲鑽三四寸孔。兩日以後。卽成絕好之黃包車輪。鋼絲牛牽馬汗而入之。橡皮條打氣。

而附之。卽其行如飛乎。彼於偷雞橋下車時。曾見磨銅作門外階沿上。坐有拖鼻涕之學徒。調金剛砂于破洋鐵罐內。速帶其鼻涕。黏着於小木輪上。此輪卽以固定歪扯之轉軸上。所謂機器者是。兩赤脚小孩。扛一黃銅牀杆半盞於門。一黑面之老師父。執於金剛砂之輪上。頃刻卽精光耀目。陳設於南京路外國家具舖之大玻璃窗內。充舶來品乎。卽彼乘五號電車。赴西門一往還。所不見之車已多。推而廣之。陳於其目前而不能見者。何可悉數。卽此不曾讀盡之書。不曾看見之物。上海極小。已負研究調查者多矣。西洋書籍。自千萬倍之富。道路可遇。又千百倍之多。如何而能窮於研究與調查乎。

客問

子之所言。東有所張。西有所望。而積爲談資。固亦可矣。若欲倚恃此中得一小工藝。安見必有吾之所願習者。適來吾旁。以供采擇乎。如其非所願習之。何必耗費精神時。間處處作爲無益乎。

答曰。預先謀執一業。千迴百折。準是而進行。此不惟富有機會。能得高深之學問者。必當立此方針。卽因於境遇。止能先謀小工藝者。自亦當略有預算。然吾人處此過渡之時代。吾國當此百業之境。界有志之人。居其少數。自宜於本務外。又當負觸處留意之問。此其一也。就工業而言。實互相關連。兩人共見一事。可以各自應用。如昨日所言矮脚阿二之敲鑿圓洞於磁板下。攪鉛塊彼鑿裝嵌鋼絲之輪軸。用此法者。吾又見寶善街有鑿招牌字之珠璣孔。亦用此法。所以今日西洋機器之上。有無數條件。皆用彼中昔日燒飯睡覺等之器具以改造。所留意者甲物。儘可變通其法以爲乙物丙物。此其

二也。既稱小工，必略能多習數事。庶可供觸類之應用。古人論職，不勝於軍器戰術，乃勝於牛醫所製之凍疥藥。因適天氣盛寒，有凍疥藥者，能執弓矢，則勝其不能執者矣。然則何物有益於自身，有益於國家，皆非逆料。惟善一事，必有一事之效果，則爲可必。此其三也。吾今述一老典故，亦足於吾說相印證。英國西北一帶，其華里六七百，大小三五十城中，煙突密若森林。所謂製造廠之根據地也。就中尤以織業爲最盛。吾國華僑唐人街所在之一，亦卽爲楊志士篤生先生埋骨所之利物浦。英國第二大城也。其稍東百里，又一大城，名曼哲斯泰者，乃世界棉織業之中心點。我國所用之老斜紋洋布，卽從此城載來。此城如爲南通縣，如爲上海縣，成爲棉織業之中心點。則毫無可異。可異者，此處從古不產棉花。至今其人民仍不曾見過如何是棉花田之狀況。棉花者，最近來自西印度羣島及新大陸。稍遠則來自印度。自中國要皆在二萬里以外。何以能成爲世界棉織業之中心點。則特有能發明棉織器具之人耳。其間最有名者，約在乾隆之中葉。在曼哲斯泰利物浦之中間，有一小村，今亦爲三四等之大城矣。生一理髮司務，名亞克雷。此公雖定其本業之小工藝爲理髮，然專喜留心。起初因理髮之藝過拙，又設肆於下層土室中，故無人顧問。曾懸招牌一，銅元雞鬚。同業本惡其過賤價，然明知赴者少數，姑勿與較。久之，又改雞鬚半銅元，生意仍寥寥。於是彼乃輾轉想出染鬚術。染髮子以出，售略能獲利。此固仍就其本業推廣也。彼心終不足，常與鑄表匠鐵匠等相往還。其時家家皆用徒手紡織。如吾舊日村鄉婦女之搖紗織布，被必欲創造紡棉機器。此時固百物皆未有機器之時代。亞老先生於

理髮之暇。日夜或雕或鑿。屢定式樣。皆不得法。一日略有功用之模形成。方得意出門去。其妻恨其荒本務。而使妻孥飢寒。乃擲其模形而碎之。亞氏歸見大忿。遂棄其妻。繼續而成紡棉第一之機器。而曼哲斯泰之世界棉織業中心點。即由此而成。

客問

學習小工藝於夜學及道路之觸處留意外。不識尚有有片暇之攷詢方法否。

答曰。考詢方法之多。亦隨人之腦力。就所觸及之類。而爲之旁通。有非筆墨所能盡宣者。但所謂有片暇之考詢法。則考詢於工藝造具店。頗能得良好之知識。今之所謂工藝。除一切大手術。可由個人生出。意匠。挾無多之工具。閉門自造外。其餘工藝。可爲日用商品及專門美術等事。皆有特別用具。如造紙。造玻璃。造肥皂。造油漆。製洋磁。製寫真銅板。製活動寫真等等。皆工藝不關重要。略。有特別秘訣。爲特別廠家發明而專利。或暫且居吝者。此又另爲一問題。似此者。不惟小工藝家。願人不能攷詢而得。卽學問家及大廠家。亦無法探知也。例如普通顏料。各國能造。亦且爲小工藝家所易習得。若有特別種類之顏料。新爲德國一二廠所秘製者。歐戰既開。卽無從購求。以各國顏料廠不能製也。而關鍵在商品之銷行。成本之輕重。及資力厚薄等等矣。故目前應用之工藝。並不秘密。所秘密者。亦惟其最良之法。吾人習得此類工藝。雖決不足適用於商品之製造。而與舶來之物。爲競。然欲滿吾小工藝之志願。則其人依恃小工藝。得一較豐之衣食。本非以爲商場抵制之武器。則一材一藝。正亦吾人所急要。習得造肥皂術。心欲開設小小廠肆。銷行於數百里之間。與東西洋之肥皂。同

相競爭。此十八九必當失敗。然若家人父子。自力製造。僅以銷行於鄰近。恃終歲之勤。獲利數百元。漸至數千元。則其人之身工已得。不必託情謀事。靠官得食。為種種寄生之生活。作高等之飯桶矣。而各處有此人。恃其講求。取油。採取餘料。皆辛苦搜集。成本既輕。微利可獲。洋鬼之數。居然受減。則積小戶千百。儼如建一大廠。抵制外貨不少矣。就中豈無獲利稍豐。信用漸大。適技藝等皆有改良。而大廠亦即由此而生者乎。故人人能尋覓小工藝。不惟直接有益於個人。而且間接有益於團體。所以不能因其暫時不關重要。而輕忽之也。吾所謂考詢藝術。可於造具店者。譬如製造玻璃。自有一種製造玻璃之用具。製造此等造製玻璃用具之店。可為今日造具店之一種。玻璃之藝術。固非有所秘密。然配製原料。使用爐具等等。亦非夜學之功課本上。所能言之甚了。若訪聞於製造玻璃之廠。終以營業所關。不願詳告於外。人。僅僅身入其中。從而工作。從而學習。亦未易窺其秘密。昔有鄉人某君。在湖北時。忽詢考察製造玻璃之心願。得當道派赴德國。然歷觀無數玻璃廠。苦不得要領。最後竟得發賣製造玻璃用具之店。以將訂購貨物相告。該店乃將一切製造玻璃之法告之。後此君歸。遂在徐州籌設某公司。雖此公司於抵制外貨之能力。未曾顯見。然某君之技能。若於上海吉祥街。自籌數千元。設一料泡店。吾人行赴城隍廟時。見其間之爐火。日夜通紅。亦必足爭一小小年利。且可抵次優之薪水。不必東闔西走矣。此則一度考詢於造具店之效也。

客問

造具店之詳告人以手術。果何為乎。

答曰。此無難立得近證者。即勝家公司之發賣裁縫機。多方設立學校。引人入勝。即爲銷行其貨物而已。彼恨不得使人人能操其器。即人人必購一具。所以我等欲造玻璃。若往玻璃廠調查。是不會對狐謀。彼固但願天下不復有第二玻璃廠。則彼可專利。反之而往。製造玻璃器具之店。彼即情願能造玻璃之人愈多。即彼之器具銷行亦益多。我曾親以此法試之於寫真銅板。余在蘇格蘭之扼北浣地。擬習寫真銅板。同國設一圖書日報社。余雖知寫真銅板無大奧妙。因其時余有同鄉朋友趙君鴻雪。無錫之名畫師也。就其職業而論。此人當清高自放。不屑屑于工藝。就其年齡而論。在今已五六十歲以外之人。又素無學生之生活。不知算學西文爲何物。宜與新藝術爲絕不相關。惟趙君素嗜技術。三千年前。全國無一人注意西器藝。彼作畫。或在夜深。每每停闌。其高酬急催之函件。就燈火下試其鏢刀刮磨之技。曾用白鐵自鏢西式大小袋刀兩柄。就小炭爐上淬而成鋼。能辨火候。得剛脆恰好之良鋼。又以象牙磨扇骨刮磨而成刀壳。彈簧鏢釘。無一不由手製。亦無一不肖舶來品。全刀既成。又仿刻數洋字於刀百。執以示人。無不以爲實假舶來品以欺人。壬寅文明書局將開幕。彼稱寫真銅板可自造。彼全用其理想。人則駭之。因其時惟有陶子方制軍。向日本小川一真。刻銅板于紙。附夾于行狀中。人人皆詫爲奇物。其實寫真銅板術。在西洋亦僅在一八八二年發明。行之日本。亦未久也。從前刻在格致彙編中之李鴻章徐雪村等。皆雕銅板。雕銅板彼甲有之已久。然同人皆信趙君不妄言。同至日本。購得器具而歸。趙君雖買得博文館之寫真銅板術一冊。實語焉不詳。日本之販賣造

其店亦言之不了。屢托人介紹至小川參觀。僅得一瞥視。一無所得也。且習寫真銅板。至寫真銅板店參觀。卽所謂彼國不顧天下有第二家者。趙君素信自己有神悟。攜具諸無錫。牛牽馬絆。試驗半日。遂得印物一紙。余時在上海。戲致電賀之。其後文明書局珂羅版等。足與日本印物比長者。皆趙君暗中摸索而得之。此君雖不識西文。然於藥物之名稱功用。精熟無比。惟生長中國。非工藝之國。趙君遂埋沒其天才。無所大發明。且其人素恬退。不願競名。亦不願競利。數年以來。夜深無事。獨閱古琴。自娛。不幸於前年構末疾以終。其人若生西洋。必與薛特司提芬孫等齊名。發明利類人羣之品物。世界蒙其福矣。余在扼北。旋欲習銅板術。乃在趙君製板於文明書局之板。余有趙君之性癖。而無其天姿。鑄其耐性。凡能動能轉。近乎西洋景者。無不好之。但用陶淵明之法。爲之而不求甚解。且旋卽棄。余之欲習銅板術。其目的因欲設立圖書報社。但其動機之發。卽因寓處相近有售賣照相器具舖。余每過其門。必立觀窗中。不覺移時。一日試購小孩所戲之照相鏡一具。與寓中兒童弄之。漸覺可玩。時添購品物。姑以寫真銅板之器具爲問。向列出售尋常照相器具之店。與寫真銅板之店。甚隔膜。獨此店乃藏有倫敦發賣製板器具店之詳細廣告一冊。出以示余。余出五仙令購之。由此按其圖畫。詳知其品物。且附製板術書籍目錄一紙。約有數十種。余購數種。以之。且購得器具一小副。居然亦出板於寫真之房內。比余遷居倫敦。欲觀學校之究竟。卽入向所誦之麗景街夜學。同學有英人二十餘。余覺彼等事事皆若新奇。余則並未得有何等特別知識。出乎適其店目錄之外也。因此一事。又發

見凡有特別工藝之書籍。普通書舖即最大者亦不能得。其發行往往皆附於造具之店也。故寫真銅板。術至普通者也。然試就別發洋行伊文思書館。或日本之完善書店問之。必以未有其書對。即入倫敦市。遍問大書坊。亦止能舉出書名作者印局。然後可以代求也。

客問

子既欲發刊圖畫報於十年以前。今日既歸上海。曷不從事于此。

答曰。理想之與實行。每每懸隔一大段。吾在十年前。即想發行畫圖日報。至今追念。實覺過早。圖畫旬報在倫敦有一「倫敦新聞」者。發行已七八十年。其初皆雕板。即現時我國所謂雕黃楊木板。是也。其報尺寸略與今日上海各報相似。即彼之「不其」一。抵過上海報紙之一板。是也。每分爲十六丕。其至二十丕。其雕板之畫圖。九方七寸者。必插有五。六。方。五。六。寸。三四寸者。又插有十數。自有寫真銅板後。此報愈改良。至今尙每週出板。惟與此報同式之旬報。又增三四而已。然此等畫冊之報紙。在法國二十年内。亦惟巴黎有一旬報。至於日報。直至一九零四年三月。余在蘇蘭愛丁堡時。方見倫敦之鑑報出世。見有牛津大學與圓橋大學在倫敦太晤士江內競濟之圖畫。約有尺五寸之巨。今日如倫敦寄來之誠報。售賣於滬甯火車站等處者。即二尺巨幅亦有之。區區尺五之畫。何足齒數。然在當時。彼中人已極新奇。其時尙不能讀報。故在蘇蘭時。曾未買看。其年五月。與同鄉莊君同至倫敦。住在日本輪船停泊之相近處。方得購鑑報一紙。以爲練習看報之資。因該報雖亦有二三丕。其之記載。然有四五丕。其之圖畫。每圖之下。止注數十字。最便初學文字人閱讀。曾記到倫敦買得第

一紙。卽有康南海之小影。其時康先生方遊英倫。該報稱之曰光緒皇帝之朋友。未來之宰相云云。有此一趣事。故連帶而此報之影象。影於吾之腦中者。至今猶能了了。自鑿報出後。十年以來。倫敦方有畫圖日報三分。巴黎則四年前方出一分。似覺日本至今尙無其物。（惟揣想之耳。恕我未調查也。）吾乃於十年前卽欲計畫。豈不太早。恐今日猶未到兩兩恰好之時也。

客問

歐洲尙視寫真銅板畫。如其貴重乎。

答曰。非也。諸客勿誤會。歐洲於寫真銅板畫。幾乎滿坑滿谷。不值一錢。所有日報。惟太晤士報。擺其高尙貴重之大架子。但於紙張加光潔。排印加清朗。所插者惟地圖。從不插寫真銅板之圖畫。其餘大小各報。皆每日有三五六七張寫真畫。或有多至十餘張者。太晤士報每週一兩月。或數週。必有大附刊。其附刊中。索性有數十張之寫真圖畫。刻入。（於正張。仍不刻寫真畫也。）余所見太晤士報。最大之附刊。卽日本併吞朝鮮之先。聞聲數十萬金。囑太晤士發一大附刊。歷敘日本種種內政之優良。附刊圖畫百餘巨幅。預買世界之好感。以免併吞時之非議。太晤士報正張。常爲二十四丕其。卽爲上海報紙所謂六大張也。（上海報紙普通皆三大張。自四大張而止。）該號日本之附刊。却增多九十三丕其。蓋增多二十三張。若以此附刊訂爲商務印書館東方雜誌之本子。蓋得五百五十丕其。售價仍如常時。每一分之報。至小孩不能受。信紙不能塞入。卽以彼中之寫真畫幅而論。足可以抵一日本全國風景冊出賣矣。然在該報視爲習常之事。不屑闖入正張也。其餘若週報。若雜誌。若定期

分刊之小說。若各種之學報。無不數十紙之寫真圖畫。繪畫全書。而且備有甚多之三色銅版。決非因寫真銅版畫之貴重。而正式之圖畫日報與圖畫週報。尙未能十分興盛也。

客問 然則其原因何在。

答曰。即因日報與週報。不能隨便雜取無緊要之寫真充數。必皆爲現時重要之新聞。譬如昨日北京軍警及請願團。在國會將吳郭諸議員毆打。在歐洲之圖畫日報。必負有攝照當場把戲之責任。非能如我國報紙。畫出幾張圖畫。戴軍帽的。算做軍警。穿洋服。的。算做議員。裝成扯扯之狀。算做打架。即可了事。即萬一臨打時之狀況。不能攝得。亦必轉轉灣灣。照得相近之情狀。故此種照相之訪員。亦必鉤心鬥角。慘淡經營。往往攝照于擾亂及戰鬥之頃。送却性命。亦爲常事。一紙之貴重。亦匪夷所思。如昔日西班牙王結婚日。在道路遇刺。有一照相訪員。攝得一紙。王與后已易車而。其擊斃一馬之車。猶在受刺之地點。其時炸彈之劑。亦未全銷。此紙即售得華銀數萬元。因照相與。聞及著作相同。例有板樣。每報雖刊載。必與以貨金也。故開設一圖畫報館。覓料甚非易事。雖倫敦已有三十七家。供給報紙圖畫之大公司。皆資本數十百萬。遣派攝照之員。遍於全球。然所有圖畫日報館。又必自派攝照員無數。爭求特別攝件。博取閱者之好評。采集材料。如此繁費。故已有大社數家。而增設頗不甚易。若資本薄弱。僅能得有普通圖畫。則尋常日報之插畫。已不相敵。可謂稱爲圖畫報耶。

客問 然則圖畫日報之不易發生。而材料問題。居其重要矣。

答曰。斯固然矣。然中國在一切材料荒落之時代。亦可用荒落之辦法。即采集外報。造就職員。驗湊合。在他人以爲平常者。在我國亦或可以敷衍。惟材料之外。零有一問題。即中國人看報之興趣。究已至何等程度是也。雖圖畫報之性質。比較尙可普通。然不景氣之社會。於世上之活劇。究有強烈之刺激慾望否乎。甚難言也。故以倫敦情形而論。似新聞之消息。能早聞一刻。輿論聞一刻。大有關係。故晚報之力量。勝於晨報。晚報發行至六七次。在他國則不惟上海。決尙未容爲正當晚報之發生。而如夜間最繁華之巴黎。晚報亦尙奄奄無生氣。其人甯可化費其零錢於咖啡館之啤酒。捨不得多看一張晚報也。推之倫敦人好奇之性情。如聞洪述祖在會審公堂前剛上車。被宋先生之公子等遮阻而下。重上官廳。倘此遮阻時之照相不能得。自人人失竊。即使竟不能得。亦必將洪述祖所坐之汽車。停在會審公堂門外者。攝登。而遮阻之宋公子與其同人出公堂門時。必攝得一紙。洪述祖重新送往押所。又必得一紙。即此一案。如洪述祖棧薩里之住宅。其家屬出門運動釋放。廷請律師。無論在車在途。亦必被攝多紙。凡皆其人當做新世界之活怪。必欲先觀以爲快者。而吾人則自有牢不可破之成見。假如汽車者。人所習見之物。停在門外。攝在紙上。安見其爲洪述祖即洪述祖之汽車矣。知之亦何意味。此等批評。街口而出。但是心心想。假如我等聞有此事。忽發奇興。奔往會審公堂觀看。即使不會看得洪述祖之面。然尙看見洪述祖之汽車。停於門外。與門外蹤跡全無。但如平日。止有紅頭巡捕。挾槍站立。則我等之慰此行者。有以異乎。無以異乎。歸而講述此行以報銷。孰爲可銷帳乎。孰爲不

可銷緩乎。足見彼人好此零星夾雜之情景。亦非無理取鬧也。不然隔壁死了大狸貓。與我何干。推而廣之。所謂秀才不出門。能知天下事者。就非可已而不可已者乎。迫緊急之時。他人有此習慣。論天下事。爲國事。論國事如家事。是非黑白。卽容易了解。必待臨死抱佛脚。到此方議點告示。派員請員。命使疏通。則遲矣晚矣。今日勿爲廣漠無根之批評。吾人此等好奇之心。猶未發達。卽就小有實施而論。亦可以證明。年來商務印書館之製版部。屢次因上海之大慶弔大運動等。派有專員。攝其活劇。預先發有傳單。通知各報。倘欲製版。可實指各種情景而取版。然各報館則應者寥寥。偶有一二報擇取登載。閱者亦不見增添何等之興會。雖登者而不勉強。而閱者自愈無習慣。亦一主因。然卽此亦足見吾國之圖畫日報。發猶未至生之時期也。

客問

子所言公堂門外攝照空汽車等等。似亦非爲難題。以登者之勉強。促進閱者之習慣。獨不可試刊一二圖畫日報。以爲先聲乎。

答曰。客言良是。且圖畫之足以普及。與足使閱者增多。究尙勝過一常之報紙。或者必有人於最近時代冒險一試。亦未可定。但因攝照公堂門外空汽車。論其是難是易。又不能不聯想而及於我國照相事業之荒蕪。必當一正吾人對於照相之觀念。而後各種事業。因之成就者不少。而新聞之寫真圖畫。亦其一也。

客問

照相之觀念如何而正之。

答曰。我國於照相術之命名。或曰照相。或就音義並通之字。名曰照像。問名其事曰攝影。日本采
 用我國畫像術。稱曰寫真者。名照相曰寫真。近來我國亦通用之。雖無論相也。像也。影也。真也。而照之
 器之寫之。不必定屬於人。人相物相。人像物像。人影物影。或真人真物。無不可照。可攝。可寫。精審詰
 人亦無不知之。然普通觀念。無非對於幾家照相舖。幾個照相業之人。而定其功用。以爲「照相鏡者。
 照人面孔者也。」故遇普通之人。示以照相鏡。彼人必銜口而。爾善此乎。我且坐。請君爲我照
 之。殊不知照相鏡。不必專之於照相舖中之業照相者。贈之乎筆店之毛筆。不必盡供寫大字先生
 所用。未必推而廣之。但推及於詩云。子曰之書生。拆字先生與報館主筆而已。無論商店簿記。用之極
 多也。小孩玩器。可供塗抹也。閨中不識字之婦女。用描花樣也。糊塗且以塗漿。瓦匠且以飾壁。鞋匠且
 以上油漆匠。且以貼金。甚而走方郎中。亦用以抹藥液於爛勝瘡。機器工人。亦用以塗紅鉛于關節處。
 一筆之細。其應用之。何可悉數。照相鏡之面目。粗視之。頗爲應用略狹之器具。未必如毛筆之簡單。
 可以改變自如。然語其應用之多。亦幾乎苟有推廣。不在毛筆之下。今之照相舖之照相人。以寫字之
 法。定其品類。其高等者寫招牌之江瀾墨客是已。其下乘者簡直寫旗燈之漆匠。然惟其爲營業之故。
 必四平八穩。光方圓黑。可供裝飾。而且其技能止餘于寫招牌。狹義的勝於比例之。即代人照一留供
 遺悼懸掛之肖像是也。其餘如屏條扇頁碑銘誌石等等。即不與焉。若夫脫離字跡。聯結風雅。隨意題
 字。涉筆成趣。更非所論。然照相與寫字路異。實寫招牌之書家。十八九不能寫誌銘等。照相之趣

事。照相人但不爲耳。非如寫字分雅俗。絕對不相能。惟有一種極超之手法。則亦非高技人不辦。習俗之照相營業家。非所觀也。略訓於此後之詞答中。故筆之得其主。非僅得於寫招牌之繪字而已。照相鏡之得其主。非僅得于攝照追悼會肖像之照相館影計而已。筆得於篆隸南北碑唐宋名之書家。固得其主矣。卽得於窗明几淨。硯精墨良。書法不甚高明之文人詞客。亦未嘗非得其主。甚而至於大蘇頭筆。得歸于大著作家手中。揮寫拍蚊之子草稿。亦未嘗非得其主也。如此照相鏡而入于高等游藝家之手。固得其主矣。卽伴文學之士。與裁紙刀。墨水筆。時辰表。行篋工具等。配置于書桌之上。亦未嘗非得其主。卽半舊之做鏡。入于纏膝裏脚。形容怪奇客之手。而得人生之活動。科學之重證者。又未嘗非大得其主也。

客問

照相鏡於照相店以外之應用。可約略以言其一斑乎。

答曰。照相鏡應用之類別。雖不易細分界域。然其大略。固可得而區分。

(甲) 游藝家美術之照相。

(乙) 游藝家山川風物之照相。

(丙) 一般人留迹紀念娛樂遊戲之照相。

(丁) 科學家取證學術之照相。

(戊) 演講家示教幻影之照相。

(己)新聞紙世界活劇之照相。

(庚)廣告家物品貨樣之照相。

(辛)工藝家製版印書之照相。

此八類者爲其大綱中之最普通者。皆非照相館之營業。所能包括者也。

客問 何爲遊藝家美術之照相。

答曰。不聞吾友丁芸軒君之言乎。天然縝者直之。斯所謂人爲之美。西洋畫法講光暗。方求恰肖其物。東方畫法講筆法。惟貴能得其神。然筆法之畫。西洋亦何嘗不貴。肖物之畫。東方亦何嘗不珍。賞終必求其有一種人爲之力量。存乎其中。斷不使拘滯於天然。故肖物而能顯人爲之力量者。中外所同珍也。倘拘滯於天然。則寧取筆法之能傳神者矣。換言之。肖物之光暗。以繁複顯力量。傳神之筆法。以簡單顯力量。但講筆法。固非拘滯於天然。卽兼言肖物。亦決非拘滯於天然。皆有縝其直而直其縝之精神。以與天然競美。若夫照相也者。肖物極矣。本科學之光理。而變爲工匠之技術。盡屬天然。無一毫人力之能顯。故卽以營業之照相而言。苟攝照之靈。不加以配當之後。不施以造作之光暗。極版(種版者俗名照相底子)之上。不敷以疎密之鉛迹。不調以厚薄之朱墨。惟恃不擇地面晒印。不加修而晒印。十八九皆成爲紙馬店中之馬子一張。其實肖物極矣。凡有條件。莫不畢現。故此等清羸之照相。若作說明畫幻影片等。本亦大段合宜。惟涉及吾人身心之形體。或欲此美於畫幅者。終覺不其有。

快感。所以上等之營業肖像。必經設施。使有畫像意味。愈趨渾者。愈令人愛玩。卽不知不覺。賞其不滯於天然。有人爲之力量。存乎其中也。然營業照像。究以留一眞形爲職志。不惹着意於畫法。若遊藝家美術之照相。純然欲改照相術自身之天然。利用之。而仍返於畫幅。必使愈離照相。而愈近畫幅。斯爲愈善。故照相稜角之至劃者。而必設法使之至渾。照相之消楚者。而必使之糊塗。在小孩見之。唾爲不消楚之照相。在畫家視之。實爲肖物之古畫。甚至於略含筆法之意味。此卽彼中人神魂顛倒。刻意經營。羣數千百人於社會談之有味者也。其天姿富者。一入手而工。其去美術性情遠者。揣摩數年而無得。有人以爲糊塗之照相。但將鏡頭之焦點。略加差忒可矣。此與有人義漢隸北碑。可使小孩劃之而成。同一見解。所謂毫厘之差。有千里之謬者也。且劉渾之說。止舉其一例。其所以脫離照相而成爲畫幅之條件。至爲複雜。假如位置一端。以東方畫事而論。以擔柴漢停柴於蹊徑。舉手作欠伸。亦自右野有致。而醋瓶酒卮。位置得宜。亦卽撲棧可愛。故選材之事。無方無定。在山水清淑之處。不知畫意者。未能得半幅之圖畫。卽貨物委積之地。能講畫理者。亦可得傳世之畫幅。諸如此類。可以講求之事。迨難悉數。因此一項。卽有無數俱樂部。無數雜誌。專講此事。此較執筆作畫。稍能容易。因執筆作畫。竟可握筆而不成。求之照相。雖不能佳。必可得一下劣者。以慰藉。且此事與畫雖近。非卽同物。儘有極工於此。而絕不能畫者。則開一特別工畫之法門。足以消遣其永日。琴棋詩畫之外。又濟此極風雅之消遣品。倘能成一社會。麻雀撲克之力量。必又可撲滅嗚呼。此照相觀念之所以不可不正。否則幾墮

照相鏡真爲江湖技術之工具。而不知其爲書房之清玩矣。

客問

山川風物宜爲美術照相所取材。胡爲又獨立而專門。

答曰。美術照相取材於山川風景者固多。然意在配合於圖畫。不必定與風景爲緣。孤燈茅舍。老婦獨紡。美術照相傳其神也。階石蹊弓。潯犬相伴。美術照相寫其愛也。蓬頭稚子。啼笑天然。美術照相傳其趣也。老樹之根。瘦藤穹腰。美術照相寄其諧也。此皆無與於山川取物。卽有割取於山川風物而成者。夕照餘光。落於客帆之外。不必其山川定在名區。荒蹊茅屋。倚於頽垣之旁。不必其風物定有古迹。若主於山川風物。不必定合圖畫者。則其意趣。全然不同。山川必出於名區。風物必取於古迹。此既爲一定之條件。而又無取乎過有圖畫之意味。但當成爲不俗之照相。其與留迹紀念。又不同者。留迹紀念之照相。惟倉卒任取其部分。足以說明此爲某某名山川。某某舊風物。則已完事。此畫齋記載或雜誌之中。以爲名勝之說明者。斯無憾矣。若夫欲刊於風景畫冊。或置諸錦繡綾嵌之照相冊中。以爲客座之上陳飾者。懸壁則必美術照相。懸風景照相則俗矣。飾風景照相於壁間者。止有博物館館等。否則車站之待合室。商店之陳列櫥耳。或以爲郵片之留迹。物鏡之幻看者。皆當別有斟酌。爲專門之研究。譬如同一西湖湖心亭。照於何方面。或照於宜晨宜晚。或照於若冬若夏。登高而求之。距遠而索之。候有特別標託而別之。去其妨礙之條件而圖之。照數十紙而竟得一攝製。亦有之矣。故今日我國風景畫冊。雖稍稍問出。而有僅供說明料者。羈其中。皆無特別研究山川風景之照相家。惟倩營

業照相人。鹵莽滅裂爲之耳。但西洋市間流行之風景畫冊。亦不過光方圓墨之高手工。選取四平八穩。脫離紀念說明科之面目者充數。若夫愜心貴當之風景照相。惟遊藝家此藏一紙。彼得一幅。歷數年心苦。聊以自娛。或亦有貨之於市。應充商品風景照相之上驕者。

客問

美術圖畫山川風物之照相。均屬之游藝家。而留迹紀念遊戲娛樂之照相。屬之一般入者。豈因其事有難易。故遂有普通不普通之別歟。

答曰。游藝家者。卽就一般人之中。指其有特別嗜好者耳。美術照相與風景照相。語其工者。自然較難。然亦有性極嗜此。而不必求工。正若有人濫墨作畫。臨池習書。止似消閑遣興。並無欲名一家之意。則照相之留意於美術及風景。亦卽無所謂難易。此當然亦必稱之爲游藝家也。然照相鏡必挾有目的而設備。已非今日西人觀念中之所有。吾向所云照相鏡。當與裁紙刀。墨水筆。時辰表。行篋工。等爲一般人必備之隨身清玩。實甚切當。其備於人人之照相鏡。偶攝圖畫。或照山水。原亦爲事之所必有。然此會不屬於游藝家之範圍。不過聊供遊戲娛樂。爲其照相鏡作用之一面已。其所以備此照相鏡者。僅以爲不時之需。非有所專用。大都歲時閑暇。藉與親友兒童爲歡笑。行旅遊觀。得存舟車城市之經歷。或製郵片而寄親朋。或黏手簿。娛而賓客。或爲家禽留影。或爲國卉示狀。此實佐助筆人吾黑記載之窮。照相鏡之爲物。可稱爲一種變相之簿。中日記簿也。

客問

然則所謂科學家取證學術之照相。而一般人中之治科學者。其懷中變相之日記簿。

內必富有資料矣。

答曰。一般人中治科學者之照相鏡內。必富有取證學術之資料。原亦為事所常有。但留迹記念遊戲娛樂之照相。即可取證於學術。往往不暇不備。不能適應於系統學術之研究。且照相之應用於學術者。其攝照之條件。大都需乎特別聯結之器具。非尋常照相鏡所能為功。如天文之必連于望遠鏡。微生物之必連於顯微鏡。光色之必加分光器。草木之必加顏色簾等等。皆必有特備之附屬物。又有特別應究之手術。非能普通於人人營業照相之人。將有見其器而不識為何物者矣。

客問

演講家示教幻影之照相。亦無非取出川風物留迹記念。取證學術等之照相。實地應用之耳。豈另有手術之當講乎。

答曰。凡一物而有特別之應用。自必另有手術。但亦甚為簡便。如製造幻燈片。窺影鏡等等。不過一照相晒印術之變通處辦者而已。終之皆包括於照相樂事之中。余之所以分類討論者。非謂照相必有此等分類。不能相互應用。余亦正因人狹視照相鏡。但以彼為營業照相。代人攝照。追悼會遺像一種之事。則照相之功用不顯。而於社會之有用學術。及學界之有益教材。失却無算助力。且於吾人日常生活之中。亦少却無算樂意。故不元不備。縷縷指出各種之功用。冀吾人對於照相鏡之觀念。應當不若從前流俗之狹隘。而且已述各種之趣事。若美術。若風景。若紀念。若學術。若示教等等。其關係固大矣。然猶不若我等。專講討論。講說圖畫日報。其有補於新聞事業。從而發達一般人之智識。可

得無方無定之效益者。其爲關係更加巨大。

客問

新聞家攝照世界活劇。其爲手術。當亦不出於比例。蓋攝照相。變通處辦之而已。然而曷爲我國之講求者甚鮮。

答曰。此正由照相觀念之不正。未能視照相鏡若人人必備之一物。於是。由冷淡之意興。變而爲雙方之滯阻。一方則社會人。素不習於事物之留迹。至易故對於世上之活劇。無強烈必親見於紙上之要求。一方則社會方視照相營業。止有人像之一種。而理想中。決無有爲子弟購一照相鏡。即圖予以照相訪員之職業。此亦由於新聞事業。尙在幼稚。報館主筆。報館訪員。皆看作斯文敗類之末路事業而已。有其前一方之原因。則報紙雖增插畫。尙不能得普通之特別歡迎。兼有後一方之原因。即似有人能設供給新聞照相材料之會社。照相營業人。無新聞之興趣。新聞界中人。又無照相之興趣。一般子弟。又少看做小小職業之傾向。故仍常在於因循因循之中。彼中則因照相之觀念。大異於吾人。所以入人之需要。於照相圖畫之說明者。既已甚切。而且不惟供給新聞照相材料之會社。林立於巨大都會。即一般失業無聊之閭民。亦視爲救窮之末計。故有破舊衣冠之人物。挾一下劣之照相鏡。踉蹌於公園鬧市之間。擁擠於演講賽會之場。冀得意外之照片。可以立刻發財。或得尋常滑稽。可換明日一飽者。無時不相遇也。至於入用會社。藏有高等訪員之憑證。行篋中備具利便之照相具。周遊世界各國者。固比例於專司記載之通信員。其位分之重要。初無一毫殊別也。

客 問

照相之應用於智識者已聞其略矣。不知其應用於工藝者。所謂工藝家製版印畫之照相。大約即指寫真銅版之類。而所謂廣告家物品貨樣之照相。又何說歟。

答曰。此與製造之興衰。為直接之比例。而於照相。不過生間接之影響。西方商市之出品。既盛。欲便利估客。故各業皆有繪圖貼說詳細之貨目單冊。假為華服店。則將最新衣飾之式狀。一一隨時繪圖。刊登告白單冊。登載於日報雜誌。藥物店。則繪其瓶匣之外形。或並繪丸散之內容。珍寶首飾店。則插戴懸佩之品。無不詳細繪列。鐘表店。則遍圖其鐘表之種類。工具店。則畫繪其工具之形式。即為印刷鋪之於書籍。不惟詳說其內蘊之精卓。亦且繪示其外觀之美備。其餘若機器工廠之出品。陳列商場之百貨。更以圖畫告白單冊。為日夜散發之要事。此在中國。雖近年亦稍見於日報廣告欄等。然其劣陋可笑。其八分之過失。固當歸之於商業之過衰。而二分劣陋之緣。半歸於特別圖繪貨樣之畫家無其人。半即由於物品貨樣之廣告照相。亦無人研究耳。其研究之法。即綫綫宜若何配。其光色。金銀宜若何顯。其珍貴器具。宜若何而讓彰。食品宜若何而顯味。三四十以前。彼中貨樣廣告。皆出於繪畫。稍後則由照相而描改。今則十八九皆直成於照相。自直成於照相之廣告盛行後。每一廣告冊。為美洲百貨陳列場所贈發。有厚一尺許。函圖十萬。如價購其冊。需銀五十元者。幾乎各種實業學問。於貨樣廣告冊。皆有甚大參考之價值。故物品貨樣之照相。近來照相校中。亦無不別列為專門。

客 問

製板印畫之照相。是否即以寫真銅版為正宗。

答曰：製版印畫術。凡三類。甲類爲印其凹面者。卽彼中古時之雕銅印。所銅之版。爲陰文凹。嵌墨於凹紋之內。拭清其平面。新印之紙。必先着濕。而後以濕紙與凹紋嵌墨之版相切。軋印於機中。此等印品。其印墨高起於紙面。甚爲美觀。今在中國所常見者。郵票一種。卽用此版印成。西方則講究之名片。常用凹雕銅版刷印。其餘則如嵌於照相鏡架內之成幅圖畫。十八九皆用此版印成。若其雕版出於百年以前之高手。徑尺之小幅。可值千金。其餘書籍之插畫。舊書中往往相遇。新書則已甚少。中國凹鑄印之品物。余未多見。僅參觀商務印書館之印廠。曾見一部分。方從事此種工作。因同去諸客。過此未久立。余亦未留意其究印何物。大約工緻之鈔票。亦必以此法印刷也。此種凹印。與照相類少關。然有一種之照相凹文層版印。層版印不必畫凹文也。三十年前曾大出風頭。卽代用雕銅版畫之第一步。嗣後寫真銅版及珂羅版次第發明。此層版印之手術繁難。遂亦變爲製版遊藝家之美術工作。今雖未絕其種。亦幾與雕銅同手術。爲一種雅技。非尋常工藝家之所有事矣。

客問

其乙丙兩類之印畫術。則又何如。

答曰：乙類爲印其平面者。平面之意。卽不凹不凸。印墨浮於版面。每紙軋印。半脫其墨於紙上。而成印刷品。半仍留於版上。黃將墨棍加墨於上。然後再付軋印。卽石印及珂羅版是也。珂羅版因全爲照相之產物。而石印則不必定用照相。而照相爲之增擴其能力者也。我國攝印古畫古帖。皆用珂羅版。此技不曾爲我國畫帖開一大方便之法門。因水墨之畫。其性質與珂羅版最相合也。若西洋之由

畫則與三色銅板接近。故西洋高品之印畫。雖亦或借重於珂羅版。惟反不若中國需用此版之處較多。西洋珂羅版之應用最廣者。莫如郵政花片。郵政花片之印刷。雖不必盡屬珂羅版。而珂羅版實爲其大宗。吾國尙絕無珂羅版郵政花片之迹。所有者寫真銅版套石印之色者而已。此在彼中爲下劣之品。卽郵政花片一事。年來雖漸見發達。從郵局寄遞。亦不至爲郵差所偷匿。然此事竟率之情形。殊可哀。不惟村鎮之間。自無此物蹤跡。卽名區勝地。若西湖之類者。其風景之郵片。不能得之於湖山近處。反止能得之於城市間。上海印局之分店。彼中卽雖一小村鎮。皆有其村鎮特別之風景片。而名區勝地之風景片。止能得之於其本城邑。（惟大都會之大販賣店。或藏有他城邑之有名風景片求售。）凡半日之旅行。偶至一小村閑遊。或訪友者。必購其地之郵片寄示家人。假如朝去滬甯鐵路之陸家浜。下午其家人卽收得一陸家浜之郵政花片。以道平安。而好奇者。遇有數百里清遊。由上海去南京。每經一車站。例如崑山蘇州無錫常州丹陽鎮江。必急急下車。車一郵政花片。以投郵筒。又有一路留滯者。從上海則自寄一郵政花片。寄於崑山郵局。寫明本人赴局自取。至崑山則寄於蘇州。一路如是。非但所至之地。必待其郵政花片。且必經過郵遞。上蓋郵局之戳子。方足證信實。曾經行其地。並非某處之郵政花片。購於大都會中之大販賣店。假如西湖之風景片。亦可購於上海之商務印書館。若其上海無杭州郵局之郵戳。安見寄自西湖耶。所以若瑞士四州湖上之高峯等。皆特設郵局。往往有人從上山鐵道而上。耗車費華銀十元。專爲就其頂上之郵局。蓋一郵戳。寄於親友。而得片之人。亦

如獲至寶。今我國收藏郵票者有之矣。收集郵政花片者。尚無其人。若郵政花片。一一必以上蓋郵票爲珍奇。僅嵌而陳於客座。對客數之曰。『此寄自巴。』此寄自埃及。此寄自亞琴丁。此寄自千葉島。一則尚無一人知此風味。此固無關於布帛菽粟。可以救窮圖之飢餓。然郵政花片之遍於城邑。實足以藻飾有情之人境。此一善也。嚙嚙之函札。以搜事措詞而因循。不若郵政花片。但署姓名而寄發。已足以表示殷懃之情懷。倫類中多一簡便達情之具。此二善也。花片之所函。風物古迹。奇狀異俗。莫不畢備。流行於一般之社會。不啻多一互增智識之印品。此三善也。郵票雖小物。已與古錢舊印。同認爲高尚之雅玩。增一郵政花片。豈不更多一有益之消遣晨夕法。足以替代麻雀撲克強盜之勾當。故今因珂羅版之印刷而驟論及之。至於石印之印畫術。自三色銅版興。而書中插畫。已有一落千丈之勢。然自橡皮膠印。稍增益之。其軍又張。且我國牆壁上之三色大告白。今惟紙煙公司及外國戲院等。在上海市上。年增一年。吾之戲院及各種營業。尙少加意於此。倘異日漸次發達。而石印出風頭之時。日正多也。

客問 丙類之印畫術。是必所謂印其凸面者矣。

答曰。然印其凸面者。即從前之雕版印刷。及普通之鉛字印刷。皆是也。此爲印刷之最普遍而最廣行者。印畫之法。有尋常刻木之版。有現時上海所謂黃楊木版。有電鍍銅版。是皆與照相無涉。與照相有涉。而全藉照相之力者。曰寫真銅版。可藉照相之力。亦可不藉照相之力。與石印之手續。有多數

相同者曰鈔版。寫真銅版。其實亦可不用銅而用鈔。西名本爲半色版也。鈔版亦不用鈔而用銅。西名則曰線版。所以名線版之意。蓋言畫之深淺。皆用點與線。斂勒而成。譬如畫一人形。身若淡灰色。袍子澹棕色。馬褂其淡灰色。袍子必用疎線或疏點斂勒。澹棕色馬褂必用密線或密點斂勒。此人人所知也。然則此等畫圖。非即用點線構成者乎。製點線畫幅之版。名曰線版。乃名副其實。不徒言點者稱名從簡。略之而已。凡畫可以製線者。皆可以石印。如鈎勒之山水人物花卉。如不着色之地圖。如器物圖。又如字迹。字迹雖非畫。亦點畫所成。又凡可製線版。可付石印者。亦卽可以雕刻木版。點線粗者。交尋常刻字人刻之。點線細者。則交割黃楊木版人刻之。

客問 何以名寫真銅版爲半色版。

答曰。假如淡灰色袍子。澹棕色馬褂之人形。而以疏線或疏點代表淡灰色。以密線或密點代表濃棕色。此刻木版者可刻。而付之於石印。亦卽可印。倘使換一法子。用沒骨畫法。或用水彩畫。以袍子則竟以淡灰顏色塗之。澹棕色馬褂。或以深墨。或竟以濃棕色塗之。若以付諸刻木版人。刻木版人止能於馬褂袍子外邊。刻成馬褂袍子之形。馬褂袍子之中間塗色處。卽無從更着一刀。如是而付印。必成深黑馬褂深黑袍子。全不能顯濃棕色與淡灰色之意味矣。此又人人之所知也。若照相中之人形。其淡灰色袍子與濃棕色馬褂。亦與沒骨畫法水彩畫法同一理。由其濃淡止以顏色分。並不以點線分。故照相亦不能付刻字匠雕版。亦不能石印。自然亦卽不能製上海叫做鈔版者之線版。故照相及

沒骨畫水彩畫。止能做平面印刷之珂羅版。(珂羅版由膠質縮而成天然之點線。與寫真銅版不同。)其用凸面印刷者。則製所謂寫真銅版之半色版。半色云者。謂其能顯中間之色。除最黑者為一極端之色。最白者為又一極端之色。其餘兩極端以內之色。千層萬層。皆可名之曰中間之色。簡要言之。則曰半色。義亦略如矣。假如一人形。濃棕色馬褂。淡灰色袍子。白布襪。黑緞鞋。則白布襪者代表一極端。黑緞鞋者代表又一極端。而濃棕色與淡灰色。是即兩種半色矣。此版之能力。能使千層萬層之半色。一一如其濃淡而各顯。則兩極端之黑白兩色。自然更能顯出。且線版木版石印。皆能顯黑白兩色。故線版畫。西名又稱黑白畫。其所短者。若非有點線之疎密。即無從顯中間千層萬層之半色。不藉點線而能顯半色者。惟有寫真銅版。故獨居有半色之名也。

客問

寫真有銅版。不必藉點線而能顯出千層萬層之半色。其理由何在。

答曰。吾所謂寫真銅版。不藉點線而顯半色者。乃就大概言之耳。若嚴格的評論。安有不藉點線之疎密。而能顯現千層萬層之半色者乎。不過線版之畫。乃用筆墨而為手成之點線。半色之筆。則用光理而為天然之點線而已。且僅僅有點而無線。故若戲題一新名。鐸版名線版。寫真版亦可名點版。此成點之方法。亦可以前所舉之人形分論之。

(一) 黑緞鞋最深色也。

(二) 濃棕色馬褂次深色也。

(三) 淡灰袍色子色漸淺矣。

(四) 白布襪最淺之色。

寫真銅版之大發明。即藥水煎之網目玻璃片。(藥水片者。於尋常照相習稱爲乾片。寫真銅版舊時皆用濕片。今則西洋因人工昂貴。而乾片之適於銅版者。亦逐漸改良。故爭用乾片。惟中國尙用濕片。)此網目玻璃片。發明未滿三十年。網目片未發明之先。曾有人用女子覆面之絲網巾等。經營慘淡。而成不完美之半色版。縱使不完美。尙需有極巧之手術。方能奏功。故當時能者甚鮮。迨網目片發明。而爲美國費拉特費城之雷微公司所專利。半色版遂人人能之矣。或有今日之寫真銅版。世界我輩對於網目片。亦當致小小之謝忱。網目片之細者。一英寸函有四百網目。粗者爲三十六網目。網目之粗細。雖有數十等。而尋常最普通者。一爲一百三十三網目。或一百二十網目。用之雜誌等之粉光紙。一爲六十網目。或一百網目。用之於日報紙等。我國上海所製之版。大約不論粗細美惡。皆用一百三十三網目。即日本之日報亦然。可謂惡作劇矣。我國日報之印手。又劣。宜乎偶然插圖。章成黑鬼紙一張。吾嘗好笑。以爲曷亦竟取木頭一塊代之。但見某某風景。某某活劇。人亦勿之責。因橫豎製了銅版。亦印出黑鬼紙一張也。吾前年曾告文明書局之趙君曰。「君何不忠告各報館。改製一百網目之版。」趙君笑曰。「如此彼遠外行。但看與銅版印送之樣張。還你一個批評曰。做得太粗。」粗者腐蝕尙費事。吃力而不得好評。故局中購備二百網目。八十網目之片。皆關設不會用過。卽此小事。亦

見社會智識方低。無法可以勸誘。甯可有時寫真圖畫甚多。改用好紙。為種種之銷費。仍不得好果。若西洋則日報之寫真畫。皆用一百或八十網目之版。惟上海大陸報等。則有東方意味。亦似常用一百二十網目等之細版也。網目片置於藥水片前之作用。其意即將鏡頭內攝入之畫影。分為千百部分。每一部分各從一個網目中穿入。成一點子於藥水片。合千百點子聚於藥水片上。仍為一完全之畫影。畫影之深色者。例如黑緞鞋處。其進網目也。因黯淡其光而成點甚小。畫影之淺色者。例如白布襪之處。其進網目也。因強烈其光而成點甚大。今將網目放大而取譬之。譬如每一網目之尺寸。如蠶豆大小。

白布襪處。光強烈。穿入網目。光芒四溢。故成點亦如蠶豆之大。且幾過之。於是此點與彼點相接。四點接合之處。露出小米大之一孔。異日成版。轉倒其結果。而蠶豆圓點大之圓點。皆即為白布之部分。惟小米之微點。乃為小黑點。一片白色中。含有小黑點。人目可欺。遂覺其為全白。若就寫真銅版畫之白色處。用看布之小顯微鏡擴大其影。即見有無數小米大之黑點。布滿於白色之中。固非全白也。

黑緞鞋處。光甚微弱。穿入網目。惟中心聚光尚濃。故於蠶豆大之網目內。止能成小米大之微點。異日成版。轉倒其結果。惟此微點。留為白色。餘則成爲連片之黑色。倘印手不善。並白色之微點。近乎湮沒。但見為全黑而已。必用顯微鏡。方見寫真銅版畫之深黑色中。亦有極微白點。非

全黑也。

濃棕色馬褂處。光雖亦弱。然較之黑緞鞋處。光亮已多。故由蠶豆大之網目中穿入。竟能成爲蠶豆大之點。此蠶豆大之點。成版以後。卽於黑色中顯有頗大之白點。目中亦卽覺其黑色之不甚完全。定可代表濃棕色矣。

淡灰色袍子處。光雖無白布襪處之強烈。然較之濃棕色處。光亮大增。故由蠶豆大之網目中穿入。能成黃豆大之點。異日成版。結果轉倒。卽成黃豆大之白點。以黃豆大之白點。在蠶豆大之黑色中。自然入目觀之。便是半白半黑。定卽可以代表淺灰色矣。

假如以黑緞鞋處黑色中有微白點者。爲全黑色。作爲一極端之色。又以白布襪處白色中有微黑點者。爲全白色。作爲又一極端之色。而於是濃棕色馬褂處之黑多白少。淺於黑色一層者。及淡灰色袍子處之黑白相等。深於白色一層者。皆卽所謂半色也。其成此半色之兩層。仍由於點。惟此點非用人手點成。仍用網目片之光理攝成者耳。至於上之取所譬。僅舉濃棕淡灰兩層之半色者。簡約言之。以便討論耳。若實在照相畫。必有數十層半色。故成點之大小。亦卽有數十等。客但心知其意。偶反之可耳。且最白色處。中間必有無數微黑點。此種微黑點。固由天然成功。不可除去。然卽能除去。亦萬不可除。因有此微黑點。既不礙於人目中全白之感覺。而且此微黑點之作用。至爲偉大。寫真銅版。在強水中腐蝕。所蝕凹者至淺。如一片白色之處。無此小黑點密布。而將印紙鑽鑿相抵。則紙面過大。其

勢下傾。必與凹處着有印墨者相觸。成爲全黑矣。故得此密布之微。點鑽簇相抵。紙面無從下傾。以觸凹處之印墨。始能保有其白色。此又發明網目片人之一大勝利也。

客問

半色版以光理破成點子。得使照相畫可以印行。誠爲印畫術開一新紀元。如此木版與鉛板幾成勢力極微弱之附屬品矣。

答曰。此種觀念。在吾人對於照相製版術。則斷斷不生。吾人止知照相銅版。(卽半色版)初不知照相鉛版或脫墨鉛版。(皆卽線版)故以照相銅版與木版較。自覺木版之勢力甚薄。假如報中偶有遊戲畫等之插圖。尙可借重木版。然畫時極當留意。必粗細可適於刻木。方能下筆。不能粗細隨意。畫家胸中之邱壑。使讀畫者。倘偶選筆與。攬託極其細緻。描寫則極其靈活。而尋常刻工之木。窮於刻劃。尋常刻工之力。雕成呆滯。必弄巧反成其拙。否則必倩如黃楊木版之人爲之。始能合意。價值與時間之問題又生矣。此等下筆先計刻木。不能隨意縱筆之苦衷。想現在繪畫報館畫師之畫家。皆可懸懸告人。所以一聞有大張插畫。付諸石印。反覺與會略增。因下筆較可自由之故。(惟因節省經費。用脫墨直寫於傳迹紙上。則又有別種事拘苦。卽紙面當保護。脫墨難舒轉之類是也。)若知有鉛版。則石印之所能者。鉛版無不能之。而且石印或當擇取略佳之低線版。則印於平常之報紙。與木版鉛字同其性質。不擇紙而皆可。又石印必另行編印。而線版則可編排鉛字之中。宜用軟體字者。卽寫入線版之部分。說明之文句。欲用鉛字。則排附版外。較諸石印。止能純用軟體字。優勝特多。而且錢

版可以習版。以後另編書冊，石印則隨報而去，僅留不值幾文之照相紙底子而已。（脫墨者並此而無之。）此粗就今日我國日報界已有之條件而討論之，竟失却線版之功用，直可謂印刷大不健全。語其本無者，報紙之重地圖，世界皆然。獨中國報紙，不見一地圖，則以刻木爲難，製圖時字太細，亦甚不易之故。若用照相線版，可就大張縮小，任何細密，皆非所論。則報上之地圖，與各種幾何圖畫，皆出現矣。即以圖畫日報而論，固當偏重於半色版，然而相間以滑稽畫故事畫，地圖器物圖等等，皆當要求點線畫，雜其中，方疎密有緻，而且半色版往往必當連結線版，或加流動乘舞之框邊，或爲挖嵌補綴之花樣，庶愈增美感。凡此皆略就日報言之，至於教科書，科學書等之插圖，則半色版近乎絕迹，惟爲線版之世界矣。

客問

儉學會有六百元西洋留學之計畫，果能不妥乎。

答曰：錢之舉，至無一定，繁華之域，比例之相差，尤甚，不必言其荒唐者，即言其正當者，假如上海學校有三四百年，方敷澆婁者，亦有百十餘元，即能敷衍者，三四百元之學校，不盡爲上村，而百十餘元之學校，亦不盡爲廢物，一皆以其爲學之勤惰，而爲其人成就之深淺，假使其人生長僻邑，無學可學，其家境又不能有巨資可措，能勝百十餘元，不能勝三四百元，將來上海學乎，抑固不能入三四百元之學校，反甘心蹉跎於窮鄉，從而輟學乎，則智者必不待躊躇，而挾其力所能勝之資，就上海百十餘元學費之良學校而自進矣，推而廣之，在家本穿布長衫者，至上海而必效同學事。

羅長衫。在家本肯菜黃米飯者。至上海必嫌三色一湯之校餐未佳。類往馬路酒館會食乎。在家本安步以當車者。至上海必歎馳車出游乎。在家本熟讀課本或借書誦讀者。至上海必見書刊購。所有預約券不肯放過乎。凡此所謂穿熟羅長衫吃館子坐黃包車上棋盤街至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買書。至平常之事。卽上海至高等之學生。不以爲非。我亦不以爲非。然必出乎在僻邑出門時之預算。與百十餘元之力量。多所反對。則斷斷然也。平心而論。其人挾百十餘元之始願。特止欲得某校之功課耳。而熟羅長衫之華美。館子菜蔬之滑適。黃包車之安閒。羅列羣書之富麗。乃又一事。不能因百十餘元之預算不敷。遂根本推翻。歸咎建議之未當。甚而浮慕之人。必且得隴望蜀。欲並遷於三二百元學費之校。方爲快適。蓋此等麵筋學生。深信高價之油鍋。炸成大個。更可不費自己腦力。謀之而不能。反至放廢無事。輟學而歸其僻邑。始嘆故我依然。百境皆非。則悔已晚矣。今不必提起蘇州之夜航船。紹興之烏篷艇。如豕滿載。你之脚大指。抵於我之酒精鼻。爲人境之至不堪。且亦有失風師爺。土頭財主。旅行其間。視若尋常。今加一等。爲長江輪船之三等床架。又進而爲香港天津之統艙或房間。則除今之議員老爺。毛頭政客。遺孽有錢。洋氣直冲外。餘所謂曲辮子之詞林丈人。初赴考之青年學生。皆資爲惟一交通妙境。望大莩之間。過官廳之門。皆不甚生其比擬之情感者。也。乃儉學會學生。初閱日本三等船價。莫不欣然。語其實在。其待遇實優於長江之床架。天津之下間。如安心作爲內國旅行觀。方常滿足之不已。然登船而見頭二等之快美。加以長途之厭倦。頗有人忘其乘行之本意。甚且毒詬之。

曰不是人境。充此論而處處爲籠籠。明明無所謂不可儉學者。竟亦可深爲儉學爲理想。此則天下事。皆在有志者自爲之矣。

客問 子所謂三等船者。爲價幾何。其實狀果奚若。可聞其詳乎。

答曰。日本有恆言。凡人當分利之年。或爲分利之人。旅行例當以三等舟車爲合格。分利之年。則學生。分利之人。則軍人。故軍人與學生。乘坐三等舟車。走盡世界。皆不以爲非。非如外交官等。服御不飭。乘坐街車。則傷辱國體也。例當從儉之人。更有教士。昔年有日本教士以同教之誼。幫辦北鎮學家。曹亞伯君西行。該教士自充頭等船之侍僕。而勸曹君乘坐四等甲板。此教士抵英後。到處爭迎演講。因彼實爲一日本有名之牧師。其西行目的。卽欲以演講所得之銀。歸建禮拜堂。後聞得資三四萬元。始歸。由上海至倫敦巴黎柏林。資以出入有限。因既抵西洋。到處止有一半日之車路。所多亦一二十元耳。歐戰之前。有定期之郵船四家。皆兩星期一發。四家更迭而行。近乎每星期皆有。在上海開行之船。曰英曰德曰法曰日。英船無二等船。德法三等船。其待遇有中國內海輪船官船之身分。故需價二百七八十元左右。日本三等分兩類。曰特別三等者。等於德法之三等。故爲價亦需二百五六十元。尋常三等。則價止一百八十元。卽余前所言之長江牀架。或天津下船房間者是矣。與上海往日本之三等船。無甚異同。惟上海日本間之輪船常小。歐行者較大。而船中飲食。似亦略較優也。由上海至新加坡。二等頗擁擠。因有廣東南洋之華人。及往來南洋之日本小販賣商。而日本總奴與妓女。亦頗

不少。既過新加坡。終止市寥寥數十數人而已。常能遇日本學生。大都赴德。無論如何。每一客人。終能占得極闊之席。如岸上獨睡之牀。較長江之架子。大而且高。新加坡以後。一人可鋪一二牀。鋪睡其一。其餘則陳設書籍食物玩具小箱等等。若善於收拾之人。亦能羅羅清疏。安排得別有天地。三等雖不供被褥。然旅行適在熱帶之下。雖在冬間。一抵香港。直達地中海。皆如土產。彼本有女令。所謂「捷米」者。是。更加一東洋摺蓆於其上。即光軟無比矣。攜布單及氈毯各一條。儘足供此四五十日之舒服。食物每日白米飯三餐。先潔可食。惟肉燒洋芋菜燒魚之類之飯菜。皆東洋風味。久居東洋者。甚以爲適。未嘗東洋滋味者。莫不睡之。故若預帶醬油蒜油皮蛋火腿臘腸冬菜等愛食之品。二十元。而又廣東茶。添乾糖菓等等。長途消遣。亦即比於神仙。且三五七日必抵一埠。停泊登岸。就酒館小酌。攜回水菓各事。又添無窮風趣。聊用以慰辛苦。皆廉而不費。海行之極可羨慕。較長江內海之船爲適。三等或較頭二等爲自由者。長江內海之船。三等無寬大之甲板可供憩息。而外洋輪船。則頭二等固特置寬大游步場。即三等亦在大艙之面。建搭帆布之舟。任客徜徉其間。海行最不可少者。爲一元一具之藤躺椅。近乎每日十許小時。皆躺坐其上。喫果餅。觀書籍。談空話。望海天。之澄碧。嗅海氣之潔淨。若無世俗之見。浮慕頭二等之虛榮。亦幾南面王不易其樂。而且酷暑之時。三等則科頭笠。惟不露赤膊等之惡相而已。儘可御日本之道袍。寬博迎風。行坐如是。若頭二等艙則會食必整西裝。揮汗必襲重衣。拘苦或亦如獄囚也。若在頭二等而失其儀節。反受外人之恥笑矣。

客問 六百元儉學生之飲食起居及學校修業。可聞其略乎。

答曰。學生西去。必程度至不相。今當以預備完足。可以徑入大學。或專門學校者爲甲類。語文及普通學各有欠缺者爲乙類。今先言甲類之學生。其飲食起居及學校修業。雖因見學之故。略當從儉。然究與尋常官費學生等。亦可無甚分別。因用錢從寬從緊。決不在乎飲食起居。及學校修業等之正用。惟在乎零錢。零錢之爲名。雖終若不過爲附帶之費。但儘可指大於股。股大於腰。譬如我等在上海。包飯一月。止須三五元。然一月應酬朋友數次。其上食樓。反可不止三五元。諸如此類。可見須耗之巨。敵惟在零用。倘專注意於學校修業。不必十分刻蓄。其飲食起居。惟與零用爲嚴格之相持。則零用真爲零用。儉學正有餘地矣。假如有甲類學生。與取二百五十元之旅費。乘日本三等船。抵英國之倫敦。二百五十元船費。與小小整裝費。皆可在內。船到時。必有介紹友人來碼頭相接。或竟在船邊雇一汽車。與行李同載。至曾經介紹之華友寓所。其友必知深意。卽爲覓一廉價之寓。大約華銀八元一星期。此寓必在一中等人家之家中。普通有中國六架大小之房間一間。局運佳者。以如是之價。能得較大之房間。房中上有光潔之白壁平頂。下有華美之地毯。壁糊精雅之色紙。照相畫架。必大小十數。爐鋪桌插。排列整潔。精銅耀目。窗光淨明。白紗花簾雙垂。書桌靠窗。上覆五色線單。軟絨交椅數。或壁角有大躺椅一具。非有特別衣櫃。卽有特別壁櫃。雕花鑲嵌。可貯書籍。獨睡鐵床一張。銅柱精漆。可懸羊毛毯。爲被褥。白竹布之被褥。單相裹。溫軟光潔。被上罩以白花線單。此單乃覆被之飾。我國

最近流行。取爲客寓中之褥單。已屬可笑。更有妄人。用以罩桌。西人見之。必作嘔三日。西人吃飯桌上。白花單。乃平花無邊。絕非同物。且惟吃飯時罩之。餘時止。覆色線之單。我國習慣。桌上置一白竹布。名爲洋式。此等洋式。實出杜撰。鴨絨之枕。枕罩與被褥單。皆七日一換。白磁便盆。或盆箱。或簡便。置於床下。一壁有大理石之面盆。嵌寬大之磁壺。能含斗大之磁壺。滿貯深水。漱口。玻璃杯。肥皂磁缸。位置於櫥角。惟牙刷肥皂。必自備。面布兩條。搭掛小架。每晨十時至十一時之頃。客必出房。或往客堂。或出步公園。讓女主人。或下婢。將治其床鋪。傾潔其便盆。更換其水壺。拂拭其廳牖。如不依時出房。非但此日。即百物不爲整理。且被看輕爲妄人矣。夜睡之時。將所着皮靴。提置房門之外。明日房主亦爲拭淨。而上油。有包在房金內者。有另給一辨士一天者。大約包在內者爲多。如其有衣領等。應當洗濯。即於晨間出房。讓其收拾時。將應洗之衣物。捲置床中。彼即取去。不置床中。問者。彼爲甚好。以無欲洗之表示也。洗衣大都另給錢。惟局運至佳者。亦能得包入于房金。終之所有卑劣之勞役。皆以慣例之方式表示。不可以言語使令。雖語下婢。皆爲謬妄。以上卽八元一星期之寓所。房間大約占有三元五角之價。尙有四元五角。則算入飯食。以三元五角一星期之房間。鋪設至道台之簽押房。亦不過如此。西洋儉學。較諸北京儉學。租寓旗人家中。廂房。煨着炒鍋。實天上矣。

客 問

八元一星期之儉學客寓。而其飲食又奈何。

答曰。世人之飲食。以中國爲最樸。而油膩。伊大利次之。以日本爲最清淡。而英國次之。兩島國

之飲食。皆清淡寡味。而類合於衛生。然吾國寒士家風。黃米飯。香青菜。熟。大多數之人民。亦何嘗不淺。薄。深印一青菜。黃米飯之觀念於腦中。則嘗日本白米飯。黃蘿蔔之滋味。固無所謂不堪者。而食英國之簡便大餐。更如登天矣。英國儉約家風之食物。以晨間及晝間為優。夕餐則淡薄。惟富貴人家。始夕餐尤豐於晨午。恰得其反也。今就儉學生八元一星期之客寓而言。早八時或八時半。主婦設早餐於客堂。叩客之房門曰：「早餐已設矣。」客應曰：「唯。」至客堂就坐。每人盤中油煎雞蛋一。火腿兩片者。其常有時。鱈魚一尾者。其暫。麵包切片已塗牛乳者。陳於桌心。任取多少。茶注於盃。和以牛乳方糖。一盃與兩盃。聽客之所嗜。平花白檯單上。盆盞刀叉。整如瓶中。設且食且談。問題大都出於此。是曰早餐。午十二時半。又叩客之房門曰：「午餐已設。」其時檯單益潔白。盆盞刀叉益增。瓶花益深。主客畢坐。主婦割牛羊之肉。或魚塊。或雜脷。約拳大者一品。置大盆獻客。番薯或菜。或醬。另設大碟。遠傳桌上。而各色取少許。和肉以食。調味架上之鹽缸。醬瓶。醋樽。椒盒。任客自取。肉食既。進糖食。所謂「補丁」者是也。此為英人之特色。補丁凡數百種。新婦必以能做補丁為賢慧。一如我國閩中學作餅餌。為大家女子之天職。補丁之常食者。無非杏子。或蘋果。補丁。葡萄乾。補丁。細米。或涼粉。補丁。大米。雞蛋。酪。補丁之類是也。（西洋糧食店亦售大米。即作補丁之用。在彼。大視大米。一如吾人之視苡藜米也。惟價格亦止倍於上海米價。連往者為南洋日本。而米質則以爪哇為最佳。日本次之。）肉食一盃。補丁一盆之外。各得麵包一塊。不塗牛乳。飲則清水。貯於玻璃。是為午餐。非有能如上海之番菜。五

六七種。運送而進。雖餐館與富室之餐。亦與上海香奕相同。品類繁富。然尋常中戶之食。決無有過三品者。儉學之寓餐。莫則絕迹不見面。惟水菓甚廉。獨可自購。晨夜作消遣品。午後五時。名曰吃茶。茶和乳糖一二盃。麵包塗牛乳。或糖醬致片。客氣者復加蛋糕一盤。夜八時半或九時。又有茶一二杯。麵包與糖醬。或加餅乾。是名晚茶。或局運佳者。晚茶與午後之茶。並在六時。另加冷肉或雞蛋或油魚一盃。於是九時則進咖啡。或可一杯。餅乾一二杯。是皆可稱之曰晚餐。一日之食料乃備。大食者惟以麵包為進退。然據衛生家所說。吾人食物。但嫌太多。不嫌過少。則英人儉學生寓中之飲食。於養生之料。固已綽乎有餘。此八元之權利。除房間飲食外。又有一餘福。可以享受者。則每星期得洗浴一次。今日英國之住房。雖中下戶人家。莫不各有絕好之澡房。即上海洗滌池所謂洋盆者是矣。便房則潔淨精微。機關抽送。不見穢迹。又必至於我等臥房。夜半清早皆便。

歐洲嗜茶之國。以英吉利俄羅斯為最大。陸視茶。僅如我國之視咖啡。偶飲之而已。俄羅斯之狀況。吾不能言。而英國則視茶為主要之飲食。故晚餐即名曰「茶」。我國救荒。則施燒粥。佐以鹹蘿葡。英人振貧。則送麵包茶葉。故若茶價之上漲。一如吾國米價之漲。使人愁嘆。茶飲如是之普。亦不過七八十年以來。吾於五六年前見倫敦日日電報一報告。言一八五零年。時華茶進口七兆元。印茶僅半兆元。一九零九年。華茶增至二十二兆元。印茶則增至四百五十兆元。如此大戰聲中。糧食以缺乏為憂。不應反阻華茶。某先生曾以歐洲阻止中國絲茶進口為問。余愧於

商貨未有調查之經驗。尙未能一答。據西報之傳說。則因滯艇萬險之中。欲救其急者。而暫置其不急者。華茶本爲上等人家定飲料。在所不急。故暫多載印茶。少載華茶。此必爲確因。若絲則爲奢侈之品。更遭暫禁。又無可疑。然絲但進口於法國。聞法國不欲於戰時減少女工之生計。並不禁運華絲。若英國則本少大票華絲入口也。英國華茶之價。平時至少兩元一磅。若印茶止六七角一磅。故茶店印茶止售五分或一角一盃。華茶每盃至少角半。故如小茶館及中下戶人家。華茶絕迹。彼中人未嘗不珍視華茶。無如力抽重稅。使其價至昂。以保障印茶。故華茶欲其如何發達。恐終暫無希望。

客問

住此八元一週之寓所。飲食起居。則已無問題發生矣。其學校修業之法。則將奈何。

答曰。每年星期五十有二。四百一十六元之房金。並年終致送小小禮物。對於房飯錢一項者。共支四百二十元。無論習法政文學工理科。皆能選得年費一百元之專門學校入之。其餘八十元。則以四十元爲添補衣服洗滌領衫等之用。二十元供給郵票車費。二十元供給筆墨書籍。若暑期旅行。購買書報等等。當然皆止。可以近邊公園。公家書樓等代用。不復能與費費寬綽之同學相比例矣。若有人但欲於學校修業上多得利便。而飲食起居。能自減損。尙有自炊爨之一法。此法不惟省錢。在不佞與李石曾先生之理想。以爲新時代之人物。於飲食一項。應當設一簡便法。以適於旅行。不當煎熬地炒。務爲繁瑣。使口腹一項。造出許多不便。故即如圓心火油燈。在歐洲儉約之家。仍復廣用。因其價

較電燈煤氣燈終止得半。火油燈加一文明燈架。利用之以爲個人之姿飯。雖配以華美輕巧之銷燈。頗不礙於觀瞻。置之書桌之上。一面燒衣。一面寫讀。亦不害於時間。一人之食物。若料最周到。配搭精審。於食器可無贅餘。於衛生可無妨礙。於滋味可無厭倦。余曾會紹介二三人。在倫敦實行此法。皆稱無少費事。內有兩人。因房東止供電燈。且皆以火酒點之。每人每星期約費兩元。能使食料不減於寓主之所供給。且偶參家鄉風味。於口福略增。足償手足稻忙之勞。如此。覓一三元一星期之房間。但管牀鋪收拾。不管食飲者。亦甚易。以三元之房金。加上食料兩元。不過五元一星期。年止二百六十元之房飯金。積下三百四十元。供給學校修業及添衣買書零用。使精神上大增愉快矣。我等方擬配置精美之燒飯器具一副。總括而置於小皮包。又配合食單一紙。購辦食物簡便法之說明書一小册。以供願就便生活法者所採用。不惟可適於儉學也。且並適於我等之旅行。及輕便之家居。如內地食物店之不潔。直以性命相委託。方知個人自炊鑿之風尙成。亦社會不良時之衛生法矣。

客問 所謂乙類之儉學生。其赴歐之情形。則奈何。

答曰 乙類之儉學生。則於詳述居歐狀況之先。有可以討論者甚多。所謂乙類之學生。即指預備工夫不甚完定。足不能直接竟入大學或專門學之人。或簡直尙有不識字母之丁東者也。得某先生書。欲僕詳答英法德美之學制。淺陋如余。安能縷答。且一部十七史。從何說起。即調查書牒。詳細開列。必成巨冊。非雜俎欄之談話所能容。况此等斷朝朝報之章程。書。必已有譯本。然僕揣某先生之意。

必非泛問學制。其意必代為親友訪問。欲知如何程度。能入如何學校。有所警備耳。此僕可以簡單之詞答覆。且可併于討論乙類學生之時。夾帶而出之者也。今最要者。又當分乙類學生為三種。

(一) 年齡幼稚者為丙種。

(二) 已成年而欲得一種系統之學問者為丁種。

(三) 無論已未成年。限於境遇。止能於雜藝雜學。隨便獵取者為戊種。而黨人遊子。墨客奇士。與夫頂出洋之招牌。吸文明之空氣。尚非荒唐鬼者。當附庸於此。

今當先定丁種學生之標準。此等學生。即欲由乙類成為甲類。入大學或專門學校。學習有系統之學問者也。其預備至何程度。方能合格入學。則可武斷言之曰。無論日本英法德美。即走盡世界。當先有三件要事。

(一) 學於何國。必何國之語言十分精熟。雖儘可七操八紐。南腔北調。勉強混列學籍。然至上課之際。但能心領神會。考試之時。不免借抄講義。一樣半生不熟。得畢業文憑而歸。其學生之受用與否。惟有個人自覺之矣。

(二) 學於何國。必何國之文字。看讀寫作。比諸中國舊學。有高等秀才之程度。而且因試驗之關係。於該國之地理歷史。亦當勉強研究。熟其大概。

(三) 算術則於數學代數幾何三者。皆有今日國中學校最優級之程度。

此三者為基本。倘於此三者無所欠缺，不必問英法德美學制如何，皆可。有有系統之學問可學，則必歸於戊種學生內計算。三者之外，又有兩事。

(四)無論古文如希臘拉丁，或今文除所在國之文字外，假如去英國者英文之外，或法文或德文，必當兼習一種。其兼習之古文或今文一種，程度雖可稍低。然照例亦必看讀寫作。皆有規模。否則雖二三兩項已輕入格。此第四項或可通融。倘有以華文替代等之把戲，將於自己前途之學業，甚多吃虧也。

(五)於理化博物中，必有一小門特別研精，毫不敷衍於中學之程度。

二者雖於前三項預備充足之後，補習至易。然欲正常而習有系統之學問，於入學之先，亦不可不并預備也。

故若上五項工夫，出國時已經完備。是曰甲類學生。若猶待出洋後添補不足者，名曰乙類學生。自小出外添補者，乃乙類之丙種。成年而外添補者，乃乙類之丁種。無論丙種丁種，無法於五項添補滿足者，即無系統之學可學。是即乙類之戊種。其人處亦有自頂有系統學問之招牌。實皆野雞學生也。野雞學生，何嘗不能成「家造博士」，或「發明大家」。然此為別一問題。論及戊種辦法時，或再討論之可也。

客問：如子之言，乙類丁種學生之程度，似皆可於國內預備滿足。成為甲類學生而後出。

答曰：此乃正當之辦法。雖然事有未易一概論者。一國之立國。自有一國合理之辦法。譬之如中國之中學校。照情理而論。極能造成出洋入大學之甲類學生。無如在理論上與實際上。皆未易造成出洋入大學程度滿足之學生。因出洋求學。乃一時之現象。必非永久之事務局。苟將成其為一國。必計查內國有學可學。此理論上之中學。應當為正式中國之中學。不能看作出洋預備學校者也。出洋求學。終為至少之數。全國多數中學之青年。但求受一中等教育。而供其一生職業上之應用者。乃居百分之九十。此實際上之中學。應當為中國中等教育完全之中學。又不能辦成出洋預備學校者也。故必欲於中國中學。求速預備滿足。無歎於甲類學生之程度。在勢定有所難能。惟有特別供備出洋之學校。如北京清華學校之類者。可以副此目的。然昔年吾輩胡君敦復。主該校教務時。即微嫌辦事人無意使程度切合。建議欲增高其學程。至與校長觀鵬而退。乃發憤集合同人。至滬上發起大同學院。極數年之學費。一意傾向此一目的而進行。無如往學者多數。皆非有直接出洋之計畫。仍止以一良中學或高級文科班之辦事人。欲則能於二者之間。心力乃為之愈勞。舍此以外。惟一二人所設之中學大學等。差亦易副預備滿足之希望。然而學費亦幾等於出洋之數。惟其人苟於經濟有精審之計算。殊亦值得少安毋躁。在此等內國之校中。預備滿足。然後出洋。三年立蓄兩年外洋之費用矣。但有最要之一言。實諸學生之自身者。無論在內國學校。或外洋補習。真能滿足其程度。且生許多之活用者。必其重要特自力。不可委之於學校照例之功課。以聽諸學生自待。以為學校中照例功課。

之力。能使我等自然發展。自然滿足。若但委其運命於學校照例之功課。在內國。整數月。講義滿期。遂思振苗助長。或入西洋之大油鍋中。可以不勞而獲。則大謬大謬。成年學生至西洋。預備普通中學之困難。乃幾乎尋常之困難。在儉學為尤甚。因其為成年之人。而正式之官立中學不得入。止可入私立中學。因其為儉學。高價完備之私學不得入。止可入餽補私學。（法國公立中學。雖成年者亦可強入。然此等能許成年人強入之公立中學。其情形亦與餽補學校相等。）所謂餽補私學者。乃吾國造一遊戲之名詞。形容其真相者也。其立校之宗旨。直如我國從前之私塾。乃一種之營業。專門供失風文人。為無聊中之飯碗者也。而在英國為尤甚。英國社會表面上之階級雖平。而心理上之階級。實為世界最重之國。雖今日官立之中小學。日良一日。其功課遠勝於私學。然官學則平民子弟必多。而高等社會之父兄。必不願其子弟。與平民子弟相周旋。故甯出高價。就學於有名之私學。而中等社會。慕效之。却不能勝高價。於是荒謬絕倫。舍却甚良之官學。情願入餽補私學。供求相應。餽補私學。即因之而盛。每至暑假後第一學期開校之先。兩廣告中。登載某某私學招盤。或某人欲於某處租設一私學。或買一私學。觸目皆是也。（私學皆為中小學之程度。其受國家之監視。自亦不必說。然有名無實。必為經濟困難者原諒。中外所同也。）

客 問

然則成年之乙類學生。初至外洋。可入者即此餽補私學乎。

答曰。在儉學生之準備好區處。即此餽補私學為最佳。客或驟聞之而駭然。討論終結。或又問曰。

想。倘其人不耐內國中學之曠日持久。即竟赴外洋預備。亦無不可。內國三年之費。固止能供給外。國兩年。然亦未嘗無意外之捷徑。可償費用之稍增。惟有兩事。仍當留意。

(一) 必其獨脩精神。富於自動之力。此即在內國學校。亦所傾重。至外國爲尤要。非惟飯桶學校。其照例功課之敷衍。遠甚於我國腐敗學堂。即良好之官學校中。亦少經經講解。大都側重自習。其名即欲發達其自動之精神。

(二) 無論如何。文字必粗通文法。算學爲略有根柢。然後可以成行。若小識字母之丁東。不知數目之多寡。冒昧而行。除是其人甘爲戊補學生。否則若有系統學問之希望者。未免吃虧。大。因其人雖有自動之力。然動無何動。當官語不通之時。雖至淺之講解。飯桶校長亦顯教。忠。面無如彼有其口。我無吾耳。亦窮於指點。則初習一二年。或至非常困苦。亦未可知也。倘既具自動之精神。又有淺薄之根柢。且行箴中多盡良好之字。與文法書等等。則坦然成行。必收好果。

客問 子將漢乙類學生到歐之生。即指生活於飯桶學校耶。

答曰。正即指此。前述甲類學主之客寓。若乙類學生。非爲戊種。而爲丁種。則斷不可任。吾人亦已深知預備不足之學生。若赴日本住於下宿質問之中。即斷送其留學之生涯。即甲類學生。縱使號稱孤獨滿足。然至少有過半之數。於語言尚未精熟。或有二。三項功課。亦未針對於系統學堂之試驗。不

得不精有補習。有廣東刁君作譯者。上海約翰書院之特班生。功夫爲全校之最。約翰雖譯素稱。於十三年前赴英。尚先住飯桶私學。八九月。然後方入圓橋大學。若乙類學生。非特功課諸多欠缺。而於語言一項。必更形幼稚。若居私家客寓。終日止有三言兩語。甚少講話之機會。其餘則徧國無與立。既理想中。以爲價之莊嚴。齊語自來。此或齊楚同在域中。則然耳。實驗之於域外。語既成熟。亦或此。變錄。若在格格不吐之時。必當擇地甚善。庶講話之機會較多。富人則擇地易。而儉學則必以住宿人多之學校爲最好。學校而有住宿生者。惟私校而已。成年之乙類學生。官中學固不能入。在英則官中學且不留宿。大學則如看戲。上課時舉筆而聽講。課罷則各散。吾言語格格不吐之人。有誰耐與共話耶。故即戊種學生。爲言語計算。亦以先居飯桶學校稍久。最爲有益。

客問

飯桶學校之情形。姑請隔一日而再談。吾子近數日之談論。以於學習外國文字。極如「剛八度」聲口。注意於語言者甚至。然何以吾子平日勸人自習外國文。又以計較聲音爲多事。毋乃自相矛盾歟。

答曰。孔子有言。「言非一端而已。夫固各有所當也。」昔日細憲剛八度等之學習外國文。僅注意於語言。並不會由文字而進研學問。故相承而爲習外國文字者之詬病。然此事大可相恕。以昔年此等學習外國文字之子弟。其父兄之希望。本以細憲剛八度爲一種之職業。此種職業。最適應用者。即普通之語言。及淺俗之文字而已。對其習業之應用上。而專注研習。亦何所病。即細憲剛八度。至今

舉實爲一種正當之職業。吾師有子弟。如其不堪大就。而性實近於細意。或近於剛八度。吾必勸其對應用。仍專注於普通語言。淺俗文字而止。此實爲特別之另一問題。非可與學校學習外國文字一概比而同之。混而言之也。然畢竟因數十年前。我國開始學習外國文字。有此一段之歷史。至今猶遺兩大謬觀念。爲絕相反之阻碍。吾之矛盾。正欲針對兩謬。而求各適其所適。

其第一謬曰鄙俚語言。

其第二謬曰拘滯聲音。

鄙俚語言之結果。凡我國官學校之學生。皆以不作外國語。矜持其高尚之聲價。在號稱個重國文之校爲尤甚。彼夫滿口鈎輪格礙。作小滑頭之形態。不惟詞林丈人惡之。卽我亦必爲之忍俊不禁。况厭薄作他種之語言。以語其所親。古今中外。皆有此特性。故六朝人之痛惡鮮卑語。鄉父老騰笑仕宦回里者之作官話。與今日官校不說外國話。爲同一之條件。但平心思量。矯枉實有其不可過正者。揆以「執事敬」之要義。吾人既耗費寶貴之光陰。研究此類之文字。以爲參考學問之資。此種文字。又實有接近語言之性質。爲以相當之場合。加以相當之習鍊。一既可爲交接外人之資。二復足爲考詢學問之助。倘有出國遨遊。吸收世界學問之機會。尤爲惟一之要素。如此設想。竹頭水屑。皆爲有用之物。矧已捐棄時間而習之。而不願收其旁效。豈智者之所爲乎。且不惟內國官校。因詎諛外人教壞之故。有此不語鳴高之趨勢。卽挾此性習之人。往往流行其病於外洋。一至外國。資與二三邦人爲鼻。

之相伴。好高務遠。但開園街。購買門面之書籍。以不求甚解之法讀之。欲求其避地于鄉僻外人之居。先以家常閒話爲生活者。不可耐亦非所屑也。實則彼所謂研究有得。或畢業某校者。因此口耳不重之故。暗中失却無限效果。爲其勢力所應得之物。而僅得其十分之六七或四五也。僕之言此。乃爲公言。因僕亦詭詭拒人。格格不唾之一物。與不語鳴高之諸君子。素廣同調者。並非舌底翻翻。披其所長。攻人之所短也。僕實見夫在外國入學。不悉外國語。其搬木屑於頭上。自稱鑄匠者也。

客問 所謂拘滯聲音者奈何。

答曰。學外國文字。而望兼習熟於語言。此固我之所主張。既欲從事語言。而聲音自不可不重。但吾意則又以爲文字自文字。語言自語言。世俗慣語。以爲西洋語文合一。此實似是而非。世界無論何國文字。莫不相同。皆有高深與淺俗之分別。淺俗之文。則與語言密切相近。近世紀之談教育者。知高深之教育。能受者必爲少數。倘以艱深文字。作普通教育之器具。而大多數實受其敝。因此普通教育。皆主張以近語之文。撰述其課本。西方遵此法而改良者。已有數十年。中國近來有經驗之教育家。撰國文課本。亦摹倣此說。我等學習外國之初等課本。本皆近語之文。細意揣入度之目的。又止借粗淺課本之文字。作爲熟習語言之資料。於是西洋語文合一之說。草然遂奉爲典要。且吾人索性自大。以爲外國蠻夷之文字。照例自不能脫其語言粗俗之本質。故中心已預斷其語文之合一。語文之合一不合。乃爲別一問題。我今不必預論。日即其人信仰合一之說。於吾輩求學習外國文者。必兼熟

語言之旨亦無抵觸。惟牢守此說於胸中。而有兩種人。則大受其阻礙。

(一) 爲境遇不能得良師佳校之人。則姑犧牲語言。儘可任聲音之小舛。而在文字上多記生字。精核文法。實大足爲異日得遇機緣之預備。惟中語文合一之毒。以爲今日聲音之偶乖。即全般工夫之徒作。若將聲音不密合之文字。自由研究。非徒無益。而且有害。此真不通之謬說。自小習中國語言。尙能改讀外國文字。豈有偶乖聲音。異日得良師或外人之指導。不能追改。縱改之之時。略生困難。然較之概學以待時。坐失辨認字跡。研精文法之許多工夫。豈不大爲可惜。况語言即習於內國之佳校。亦不過粗得大概。若欲聲調腔口。爲彼中人所許可。仍非久居彼人之中。不能爲功。故聲音之事。究如何而能得其正確。非索居內地。任一二良師之指導。即可圓滿。至於聲音之規則。在今日西文字典。及獨修書籍。頗多精確之昭示。而大端不謬。實閉門亦能達到。故拘滯聲音。而苦學之士。爲之阻礙研讀外國文字之與會。其弊一也。

(二) 爲年歲既長。或職業相拘。其人實富於學識。而有考文治學之能力者。此實不必再習語言。但視外國文字。如鍾鼎篆籀。治之如說文。則有華解字典及獨修書籍。橫七豎八習之。其人若富於記憶力者。一樣一二年之歲月。即能看書讀報。儘可自闢一參考之途徑。吾以爲老少嶺學之士。無不可自治一二種外國文。作爲消遣之品。自亦收其多解外籍之效。唯又中

於語文合一之毒。以爲字體固可自辨。而聲音必經師傳。一若聲音讀乖。卽文字難通也者。故以爲我輩名流。與彼教西文之流。曰師曰弟子。有所不厭。遂於此事亦無意問津。豈知四十年前江西有吳子登者。算術名家。曾國藩之畏友。我國初次派遣出洋幼童百人赴美。吳卽爲監督。而以粵人蔡闕氏副之。吳之治西文。非但不屑讀其音。並且不屑寫其字。(A B C D)而以甲乙丙丁代之。然頗能讀算書。看日報。吳之迂頑固可笑。然其不爲聲音所拘。不願從師。以玩索之自力。了解外文。實非今日受欺於語文合一。不敢無師問津者所可及矣。故拘滯聲音。而續學之士。又爲之阻礙。研讀外國文字之興會。其弊二也。

觀此二弊。則吾所謂鄙薄語言不可拘滯聲音。又不可各有一義。非矛盾矣。

客問 乙類學生之飯桶學校。請言其狀。

答曰。此等學校。爲我被之以飯桶之遊戲。名詞。未免令人有不快之感。實則其內容甚有足述者。惟吾皆不先予以貶詞。恐一言學校。而客遂以爲外國學校。盡屬此類。則又不免貽誤。今則又有一問題。而於詳述飯桶學校之先。所當略論。吾國風俗。惟舊日有遠道受業名人之家。不惟以受其學業。而且薰染其品性。除此以外。其寄食人家。皆因貧困以倚親友。或因遊觀以候朋好。從無有爲慕效他人之言論。半采行勸習。慣忽議借居其家者。因中國除客舍廂宇之外。亦斷無無居家留宿客人之事。西洋則不然。凡純粹之住家。皆可留宿一二外客於家中。與之同其起居。同其飲食。視若家庭之一員。在

英屬尤爲普通。欲覓上戶稍艱難。必得介紹。而中下戶則幾乎十家有五。皆如客寓之招客。有空房者。則懸帖於窗際。此等中下戶。前逃儉學生八元一星期之寓處。即包括於此類之中。每一街巷。人家數十百。能窗上懸有招客寓宿之帖者。多必二三十。少或十數。寓宿之目的。異乎客寓（倫敦客寓大小亦有數千）大抵不出乎左所列之性質。

(一) 亦有近於客寓之客者。則由他城邑而來。遊觀至一星期以上。適朋友在左近。遂亦寓居此等人家。即費用亦可略省。

(二) 因在商店作夥。或在學校作學生。或去家太遠。或來自外方。而終年住宿一人家。有至數年者。

(三) 簡直並無家室。其職業則爲夥計。爲教師。爲工匠。爲報館主筆等種種事業者。即寄宿人家。爲此家家庭之一員。甚有同居一世。遷居即隨之同遷者。故所有不娶之男。不嫁之女。已蘇之老人。守寡之老嫗。爲兒媳所離居之老夫婦。爲父母所析出之小夫妻。皆可自由選擇。寓居人家。享一室團聚。晨夜笑語之樂。不似中國繆夫寡婦。及老年無倚靠者。即廣有資財。獨立門戶。尙爲僕婢所欺。如其僅有過度之資。則尼庵僧。廟皆至。咸不堪。吾人親友中。頗有似此孤獨之人。常爲之無法安插。搔首不寧。所以今之社會改良家。極議中國之家庭。應當改變組織。其事固甚不可緩。然而社會生活之法。若不能先變。則新式之家庭。既出。必有一時。

甚感困難

(四)即青年子弟。或外方遠客。欲薰染性習。擇一良好之人家而居者。

其第四類。本亦為留學所急要。惜有名詩書之人家。地分每售中七。非有二十元一星期之費用。不能必得。必富家子弟。或公費學生。始能備辦其資。至於儉學生。甚難如願。若八九元一星期之寓。人家亦儘可善良。大都必無學問之難問。或道理之商榷。及儀式之講求。其補救之法。欲覓上等之窮人。古今中外。惟有教書先生而已。諺云十條黃狗九條。雄十個先生九個窮。西洋亦復如此。故又曰。飯桶學校者。不惟可以讀書。並為儉學生良好之寓所也。

客問 洵如子言。飯桶私校。又可為儉學生之良好寓處。不知比較於八元一星期之宿舍。其得失若何。

答曰。此又一言難盡。姑先略叙飯桶私校之情形。而後再與尋常宿舍。為比較之討論。所謂飯桶私校者。即個人或一行人。集資設校。待學生之束修。藉以閉鎖。而此個人與一行人。復倚以為生活者。也。其等類亦至不一。儻有校長學問高明。聲名佳好。而建設已幾代。規模甚可觀者。則其校修。亦可年需千金。非儉學生所能入。儉學生所能入者。其等類皆居中下。中下却亦不盡以功課分。而分在飲食起居而已。甚或止分於聲名之微著而已。雖為中下之飯桶私校。其房舍之外貌。必遠較八元一星期之寓舍為闊綽。且以招徠學生之故。往往皆建設於清雅之僻街。或山水之佳處。此等私校。全英國不

下二三百處。年來以儉學之目的。會細細調查。且曾約得十數校。皆許以學生源源而去。約成一至應之價。學校本論學期。以暑假後九月初開學爲第一學期。正月初爲第二學期。四月中爲第三學期。暑假半月。春假半月。暑假兩月。例常別納高修。吾人近來所約東。乃不論學期。不問假日。某日入學。扣算至兩月後之某日。爲十足三個月。納費一百元。束修膳。洗衣。一應在內。如是則每年實納四百元。較請八元一至四之寓舍。反廉二十元。聞有教法稍優之一二校。則年納四百八十元。此等校舍。皆在鄉僻。或在僻城邑。卻頗屬於名勝之區。如英倫南海邊第一名勝。所謂白麗登。黎世昌。薛福成等皆爲之作記者。亦有約定儉學之校。在役。倘以消受山水而論。富翁或有費數千金一月。方能居此。何物儉學生。居然與享幸福。四百元。實極廉矣。惜此等納值低廉之私校。在絕大城市。相近大學或專門校者甚少。故甲類學生。已入大學或專門校之後。即無從寓居此等學校。不得不住八元一星期之宿舍矣。最近於倫敦城之西南郊。覺得兩學校。近處有大學及專門校。可入。此後如有願受私校之拘束。而得顧問之實益者。或於入大學之後。亦可不寓尋常寓舍。而住此等之私校矣。私校飲食起居之不如尋常寓舍者。每晨不能天天有雞蛋火腿。止間有火腿一片。大都則麵包奶茶之外。後有麥粥而已。午餐之肉食。亦不能如寓處之豐。晚餐止有麵包奶茶。間有糕點。此飲食之路非也。住房因華人喜在房間作事。故會與訂約。給一房間。以獨住。雖桌椅床鋪俱全。然不能如尋常寓舍之華美。此起居之稍遜也。餘亦有開明之人。因圖說話之便。喜與英國學生數人同居一房。效法西人之性習。雖在

公共之地作事。自修等。皆在課堂。此尤爲飯桶校長所歡迎。因不必供給房。燈火矣。華人非關門不能作事之惡習。實爲受累。且與新時代公共生活。甚多衝突。故頗有人不願委求獨居之房間。而所得利益。則疑難有所顧問。身體有所約束。說話能多得朋友。鄉僻能多得空氣。洗衣不要錢。看書頗可借。而且名爲預備。自力強者。真正大可預備。

客問

然則飯桶學校。遂無功課可言乎。

答曰。比又一言難盡。以飯桶學校。而遇難筋學生。雖意斷之曰。絕無功課可言。亦非厚誣。因此等學校。除校長一人外。多則二三幫教。少乃一二而已。常有中學一二班。小學三四班。故並師母世姊。一同幫忙。亦覺人人日不暇給。所謂成年乙類之學生。以年齡而論。中學已嫌難插。以彼中功課而論。語言尙不盡達。小學亦且不合。故在彼校。本止能作爲野雞學生。此等野雞學生。中國人本爲少數。普通者爲德奧法比之少年。特來英境熟習英文英語者。而尤多者爲西班牙南美洲印度之人。或來專習語文。或亦預備求學。故往往中小學諸班之外。又有野雞學生數人。即或多給錢文。或廉價預約。必求校長於課餘另給功課。自然亦頗有懇切施教之校長。或熱心指示之師母。然亦有名爲教習。使學生循讀課書一過。先生一面看報。不問錯誤與否。但以 Very Well 等之應酬語。敷衍了事者。其各班課堂。野雞學生之權利。例可自由選擇。隨意旁聽。然彼中亦止剩柴瘦之雞助。棄之可惜。食之無味。蓋旁坐惟閒發問演習要事。幾乎彼中教習。全不知詳細講解。究爲何物也。彼亦自有彼之長處。乞勿

誤會致嫌我國女習過於認真。不學李太白做詩。但學李太白吃酒。介紹短處。往往容易普通。僕恨雙管不齊下。但隨手各舉其實。若與他處談話。互相參觀。自無弊病。必得自勵之學生。隨處皆能發問。逢人便相請益。能納交於幫助之先生。以同校之高才。自能開此門徑。則此飯桶學校之利益。又幾乎為內國最佳學校所法。未能得者。故即冒昧出國。舍內國總總之講解。而易客居寂寂之自修。亦不為過於吃虧。蓋其優點約略有三。

(一)發生於自然。不與飯桶學校相干者。社內國所讀外國之書。雖意思亦能了解。然未嘗日觀情形。頗多不知所語云何。迫身入其中。日日親見其社會之生活。書報之爭論。則於所讀之書。甚多目注而即心氣。此於進步之時間。可縮縮無也。

(二)一齊為傳。而鄙以衆楚於語言。固受蔽矣。即屬文尤少佳製。蓋雖內國長校。教以西人。於文規詞格。講解入細。然鼓盪於故鄉空氣之中。文情文思。俱有鄉味。不合殊俗。充其量。作得高等中國腔之外國文而已。惟日沈浸於彼中。富有詩書之氣者之中。方能落筆。即成洋調。富有詩書之氣之人。儉學生之所能遇者。惟飯桶學校中之竈君校長。夫人師母。(校長常有碩士學士之頭銜。開校時必戴竈君皇帝之帽。師母常扮成 Mrs. 式。以壯觀瞻。)維新帶教。進取同學而已。故飯桶學校。足為儉學生變化文章氣質。乃為惟一之道路。

(三)熟習語言。非至外洋不可。儉學而求其語言稍高等。非住宿於飯桶學校不可。前已論之略。

備不必更贅。

若我前所謂養成甲類學生能入大學或專門學校其滿足工夫。若全恃僱補學校。或仗自力。亦殊難達到。惟飯桶學校實為預備之第一段。斷不能不先入者耳。

客問

飯桶學校既不能備得滿足入學之資格。而乙類學生究何從而變為甲類學生。

答曰。若仗飯桶學校之力。文筆能圓轉。口耳能靈便。第一難關已過。下但無虞於入學工夫之預備。而且學生之費用無窮。至於自力甚強之學生。預備入學工夫。道路頗多。方其在飯桶學校之時。一年之費用。止需五百元而已。尙有准備之百元。最好充為函授學校束修之用。在英國如蘭橋郡之函授學校。不惟入學資格。可由函授而預備。即學位考試。亦可由函授而通過。且飯桶學校之教師。大都如我國八股多烘。談說考試。口津欲滴。聞其對難學生兼從事於函授學校之工夫。非惟不妒。而且必從旁指示。深以通過入學考試。能進專門學校等等。為彼校無上光榮。惟欲速則不達。倘語文並未在飯桶學校中。得有把握之時。不必急想天鵝肉。勉強從事於函授。且苟安居飯桶學校。自力與耐心。皆足成就筆舌。使之達於佳境。即脫離飯桶學校。適都會而改入大學等之預備科。亦儘有學費在百餘元之數者。倘其上課而講解領略至晰。講義抄錄至完。預備科中自無預備不成。亦無預備不速。故飯桶學校者。實為成年乙類學生根本之根本也。

客問

乙類學生中之戊種學生。本不求預備入學滿足之工夫。惟隨便賺取一材一藝。或為

行。

其人游于學客奇士。止求吸文明空氣。或為異域之遊觀者。當與飯桶學校無涉矣。然耶否耶。

答曰。是何言歟。凡適異域。無論所求何事。如其書報不能暢讀。語言不能通曉。必將一步不可以

僅日的真止求遊歷一觸。或不得已而避地海外者。此又另一問題。旅行西洋。除伊大利西班牙俄羅斯等文明程度稍下之國。或多欺人之事外。餘皆資至如歸。即為噫旅行亦全無困難。較諸旅行內國偏僻之鄉。尤安全快樂也。

書報或能仗自力而乞靈字典。久久亦或通曉。惟語言則非熟藏於相當之場所。耐有短時。與國人雜處。幾莫能自修。其有數年流寓而依然啞巴者。所謂相當場所。窮人之力量。亦惟飯桶學校是求。至於青年而往習一藝。欲求速成而歸。尤需嚴格的先獨自住一飯桶學校。最好一年。少則八月。故飯桶學校者。實為乙類學生出洋後必過之要關也。

客問 乙類學生中之丙種學生。即指年齡幼稚者而言。亦與飯桶學校有緣乎。

答曰。此斷斷與飯桶學校無緣者也。飯桶學校。必其人已有自治力者。始能入之。如年齡幼稚之學生。必託管理之人。始能出國。既有管理之人。而學生之年齡。又適合中小學。則竟入官立中小學。其功課之真足。斷非飯桶學校所可比倫。倘在內國。得有高等小學之程度。其遊此程度之時。又或稍假

重於洋文算學。洋文讀過本三四冊。文法能了解其大概。無多錯誤。尋常算術各要法演習略究。又稍解代數。如往英國者。於英文已有上舉之程度外。復於法文或德文。讀過一二冊。法法甚熟。而又略知文法。如往法國或德國者。德法文程度稍高外。對於英文。當知其粗淺者亦同。年餘十四或至十六。如是而出國。竟入彼等之官立中學。此等學生。將來所得之成績。必尤較在內國預備滿足。竟入彼中之大學或高等學者為優良。因各國之學校。最致誠於中學。由彼中合格之中學（不合格者。則中下之極種私校）循途而入大學。如在鐵線孔內抽針。當其為彼等大學學生之時。自然另有一種針跡相對之合格。惟此等學生。若無父兄或負責之親友。可託管理。則必高價而託之於上等之西人。甚難由幼稚生之懷柔而自往。因公立中學除少數特性者之外。大都無宿舍。使年幼之人。自由寄居人家。終不妥善。亦有特別強有力之少年。性行至高明。青年即具老成之資格者。其年餘或已至於十七八。甚而至於二十。西人頗有量其身材狀貌。可作十五六者。在內國預備之工夫。亦過於高等小學之程度。於吾上文所舉洋文算學等等。其程度皆有增無減。此人本為了種學生。當入飯桶私校。而亦未嘗不可寄宿人家。竟入近處之公立中學。但此畢竟為少數。吾儕之所熟望者。最好望有開明之父兄。設法攜其幼稚之子弟。得有相當之監督。俾能早年就學於外。其足以助長我國能力。教育之發達。結果必不甚小。既有父兄為籌相當之行動。亦且不必限於中學生之一項。即年餘甚幼。需入彼等公立小學者。亦未嘗不相宜。其行動之法。大略有二。

(一) 竟爲子弟讀書而遷家海外。

(二) 湊合成數之子弟結團設盃以爲之。

客問 子所謂移家西洋以適於子弟之就學。無乃小題大做歟。

答曰。吾人論事。無論何人。皆不能無所動於一部分之感情。而輕有所主張。其實凡一人之主張。必實有適宜於一部分者在。而復實有不適宜於他部分者在。假如我國近時受美人衛琴西氏新教育論之影響。致年來教育部遣派學生。取限制主義。衛氏所說。『必須成年之人。年在二十五歲以上。曾於本國受有完全教育者。始可入洋留學。蓋留學目的。端在極深研究。或特別調查。彼英德法美諸國學子之互相遊學。莫不如是。』此與日本派遣留學。限定卒業大學。會任助教。且限額五十餘人。其旨趣亦合。然吾不必多下斷語。即以衛氏英德法美諸國莫不如是一語反詰之。中國今日之國情。及學界之程度。得比英乎。德乎。法乎。美乎。抑退一步言之。得比日本乎。當無不以爲甚滑稽者也。衛氏之新教育論。趨重力役。吾五體投地崇拜之。至於所論派遣留學法。若作爲教育程方面。挑選入洋學生時之鵠的。於此一部分。亦至爲切當。年來成年而受過比較完全教育之人。日多一日。教育部取其僅少之學額。多選此等人。自亦在情理之中。若衛氏又徵求取彼之方法。『則派遣學生出洋留學之舉。直無所用。』此實謬說。其謬點。以我血誠所論。斷彼但欲取借其說於吾人。故不覺推挹太過。以爲吾人輒情既洽。而信其力役之說亦因。殊不知獨立文化等之諛詞。全不適用於新世界。人類惟以力

役優劣之結果。爲文化消長之現象。力役之真理。重在真美與真適。必就世界爲比較。萬不能偏於歷史而獨立。衛氏抵華。所遇者皆爲國拘之詞林丈人。彼以爲大多數心理爲此。進言必求先合於輿情。故聊復云云。觀於彼所專注發揮之力役論。全不與國粹問題有所關連。即可見獨立文化等之楔子。皆應酬世故語也。但此問題太大。非今日談話中所能盡情討論。且衛氏言論。實有適於一部分之價值。即吾移家就學之言。正居其對面。自亦不過適於一部分。倘執吾之說。以爲內國學校。可以不開。皆應移家就學西洋。非特吾無其意。亦即變爲滑稽之談矣。終之吾敢爲大前提而斷言者。

今之新教育。皆有覺悟。當趨重力役。

即力役之教育而論。是世界的。非一國的。

力役之智識。是世界的。故交通愈廣博。而成就者愈多。

我國力役之教育。既已發達。尙不可忽於交通。當其未發達。尤應多設交通之法。從此教育而進之。

移家就學西洋。亦爲交通諸法內之一種。

且以力役之教育爲大前提。學生豈止學校而已。則移家之說。已殊有可以討論之價值存在矣。

客問

移家就學之說。甚爲離奇。子且姑妄言之。吾將姑妄聽之。

答曰。今日中國之所缺者。學校教育。與所謂力役教育內之高等能力。皆知出國而求之矣。其實

與人類相關之事物。有待乎增進智識。逐一改良者。實千端萬緒。非僅講學之一事。必事事能多操習。識於世界。而後適宜於時勢之俗尚。成。乃得優存於人羣。移家之事。取吾一部分人之家庭生活。生活於世界改良之域。邑。取吾一部分人之起居習慣。習慣於世界進取之社會。即無子弟就學問題。已覺移家之重要。况就子弟就學而論。我國學校之驟難完備。尤於高等力役之能力。一時決不能取諸官中而足。而又因社會上四圍現狀之無所補助。故即在學校中成績最優之子弟。往往不比於留學普通畢業之學生。（所謂普通畢業學生者。乃指普通學習。特成績非甚優者耳。決非指頂一留學招牌之黽筋學生也。）即因一則於學校外無所聞見。一則聞見於學校之外者甚多耳。就學常赴通都巨市。即取近證而易明。如北京上海。亦有議之為阮陷子弟之窟窟者。但無可如何。父兄寄託其子弟。或親率其子弟。合四方而集者。仍比較的視為子弟可望成學之地。雖勝朝之遺老。詞林之丈人。開明之樸學。寒素之老儒。皆別有適宜於此中之生活。不盡為子弟之學業。然其間亦頗有夾雜此問題而留以北京上海作一小影。擴而充之。即知有特別之一部分。可以紛遷於倫敦巴黎。並非離奇。且不僅為子弟得佳校。廣四境。終能充其力役之能力而已。即於其父兄之生活。亦豈無可以適宜者在。特上海北京。不以為遠者。習慣而赴之。而倫敦巴黎。以為甚遠者。有素憚於輕赴耳。倘夫之者多。共忘其知。又爭先恐後赴之矣。比倫敦巴黎稍近。而較遠於上海北京之東京神戶。二十年前視若天遠者。今皆作為極外也。頑固如不識了東之京官。亦且販賣舊書而往。彼特未知倫敦巴黎。類於舊書之事業。或

勢可發展之把戲。彼能開創者尤多。所以吾且不暇爲種種部分之人計畫。但爲帝制派如梁士詒楊度。設想。彼若全副骨架內有一兩根雅骨。改其伺隙香港天津之陋觀。念挾其多財。爲倫敦巴黎之生活。超全家於海外實業。世界學問之途徑。彼之所以與家者何如。而間接即所以拯國者又何如。即若二太子之袁克文。以其一年中在上海爲惡濁生活之化銷。移而爲海外改良之度日。其前途家庭之結果。亦必大有影響。故其人而不安於窮鄉僻壤之老生活。輸送其巨資爲內地洋場之浪費者。皆可勸移海外。此較的所得結果。不至爲洋場下台之下劣也。雖然此等移家。亦爲一部分耳。非即吾所希冀移家就學之一部分。吾所希冀移家就學之一部分。仍就力量僅足之人着想。或簡直又爲窮措大作好夢耳。

客問 移家就學。有若何之狀況。可名曰力量僅足。若何之狀況。即稱爲窮措大。

答曰。此止能大概言之耳。所謂力量僅足。所謂窮措大。隨人之觀感而異。終之即吾所謂力量可名僅足之人。決不是富貴。此亦客之所能會意者。且吾前次之談話。雖有盼望梁士詒楊度袁克文等。亦可移家域外。然此終是癡人說夢。况然維新以來。凡能棄八股而就學。冒百險而遠適者。其初皆爲窮措大。故今日而聞活畫官僚態之學生。向日皆窳人子。未嘗做官風味時。痛罵官場腐敗。十許年前我在南洋公學。對此輩寒乞子弟。即勸彼等未吃燒烤。且勿亂罵。今日果然頗有若干寒乞鬼。已爲政治上之大礙。即梁士詒楊度。十許年前。亦寒乞鬼隊中之人物。今日適從何來。遽集於此。居然亦稱

元老矣。今日勿說閒話。凡與新事業奮鬥。必先爲窮措。大而貴官富人子弟。初皆勿屑。也必至大勢所趨。無可如何。於是方施其近水樓台之手段。亦使子弟濫公費。行徑挺。讀外國八股。就外國考試。而十八九仍用以爲進身之階。其實研學者。仍讓窮措大。進窮措大成學而歸。即如彈詞中破幕內人物。中了狀元。招贅於宰相之家。故無數舊式官僚之千金。許配寒乞子弟者。今亦成爲流行之佳話。此即表明世家大族門當戶對之子弟。鮮有成學者之實證也。且今日舊家子弟。拚命擁戴破勳之徒。必欲復舊式政治。不管與世界適宜與否。爲民國之大梗者。畢竟卽爲彼等。仍不屑從事新學。卽有出洋者。亦銀樣蠟燭頭。所謂留學生遊蕩。卽彼輩居多數。一部分舊家子弟。富有舊學者。其腦中止有官缺。倥倥得替大帥相國發揮電報。謀有位。卽算了事。彼輩亦儘有聰明鈔法政書。翻牆張册。居然亦有爭法律談政資之大文章。頗可傳誦。所以倒楣之國。每由世家大族。篤舊不化。貪吃現成飯。死保老位。而方興之國。卽從世家大族子弟。嗜學如命。藉登高易呼之勢。而成才衆多。烏乎。此中消息。向誰痛哭乎。故移家就學等之靡落語。爲貴人世家富翁等所掩耳不欲聞。謠云。患病人向鬼商量。仍止有商之於寒乞相之窮措大。或反與會淋漓耳。故所謂力量僅足之人之狀況。與夫窮措大之狀況。初無何等分別。吾自議倫敦儉學而及移家。總而言之。統而言之。智對窮措大言之而已。故後此談話。姑名力可代足者。稱曰高等窮措大。力量不能足者。稱曰普通窮措大。

客問

所謂高等窮措大者。可比况而說其情狀否。

答曰。假如其人夫婦子女。一五六口。住居上海。租寓兩幢或三幢之房屋。子女三數人入學。自必略有補助之事業。每月一二百元之開銷。可合其家本有之出息支持之。而寬然有餘者。此即為高等窮措大矣。以彼寓居上海之費用。寓居西洋。斷無不足。第一次出發之費。及到歐置備家具之費。約需二千元。倘此策不能特別增多。則可於三年內。將在歐之家用樽節。以資彌補。今姑略述生活狀況。此類之高等窮措大者。以便與上海比較。

(一) 住房。

(二) 飯食。

(三) 家用。

(四) 學費。

客問

住房奈何。

答曰。上海兩幢之屋。合巡捕捐計算。常至三十元左右。三幢則需五十元。今以倫敦同品類之房屋比較。同於兩幢者。止需二十四元。同於三幢者。止需四十元。惟二十四元之屋。大都工人居住。客居之讀書人。必住四十元者為宜。倫敦之屋。本無所謂三幢兩幢。今以三幢兩幢比較者。指其間數之作。用言之耳。倫敦之屋。自然即上海洋房之款式。四十元之住房。雖比於上海七八十兩租金之洋房。外觀不能如彼之大。而內容之便利華美。則遜之。約有正房六間。副房如寢室等三間。一律皆板糊上等。

之花紙。舊則由房東改紙。樓上樓下。有廚房兩所。亦極精細。抽水管子等。樣樣俱全。浴房一間。裝設新式之洋浴盆。一壁另裝自來水之洗面盆。四壁皆糊上油花紙。洗浴洗面之熱水。由廚房通來。浴熱水者。將熱水龍頭旋放。冷水龍頭。即在熱水龍頭之旁。更可以自由開放。浴罷則提起紗及之塞。不必再管。熱水自然流去。(次等住房中之浴房如此。其上等者可知。而上等之客寓。且每一客房。即於套間內備一浴室。故西洋無澡堂之必要。略有公澡堂。皆僱下等窮民之用。)廚房中燒煤之鐵竈。燒煤氣之鐵竈。皆裝備完全。其鐵竈等均位置精整。銅柱鐵座。爛然耀輝。非如上海煤氣鐵竈。直軍營中供布帳內用者耳。煤竈之上。安置一巨大鐵箱於壁間。約可容水兩担。鐵箱通於冷水管。滿則有塞。祇住。稍空則冷水流入補之。另有管條。以放熱水。煤竈熱火一面。可以煮菜燒飯。一面即將鐵箱之水。騰灼而熱。常至於沸。故不惟供洗浴等等。而且終日熱水不斷。不啻開一節儉之老虎竈於家中。因廚房惟有燒竈等耳。然其位置得宜。與房東做現成之雕花玻璃門壁廚等。相映成趣。窗明几淨。儉樸之家。將客室關起。即就廚為房小客室。兼充飯間。好在英國絕便宜之煤。終日爐竈之火。融融熱水取足。為飲食取足焉。一室之暖氣取足焉。假如夜餐之後。電燈通明。三數子女圍棹而坐。補習夜課。父則倚窗下大椅讀夜報。母則就爐旁躺椅休息。撫弄狸奴。觀彼跳躍花毯上。即此廚房之生活。已勝過三幢房子內兩房之敷衍矣。若上海所謂亭子間。所謂廚房。實地獄也。廚房近接後院。其外必有套間。壁上裝有冷熱自來火龍頭。下承以大石盤。凡菜物盞碗。皆就盤內洗濯。穢水由盤底自然汽去。通宅之內。裝

自來水龍頭者三五。到處自由取水。萬無取水院中。至於拖泥帶水之事。石盤之旁。煎衣之大鍋。竈在焉。西洋洗衣。皆用大鍋之水。浸衣於中。加入鹼粉。熱煤燒煮。踏搓於稜板。復以清水淋之。卽畢。凡一切家用之要具。皆由房子內預備完全。大門之外。必有隙地。密植常青小樹。略闢花園。臨街緣以短垣。鐵檻。門花色翻新。務極美觀。後院必有一進房子之寬。雜蒔花草。或成遊步之場。各隨寓客之意。而布置之。故四十元之住房。雖號稱間數作用。僅抵三椽。而精美之與惡陋。安適之與阻難。迥不相侔矣。

客問 飯食奈何。

答曰。飯食問題。若獨客異域。自然俯就他人之飲物。不當生出適口不適口等之分別。至于移家海外。無異卽移家他省。食品之不能甚繁。種類之不能無異。西洋客居之中。自有此感覺。但較之道路不通之邊徼。與生產不富之窮省。定當彼善于此。故若閩廣江浙之人。欲在陝甘晉豫等之腹地。備具閩廣江浙之食。略有爲難。若陝甘晉豫之都會人家。遷居閩廣江浙之中邑。欲備具陝甘晉豫之食。終能略得近似。因原料尙易取求也。至於西洋貴重之食物。真可較龍肝鳳肺。無所不有。然此必非措大所能問鼎。但舉尋常食用必需之品物。較之上海。必不及上海之多。然較之天津。決不能算少。故無論其爲陝甘晉豫之人。爲閩廣江浙之人。必能自由備具其陝甘晉豫之食。或閩廣江浙之食。或豐或儉。各照在上海旅居中一樣處辦可耳。惟實行措大風味之限制。必當牢記。若如上海一月中。必有數次宴會。豪華豪華。此或不能無所犧牲。假如僕本江蘇無錫之下等窮措大。卽照無錫普通措大家

之食物備具。

早上無錫人食粥。我家在倫敦。則改食蘇格蘭之麥粥。加入白糖牛乳。即省去鹹菜。蘇格蘭之麥名曰 Oat。上海惟福利公司等有之。西醫勸人病中買食。富人得嘗其味。因上海價昂。半元方得一小罐也。上好之白糖。新鮮之牛乳。皆彼中俯拾即是。此豈不衛生之至乎。

午間實行三色一湯。一葷兩素。或兩葷一素之老套。佐以淨素之白米飯。全是惠泉山下食味。毫不雜一點西洋氣。

晚間吾鄉儉陋。將日間之飯泡煮。名曰泡飯。佐以鹹菜三四碟。幾乎通於無錫常州之上下。飯時所剩飯菜。西洋日本例當傾入垃圾桶。吾鄉則寶之。以爲泡飯時特別之佳肴。此雖洩漏於外人。殊欠文明。然好在此種談話。惟一二同志之窮措大能讀之。亦不妨一述。乃其有合乎孔夫子寧儉之旨。或丈人碩德。亦有取焉。如此。晚上食物。更窮形盡相。爲純粹之鄉味矣。

歲時令節。與夫星期休息等日。或做餅餌。或下湯麵。或具多肴。亦聊代家鄉之宴會。至於罐裝鍋鏞之屬。彼中皆色色靈便。可用者多。惟華式之碗筷。煎魚之淺鍋等。必國內攜去。較爲受用。且路帶小石磨。煮烙器等雜件。磨豆腐。烙麵筋。煎豆芽。切刀麵。到彼想念華物。自然不學而能。而且決不憚煩。以爲甚有味之工作。可見魯濱孫漂流海島。變成百工皆備於一身。決非人類之不幸事也。至於帶用器具。應帶何物。此乃南北嗜好不同。待客異將移家西行時。自度處備家鄉食味。何器必不可少。關單問

我再答西洋有無其物。以便將缺者帶去可也。至於食物之品類。明日再。亦可藉博一樂。

客問 西洋食品之詳可得聞乎。

答曰。西洋食品雖覺寥寥可數。然足以供窮措大之食料而有餘。必無疑義。今且不以食品爲嚴格之分類。姑從出售之店鋪性質。類敘之如左。尤覺略有興味也。

一 雜糧店

西方生活程度略高。因爲物價昂貴之由來。然因店面裝飾。日趨文明。而品物必加以絕好之袋。更瓶罐。決無中國原料堆積散售之狀。則加包裹之費。而物價又暗增矣。其品物必秤准分量。包裹完好者。不但形式美觀。舖中陳列整齊。及買客取攜便當等而已。且因西方情勢。今日皆視大資本家掃滅小資本家之狀態。凡日用飲食之店。皆組織大公司。貨品配自總店。分設數十百小店於全市。故雖大街開大店。小街開小店。其情形略同於上海。然若細細留意其招牌。而大街之大店。小街之小店。皆係一家。因總店配達分店之故。袋更瓶罐。劃爲一式。而包裹。其檢數既易。而售法亦遂畫一。故在西洋購物。不惟不索虛價。無講論之繁。而且認定袋更瓶罐之式狀。惟與與國稍異。而一國之中。城與城則大同也。購物數次。即能到處一見而知。

售賣麵粉、雜豆、大米、苡薏米、煮粥之蕎麥、通心麵、餅乾、糖、醬等等。又馬食之粟、珠米、麥皮、狗食之餅乾等。大米去自日本南洋美洲（亦有中國）皆供補丁之用。彼中人雖一星期內止食

一兩次。然雜貨店中則品物不缺。爪哇米最佳。日本次之。然皆大貴。而南洋之米。其價甚平者。尚潔白適口。過於上海通常之米。以華法算之。價約十五六元一擔。彼中常爲一辨士半或兩辨士一磅也。爪哇日本米。則貴至三四辨士。加一辨士約加銀洋五分。以華法算之。則加價太多。在彼止知加一二銅幣耳。故輔幣最下等之價值既大。物價遂愈覺不平。譬如小銅錢盛行時代。十錢之物。因品質略好。驟加至二十錢。人爲譁然。今行銅幣。則一銅版者。加爲兩銅版。人頗安之。兩洋用錢之低昂太過。卽爲幣值過高之故。往往有同一品物。或包裹之粗略華美不同。或天然物之大小略不同（如果品等）華美之包裹。及略大之果品。售于大店。售之富人者。可半元。粗略之包裹。及略小果品。售于小店。售之窮人者。可五分。因此層層之不齊。故有廣東麻姓兄弟姊妹五人。每人年用二萬元。亦並未浪費。公費生二千元。一年亦留學。儉學生六百元。亦留學。移家就學者。二三百元一人。亦留學也。平時麵粉之價。約合華價六元一百斤。故若北方之家。移復國。焙餅。拉麵。片兒湯。炸醬麵等。尤較大米飯。儲之易而食之廉矣。

大約關於食品之店。所當略略鋪敘者。一、糧食店。二、蔬菜店。三、糖物乾果店。四、雜貨店。五、鹹肉店。六、鮮肉店。七、糖茶店。八、雜貨店。九、饅頭店。十、牛乳店。十者之外。亦有攤販車賣者。別依類附敘。我國生活之程度。自決不如西洋。然西洋人在彼國所見。以水手華工洗衣等人爲多。一若我國之人。所見印度安南人。止有（阿三）途。彼此心疑全國之人。皆同此品類。自爲錯誤。卽我國之人。在上海止見洋

行老班。又疑彼中全是如此之體面。亦屬過於推崇。在其對面者。見小說中敘述流氓騙賊乞丐等等。又覺彼中頗有我國之惡狀。則又同一謬誤。今爲括言。則曰走盡世界。其職業同品類同者。而狀貌則無不同。故西洋教書先生與中國教書先生。其寒酸同也。西洋屠夫與中國屠夫。其肥頭胖耳同也。西洋乞丐與中國乞丐。其苦惱同也。所不同者。文明程度高者。惡狀必減。文明程度低者。惡狀必增是也。故糧食店之夥計出店。雖全無翻米簸麥之事。然殊覺其面上有米灰。一見卽知爲糧食店內之人。物也。倫敦亦有糧食大市場。(不零賣)吾入其中。則覺此中人之卑劣。亦如吾鄉米僧之卑劣也。其闊綽亦如吾鄉米僧之闊綽也。維妙維肖。何以相隔數萬里。其職業既同。而精神狀態。竟不能不同如此。

客問

子之敘述食品。本爲窮措大旅寓之飯食起見。可否於每品之下。皆示以價值。卽如昨日雜糧店中以售之雜豆。果何種豆乎。亦能分別言之否。

答曰。每品皆標價值。將懸爲海關貿易冊。而調查詳悉至此。不惟僕既無此智識。卽談話之趣味。將成乾燥。僕爲備辦飯食起見。如其關乎旅費之統計者。必自有線索。擇要舉示。譬如於雜糧店特舉大米麵粉之價。因此將占飯食預算表內之巨款。且既舉一二種價值。則他物之價值。儘可以華法類推。如華法米價與豆價之比例。西洋亦同此比例。如真有大不同者。僕當特別提論。至於豆類。因省略談。稱爲雜豆。似亦允當。以豆類乃極微之食料補充品。不必標標言之也。惟客既問此。引起一有味

之談話。則嘗知西洋所謂豆類。僅有扁豆豌豆及鏡豆三類。扁豆有大小及紅白花數類。白洋扁豆。當出現於上海番菜館。豌豆之老者。廣售於雜糧店。其嫩者裝入玻璃瓶。亦渡重洋而來上海也。鏡豆者。其大如小豌豆而扁平。凡讀書顯徽鏡及照相鏡等之中心厚面四旁薄者。皆即取此豆之名以爲名。蓋貨物以名之耳。嗣後除照面孔之鏡子外。凡一切穿光之鏡頭。皆以此豆之名名之。其足跡似未到過東方。法國食之最廣。蠶豆則新鮮者。亦爲蔬類中之上品。而老者僅于糧食市見過甚多。據云以飼貴重之馬。人不食也。故雜糧店頗不多見。所見者惟種子。以供園蔬家之取求。至於黃豆。菽豆皆蹤跡全無。李石曾君農學專家也。詳考於法境。據云歐洲土內少此微生物。故黃豆不能產生。年來千萬擔從關東運入歐洲。皆供工作油類之用。直運工廠。不見於市場。惟法國豆腐公司。近將黃豆製成麵包餅乾糖醬豆腐漿等。廣銷商市焉。

二 蔬果店

蔬與果同售。即上海虹口等之供給西洋人而設者。亦同此例。然亦有果自果蔬自蔬者。有果與花爲類者。果有攤賣及車賣者。蔬亦如之。惟西洋人不肯肩挑。則少擔賣者耳。西洋上落貨物則用背駝。惟稍有距離。則必用小車。不肯背駝。車必推。不肯拉。推車亦止距離甚近之地。如果車買。則必駕。比利時至於獵狗。日本人亦甚有氣骨之民族也。不知何以作僮無役。創出人力車。拉勢雖省力於雅。然於人格上太多問題。吾於上海聞人罵人力車夫爲兩脚馬。車夫亦氣沮懷喪。坐者必不察。此等

損傷他人人格之慘事。大約東方方日增月疊。西方則必不染及。因摩託勢力。將代用一切。即驢馬亦可告卸義務。何況人類。蓋東方賤丈夫。隱隱尙有不尙奇技淫巧之觀念。牢固於腦中。本其牛馬之生活。以爲美德也。車賣蔬果之人。亦必舉其品物。叫於街中。複街及小街耳。大街不准叫。亦不准停。與中國日本無異。卽此亦見品類同。則舉動無不同也。西洋蔬中叫賣者。一卽蔬果車。最喧嚷。二爲牛乳車。尖利其聲。三爲煤車。沉宏其音。四爲收舊貨車。慘怛其調。其餘街頭巷口。有喚賣報紙者而已。一切響器禁用。惟巴黎有吹牛角者。倫敦禮拜日下午。有搖鈴賣倫敦糕者耳。若如日本以鼓吹揚廣告於市中。西洋絕無其事。

蔬果之品類。決不能不稍稍詳敘。俟諸明日。

客問 蔬果之品類。西洋大約將大異特異矣。

答曰。決決無此種地球之小造物。主能造物品之少。果有上帝。上帝亦誠可笑。六足者爲瓊節。動。四足者爲椎脊動物。外形雖略異。而內容不少更動。舉此以類推。八十餘原質。幾遍大千世界。而皆同上帝之標。上帝之草草。其造物之法。真上海所謂撒爛污者耳。若以小立異者。處駭其殊觀。途嘆造物多能。千奇百怪。則真乎給不小矣。用此矮人觀場之法。以觀世界。真王聘卿罵李厚基。所謂大驚小怪者耳。宜乎對於洋鬼子。藐之之時。既已看做蠻夷。而畏之之時。又復看做神經。其實一齊弄錯。又宜乎其簡單之機輪汽電等等。不過因其尺寸略大。轉灣略多。又復忽而不屑而技巧之。忽而崇拜而

神異之。皆大驚小怪之結。此時間話。今且不必深論。姑述西洋所謂蔬菜者。皆不過以前常見之物。其形式略異。而品物都同。

蔬之類。一年四季常有者。則爲番薯。彼中雖無山藥芋頭之類。凡蒸山藥。燒芋頭。烙慈菇片等。皆可以此爲代。

青菜一類。則有類於山東黃芽菜之大捲心菜。有如馬鈴大之小捲心菜。有類於捲心菜之菜花。雜菜則有菠菜。有萹苣菜。彼中人皆食其葉。而長條之根。則棄之。其實長條之根。削刺其心。卽絕嫩之蒿笋。彼則瀆醬拌之法。故不能不拋棄。有蘿蔔菜。我國蘿蔔菜有辣味。彼則無之。燒後味如上海之油菜。又有極嫩生菜。爾三種。價略昂。且不中燒。然拌之以醬油。爲甚佳之粥菜。有芹菜。白梗闊而大。可燒可拌。

有新薑昔。出市之日子不多。價較尋常菜類略貴。有新豌豆。出市之日甚長。價亦較廉。可燒可炒。較之我國之生毛豆。似乎優勝。有扁荳菜。

有葫蘆。而無冬瓜。亦無茄子。有黃瓜。有白蘿蔔。切片煨肉。切絲醬拌。無乎不可。胡蘿蔔最爲且好。有小紅蘿蔔。鹽食裹食皆宜。

有鮮筍。出市之日既短。且其味決不如吾鄉之松茸。價亦不廉。

有洋蔥。頭北人必大賞識。有胡葱。惟無大蒜。亦無茱萸。又有番茄。嗜之者甚多。

蔬類略盡於此。惟法國之生菜之種類略多。故欲比江浙蔬類之繁富。已不相敵。何況闕廣。欲即以上之區區。勉供窮措大之旅食。亦已無虞不足。

客問 果類如何。

果之類。惟蘋果產自歐洲。廣柑來自西印度。終年不斷。今日上海南京路等。亦有洋蘋果洋廣柑。其味實勝於華產。

有香蕉。亦去自西印度羣島。亦幾乎終年不斷。

有蒲桃。種類甚多。皆產自法國西班牙。

有橘子。小者如洞庭橘。大者如上海所謂蜜橘。然出市之日。既短。且不普及而昂。偶有波羅蜜。則去自南洋。

有嘉慶子。無花紅。有腰式之杏。且有黃紫多種。出市時極普通。有桃。則為珍貴品。

有梨。產自法國等處。其臭如檀香。其味甘。其質軟。今上海亦植有此種梨樹。梨且有大小數種。惟色香味略同。

既無荔枝。亦無甘蔗。亦無枇杷。

西瓜則法國南境頗多。偶至英境食者甚稀。西洋止有似西瓜。又似香瓜之物。名曰（美倫）約如小南瓜大小。出市時買食者尚多。

有罌莓而無楊莓。英國以罌莓出名。在暑天出市。皆作西瓜食之。味甚甘甜。汁水亦多。洵佳品也。

乾果則有鮮核桃。有栗子。有榛子。有杏仁。栗子出市於秋冬之間。街上烘栗子之攤甚多。惟高等人不能在街上自購。有落花生。亦非高等人所食。而小孩且生食焉。

果子本非飲食所取材。今既有此種種。慰情亦聊勝。無至問蔬果之價值。平均皆價格於華市而已。

客問 第三類所謂糖物乾果店者。略如上海之南貨舖乎。

答曰。不若相類。因中國之南貨類。包含品物太多。所有南貨舖內之魚翅、海參、燕窩、乾貝、金針、木耳、香螺、扁尖、蝦米、皮蛋等等。不惟糖物乾果店無之。即遍歐洲亦無人嗜此。此等物品。皆華人飯食內所不可缺。僥倖又有唐人街。故於西洋十類食品店之所缺乏者。皆可於彼取足。姑俟述酒店既畢。更附詳焉。

三 糖物乾果店

出售黃白糖。白糖皆蘆蘆糖。或方塊者。供客座茶盃咖啡等使用。而粒糖。上海所謂盆粉者。供甜食料等使用。粉糖所謂雪花者。供添加補丁等使用。黃糖為蔗糖。皆作糕餅。各糖平均合華銀一角一磅。

售大小各種蒲桃乾杏仁乾榛子土耳其尖棗烏棗蜜橙皮蜜瓜乾種種罐頭果食種種餅乾。問售咖啡茶葉。

此類糖物乾果店。彼中因每飯必有補丁。店中貨物皆補丁要料。故開設極多。若華食則不甚急要也。

客問 何爲鷄魚店。

答曰。被中牛羊豕之宰殺。皆非宰自零星小戶。乃宰自上海所謂殺牛場。惟魚與鷄鴨。但爲小鮮。可以零殺。彼中常常併合一起。大約職此之故。然此定爲余之穿鑿其詞。在彼實不過習慣同售無甚意義也。且凡大魚市及禽鳥市。又並不併合。

四 鷄魚店

鷄雖我則稱之爲小鮮。而彼人則視爲貴品。尋常一鷄之價。常過一圓。故彼中中上戶。一年止食數次。鴨則尤爲貴重。普通店家不恆有食之者。皆富人。必兩元一頭也。火鷄自然尤貴。每頭終需五六元。我國惟變戲法人在城隍廟作珍禽異獸陳列。其冠能變五色。常常閉屏放屁。故我國小孩。又名之曰放屁雞。西人食之頗多。富人常年食之。窮人於度歲時亦必勉購一頭。且親友互相饋送。聞郵政局於耶誕後數日。檢點失去住址。無法郵遞之火鷄。常堆積成山。火鷄之味。確勝於尋常雞鴨。我於年尾亦買食之。用華法與栗子蘿蔔等同燒。栗子蘿蔔亦變爲異常可口。鷄

則介于火鷄與鴨之間。若極窮之人。度歲不能得火鷄。止購一鵝。皆憐其至苦。鵝與野鴨等亦有之。亦如我國不視為常品。雖則略少。且頗貴重。

吾國市肆不能兼味。始殺鷄為黍。故鳥類食物。即不易多得。固無妨於拮据大之生活。况物既珍貴。則滋味愈覺無窮。如魚翅燕窩。庶若蘿蔔青菜。家家食之。天天食之。老饕糜味之情。即不能如今日之濃。惟其價貴。偶一食之。淺吞細嚼。遂信得嘗異味。憶三十年前在北京致美齋得方寸之南豆腐。和新椿頭及香麻油食之。始識得豆腐真味。不然居吾鄉大盤佐餐。直戚戚以為以豕食自奉耳。故于西洋一年中。雖止食三數次。其滋味實遠勝於中國。且一鷄常食半月。尚有殘骨可咬。扯算亦頗廉賤。姑登凡於此他物之稀有者。無礙其稀有。可即此而類想其情也。

客問 魚類若何

答曰。英國為島國。四面環海。魚類定然不缺。惟魚皆海產。而河魚則為珍異之品。少見出售于普通市店。法國雖亦三面環海。然巴黎去海較遠。且法人不甚嗜魚。故魚食較英國為銳減。魚在英國市上。合於華餐者。以其肝可蒸油。名曰魚肝油。之鱈魚為最普通。其魚之外形。在中國每於藥瓶及藥房告白上。見一人背負而立。故其魚肉亦與吾鄉之青魚為最近。其肉略嫩。頗可算一佳魚。油類為吾人身體內所不可缺。然諸油皆有礙病者之衛生。惟此魚肝中之油。既得油之益。並無油之損。故用為藥物。稱為補品。足見此魚性尤宜人矣。價尚不昂。約二角左右一磅。又有一種貴重之魚名曰（薩門）。

肉發紅色。其味恰如中國之新蟹。據云我國東三省亦有之。若在出產地。裝爲罐頭者。價頗廉。三角可買兩磅。新者五角一磅。又比目魚。魚狀平扁。其肉味亦如鱈魚。而其價此魚較鱈魚爲廉。且倫敦無數窮街。皆設炸魚之小店。比目魚及番薯絲同炸。一角能食一大盤。足供一飽。吾人食之。皆以爲美味。然彼中皆窮人買食。富人以爲有礙衛生。以其用豬油炸也。吾人又適以爲佳品矣。窮街小學之生徒。這遠不能回家吃飯者。即以炸番薯爲飽。魚則多有不能得者。彼中富人睡而不食者。窮人又欲食而不得。貧富不均如此。所以食番薯者。皆倡社會主義。我國以爲救飢最易。何不食肉糜之徒。於社會主義亦多所駭難。若以番薯一品。常年飼之。亦必變調矣。其餘尚有雜魚數種。兩種皆烟薰。有七八寸長。彼中以供早晚代用火腿雞蛋者也。此兩類之魚。新鮮者亦間有之。味如吾鄉鱈魚。又有甚小之一種。皆三四寸者。有一二寸者。味亦如鱈魚而略損。其狀則如鱸魚。吾鄉婦人孺子亦喜食之。以上三種價皆廉。

有海大蝦。長約尺許。可零切而購。價如（薩門）頗昂貴也。有類似中國內河之蝦。已燒熟。來自荷蘭。一銅版能購一木筒。約有數十頭。（銅版乃彼中銅版。卽所謂辨士。值我國五銅版。木筒者。量器約吾升四分之一。）粗人小孩消閒食之。亦如天津之食蟹。作爲花生瓜子之小吃觀也。但從無自由吸食於途中。如天津之食蟹法。倘買兩筒。取其肉。亦頗可充作蝦仁。特味不若我國蝦仁之鮮美耳。愚情聊勝無。亦足解嘲。另有英產之河蝦。則有新鮮者。其價三四十倍於此。蓋必每辨士一頭。余未素食。

以前亦從未敢問。津蟹有小海蟹。價亦廉賤。味乃如嚼木屑。故炒清蟹一品。決不能借以搪塞也。

英國有著名之海蛤。為羅馬該撒大王所賞識。故看作珍品。過於張翰之四腮鱸。價頗不廉。止能用彼法宵食。若欲烹為華菜。恐一碗之價。必過銀一圓。未曾嘗試也。尚有內河小蛤。尖長過尺許。則為賤品。小蛤肉燒菜。價如吾鄉食蝨肉耳。有小螺。亦如荷蘭蝦之賤。且有小擺。搽出其肉。聚三五於小螺。供過客之食。此等過客。自亦無非車夫脚戶之流。亞推無田螺。而法則有之。英小孩聞法人食田螺。一如吾人聞閩廣食蛇。吐吞而駭。其實小螺食之矣。於田螺又何致怪。其俗拘而已。亦有鱧魚。鱈魚。常售於窮街現食之小店。不售於鵝魚店。故恐另有怪現象。且我家皆不慣食鱧魚等。故未一詢其價。且但售於及時之一季。非終歲有之也。價必不昂。水產之物亦略盡於此。黃河之鯉魚。南越之嘉魚。諸若此類。未可悉數。我國魚產之富。當數倍彼中也。

客問 其五為鹹肉店。想即所謂外國火腿之類矣。

答曰。然。

五 鹹肉店

鹹肉者。火腿為一種。鹹肉又為一種。復有好壞數類。外國火腿。止能用外國吃法。切薄片而油煎。若以之湯煮。則味同嚼蠟。全與中國火腿不同。若用華菜燒法。或惟蒸燉。尚可。價六角至一元二角。一磅不等。鹹肉亦有數類。有價比火腿者。有廉過鮮肉者。最廉之鹹豬肉。僅三角一磅。大都去

自南洋之濠洲亦有彼漢口運往者。有人亦願以中國鹹肉爲佳。然彼中鹹肉商之濠州派。則構造謠言。謂華家食養。並在街中食死人。故亦有聞而作惡者。若以爲空中樓閣。必不盡然。因聞長江一帶之鹽街。實有嚼食糞穢等事。而散走荒郊。在義塚掘食糞穢。亦或于中有一。但開胃口之鹹肉。皆外國人設廠自製。且運往國中。後必經衛生檢察員檢過也。惟何者。去自濠洲。何者。去自中國。我等却不能十分分別。鹹肉店內。又有薰香腸出售。香腸之種類甚繁。而以德國爲尤夥。且嗜之者衆。故英人于德人以綽號。即曰（香腸）。大者如王瓜。小者如香蕉。惟無有如廣東香腸之小而味且濃郁者。此亦如外國火腿。與中國火腿之別矣。外國大香腸能切片而售。然不中於華菜。

又曾「雞絲」牛奶油。雞絲者何物乎。以牛乳淋去水分。一變而爲奶漿。今日上海流行之「冰忌廉」。外國即成自奶漿。由奶漿分出油分。再變而爲牛奶油。即番菜桌上塗麵包吃者。西洋上中戶人家用以燒菜。最宜衛生。據云油類之最無弊者。魚肝油第一。牛奶油次之。惟氣味皆有劇烈之不快刺激性。故魚肝油止入藥。而燒菜則無人請教。牛奶油則中國之阿官小姐。亦嫌有牛腥氣。而嗜之者亦衆。由牛奶油壓而成乾。則名雞絲。

牛乳本與豆腐漿同性。其成分及滋養料。幾無不同。故以牛乳與豆腐漿對照比較。而奶漿則如豆腐腦子。以曰豆腐花。牛奶油則爲水豆腐。（惟油分不充。無可塗麵包。）雞絲則醬油豆腐乾也。雞絲之味。則如臭豆腐。而臭氣尤烈。且上品者必蟲蛆活動。若點縱橫。價亦甚昂。嗜之者

如命不嗜者掩鼻而過。真風癩屎同視矣。西人所食不近人情之物。惟此是也。

又售椰子油。椰子油之顏色性質。與牛奶油正同。惟無劇烈之牛腥氣。且帶鹹味。中國婦孺不喜食牛奶油者。皆用椰子油塗麵包。價又略廉於牛奶油。此油產自印度。今則中下人家。食其價廉。皆代牛奶油而食。食牛奶油之家。四。食椰子油之家。六。此亦近時之變遷也。西名馬加林。頗亦是為性質善良之油。故豆腐公司之豆粉水桃酥等。即用此油和烙。西人美之。我家燒菜亦常用也。不知上海番菜館已有其物否。不食牛奶油者可乞「馬加林」一試之。又售豬油。豬油皆蒸溜而成。其色潔白。圍成方塊。以油紙包裹。價亦廉於牛奶油。約三角一磅。彼中雖製糕餅等等。用之甚多。然羣以為不合衛生。故下戶燒菜。年來亦改用馬加林。我家則因中國難得此好豬油。仍以中國觀念。視為油類可食之一種。若視之為有台衛生。則亦未也。然除此之外。既無豆油。菜油。麻油。止有橄欖油。則窮於取用矣。（橄欖油別見雜貨店）

又售雞蛋。雞蛋雖鋪街皆是。而合之華價則不廉。最廉者必四十錢一枚。昂者一角半。低昂如此。不過略判新陳大小而已。此又為輔幣之價格高也。雞蛋雖價甚高。決不能如吾鄉之村人待女媧。二十枚一碗。然兩枚三枚之雞蛋。製成或湯或炒之一品。亦未嘗不滋味無窮。且可作為常食之品也。鴨蛋亦間有之。價等於最昂之雞蛋。故我家未嘗同津。

客問

子嘗言西洋之屠夫。稍肖中國之屠夫。則鮮肉店之情形。必與中國相似矣。

答曰：難妙維肖。既有大木板之肉，砧設於簷下，其壁間縱橫懸掛鮮肉，所謂賣肉者之屠夫（彼不屠也，惟屠後副之而已，稱屠夫者，從便言之耳。）手持尖刃，腰圍短裙，肥碩胖耳，三五雜立，頗有致也。而且其野蠻之程度，過於我國屠夫，向吾言叫賣街頭者，止有賣牛奶、賣蔬菜、收舊貨、齎種，而喊賣於鋪頭，如中國衣店及上海法國路賣肥兒洋傘等之把戲，西洋亦有之。一卽熱鬧市中之小拍賣店，一卽英國之鮮肉店是也。鮮肉店自然無力設於頭等市街，然二等之體面市街，則頗有之。體面市街本不許負販人等叫賣，然不能禁鮮肉店之喧叫，彼等之喧叫，且非尋常之喧叫，往往一面連聲亂叫，一面將手內之刀，磨於石上，爲霍霍之聲，或擊於砧上，爲登登之響，在小街爲尤甚，常有數家鮮肉店，望衝對字而設，則叫聲如沸，出於燈火千叢，人頭萬點之中，亦足爲星期六日一種之活劇，更有趣味濃深之一事，則星期六夜間十二時（平時十時一律閉門，惟星期六日至十二時）大鮮肉鋪之門外，預立窮人數十，以老婦及幼女爲多，衣衫亦不藍縷，惟皆爲下戶人物而已。俟時間一到，該肉店卽將剩下之肉，立高檯而拍賣，一霎時，拍賣聲、歡聲雷動而散，其價自然大廉，而肉亦多爲另頭落角，不成片段者也。

六 鮮肉店

十店有六七，止售牛羊肉，然亦有二三，兼售豬肉。豬肉固不爲彼中主要之肉食，却亦未嘗看做低廉之物，卽有事實上豬肉亦貴過於牛羊之肉也。豬肉以排骨爲最貴，上海番菜館內所

鬮豬排是也。而蹄肉爲華饌所需者。價反較廉。豬肉大約四五角一磅。牛肉則三角至五角。羊肉有廉至二角者。

牛之臟腑。另有窮店出售。豬肚之物。惟腰子夾於蹄肉中。餘未見出色。

鮮肉店復售鮮香腸。間有小鮮肉店。下午出售燒熟之肉。豬肉亦有之。（另有熟肉店。以不關於持大家饌之取資。故不列於十類食品之店中。即麵包店亦爲食物取求中必要。然不關於華餐。故亦不叙。而麵包至廉。一角二分一枚。四人放量食之。不能盡也。故吾人如有以麵包爲主要穀食者。亦極極相宜矣。）

復有一種小店。專售白燒豬蹄爪。中國偶有老饕。買蹄重新紅燒。價自低廉。

鮮肉復有肉市。其大過於上海大馬路之小菜場者十倍。止有鮮肉。不言其他。即常見有巨大馬車。每車載羊頭數百。連接二三十車。行動於市柵之外。真奇觀也。

客問 何謂糖茶店。

答曰。向者不云乎。茶乃爲英國食品大宗之一。中國荒年救飢。則煖施粥。應以鹹蘿蔔乾。英國救飢。則贈麵包及茶葉。咸加以糖。因茶又非糖不食也。如是英國之視茶葉店。幾視如中國南方之米店。故取印度茶與中國茶競爭之大公司。名（李布敦）之類者。皆遍設數千家茶葉店於全國。有如倫敦一市。大街小市。如李布敦者有數百家。其門面裝飾。同一格局。惟大街則規模較大。小市則局面較

小而已。遠邇環之。皆辨其爲李布敦也。今與彼同樣之大公司。又有兩家。亦皆全國聞有數千家。而
且傳茶葉者。除專門之糖茶店外。而已敘述之糖物乾果店亦售之。近又新發生大咖啡店一家。名（
雷杭）者。發售茶葉。在倫敦城內之燻武揚威。如日本人之售仁丹然。製成小小招牌。遍設一切小街
之小店帶售。

七 糖茶店

糖則與敘述於糖物乾果店者無異。亦分方糖末糖黃白數種。其價亦與糖物乾果店者無
異。因百物市價漲落。皆另有機關司之。非能隨奸商之爲。十分低昂也。

茶葉存糖茶店內者。以印茶爲主。難得華茶。華茶惟得之糖物乾果店等而已。所謂茶葉者。
皆惟紅茶並無綠茶。中下戶常食之印茶。大約五六角一磅。費至一元二三角。華茶必起碼一元
二三角一磅也。印茶味苦。而香氣亦遜。然彼中一般人則以茶內反正必和糖與牛奶。而却以味
較濃苦者爲足。殺渴亦美。華茶有香韻。然殊嫌其苦澀之程度不足。不能痛快。故華茶在一般之
般銷路上。難與印茶爭鋒。非特價昂。且嫌味淡。所以華茶雖又成奢侈之古董品。但被資於少數
之高等人物而已。華貨幾莫不如此。凡銷流於外洋之華貨。非原料品。即奢侈品。若日用飲食品。
惟有彼貨銷於我國。決無我貨能奪其毫末之利權者也。（印茶萬不能用華人泡食法。故糖茶
店惟糖與他物。足供我等茶家之取材。茶葉則無當問津也。供華食用茶者。惟一至六諸店而已。

自七以下皆帶飯之耳。故倘有抱歉一事。麵包店實列於我所類飯之十店中。昨偶忘之。注以爲不數此店。則歧誤甚矣。幸讀者恕之。人家方做皇帝。我輩尙數米鹽。宜乎顛倒錯亂。誤失其次矣。又售豬油牛奶。油椰子油。則與鹹肉店所售者無異。又售加非。可則從飲料之類也。我家有常來常往之人。華茶常常堆積一二十斤。惟年尾轉送西人。因舉家不甚喜茶。惟買加非末子一小罐。爲價一角。加少于於開水中。其味略同炒麥芽所泡之湯。終年以此爲飲料。一角之罐。能供一二十天。據云此等乃假加非。係德國一種草類所成。眞加非由豆式之物現磨而成者。價當倍蓰。然我等不喜眞加非。正喜德國之草末也。

客問 雜貨店有何食料可取。

答曰。雜貨店中可取之食料。自然無多。然此店實與居家有密切之關係。而且所可取之食料。雖囑微末。却亦爲不可少之品物。

八 雜貨店

關乎食料者如鹽。此一日不可少之物也。西洋無物不較中國爲昂。惟英國之鹽。則廉於吾鄉。吾鄉並不距產鹽之地爲甚遠。然年來已昂至六十錢一斤。而英鹽則六十錢可得兩斤。而且精細提煉。其白如霜。其味鮮美。近來上海裝入玻璃瓶出售之洋鹽。卽其物也。雜貨店中出售者有兩種。研至甚細而包裹略精者。名曰桌用鹽。價亦微昂。成塊而大包者。卽普通菜燒所用。其實

品仍實與桌用鹽無異。

亦售糖。

又售素油。如橄欖油。而燈用之油。若火油之類者亦售焉。又售醋。及燒物之火酒。惟可飲之酒。必得之於酒店。吾鄉燒菜必用酒。米酒自然不可得。而代以麥酒（即皮酒）居然功用香味皆同。麥酒即常求之酒店。又售西洋醬油。西洋醬油有兩種。一皆已出現於上海之番菜館。皆不中於華菜。惟有番茄醬油一種。或食北方炸醬麵。偶有取焉。華菜所最不可缺者。醬與醬矣。西洋皆無其物。聞西洋醬油之原料。仍含東方醬油在內。惟加辣味及果汁等在內。已全失其本味。且價亦太昂。市間惟偶有日本醬油。由東方貨物店附售。惟價亦甚昂。大約合一元三角一磅。幸而英國則有唐人街。中國之醬油。去自南洋。價約三角一磅。可以取用無窮。醬則絕無其物矣。且曾以王豆試使發霉。迄不可成。曾造麵醬。其霉點亦異於中國。據云成醬之微生物。西方空氣中所含極少。故不能製醬。

又售胡椒末。茴香。辣椒末等等。其餘不關食料。而出售於雜貨店者。如缸盆。碗蓋。苔蒂。糞箕。肥皂。蠟燭。繩索。釘鐵。火柴。木炭之類。凡家常應用之物。無所不有。其店亦布滿於大街小市之中。

客問。

子既言麵包店。常數於十類食品之店中。請亦約略言之。

答曰。麵包與糖茶兩店。在彼則視為糧食舖。而於華食。固關係甚小。前既置在數中。當舉其詞。

九 麵包店

麵包有成個而售者。其大如小西瓜。即吾前日所謂一角二分能買一枚者也。普通於英之全歐。偶有製成長方形者。分量亦同。法國則皆爲木棒之式。長至三尺餘。英人戲台上戲以法國麵包作打球之棒。即調笑法人。法國麵包於法人聚居之地亦有製售者。

其餘大之小麵包。月牙形之小麵包等。亦間售焉。德國普通之麵包皆小。

並售糕餅。其花色甚多。今上海南京路之廣東店。頗有仿製者。在英國市價。粗者三十華錢一枚。精細者一角一件。

麵包於北方人固可作爲主要之食。則南方人因其合宜於衛生。亦頗喜取以代飯。惟糕餅之值太昂。僅買供客點。而措大家中之小點心。皆可另用麵粉等。按中國各鄉土之花色而自爲之。既可口而值亦廉。

客問 請言牛乳店於食品之作用而終結之可乎。

答曰。牛乳在西方。既取攜極便。且於衛生爲最良。故居家不能不與之有緣。牛乳萬不用取求於店中。因街頭牛乳之小車。絡繹不絕。皆即近處牛乳店所分配。每家新運牛乳車人。即來訂說。每家早晨皆有牛乳瓶安放門前。不能我家而獨無。故至少與訂每日一辨。士合華銀五分。其量有尋常飯碗一滿碗。牛乳瓶皆爲厚錫製成。蓋既嚴閉。不易傾出。每晨人家未起。即置其門外牆邊地上。偶亦有野

費小孩儉食而並竊其類者。然一年中此種案件甚不多也。

十 牛乳店

售賣牛乳外。又售雞蛋糖漿。雞蛋則以為來自德國。糖漿亦稱鄰國土製。大約賞其新味。或家造之鮮濃耳。故價亦略昂。問售麵包。乃販自麵包廠。星期日麵包店往往停歇。則緩急向牛乳店購之。

所以十種食品店之內。惟牛乳店甚少交涉也。

客問

綜吾子所舉十店之所售。西洋之食品。洵不為多矣。所謂英國幸有唐人街。而於旅食

可得之品物。能詳言之乎。

答曰。西洋食品固少。然即所舉十店之所有。閉目而凝想。亦足供措大之消受。華餐不可缺之要物。為西洋所無。而唐人所有者。約舉如左。

即向所舉之醬油及花生油。麻油等一也。

在華售於南貨店之物。如蝦米、香蕈、冬菇、東洋菜、金針菜、木耳、紫菜、粉條、海參、江瑤柱、魚翅之類二也。海參魚翅之屬太貴。然非居家常食所需要之品。餘物之價。大約一倍或二倍於上海。廣東之香腸、臘肉、鹹魚、風魚之類三也。

而雜物如乾豆腐皮、廣東鹹菜、醬乳腐。及一切大蒜頭、生薑、廣東罐頭、竹筍、油魚之類四也。

豐富。

利物。又有粵人熟三萬金。一菜園於郊外。專種華蔬。頗能獲利。故常有滿車。馳送。僑於倫敦之唐人街五也。自亦可取中國菜。子植於寓處之園圃。我等亦曾試為之。惜土地太少。儘產絕美之滷菜。僅供五六次之大嚼。已空其園。

再增右舉之唐人街上物。則旅食之物品。亦能算為完全。我等再添以家造之三物。而餐殮愈覺

其一為豆腐。既去兩年。方從中國攜去小小石磨一具。王豆亦載自中國。中國載輸食品。法本一旅居節儉之法。尙未十分試驗妥當。談話有餘興。當別論之。我等不完全之造磨法。先以王豆水浸一宵。以磨碎之用。亦瀘取其汁。煎於鍋中。沸後傾於器。入以滴汁。嚴蓋之。少待。磨已成。入布中。壓出其水。則豆腐成。壓之甚緊。成爲堅塊。以豆豉同煮。則成醬豆腐乾。每爲一次。能食水豆腐者兩三天。食醬豆腐乾者半月。且可送人。因醬豆腐乾。憶及瀘去之一事。卽雞魚店或鹹魚店中。廣售野兔。每頭約四五角。上中下戶。皆作爲常食。以華法煮食亦好。取其肉。撕爲絲。與醬豆腐乾。絲。及菜豆。牙。用醬油。拌食之。兔肉之味。竟同於雞絲。亦可作爲小碟中之美味。惟磨煮豆腐一次。全家終日忙碌。如狂人。人至於腰酸脚痛。故不能常爲之。豆漿點花。用石膏者。其豆腐嫩。然在西洋試之。迄無效。大約功夫未到之故。

其二爲菜豆芽。菜豆唐人街出售。或可迷自中國。製法最爲簡便。用五十文在雜貨店買一

裝肥皂之空木匣。於其底面開一大孔。約二三寸。另以密絹細洞之馬口鐵補之。以便瀉去積水。然後入浸過之豌豆一茶盃。每日澆以微溫之水四次。置近爐火。必常保溫度華表七十餘度。(夏令隨地可設)七日而滿匣絕肥白之豆芽成矣。可食五六日。有兩木匣。輪流爲之。終年不虞缺乏。惟王豆在西洋不肯發芽。故無法以食王豆芽。亦一憾事也。

其三則爲麵筋。說到麵筋。因有麵筋學生之故實。已忍俊不禁。且頗亦有小小佳話。明日再談。

客問

麵筋有何佳話。

答曰。此乃極可笑之故實。無所謂佳話。佳話云者。雜俎諧文中。張大其詞。以取一笑而已。我等肩不挑。手不提。籃之措大。誠有如吳縣張東蓀先生氣矜用事之批評。所謂太無常識者也。

其三製麵筋之法。習見鄉人皆淘洗自麥麩。在西洋爲馬料。一日就糧食店買取最粗麥麩兩磅。回寓淘洗麵筋。用盡氣力。竟無麵筋蹤迹。可見所謂最粗麥麩。卽純爲麥皮。色作深黃。無纖毫粉迹。在內。以爲此中所含麵筋。必愈加豐富。既淨。麩不得麵筋。乃換買灰色麥麩。含有粉迹者。淘之。始得麵筋少許。余遂主張改用。上白麵粉淘洗。乃得多量之麵筋。始憶通。天曉之常識。須知所謂麵粉中。含有小粉質若干部分。麵筋質若干部分。某某等質若干部分。我等乃習焉不察耳。吾人習慣以麥麩淘麵筋。乃一廢物利用法。因向日磨粉之法太簡單。欲於麥麩中取出餘粉。頗非易事。故就中淘取麵筋。至於麵粉。則製麵作餅。尙不捨得。安肯用以淘取麵筋乎。不知到底

如何。因此種常識。尙未有工夫去理會清楚。只好暫時擱起。求麵筋於真麥麵中。無異前代王孫公子。謂飯米產自席子包裹。固爲一種顛預可笑之佳話也。法以麵粉一大碗。用少水拌勻。勿使過濕。但令可以揉搓成團而止。余則立時卽以淘洗。內人則主張稍加食鹽。隔一宵而淘洗。因中國在麵粉中淘洗麵筋法。卽如是也。究屬何法。取出麵筋較多。却從未有工夫去稱量比較。中國用竹器浸多量清水中。將麵團在竹器上擦出麵筋。余則但將麵粉揉成之團。在多量之清水中。輕輕在手中揉。則小粉之質如亂葉溢出。揉搗甚久。而一團之生麵筋。握於手中矣。此生麵筋。摘之成塊。或拉之成條。揀之成繩索之形。卽可用多法煎煮爲飯菜。此生麵筋。卽僕經薄之語。形容今之學生者也。設取此生麵筋少許。放入沸油之鍋。如學生之入學校然。頃刻卽成中空之大個兒。余等在西洋。則用橄欖油滿鍋沸之。入以生麵筋。櫻桃大之一團。卽得柑大麵筋一個。余等所得者。且純然與無錫麵筋。毫無分別。無錫麵筋。質堅而體韌。有大名於近鄰之四鄉。以爲出此百里。卽水土異宜。決不能製無錫麵筋。他鄉之人。亦認定無錫水土。有此特產。然我等竟在三萬里外之倫敦得之。豈製自無錫人之故歟。一笑。此亦一佳話也。沈澱而得之小粉。又取製吾鄉所謂麻腐。亦入菜品。惟此非菘豆之澱粉。故粉皮粉條。尙未有法製出。

且在家鄉。習慣俱求於市上。區區食品。不願以貴重時間理會。所以知識與能力。反俱減少。因此而悟。

魯濱孫飄流海島。百工之所爲。必取備於一身。決非人生之不幸。因海外之家。居增出無數有味之食品。手技亦一趣事。卽如吾鄉多有在居家自造餛飩皮子者。然決無自造切麵。因留寓西洋之故。雖伊大利之小束麵。西名（浮米賽利）頗足代切麵食之。然終不如切麵風味之佳。而價亦太昂。於是卽由餛飩皮子。試爲切麵。習慣久之。頗爲易事。其捲甚捷。其切如飛。一黃昏在竈間。共相笑語焉。明日卽開一壽麵之筵。到客十數。而數十碗之切麵。出諸廚下矣。若歐戰旣罷。英法德日四國之郵船。每一星期。皆有在上海。香港出發。四十立方尺之貨箱。不過取水脚三十元。而大豆、王豆、燕豆、麵粉、南貨醬油、麻油、栗子、瓜種。一切皆可運自中國。價必設減於唐人街。至於火腿、皮蛋、笋脯、乾菜、泰豐公司之罐頭食物。老大方之茶食等。固已常由出洋之人。硬中帶送。我等之旅寓中。未嘗有缺乏也。

述食品旣罷。而指大移家。其樂固有如是。一家去而三四人材。必能成就。數十百家去。而於國亦不無小補矣。且地球者人類之住宅也。彼能來。我不能往。咸想於靜安寺路霞飛路一帶之風景。他人入室。能不與反假而搗其巢穴之思乎。卽此淺隘之陋見。亦不能安土重遷。忍受實遍處此之後災也。

客間 窮措大移居西洋後之住房飯食。依如何狀況而布置。已聞其略矣。請舉第三項之家用。及第四項之學費。更詳言之可乎。

答曰。家用者乃廣漠無垠之問題。每家不能相同。然就普通舉要言之。亦不外乎衣者之費。遊樂之資。酬應之儀。日用之具。數者而已。

衣着之費。真可謂之爲無問題。因在上海要穿衣。在西洋亦不過穿衣力能移家之措。大當寓居上海之日。四時衣裳。略備綢緞。兼襲羊裘。亦必有百數十元之章身物。逐年之添補。亦必數十元。若居歐洲如英法諸國。氣候頗較上海爲佳。無酷暑。亦無甚寒。我等在倫敦。往往自元旦至除夕。終年可着一套之衣。不必更換。乍寒乍冰。則以裏衣添減而已。倫敦巴黎製西衣。又廉於上海。西衣且較華衣爲經久。每人製備三四十元之衣裳。可以開始敷衍。此後則年年增補一二十元足矣。靴襪之類。所費亦與上海相彷彿。因現在上海新人物。本亦緣襪革履。以趨便當習慣。化此小錢者也。

遊樂之費。在上海偶赴大舞台。或遊新世界。或至吳淞看飛機。或向西湖看香市。一年之中。亦有數次之適興。卽以其費。爲同樣之娛樂。亦無不可。若省却上海上酒樓吃館子之消耗費。移作遊玩博覽會。旅行暑假節之用。亦已綽乎有餘。

酬應之錢。雖遠赴重洋。必增多簡牘往來之郵費。或客邸同鄉之交接。然家鄉之婚喪喜壽。年禮節敬。遠避海外。例可暫免。轉移此錢。補添彼費。亦必無有出入。卽或兩斤茶葉。一對磁瓶。年尾貢獻。以爲子弟學校校長之壽。亦復所費無幾。大足引起獅獅王之好感矣。

日用之具。若拂塵掃帚之更置。窗帘地毯之補添。肥皂油燭之耗費。皆爲上海措大所不能省者。爲西洋措大亦不能省。區區日用之附屬品物。西洋並不遠昂於上海。

故略略解詞言之。舉家用全般之實。皆可謂之爲無問題也。

客問 請言子女之學費。又校中有無零雜之費用。

答曰。就移家而言。專爲未成年之子女入中小學。欲得父兄照管。其父兄或則亦有入學之祈。則必爲大學或專門學。其學費已詳答於從前諸問。亦或父兄並不爲入學。專爲一家回遷。省女子之旅費。亦且邀游海外。樂文明之人境。又或考訪殊俗。爲內國之改良。否則研究外國語言文字。視與研究說文廣韻相似。藉讀其書報。以求擴充調查之能力。而亦增旅邸之娛樂。凡此種種校外之計畫。均不必論及學費。因研究書報。藉以增廣智識之語文。儘可仗獨修書籍而自治。加以虛心查詢。萬不需形式授課之教師。化去多額之修金。視乎各人之識力。有志者願可深造。惟自修之學問。如往日之研治經史者然。儘可得名山著述之身。而不能爲操勝利於名場。欲操勝利於名場。必造入股大師之講壇。如今之入學校是也。故移家就學之學費。但述中小學子女之費用可矣。若入英國之小學。非特學費全免。而且書籍紙張筆墨。盡歸校中供給。英校最重家課。故每日必有三四問題。於下午散課時發出。以備夜間在家中作答。作答之格本。亦校中所發。吾從前已言之矣。若我國使館人員。及留學高等學生。並不悉英國小校內容。但聽一般上流社會之論調。頗蔑視公校。且以出於公校爲恥辱。此實其階級心過重之弊。故致飯桶之私校林立。其實普通之私校。遠不及公校之成績。近十年來。時人亦頗覺悟。故中上戶之子弟。改就公校者。亦日多一日。管理國民教育之人。亦暗將窮街之子弟。歸入一校。

將上中戶之子弟。又歸一校。專遷就於人情。雖不能顯然分別甚清。然因公校每區至多。派撥學生。主事者自有其權。不至過使就校太遠。而暗中略加分配。人亦不能有言。我國學生入校。頗有自然享得之權利。必分配於中上戶學生之校。因彼不欲以窮戶子弟之破落情態。令外人熟見也。且不苟在日。本欲入其公校。頗非易時。而西洋則彼負其義務。倘子女年在十四歲以內。雖為外國人。亦不准不入學校。不入公校。即當入飯桶私校。常有查察之人在區內周行。倘有學齡兒童。查出不在學校。無論國籍外籍。一概處罰。蓋學校歸入自治。非為國務。自治之團體。止問住民。不問國籍。故我等貧屋而居。既出房稅。(即上海所謂巡捕捐)即於區自治所內。有選舉之權。吾人不知其市法。而香港華人充議董。人話之曰入藉洋奴。(亦因其人入公者居多數之故)曩年上海人亦不屑為之。今方知其為輸納市稅之結果。因公園書樓學校等等。皆不為華人設備完全。欲爭添議董之類。彼人已持而不許矣。若子女入中學。必有學費。平均為五十元一年。筆墨紙張。由校中給發。書籍則有特別數種。應由學生購買。大約又需五六元一年。西洋中學。最為精嚴。凡子女能在彼中中學。從容卒業。不患無極良之根柢。且當此十五六至二十歲。最為吾人一生製造氣質之大關頭。以彼中社會之良好。子弟習尚之正當。受此四圍之感化。決不至弄出中國式青年之狀態。吾勸人移家之主旨。尤以此點為重要。所以中國學校。今日無論辦得若何良好。即便功課能獨歐美而上。亦未可定。然能有一校長敢出而擔保曰。吾校習尚。能多得西洋式之青年。吾敢斷其棘口。因校門外之空氣。非此空氣。學校不任其咎也。(吾

所謂中國。以西洋式者。決非指土頭土腦。或洋氣十足等等。所謂中國式。即指輕薄佻達浮華猥鄙等言之。所謂西洋式。即指翔實勇壯誠信快美等言之也。一胎子女以善良多能之教育。較胎以產業為得計。在家得賢嗣。在國得良材。恐中國如是之社會。非有完全西洋式之人物數千百。不足改變此沈痾之社會。成此數千百之人物。端賴有數十百家之賢父兄。能有決心而移家。

客問

子又言中小學之學生。可組織住宿機關。適合各親友之子弟。由長者挈之而行。其法若何。

答曰。觀於移家之情況。變通而為結伴遊學。一若彼此成年。結約於朋友之間。此當別論。恐青年窻氣一時之投。甚難持久。吾尚未能見此種團體。存在於一地也。今所論者。以父兄師長之資格。挈未成年之子弟以行耳。亦即有極省之卡。可行。譬如有人具鄉里尊行之資格。自挈一二子弟。而親友亦各以子弟相託。定其名分。為國學之教師。俾可受其監護。且能稍理華文。

華文問題。於子弟出洋學習者。言人人殊。在我則曰。已通順者固佳。即尚未貫通者。亦未變通。實不可暫拋。國家學校。必以國文為重要。此一義也。吾人之天職。國文應當通曉。此又一義也。辦理。可以暫置。而出洋。此又一義也。吾個人之信仰。以公文字者。不過記號耳。學也者。由記號而得智識。無論由何種之記號。以得智識。但使智識能極高明。則其人之性情與才力。皆足造福於社會。故若果使子弟。能從容卒業於外國之中小學。從而更入大學。復卒業焉。其子弟必不為棄。

材而獲自小扶植於文明人境之社會。受其相當之教育。而氣質亦十有八九。自有可觀。若復有
國。國老成之師長。與之相處。不必朝課夜談。困以無謂國文之功課。但稱述國史。劉賢書報。爲晨
夕之談話。卽足利用其學校。適高之智識。相說以解。引導少年之子弟。第一當戒勿凌人。觀。若
能引之。使有超解之識力。自動之觀察。半年一載。可以頓悟。否則十死罕伯。雖十年教習。亦如導
龜上山。牽牛下井。勞而少功。且吾所注意於新式之子弟。必使專習科學工藝。所需於嘵嘵自炫
之文字者。至少苟此人無志大成。則使衣食於功能。較以文字。操於勢要者。爲善。倘彼實命世之
英。則必發明奈端之律。而或創造瓦特之機。亦不失爲宇宙一偉人也。况夫壯年成學以後。外國
文且必兼通三五。何有於國文。果子弟各有異稟。其天才近於文學哲理。如其能深通外國之文
理哲理。而其篇好國文。亦必出於成年後之自動。嚴幾道非亦近時一通品乎。其留學英倫時。年
亦二十二三矣。會劫剛之日。記有云。「嚴生宗光呈文三篇。才氣頗有。而暇疵尙多。吾爲改之。」
此後回國。猛攻八股。赴鄉試者八。天演論學。學肄言等之結果。皆中年以後之學力成之也。然嚴
先生時代。至於十年以前。實爲舊式留學時代。其學於外國也。不必果會爲合格之學生。而國文
又不通。故剛八度細仔等之嘲笑。騰於留學之界。今新式之留學。意境頭腦。皆先有讀書子弟之
氣息。而在外國。能爲合格之學生者。又日多。故此後十年。無復再有細仔剛八度之學生。國文將
無復問題。且更有一事。當分明者。除文學哲理之學生外。國文當至若何程度。皆非今日父兄所

能斷今日之父兄。大都尚受斗方名士干祿腐儒之毒。一若子弟非文彩彬彬足令徐菊人張季直梁任公輩。留坐紗帽頭椅子中。不足稱佳子弟。是實老牛受累不足。誤國不足。尙欲隱顯其子弟。陷入腐敗之官僚窟中者也。吾言雖激。亦或一解。

客問 國文之問題且勿論。所謂集合親友中子弟。由長者挈而聚居。其要點何在。

答曰。以移家之法。暗組一少年留學之寄宿舍。則費用可省至無可省也。譬如有子弟八人。年均在十六七歲以下。偶有一二年稍長。可入專門學者。夾在內尙可處辦。挈此而行者。爲一八人內之父兄。齒學俱亦服人。足人亦饒有漫遊海外之興會。更隨一體力俱強。忠實之健僕。以司飲食。以理門戶。其縫紉洗滌之事。可於彼中短雇一女僕。倘出門時。能得向來家中服用之忠僕。本與其妻同役主家。年事在四十內外。本不生有者。得此夫妻同住。更爲得力。今可約計費用如左。

房金年四百八十元。

十一人（假定有男女二僕）飯食。每人均計七元一月。年共一千元。男女僕工資二百元。

此三項。由八學生分擔。每人年二百十元。挈行之長者。不取照料費。故學生爲任房飯錢。此長者之零用等等。則歸自理。亦略擴遠域外。吸受新空氣之義務也。

此外每學生應需零用。及添補衣服等費五十元。入中學者。又需學費六十元。則每年每人之總費。小學生爲二百六十元。中學生爲三百二十元也。此皆從寬估計。如兩僕工資。或六元一

月亦算不菲。則不啻二百元。飯食七元亦可略省。倘爲習話便利起見。不帶華僕。到彼盡雇西僕。亦無不可。蓋兩僕來往船費八百元。勻計於四年之內。連原應年給之工資二百元。有四百元。又每月四元之一僕費用。亦已相差無幾。蓋西僕一僕二十元一月。一僕十五元。合計適符此數。惟賂得談話利益。而飲食間不免稍費。蓋不能以中國之食飲法示外人。未免多所擲棄。故欲節省的名儉。不如仍帶華僕爲善。且多得兩人往吸文明空氣。亦有益。至於寓中之家具。每生但於初去時各派五十元。已綽乎有餘。赴歐三等船之船費。其以個子高者。出全費。爲二百元。個子矮者。出半費。百元可矣。

▲茶客日記

民國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夜七時。與仲英翰青懷新同上新銘船。惠卿父子行李已先在我復送仲英上電車。順便買些小食物。夜已深。傷生之女押僕人送行李來。客皆去。余則獨自閉門熟睡。

二十五日。早聞惠卿勸成傷生次第來。送行者有陶卓廷川湘臣等。余又上岸買面盆等等。十一時開船。午飯菜入色。至佳。同船遇見數議員。及謀事人如朱廣石之徒十許。夜風水並不大。惠卿即不食。

二十六日。略有霧。我與傷生飲食如常。惠卿父子睡到。

二十七日午到燈台。停約三小時。賣水果者較少。因此時水果已不多。止有乾菜菜雞。少數葡

萄等。我買者帶三把。本雷一把。（因彼必選購。二角三把。）房內掃得極乾淨。

二十八日一早已抵大沽口外。逕入港。午才抵天津。爲佛照樓接去。房間甚好。我與惕生同一間。價二元。惠卿父子一間。一元六角。同去吃飯。飯館名四時春。吃去一元六角。我送被包至南關。放在門房。即歸。與惕生同往老龍頭車站一看。歸乘河北車。至鐵橋旁。見本年大水冲壞駁岸等甚多。鐵橋之河已填塞。又至三不管。玉壺春吃雞絲麵豆沙包子。惠卿會去看曹調田。沒有看到。

二十九日早與惠惕同去車站。惠惕先買月台票入佔座位。余與勸成候行李過磅。比入車幸坐得飯車內四座。後至者均終日植立。十時半開車。總算運氣。五時即抵永定門外。聞候查必一兩點鐘。余即乘東洋車入城。欲先到大同公寓。問有無空屋。是日風勢極狂。入永定門。飛沙走石。迎面垃圾打來。面上極痛。眼睛不能開。到西交民巷。忽想車若到站。惠惕等必久候不耐煩。仍即折至東車站。時已六時半。車却未到。餘半點始到。因運行李等不便。遂定住泰安棧。惠惕先去棧。余與勸成守提行李。等到九點鐘方能取出。到城門。幸未關。他們問你甚喜那哈兒。我說北京大學。他們說好好。你去罷。到棧。惠卿已喊去了叔方來。講一切近狀。大都亦報上所有。惟言李彥青新近會打過皮鞭。四十又鞭。付十七萬。已共交出五十萬。其餘招供之事甚多。惟與曹三曾否難好。則不肯招。叔方去時已午夜。

三十日早與惕生吃小館子。進城。他去看徐季龍。我去看李石曾。到李家門前電車滿停。我陪好

笑。精衛孫科都在別一室。來一握手。仍去。我問石曾。要我來何事。他說：「要出一報。」正講話。客一批一批來。石曾青皮宗石等。亦與我談別話。未幾。傷生亦來。弄到午飯時。客大都散了。石曾留我吃飯。精衛夫婦住在他家。又馮玉祥的代表馬伯援也在座。約明早去西山看馮。夜間又說不去。飯後我到大同石叔方坐不久。惠卿惠傷亦來。張宗昌有電話來。要我與惠傷同去。據惠卿云。是周季眉李徵五所介紹。（李同乘新銘船）惠卿去。我等囑言未遇其人。無從借來。惠卿去即復來。言張處座客極多。如應季中等。張如此應酬。張想代齊燮元。叔方在寓。請吃夜飯。翁有傷生的學生錢孟才。又有保定怪人張墨池也來。惠卿父子搬住城內。

十二月一日。早與傷生出門。即遇劉雲華。同吃擔上豆腐漿。同往東車站待合室坐談。遂別。余與傷生至丁慕韓家。有同鄉會顧名君在座。言及江蘇事。有人欲舉慕韓做省長。我說歡迎之至。顧君要我到會。我說：「我是無政府黨。若預聞建設事。必又為同黨所責。其實聽得莊思緘冷遇秋。也都要做省長。也要我與傷生到會。彼此甚不便也。傷生則言我有嫌疑。恐人說我運動什麼。故江蘇事開會。我不到。」出下家門。傷生邀我去看他女兒。他女嫁沈奎侯。曾做過南京河海工程校長。現在交通部。傷女要父親住在他家。順便囑我也去。皆謝之。我去尋叔方。尋到前國務院路警督辦處。周季眉亦在。我在他處寫一封薦書給葉恭綽。（託孫揆伯轉交）傷生來大同。同至他的女兒家吃夜飯。我去看後伯來遇。

二日。睡到八時。忽爲傷生叫醒。言徐季諾來電話。言十時石曾精衛等聚于其寓。同去旃檀寺看馮玉祥。有要話談。不得已。欠筋縮狀的起身同去。在途遇冷遇秋。傷生與他略談。至徐家有馬伯燧已來。未幾。精衛孫科邵元冲亦至。傷生臨時言不去。因莊思誠有要事來約。我便與精衛同車。孫邵馬又一車。先至馮軍秘書任佑民家。任加入余車。逕赴旃檀寺。旃檀寺者。卽丁慕韓時代之航空署。後改爲檢閱使署者也。入門第一兵房內。任言卽李彥青拘留處。過此房時。任急曰。「李彥青李彥青」及余矚目。李已面朝內。欲入門矣。後隨兩兵。蓋出房散步。見客來縮入也。李君脫龍皮袍。長身尖面。僅觀其半。而入參謀長處。見第一師長李鳴鐘。第三師長張之江。皆樸厚。馬君指余卽做客座談話。彼等皆極喜。似乎客座談話。在彼等如讀說唐三傳。說了一點鐘的。各道仰慕話。並無馮玉祥出來。馮自然仍在西山。始知此行全係馬君欲余與精衛孫科諸人。恭維恭維衆軍官。要他們高興而已。余與精衛同至石曾家。余兩日內。聽四面風聲。昨夜感到。或者張作霖可以殺孫文。復辟。幽段祺瑞。解散馮軍。驅淨北京大學。說與各人。各人亦不敢否認吾言。遂疑由國民黨內幾個學者。出名請孫文宣布入京主。旨。並云不久出京。疑一進京。卽神龍變化而出。既好一書。至皮宗石等寓裏商酌。彼等或唯或否。彼等又因一雜誌名「現代評論」將出版。正要議事。在皮寓吃夜飯。後知張作霖忽出京。全與所料相反。付諸一笑。張出京。外間亦有說孫入京。馮卽推他爲總統。在席上拘張氏父子殺之。足見京中內部之各存疑怪。余之疑。(一)因張雲調十五師在豐台請段大閱。(二)那兩天祕審閣議。甲處設曹錕。乙同

復檢待條件。丙取繙過激黨等。

三日早頭痛。客人極多。傷生竭力肆應。我惟臥在床。上與妻。誠心談談俄狀況。據露心所言。亦俄專制狠辣。也是實在。然他改進世界。真也不可及。他惟待青年有好意。一般老朽。止送他國王路上。去宜乎舉世的紳士。最恨毒赤俄。姑舉問答數條。以見一斑如左。

(問)他注重科學工藝麼。

(答)注重極了。然他俟教育青年成就。來不及。故所有以前有本領的。頑固。乃重用。每個工廠。皆黨人做正。有本領者做副。然報酬則正得百元。副可得六七百元。

(問)然則正的得錢少。倒甘心麼。

(答)黨中說明給副許多錢。是買他的本領。等青年學成。即可淘汰此輩。

(問)這就有了人種優劣問題了。我們當了廠中正管事。不連廠本一齊上。便算好了。豈能甘心受最少之錢。

(答)講起人種來。他們高得多。他黨務辦得好。沒有敢胡鬧的。且得了許多錢。也沒處去揮霍。

(問)我便要請教。人之所以要多財。便為宮室之美。妻妾之奉。他們難道就沒有那種慾望麼。

(答)妻是有的。妾是絕對沒有。嫖也是禁止的。但男女的交際。却別有自由之處。故妻妾之奉。不

見得新不如舊。至於宮室之美。即衣着亦在內。他們住房是有限制的。着有禮服。反受人吐

。所以這種感嘆也就淡了。

(問)那末這個社會豈不當然毫無意味麼？

(答)那也不是那種說法。他們的社會自有他們的樂趣。譬如在政治上活動。他們也可做到極有權力。那政治慾望是達了。至於日常娛樂。一種學術上運動上社交上。也別有天地。不過

與帝國主義世界一般。嫖賭吃着那種娛樂。他們是沒有了。

我聽到這裏。就覺着如大叢林的僧社會。大教堂的教士社會。他們也有一種別有天地的趣味。但他們都沒什官男女之樂。也少學術上之奢進。亦俄却添了他們。也不曾狠寂寞。如此那懸來的紳士虛榮社會。恐怕要打不過他罷。他盼望虛榮社會的老人死乾淨。請青年都變成那種較正當的社會。便是他言的立脚點。

昨日汪孫等已去天津。今早石曾又去。出報事止談到三天。皆止數分鐘。客來截止。故仍無下落。裘君等去後。余出大汗。遂與傷生同入城。先至石曾家一看。尋覓公寓。尋到乾麵胡同。西口北京公寓樓房一間。每月十二元。添一人加一元。此樓甚整潔。且向南。大喜。傍晚又在叔方處小坐。

四日早押行李。與傷生同遷北京公寓。午許多保定人。因兵事請傷生吃飯。余亦往。又去看了幾個同鄉。拉至孫揆伯寓所。

五日余未起。傷生赴天津。一去看孫文。二因曹潤田之父歸葬。惠卿來談。言有參謀部小官力某。

上半年因案薪事。被車壓傷打了一記巴掌。後投入馮軍。爲某師參謀長。此次車亦被捉。此人囑守兵云：「車某是惡人。他若開口。卽打巴掌。」所以車已被打幾十次。巴掌爲腫。報復主義。可笑可嘆。與惠卿同吃開成素飯。王揖唐一來。便出京。惠未遇。故其子寬等。似乎又成素餅。至於石曾清官事。自段祺瑞賜他不必再管。後也無下文。要候孫文來再說。我等若皇后住處之願。亦不能卽達。錢玄同曾去看過。言皇后所作之屋極文明。有腳踏車。有商務印書館辭源等等。

六日起來已不早。在左近吃大餅兩張。炒蛋一盆。榨菜湯一碗。皆可口。止小洋二角。閑游隆福寺。還有許多如大阿爾的旗女往來。買些腳刀等。惠卿父子又來長談。

七日。午尙未起床。叔方攜來蹄肝一碗。饅頭三十個。駭得我無手撒。只好留下。同去東安市場吃飯。又吃茶甚久。他去同看丁慕韓等。我獨往天橋。樂買文火爐一隻。夜至青雲閣。遇孫聖伊同慕藩及薛某等。同寓。湯生已從天津來。言中山病胃乃實事。

八日。早與湯生同去東安市場吃東西。他去看李思浩。我囑他必要薦叔方做財政部秘書。池應允。忽起大風。午後極極而。上燈時。湯生言。李思浩出門。一切事皆與章佩乙接頭。我舉叔方。彼似極贊成。未幾。接伯來。言已見過葉恭綽。他也要一人。當同他寫寫應酬東西。大約請叔方在秘書上辦事。月薪二百元。先要叔方去見見。一看似乎。着。倒。起。來。備。財。政。部。能。補。缺。書。那。更。好。了。惠卿之意。二百元不甚稀罕。所以明日去商。最再說。

九日。早十時醒來。傷生已出。我即寫此日記。將倦頭。煮一稀粥。辟一稀粥。半碗付入字號。又與去買一碗雞。配了兩瓶茶葉。送去甚矣。應酬之爲苦。

我既曉得王宮是看不到。報是我決不高興做的。因尙無影響。此大學生已有幾個來。借獻書法及謀事等等。又一是非場。工業小校是說不到。本想馬上出京。恐爲汪精衛老黨所笑。笑我無當心。只好忍着。仍作北京生活。惟此番住着的房子好極了。恰恰英文獨修書的料頭全帶。大約可以動手了。京中每元換二千七百五十。大家說百物皆昂。然以錢價比例。也未十分昂貴。且有些東西。仍廉于上海。

惠卿不在翊教寺了。任的叫前紗絡胡同十五號。八元房租。五間好屋。倒也不錯。惟他自己呢。本不必說。就是他的世兄。不知如何是好。並聞他的姪他的女婿。皆需謀事。正難煩他老人家了。

十日。早與傷生同在東安吃茶。(爲看報。或爲飽肚皮。)下午同去石會所。遇徐季龍。顧孟餘。又同往西城看保定黨人。出宣武門。傷要印片子。又至青雲閣吃茶。

十一日。早傷生又去候李思浩。彭濟羣。皮海寰來。夜間去吉祥胡同。彼等高興立一中學。丁巽甫言。尙能借到東廠胡同黎元洪宅。尤美。我因數日內黎在天津。好像狼與孫汪等接近。又因石衛青等素爲黎所善。故我卒然允函精衛。試戲言之。(不料精衛當了大事。自云於黎尙無此交情。且揣度情形。無異向哈同借花園。恐太滑稽。然殉我等之意。姑請李印泉說之。黎答曰。一個朋友如石君等。借住

馬上歡迎。作學堂，則不可。我將不時回京也。」余接書，發一軒渠，深夜又赴皮宅。

十二日。午惠卿在六味齋請李思浩、章佩乙、銀行潘某、歸仲珍、叔方、惕生及余。余不願往，恐情形如同一班措大，軟請財神，騙惕生同至館門。余推之入，遂逃去前門。後聞李未至，章潘等皆盡歡而散。午後與叔方、惕生又在霄雲閣一坐。

十三日。早與惕生至中興茶樓，遇馬幼煥、陳佩忍、李志雲、叔方。因惠卿昔日欲即筵為叔方謀財政部印刷局長事，叔方不憚，以為此種天鵝肉，太覺滑稽。三人同在近處小飯莊小酌。

十四日。早，荷青、艇生、海寰、通伯來，講久。即來近處小飯店（注意小飯莊者，聚商之類，小飯店則尤下矣）吃飯。夜與惕生在東安茶食，余獨去。王法勤、家開、國民黨執行會，因要派人至北數省宣講國民會議，本處精衛擔任訓練三天，彼託余代。

十五日。下午三時到北大教室開訓練會，夜，教育部國語同人如黎錦熙、陳仲平等請吃宜南春。十六日。皮海寰、丁巽甫來談。上午三時又開訓練會，顧鑑僧來看我，未遇。一報謁，夜出前門，惕生之學生王夢青者來談，至夜深。

十七日。早，李豐章、劉章、陳頌平皆來談。午後仍開訓練會，派定人數完畢。晚，孫岳、宴客中央公園。今兩軒，彼適有要事，赴保，請劉汝賢代作主人。到者皆政客黨人，大半食一兩菜即去。形同妓女之飛塵，士頭士腦，終席止。我與惕生、石曾等數人，富家一席酒，並不終席。彼此酬酢無虛日，可嘆。夜深又有

叔方一談

十八日早送現代評論稿與皮海寰。日間來客四五人。

十九日早與叔方期石達子廟。同就大甜水井胡同看葉玉虎。門者云未到新寓。又五里趕至西城。在途笑語叔方曰：「伺候於公卿之門。奔走於形勢之途。」叔方微笑。余實感洋車夫之直跳而前。形容奔走之途三字不禁莞爾。至則葉不在。途各散歸。下午沈睡。晚與楊生同至石會所。有日本二人來。似無人亦似偵探。余與談英語幾分鐘。彼此皆不能暢。乃去。

二十日早石會來。同車入神武門。門西小屋即所謂委員會辦事處。有鐵箱一具。乃攝關時代財部發出費用二千元。用五百元買此箱也。因溥儀取物出宮時。在彼之鋪蓋中。搜得王羲之快雪時迹晴墨（即三希堂所藏之一希也）。用鐵箱保存之。會員到者二十人左右。委員外。有監察員六人。內會聘者三。余與莊思緘張溥泉也。官派者又三。警察總監。北京地方檢察廳長。北京教育會長是也。本日思緘亦到。已五年不見矣。至北連房溥儀之汽車房。作為會場。議定點查規則。散已正午。歸與楊生。續食東安樓。同候黃膺白未遇。歸寓畫清宮園。在會借得也。夜楊杏佛丁在君適之來談。

二十一日早晨九時到教育部開國語統一籌備會。已一年不開會矣。今日余主席。通過議案六則。會散即與座客同至汪一厂家午飯。又回寓睡。夜通但等六人請客於東興樓。赴之。客有安徽新來之英國同學二人。又胡適之等。連日不得好眠。忽在車上傷風（亘一月未愈。但身體甚健好）。

二十二日午後又進內武門。據前日之會場議定查點清宮日期。到者三五十人。忽警廳送函來。言奉內務部訓令。執政府秘書廳傳執政命令。因停止點查。會場皆起反對。所持理由。會中保管已一月。倘不點查。接收者詭云空無一物。如何承當。余言。即係賊匪搶到之物。亦能由律師請當場點查。方能定罪。若既由攝閣命之保管。今乃止其點查。是待罪犯所不如矣。無理之亂命。應當駁反。遂全體議決。送還內都公函。明日先請會員參觀宮室內各處。作點查之整備。日開始點查。夜與傷生就食東安市。會定印李彥青照片。赴前門取之。順便至東昇平洗浴。遇楊子仇。在浴室久談。

二十三日早投伯來。因今日參觀清宮。尤有四五十外客可介紹同入也。石會亦到。遂偕撥傷同車往宮。至則惠卿父子與叔方已被。武門外進門至辦事處。陸續客來。如柏烈武蔣伯器于右任等。約三十人。會員三十人。一點半由警察四人兵四人領了一同由西邊宮牆夾道曲折往南。抄至隆宗門。遂達乾清門外門對保和殿之後階。由乾清門西所謂內右門者。入君南書房。上書房。乾清宮。交泰門。坤寧宮。遂達御花園。園中樹木奇古。園之後牆即順貞門。倘開此門。即與神武門數十步對峙。不開順貞門。亦謹慎之道。故甯可每日進出。歷曲折之夾道。約一二里之遠也。園內發性殿。即英人莊士敦每日教授溥儀英文之處。彼當時必出入順貞門也。惟此處窗上有白疏簾。洋氣十足。由窗窺之。西壁書架上有餅乾四匣。方在黃袱中解出。匣尾猶留袱內。最北峙於假山石上。正宮順貞門東城牆之御景亭。即十二年九月景山開放溥儀夫婦及其夫人之弟。(約十二三歲)執遠鏡窺視遊人之處。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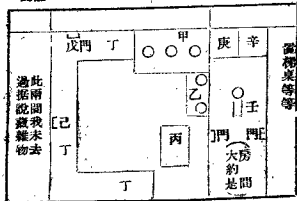
則物是人非。當日在蘇山樓檢之人，亦登彼所立之處（破舊不堪，彼遠望向亭耳）。在亭後，猶處爲余等攝一影，出御花園。又至延禧宮，看未成之鐵亭。到承乾宮魚藻堂，看二三十缸之金魚，據說有威豐年間之魚，則當呼之爲魚哥。其價值可至三四千元一尾（指古且大者）。又退至內右門旁，看御膳房，污穢不堪。想向無忠信堂福壽堂諸大飯莊廚房之潔。有人云：曾得飯食賬一冊，內開小月用費一百九十斤，大月則二百十斤云。又由乾清門外至極東，看所謂九龍碑，卽玻璃盤成九龍之照壁。北海中亦有是製。至此已四時半矣。依章共出宮，所看者皆中間正屋，屋皆封鎖，惟走室外已。大家筋疲力盡，所有東西十二宮，及東偏殿，尚有十分之七，遠封鎖不能參觀。薄儀夫婦所居之養心殿儲秀宮等，皆不得往看。今日思誠來言，昨晚張心洪請彼往談，言：「你是我們老朋友，何以亦反抗，且諸君語吳稚暉等，政府無惡意，不必力抗。」思誠言：「不合理，自不能承認，你知道程輝前與陶子方交涉，彼皆又硬，又能問執入之口，彼亦非妄闖也。」余爲解頤，出宮與惠卿父子叔方揆伯同吃四時春。二時途徑接伯叔方至交通部，候見葉玉虎，揆伯領余等至技術室坐，有施秉之宋蘭佩等皆相識。室內甚熱，揆伯時時入，余與叔方正好盤坐，熱到頭昏腦脹，余又掉古文觀止曰：「雖飢寒毒熱，不可忍，不去也。」相與絮絮，叔方頗倦，又殉余意不能去，余亦殉揆伯意不能去，揆伯則彼亦有校事接洽，直候至晚七時，若非揆伯知內情，斷無人爲此時衝門向有人者。聽差報揆伯總長已到，同出技術室，見院內車馬縱橫，督候總長，未敢散也。入總長室，總長方與貴客延接，坐余等於東廂，揆伯即自入內，約

一刻以爲總長將得見。不料副長施敬禮。自造東廡。並道久候之歉。此所謂「相公厚我厚我」。譚清室事。彼云「執政並無阻撓之意。前日之停止點查。係誤會。現已撤回。惟欲多派國務員幾人。耳目較多。亦彼此皆便。請善爲疏通。我亦本派在內。我則不願招此麻煩。合日閣議。派章行。嚴與仙洲馬紀倫。林建章四人」。余證甚好。然後來告諸石曾。石曾堅不允。言「彼若善意的商酌。不要說四人。即十人亦可。今彼用惡意相向。偏不允。我們已請警察總監檢察長監視。又各部衙門本請助理員各二人。難道還不夠監督麼。彼總長便與人不同。彼等皆能天天到。倘派代表。與已派之助理員何異。疊床架屋。而無理取鬧而已」。所以至今總長四名加入。迄未實行。石曾與鹿鐘麟等之意。當可聽彼解故。圖一小小風潮亦好。葉又與叔方談久。惡等數語。遂別。

二十四日。早八時。與石曾。偕生徐季龍。同車出平則門。三十里至五里屯。又換騎驢子。走七八里。至天泰山（或作天台）。一廟在山之深處。至則馮煥。穿着灰布棉袍。老棉鞋。已候於山門。曲折同至。一客室坐馮云「民元此廟止十數間。破屋。今則金碧輝煌。已四五十間。老和尚至有能力量也」。余爲設便等餽。四碗素菜。兩大盆花卷。彼則已飯矣。飯罷。同上後山。數百兵丁。方爲山坳小村之人。治田。用舊日所見湖南山田法。層層而上。全山皆已盡闢。又從五里屯入山。亦廣道修整。皆彼之兵爲之。兵攜石塊。坐主客共席地坐。縱談約三小時。既而又來參謀次長劉汝賢。議良王倬勤孫岳的參謀長王勇公馮之身軀偉大。肌肉結實。如彼壯健之體。生平少見。陳顯平前告我。馮率兵搶奪永定河時。彼

能負土三百斤。抵兩兵之力。今覓其人而益信。有如此精神。所以彼能慮周深密。細大皆治。在山半有大石三方。削而平之。彼自書榜榜大六字刻之。曰耕。曰澆。曰澆。澆字亦雄健不俗。彼不大言及時事。惟言埋頭練兵者。再則亦情見乎詞。兵權固未肯放手。言及洋人。必曰鬼子。則言我兵不打同胞。鬼子則願與一決。彼述彼兵。謂目以下。不准帶手鐐。每人袋中不准多過一元。多則囑寄家。或存銀行。所馮三十餘條。皆津津有條。歸途。傷生獨曰。馮煥章善理財。此真別具隻眼。馮出自一兵。詎有今日好處固多。第一則用財省。且當彼之崇儉。非以矯飾實節。用以成其業耳。半月前。陳頌平告我。人言馮玉祥亦愛錢。取趙倜藏金四五十萬。實有其事。惟被軍財政公關所取之錢。付予軍需監。五六年內。政府常欠餉七八月。彼乃添兵至四五萬。皆以取得他人款。懸爲之。目前。敲出李彥青等之錢。亦供添兵之用。陳言不知何所據。然以情理論之。陳言可信。彼兵皆肥碩年輕。笑容可掬。衣裝厚煖整潔。非化巨款。何以能有五師十三旅之衆。一律如此。彼得吳佩孚。截京滬路款二三十萬。得政府補助。又以千萬計。乃至開赴山海關。寒衣不周。豈洛陽不過多耶。話正針鋒相對。又如趙倜藏款。據云皆現金。指四五十萬人現金。必需至少一二百人。豈有大帥將巨金向府上送。却穿了灰布袍子。在人前矯飾。兵丁不匿笑。能愛如父母。怡怡如子弟之服從乎。總而言之。馮玉祥用一錢。抵得過人用三四錢。彼兵之嚴。慈良勤奮。我於南北未見有甚對。倘馮軍狀態能常此不。真可愛之國軍。愈多愈有益於國家前途。馮之頭腦。確已夠日本維新人物之頭腦。吳佩孚挾十六世紀之頭腦。遇之如何能敵。且此公沈勇陰。

一 間 凡 二 間 四 間 二 間



驚。真所謂冷突狗一隻。又非吳佩孚勝之比。車至城中。在西單牌樓與傷生同吃夜飯。又就叔方處一坐。

(說明) (甲) 卽三大鍋。(乙) 乃巴斗大的青花磁油缸二隻。有架。若油店售油之式。(丙) 有一宰牲之桌。據說日殺二豬。王國維言。他在南書房。常乞肉食之。至美。(王言亦傳來者) 余不甚信。如其天天豬宰。必血迹滿地。現在並無其迹。亦無洗滌痕。甲乙丙旁並有燒火具盤孟秤刀等等。(丁) 皆低坑。據說吃肉時皇帝坐南坑北向。王大臣南向就地坐。(戊) 懸七仙女及皇媽孀奶奶像。(己) 懸關帝像。(庚) 有坑。雖無被鋪。疑卽大婚日帝后共宿之地。(辛) 亦有坑。庚辛之上。並有矮閣。奉有神佛。(壬) 此處放王莽嘉穀。(另有記載)

二十五日。昨日清宮已闕。點查等察。雖總監未到。將以消極抵制。今日不理他。彼亦派代表來。所謂段政府。已完全隱忍矣。下午第一次與點點坤甯宮。坤甯宮即皇后所居之正宮。宮九間。繪圖如右。所以有鍋竈。即因皇后主中饋。這裏是天下第一家。此宮亦即第一付竈頭之意。新年賜王大臣在坤甯宮吃肉。亦即留客在內廳吃家常便飯之意。深爲可笑。廚內三大鐵鍋。約有常州天甯寺飯鍋尺寸。西邊南向懸七仙女像。即在長白山下河中取得。朱果有孕。生努爾哈赤的始祖。祀之。即祀十八代老太婆之意。像下有綢製女像。二約有三尺長。一穿紅衣者。有一警察說是皇媽媽。一穿綠衣者。曰皇奶奶。大約即燒火老婆婆之意。據陳去病君讀滿洲四禮考。載坤甯宮祭祀甚詳。此二像乃萬懸降奶橋。不知有何因緣。得清室陪祀。余未問及。西壁懸關帝像。亦不可解。

二十六日。下午又至清宮。在乾清宮點書。乾清宮九間。正殿三間。正中爲寶座。上有光明正大四字額。順治書。大約代筆。好像孫文德。甚有姿態。絕不莊重。兩壁有長檯。上置圖書。集成。屏後亦置圖書集成。共三部。

二十七日。上午請授伯做代表。仍查乾清宮。下午余自往。仍查坤甯宮。查西壁兩龕。皆係燭台祭器。鋪墊等物。燭台等皆刻鏤甚細。登點時。兩三人動手。口報名目。一人登簿。一人寫票。一人點點。又一人記載雜事。如品物貴賤與否。如何安置等等。三四人袖手監視。又警察二守兵二。亦協同監視。凡檢西壁。同組（即合以上各種人曰一組）之人。咸聚西壁。不准向他處走動。亦不准一二人狗進退。

如遇貴重及奇異之物。即由指定一人照相。

二十八日。下午會中許多會員介紹朋友。入宮內參觀。余亦介夏露軒等數人。共約五十餘人。參觀各處。仍與二十三日所至無異。夜間丁庶爲王星拱程發甫等請吃番菜。余亦往。

二十九日。一日在清宮。上午仍在乾清宮點書。下午仍在坤甯宮點書。夜間曾至張少相處一坐。

三十日。上午仍至乾清宮點書。何以三部圖書集成。必連點旬日。因彼每十册或八册。貯一紅木匣中。欲每匣開看有無缺少。故不能不遲。照此種點法。原定六個月點畢。現恐三年亦點不完。儘管每天分六組。分點各處。亦恐至少要一年工夫。下午請通伯代表點坤甯宮。惟監察員不能不到。不到亦需請代表。故請定數人。各代表了幾個半天。庶可另做他事。往前門代傷生買馬掛。夜傷生去開封。余至中央公園。石曾因欲請馮軍築溫泉馬路二十里。故宴宛平縣知事及馮軍營長。請余陪客。

三十一日。上午請了巽甫代表查宮。下午因有謠言說孫文來時。有人要與精衛搗亂。完全謠言。故我也去歡迎孫文。到車站。止十二點。說是一點來。直候至四點半。歡迎約兩萬人。皆凍得垂頭喪氣。軍警則列隊。時作頌脚取暖。孫到。余至青雲閣吃茶點。

十四年一月一日。早此惠卿擬方留字。燭去中興社吃茶。許久。獨與東卿至石竹處。未晤。余遂歸。擬再繪一清宮圖寄仲英。未成。至大福公寓。送到一副及九宮格四包。給店主及小夥。因每至皆殷殷。

相款也。夜與蕙卿叔方同吃小館。

二日早點乾清宮。屏後有木箱。大小不倫者六七。不料開看皆寶物。據了吳甫言三十一日所點。皆玉如意。又有兩寶。皆乾隆之物。今日余所點者。如缸盆如飯架。大小之玉水盃五十餘事。白玉青玉綠玉皆備。雕刻各種花色。精緻異常。據我估價。有值一千元者。有值五六百元者。所點一箱。足值五萬元。其箱係木板所釘。塞空皆破紙。上有宣統二年小黃紙封條。既非合理之貯藏。又不像進貢。未開箱。器上多半有乾隆雍正年製篆書。間有御題詩文。何以如此裝置。大約必係預備偷盜。或者已運去不少。此為剩餘。終之。看了如許寶物。決不願再購小玩物。以炫珍貴。因無論如何豪富。終不敵彼之多。如瓦缶。棄擲若不顧惜也。即此版木箱之物。所稱琉璃廠火神廟等之古玩店。已絕不見有同樣之品矣。下午點坤甯宮。即點上圖房。閱處最貴重者為王莽嘉量。約有三斗米大。銅綠蒼潤可愛。篆文甚多。有榻本。錦緞成册。有御題。有詞恭題。册置最架抽屜中。估價此景當值二三十萬元也。四壁有畫軸。有道塘柳塘一軸。款高不能辨。大約芸軒見之。必稱還好還好。一畫幅書籍。到處皆有。其總匯處亦有數處云。遂徵章與邵成。請他每星六星一代表往點。才識騰出工夫。為信理等。即在東洋夫人小屋吃便飯。夜至石曾家。晤精衛夫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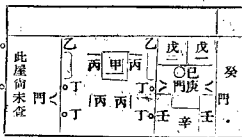
三日。睡到下午一時。接上海來報及信。

四日。上午盪清宮園。有兩處招宴。皆未去。

五日。勸成查點畢。下午五時送徽章來。同去東安市場吃晚飯。

六日。上午至清宮。下午通伯代去。夜間國民黨開會。討論善後會議應加不應加。主不加者多數。七日。午後因昨日宮內發見竊物之事。宮內但有內右門可開。有兵站崗。必成組乃許入內。二人不准進出。然宮內却留有老太監一人。與其跟人二。住南書房。又承乾宮有金魚三十餘缸。仍留向來看護者四人在內。此四人居然扒牆往天穹寶殿以南之破庫中竊物。前日在夾道中行。走為兵遮遠窺見。即去截住。詰他：「此地非爾所當至。」彼言語支吾。搜其身。舊長衫內華衣見焉。往搜其宿所有鞋物十二包。玉器銀器衣服皆有。審詢之結果。四人中三人皆國犯。已扒牆四次。衣則着中間小珍物則藏袋內。混出神武門。已賣賍與日本人得千餘元。經此小警。遂將金魚送出宮外。安放從前委員開會。薄儀前放汽車處。宮內之人一齊逐出。然有教育部中人言。新近已有人伏太廟中。挖牆挖到午門歷史博物館。幸所挖處無要物。恐宮門深閉。也有挖牆情事。故擬此後每週派一組人巡遊一二。下午余即隨巡遊之組。往各等香宮等處。牆壁鎖封。皆無毛病。但是這件事情。要算麻煩已極。幸而宮牆之較高。牆頭套數之多。決非尋常賊匪所能侵入。惟宮殿繁多。占地寥闊。品物之富。真不可思議。終竟保管之難。已達極點。此次看魚人所扒之處。已入一宮。則隣院之牆較低。且該處適係破敗。故能扒越。已為屋頂慘破之舊庫。然竊出之物。余目擊者。竟有新新法蘭絨褲十餘套。繭管竟已用挖洞及洋鈕。又約二百元一個羊皮統子之皮。寧綢皮袍兩件。官綢之好。皮毛之經長。篋箱全

話。窺見



新在此極遠極破之庫中

究不知何人服御（疑係內監）失竊後圍封入查約有箱子一二百止

開二三。已有好衣若干被賊踏扁之銀架亦三四。玉帶頭之類亦二三十件。其餘一二百箱。又不知何物。故我瞎想。即宮內便衣亦將開設一二十家大衣莊。縛算有餘。因見會中報告溥儀取出之衣物。翻櫃皆八十件一百件一色之物。今日檢查寧壽宮各處鎖封。約見二三十處。從窗內窺見皆貯物極多。有景此乾清宮圖（甲）寶座約二丈見方之矮方臺。中設御座。御案四面列寶瓶等（乙）即置圖書集成（丙）四面大鑲鏡。紅木雕龍架。約一丈四尺高。七尺寬（丁）天球。星球等。均枵栳大（戊）兩個夾室。與坤甯同。惟無坑。在戊二內祀神。戊上有閣。曰東暖閣（己）一玉盤。圓徑有最大圓桌面大。厚皮有桌高。下承以紫檀架（庚）大鏡（辛）坑（壬）對直兩大樹。寬二丈高二丈五（癸）套間。黃黃轎等。新開共七間。滿壁皆紅木紫檀之架。若五十部二十四史排。而成。初會中以爲書籍。今日余細窺見。壁上刻有題詞。則係宋元明磁器等。度之可三百事。假定均萬元一具。即三百萬也。真正說洋八日。早北洋大學劉校長借一何某同來。忽要約我去做北洋國文教務主任。財運不通。正好辭

却午後仍點乾清宮。在中辛坑上列有御製詩文集（順治至光緒全）有小几。文具外有寶一綠玉者曰「古稀天子之寶」。另有方形草鞋底大綠玉片。刻就御製平定土爾扈特文。盛京賦等共七種。每文約刻玉十二至十三四片。兩面刻字。中有五篇皆有注語。言「每篇爲庚子聯軍各取去四五片。一現惟兩篇完好。另列紅木箱五隻。中間三隻。大如戲箱者皆空。大約內藏之物。或爲聯軍取去。兩旁兩小箱。尺寸好像大馬杌者。每箱藏瑪瑙盤五格。每格如飯七寸。大者則十四五件。如海碗。洋盆。大者則七八件。雕工之精。或薄如玻璃。亦希世之寶也。夜先在石會處與精衛杏佛談陪款事。歸寓。楊生已從開封回。包志孫又來談蒙邊事。至夜深。

九日。上午與楊生談話。下午入宮點南書房。僅有一大間有物。皆書籍。無特別貴重者。目錄上有宋板數部。大約已爲遺老羅振玉等偷去。送徽章與劭成。詣叔方處。歸來少和。至同去蔣仲濤。夜深包志孫又與中山連襟孔容之同來。久談豪情。

十日。早起甚遲。楊生赴西山。夜頗平來。要求石曾在俄賠款內。補助教部八附屬機關。如翻譯館。一會天文臺。歷史博物館等。

十一日。山東學生王殿環來。聞此師範大學。開一科學同志會的談話會。至宴賓樓吃茶。下午又沈睡。夜間吳玉章馬覺非皆來。

十二日。上午在中興樓看報吃麵。文通部有信轉叔方。因我不在。未交下。

十三日。上午仍往清宮點南書房。取出宮史十四套。存委員會。於點查有益也。下午叔友來。言交部已直接送信去。乃參事上行走之委任狀。賞元。

十四日。鄧孟頌來談。至石會處。汪夫人等邀我游溫泉。辭之。下午點上書房。其主要處已點過。余未與。今日點過道處。有書數架。固有二十四史。御纂七經之類。然又有有養雲山館試帖。太上感應篇。二十一史約編等。坊本不全之四書五經。亦有好幾部。上書房者。王子讀書處。大約此等被書。尙是道光時所遺。弄得一身好灰。出來時面目亦與煤鬼相等矣。晚又至叔方處留吃炒飯。

十五日。午游黃攻素來談。同至中興社吃飯。下午回看鄧孟頌。晚間又在石會處開執行會議。

十六日。上午點上書房西套間。明板書甚多。且上面坑上有三鑲玉如意一大盤。約二三百支。大約從前皆以賜人者。現不甚愛惜。關於坑上。下午點乾清宮。卽上闕戊一夾室。東壁架上每格有大小木盒十許。中皆藏至貴重之玉器。有綠玉盤三隻。皆面盆大作。排翠綠薄而透。又有綠玉刀兩把。有一尺四寸長。彼題曰「赤刀」。各器匣大都雕有御製詩文。真正玩物喪志。照這種玩弄寶物。那裏還有功夫治國。所以得見寶物甚多。不惟不敢羨。且笑區區富家買了數百件珍奇。自以爲豪。真可憐可鄙矣。上闕壬字櫥內。除寶錄等以外。尙有御製手卷十許。箱每箱數十件。乾隆康熙爲多。大手卷有二三尺長者。小手卷有指頭大者。皇帝之好玩。直與小孩無異。有字有畫。亦有當時名人之畫。皆與御製有關係者。此種箱內。並非收藏名人畫畫也。莊思緘云。他前年曾遇有偷出之小扇面。比洋

錢賂大二十餘員。要賣八百元。惠卿云：「他曾買得八百元，在東洋賣四千元。此種小玩意兒，乾清宮壬字處箱內甚多。惠卿嫌至小人多，已獨遷至叔方近處五族飯店，晚與叔方同造談。余又獨出前門一次。」

十七日傍晚有護兵來攜傷生行李至旂檀寺。擬明早乘馮軍旅長王某同赴宣化閱馮軍。因馮玉祥新聘傷生爲後軍之「檢閱使」，（說說笑笑）擬先到宣化。次至張家口。次至綏遠。回來再看北苑之兵。夜送傷生至錢孟才家宿。便於上車也。十二時余歸。

十八日起程返滬。來談惠卿亦一來。最後張慰西至談久。又同至兩成泰飯店吃晚飯。別後。又至五族店與惠卿叔方久談。

十九日起甚遲。作駁郭文一篇送京。途遇曹亞伯等。同至青雲閣吃茶。遇孫聖伊。夜間有數人至。惟黃攻素來談無聊之國事。頗可厭。

二十日上午與惠卿同入宮。會中聘惠卿爲專門顧問。聘書昨日才送去。同查端凝殿。所查皆御用帽子朝珠等。帽子略有貂等值錢之物。朝珠大約值四五千。乃於一黃綾小帽籠中發見溥儀先生辮子一條。有黃紙條曰：「宣統十三年閏五月初三日上交來辮子一條。」黑且粗。惠卿已有詩紀之。下午莊思誠來言。近來溥儀又上書段祺瑞言：「優待條件將自動取消。攝閣之命令彼不承認。」並要求取用物件。袁廷生並對莊云：「吳某我們也見過。他請讓」上四（遺老時常稱之稱呼。不

曰上。而曰上頭。語稍替矣。一笑。取各物去。真倒楣。問我吳某什麼事。大約被中人之口我。亦如我們之目羅叔聽矣。最近隔日使館中仍懸南書房軍機處牌子。一段祺瑞遺教次馬敘倫去見溥儀。止於南書房中見羅。後羅語人曰。今日有姓馬號勇初者。突來要見上頭。一何可笑。上頭豈輕易要見便見者。此亦妄人也已矣。羅實認識馬。似馬擬再過羅。即問尊姓大名。問訖。將大駭曰。羅某聞已殉節贈文烈諡法矣。今尙活耶。以調之。下午與惠卿同點乾清宮戊二夾室架上之物。大都已失。其木匣二三十。丟置架頂。略有十許。亦皆珍玩有寶。三曰。成豐御筆之寶。玉最佳。又二寶已忘其字。玉亦佳。另有大木箱一。中貯金絲所織萬年如意六十支。從甲子至癸亥。六十花甲俱全。每如意金重十八九兩。約金一千兩。至吉祥胡同。皆不在。惟見仲英的三少爺及二小姐。又至石會處一坐。

二十一日。早在石會處。會見博泉等十餘人。下午閑溥儀果要取物。然徽章爲了幾吉取去。相期神武門前。覓相左。趕至吉祥丁寓。伊未歸。幸皮宗石借我一徽章。入宮以物者。方至養心殿。未出候至五時。一行人從內右門出。鹿鍾麟介晤。憂心滿。敘舊情。不勝謙恭。吳又介晤寶熙。今日進來抬物者三四十人。候於隆宗門外。結果止取得書籍十餘套。黃袱所包雜物一包。貂帽一隻。約明早再來。夜余約南湖同入宮。

二十二日。早入宮。惠卿思織亦來。木機。清室者歸等至。吳仙舟遺參事周學熙之子明泰代表。同至養心殿後殿取衣。皆皮衣。其扛去兩大箱。四五大包。下午寶熙亦來。仍至養心後殿。仍取皮衣。其扛

去兩大箱。又三小箱單夾衣。又五六大包皮衣。又大筆一大箱。大約貂袍有二百件。麕者等件二三百元。貴者當二三元。卽此一項。已值二十萬元。其餘玄狐白狐青狐海龍金絲猴毛等。又才計其數。狗皇帝真可笑。看了這許多。想到有人有了貴重皮衣數十隻。卽沾沾自喜。一何可笑。寶熙等皆笑逐顏開而去。可憐溥先生。卽此一項。已足換了二三十萬金。到外國去。一生快樂。然那班奴才。決不放棄他如此舒服。彼等乃專爲元且而來。不日將日本使館的要人。及遺老陳鄭羅袁之輩。皆賜貂謝恩。一散而空。尤其是「挨里牙篤古柴伊埋斯」。最受實惠也。夜獨去東安樓吃茶點。晤吳松雲先生。彼已略健。可聞日出來坐茶館矣。傷生從宣化回。

二十三日。起甚遲。至東安吃鍋貼。又吃牛奶。夜在西單牌樓吃饅饅。畢乃候叔方及惠卿父子。同暢談。今日有七八處來邀吃大年夜飯。皆謝却。

二十四日。起來自養元宵等。與傷生同食。同去虎坊橋看劉允臣。嗣至琉璃廠海三村叔方惠卿父子（勸成小湖）皆先在坐。久之傷生去。又至火神廟一走。遂別。五時余歸。傷生又取行李去。今晚宿其女處。明早起張家口。夜有美專學生二人。邀演講。辭之。乃寫畢。以上日記。下午回寓。過大柵欄。見一程藍秋戲目。出五角一觀。這是第一次。又看老戲。肉麻之至。

▲三十年前日記之一斑

十九日。昨日下午往繁竹林佛照樓客店街左郵政津局寄書局中人頗和藹。夜與煒士暢談。數聲韻之學。伊所作測量儀器甚精簡。伊又稱博文書院將延伊爲教習。月二十金。其歸葬也。欲令余兼攝之。早讀天文圖說。略舉玩壬辰會墨三篇。煒士來。出所作蘇恭合人墓表相示。余議其不數合處。伊約飯後。據方侍郎集來。命余參酌。下午煒士來。過河。同測量鐵道側。測村屋一處。步底線四十步。三角檢尺約表算之。甚易。又示伊心造畫格法。以斜行成橫格。大小任意。談笑甚樂。伊云。那總辦處信已交閱。伊云。尙待稟王制府。以不稟則見怒於制府。余知此行又成。輕出。思當時成約。仲反及穩。就此席。遍語同曹。甚可笑。然事皆預定。無足計慮。煒士去。暢讀方集。及日間所讀戒禮西詩二種。躁氣益數。欲參煒士墓表。就其意。若不相融。思別作而博笑噱。

二十日。作墓表。至下午稿成。今日陰霾。既而微雨。窘况與後况客况并思之。覺死活皆非。愁樂並無。欲哭也。此涕向誰人。嚮之欲笑也。此境向何處覓之。有生三十三年。未有今日一天之毫無趣者也。晚煒士來談。稍暢適。

二十一日。晴。早煒士來。言那公已有命。教習一席。伊有人已待之數月。所有薦吳某一說。着無庸議。余聞之。早知之。早料之矣。毫不覺奇。卽與煒士同至電報學堂。晤教習徐印生。稽查委員陳一甫。惟壬石埠人。年三十許。談笑頗洽。飯堂中三下鐘。隨煒士至博文書院。約五里而近。其地清曠。大洋房一所。卽處杏生奏設之北洋二等頭等學堂也。總辦候補道王某。總教習洋人丁加立。賬房常州莊欣梓。

煒士去。看莊欣梓。余立近處土城上。待之。想起此行。百感交集。朋友之憐我而笑我。家人之恨我而愁我。又在近日。聽見了無算議論。知此後萬無吃做處。所始人不能騙。詐無術。貿易無資。所欠債款。何日奉還。思之。思之。獨立蒼茫。無端感歎。不覺悲歌慷慨。有上城之鄉人來止。見其衣褲不完。面有菜色。相視之下。大為憐然。朋友朋友。將為爾續。又重二三大先生之延譽。十數良友之相愛。無敢親族之體貼周全。誠天上有地。下少也。平日小不如意。動輒使氣。苛於資人。豈不作孽已多。該受此苦。姑言無聊。議論如下。

一、余以為往作教習。雖不能如東西之多禮。而所謂總辦者。亦必有體面待人之處。乃聞天津候補道之驕異乎尋常。由下等人捐班者。了頭做太太。其裝身分處。自然更辣也。就館者又皆流品卑。污拜跪習慣。故所謂教習。無異雇一匠人。且較輕。匠人尚有益于人。有藝可食。故也。論教習之缺。一出。必求得硬氣之薦書。又擠排獻媚。技技皆工。然後能得之。又必上其著作。聽候考驗。及乃用之。此凡館皆然。迨教習請定。乃具手本往見。自稱教習。稱之曰大人。烏乎。余早知作幕如此矣。豈知教習亦然乎。

一、煒士博文書院教習館成。余親見某君者。向伊賀曰。「恭喜。恭喜。」余當時不覺駭其又可憐得館之難。為衆人悲甚。又知自己皮氣。處館一事。總算割裂。不覺愁甚。煒士出。謂余作真言。明爾去代館。初一過去罷。余唯唯。出電堂門。窻甚。至此甚思飲。飲趙桂與。又談余所。夜歸呈都察院。

二十二日。上午敬作條陳。煒士來。同行河干。吃茶德成樓。夜讀國聞報。陳徐二君來談。聞膠州之青島。德人變起倉卒。未知所起事。

二十三日。煒士來。赴城內營務處看朱仲超墓。煒士內弟。二十七。八。新過班之直隸州知州也。不晤。走城東南荒地。見道旁有新阡。旁臥碑碣。又見有老嫗執香將鬻于墓。異之。察其碑。其一曰清故顯考劉老先師之墓。其一曰萬古流芳盛感非常。皆徑五寸大書。詢之老嫗。則曰。此人生前爲病者祈禱。老師父也。余子爲官僕江南。十年無耗。將求老師父示靈也。碑立於光緒十二三年間。其何以碑臥道側。墳無宿草。則曰。本葬海大道。今年該處讓爲租界。此遷於海大道者也。噫。噫。一屢也。儼然將血食一方矣。回租界。又茶于德成。談在外交。接頗惜此行。煒士亦喟歎良久。然余思之言。頗過當。所謂不如意人多怨。諱之語。亦未免落套矣。夜徐印生汪仲全招飲于廣怡安。座間煒士陳一甫。夜聞膠州太守。並不知何故。談氣堂頗激憤。并談傳雲龍書。與其爲人。喟然而歎。

二十四日。陳一甫又招飲。作戒宴樂一篇辭之。下午寄書傅丞惠齋。又之火車路久坐。夜方歸。煒士上午來晤。即去。下午至去選。汪仲全陳一甫至。亦未遇。夜煒士來談許久。以簡馬相商。昨煒士給我五洋。行篋爲賁。今日聞膠事爲鉅野教案。德船二隻。謂章高元率兵離營。否則將以爲敵兵。章不得已。令兵他去。已仍在營。從今日起。永戒宴會。從今日起。永戒穿講究華服。夜在煒士處教伊簡馬字。盡述其奧。至十下鐘歸。

二十五日。上午與煒士同過莊欣棹約二三日間。邊去莊者二十四五。人頗能。帳房不特與聞外事。且與聞學生事。以一人兼之。頗勞。午煒士又往謁總辦王公。煒士此席。係王公特地來訪而延。尙冀體面不至於掃地。然例須教習先謁者。教習亦下札子。本作屬下看也。學堂所造。亦不過工作之才。欲望儲才爲國家用。難言之矣。吁。到了此地。又看煒士一面。不得不且去。噫。權充教書之匠。夫教書匠之名目。設立已久。至此我中國。遂有教書匠。午陳一甫。朱仲超。來。仲巖忽發胖。不似中。午鄉試時。之面有菜色。儼然一貴人。烏乎。心廣則體胖。余於上海見夏曉超。亦面團團。儼然若三十年老州縣。見舊朋友。其氣概亦若東翁。見老夫子也。居移氣。養移體。移之時。義大矣哉。聞教案起於初七。係發狀二。教士也。未事東撫。未奏已事。東撫奏參章高元。又請募五營兵對壘。李中丞且恐重得罪也。

二十六日。早未出。午過河看火車。既返渡。遇煒士於道。茶德成樓。榜晚茶罷。又遇劉開寶。伊從東撫張漢仙來。既別。與煒士同至河干。直督等正迎張公。儲車馬如夢。晚飯罷。煒士與劉君來。遇之途。同在新園茶。晤孫小槎。陶小雲。孫亦峯。前記童孫誤也。談久。併吃湯圓。孫公約明日同至國開館。茶次見徊城方幼莊。孫云。余本不能憶人號。惟貌俊者與妓女。則一問便記。最易忘者。得意之官幕也。又云。介之推。好名者也。人皆好名利二字。不得利者。遂從而好名。

二十七日。早過陶丈。未起。過劉君。遇之途。遂別。過煒士。不晤。早飯再過陶丈。遇之途。同造孫公久談。遂至國開館。晤張后。姚子祥。主筆洪桂孫。回至紫竹林已昏。孫公邀飲。堅辭之。造煒士所。與焦仲起。

談歸。晚飯。至新園。晤裘曉雲。汪植鄉。委住和興南里。自國陶館歸。先迎未晤。又在煒士所談。并代收拾因雲歸。聞章品元被誘執之。

二十八日早晴。至煒士所代收拾。至夜大雪歸。新教習國泰晤陳君所。二十許人。陳君年二十八。煒士本擬今日行。後焦仲起來信云。可遲一日。午仲超一晤。夜自雪中歸。忽念客况。懷中適數二日資。倘淹滯數日。不免資當。後顧甚不聊生。癡坐許久。既而思之。愁亦無益。不如讀書作文。落得受用。當盡賣絕。何妨何妨。夜讀時文。

二十九日讀時文。午送煒士登車。午後陶小雲來談移時。汪植鄉繼至。談許久。夜隔舍寓客湖北人。詞之隨州籍。姓吳名國輔。號弼臣。辛卯同年也。年三十八。曾就董福祥文案館。此次攜一僕至京。用功明年應考。在上海臨登海船之際。一大皮箱被匪人冒去。中間銀二百七十兩。洋六十元。皮衣裘飾。共值七百金。身上止留得洋銀四餅。至津招熟人。覓職做處。同病相憐。不覺撫然。夜陳一甫又來談。頗致殷拳。月小盡。

▲新語問題之雜答

自前行君倡議編造「中國新語凡例」刻於新世紀報第四十號。近來論說新語之事。投稿者甚多。新世紀屢紙幅甚隘。美不勝收。未能一一刊佈。甚以爲憾。今謹刺取有關係之間題雜答之一。以

示諸家國議之一斑。一以引海內新義之更出。則此事所得之影響當愈大也。

前行者結來之稿有三法。(一)採用一種歐文。(二)用羅馬字母反切中國語音。(三)用萬國新語。三法皆有評說。其歸重於第三法之一節曰。

然則與其採用羅馬字母。因陋就簡。枝節更張。仍無補於畫一聲音之一大煩難。何如徑用萬國新語。挾左右世界之力。而并此畫一聲音之一大煩難。亦包括其中也。萬國新語。歐人學之。三月可成。中國人數有四萬餘萬之多。入四萬萬人之國。其文字三月可以學成。(指中國已改用萬國新語而言)而不學者。除迂頑中國人外。天壤間無此人也。左右世界之力。并非懸想空言。

中國既用萬國新語。則他國人之對於中國。因貪三月學成。可以通語之便。故皆自然習萬國新語。以為交涉。不再強中國用其英法德之艱難文字。如以此為左右世界。欲誘掖當道。使之信用。然恐國界而仍在。則強者之對於弱者。苟有一隙。可以用其欺惑。則保護之惟恐不完。故利用彼所相習。人所不相習之文字。以為外交上之權利。久矣。奉若科律矣。學成雖易。其如存心不學。何如此。則外交上利便之勳。終為旁讓。我輩姑可不必以之自欺也。若專為世界之進步計劃。則有中國四百兆人者。一旦翕然共加入於萬國新語之團體中。而新語之進行。忽半於世界。此真吉祥之盛事。謂此為挾有左右世界之力。乃真不誣。而中國人亦一旦棄其徒為苦累之文字。忽得可習新學之文字。(文字為語

言之代表。語言又爲事理之代表。譬如日本古世之語言。止能代表彼人所發明之事理。不足以代表中國較文明之事理。故雖其後造有假名文字。止能代表其固有之語言。若出於中國較文明事理之語言。必兼取中國文字代表之。今日西洋尤較文明之事理。即西洋人自取其本國之文字爲代表。尙再三斟酌而後定。通行甚久而後信。若欲強以中國文字相譯。無人不以爲絕難。故欲以中國文字治世界較文明之事理。可以用絕對之斷語否定之。居較文明之世界。不隨世界之人。其通較文明之事。而其種可以存在者。亦可用絕對之斷語否定之也。此尤所謂兩利爲利。無有更利者也。前行君徑用萬國國語之新論。最爲直截了當。參觀下數說。吾人信之更堅。

新語會會員某氏云。

「編造中國新語。徒用枝節。其結果不外多造一難題。中國人之學萬國新語者。二三月可成功。按大約指其理法而言。非謂每字能記之也。因理法已通。記認之事。可自爲之矣。再通歐文者。一二禮拜。萬國新語文法。不外十六條。此外更無所謂文法。字不外二千五百。用此可以發揮事物之不能發揮於別種文字者。與其從事再造。徒多費時日於一種少用之文字。何如直接習此。而其用直普及全球耶。如謂中國文明存於舊簡。一旦廢之。珠爲可惜。然好古者固不廢希臘拉丁文矣。則將僞有之中國文。仍可隸於古物學之一門也。」

篤信子君云。

「我最懶惰。城頭上出棺材之事。不肯做也。我又最鄙陋。漫天下之大牛屎。不肯吹也。學爾之牛。替之個人與個人。彼之勝我者。我效法之而已。中國文字爲野蠻。歐洲文字較良。萬國新語。淘汰歐洲文字之未盡善者而去之。則爲尤較良。乘吾中國之野蠻文字。改習萬國新語之尤較長文字。直如脫駝而服輕裘。固無所用其更計較。所當問者。如何能改用之而已。若必先造中國新語。以爲改習萬國新語之張本。此如欲人之長行萬里。先使之在室中推磨三年。長行與推磨等勞苦耳。假如他人能損數年之心力。信從吾說。以爲推磨之預備。何如卽捐其心力。以達長行之目的。故人而并萬國新語之影響都無。本何有於可怪之中國新語。如人既渴慕萬國新語。而欲預備之。正可直授以萬國新語。豈當更誤以可怪之中國新語。故中國新語之改作。正所謂出棺材於城頭之上者也。今日吹牛屎之人。不曰欲求改良文字。如何艱鉅。卽曰必得政府設法。始可厲行。其實何必如此張皇。中國文字既當脫之如敗絮。更無需添表換裏。補綴脩繕。有如改良筆劃之各法。但視之爲頑固人所嗜之藥癮。有如內山苗獠。彼喜固守其結繩之故物者。則亦仍之可也。此對於一部份者也。一切庶事。不能待萬國文字既改而後理。故過渡之際。正可如新嘉坡之兼用巫來由文字。香港之兼用中國文字。然則我輩中國人。如有意在他日改用萬國新語。止當竭力勸人添習萬國新語。斷不可必卽求代用以萬國文字。茲爲政治上之專制禁勸也。今諸君子兼通數國文字者夥矣。如精神上直認萬國新語。爲子孫當授受之文字。卽可兼認中

國文字。爲暫時入內山交通野蠻之應用文字。此對於大部份者也。故卑之無甚高論。其有簡單之徵語。則曰：「中國略有野蠻之符號。中國尙未有文字。萬國新語便是中國之文字。中國熱心人願求其同類作識字人者。應自己學萬國新語。教人學萬國新語。」

篤信君之說。最爲簡便易行。然吾觀篤信君之意。斷非謂吾懸一說於此。純任自然之趨勢。而不加勉強之功。其意似謂與其枝節補直。取勝者所耗之心力。及所設之方法。用之於無謂之預備。不若竟用於較良之代用物爲善。卽如無論編造中國新語耶。用羅馬字切音耶。或采用他一國文字耶。或就譯義改造新字耶。或苟簡之法。如近日國內之切音簡字耶。終之皆不能無格格不入之起首辦法。又不能無聯合熱心家成爲大運動會之辦法。又不能無仰仗小學校等。略帶政令上性質之辦法。又不能無對於何一部份。竟從棄絕之辦法。蓋集合以上種種之辦法。其心力能無孔不入。庶其舉步。否則其人坐室中濶濶以思。所獨獲之方法。誰無一得之可取。苟心力之耗費。不及其量。皆爲紙上空談。如其欲盡其量。以耗衆人可貴之心力矣。則必有「與其」「不如」等之比較。故今就題論文。莫若后全力於萬國新語。

(甲)先講求免於格格不入之起首辦法。如編譯新語華文對照之獨修讀本文法字彙等。新語之用途不廣。如何使之應用較多。以求興味增加等。又詳細說明現在通行之新語。其起源。及其根據之所在。實爲至精善。故今贊成之人。日多一日。等皆屬此類也。

(乙) 急求聯合大會。以爲大迷勸之辦法。凡事信仰於政府之禁約。不如信仰於社會之好尚。就原理而論。社會有好尚。於是習慣。利用其習慣。一方面託言爲大部分去害。一方面實爲小部分集權。於是法律。中國人向來以交通不便。黨會有禁。故積極之一般好尚。除八股外無一物。社會上向日對於八股考試。遠勝於對於今日之出洋遊學及辦學堂等。蓋考試之舟車關卡。於夜中放行。而出洋之書文。有請而不得者矣。資人考試得翰林。進士則功德巍巍。面上有陰陽紋。而勸人立學堂。作學生。無異勸人造反也。諸若此類。皆好尚不屬之故。今學堂及出洋等。社會上之小部份人。已盡力激勸。將來必成一般之好尚。消極的則吸鴉片。燒天主堂等。皆百年以來之新好尚。(好尚既成。故若吸鴉片者。明明有礙於衛生之一事。然即極高明之人。往往陷入其中。彼藉以療必死之病。而後吸之者。兆無一二。其餘皆無所謂而爲。欲享臭肉麻之小舒服。勉也隻腿。橫陳短榻。與密友爲親昵之談。不覺投入羅網者。居多數也。故又如巴黎之加非館。若春秋佳日。紅男綠女。絡繹往來。坐門外而流盼。似亦無礙於無賴之嗜好。乃風雪凄其。寒燈閃爍。猶三兩鹿頭。瑟縮圍爐而坐。真可謂有風味。無趣亦好尚已成之故。)好尚之成。本非易事。然惟黨會爲最有力。今中國黨會之禁。雖求大弛。然於此等講習萬國新語之會。無埋之干涉。尙易對付。蓋新語雖爲勸誡時文之利器。隱爲頑固黨至極之死敵。然其表面。皆較簡字等。尤爲溫和。蓋非天子不考文。簡字等尙有言文亂聖之嫌。而新語直不過爲一種無足輕重之外國文耳。卽其人果有尤較良之方法。無取乎新語爲華文之代用物。亦可入會習。

「蓋即歐洲已通行新語者。已有一千餘萬人之多。而新語之所原本者。又皆為希臘、拉丁、法、德、英等之至純良文字。習之又至簡易。則雖節蓄其圍棋、賭酒之日力。無意中捨身入會。稍稍習之一。可為交通參考之小用。二可助改此後。萬一可同文之盛舉。僕想亦無至頑劣之人。必加以反對而後快也。然此為學問上極普通之小事。不必由吾人等所干涉。故願前行君等之一般溫和者。自行建設形式上之大會。在各國留學會館。發起此事。最好之法。一人簽名入會。即担承勸募親友入會者。兩人如此。輾轉推勸。大羣易集。入會約以若干期限。互考成績一次。如此。庶不為無責任之空言。先得一二人捨身入新語校。認真學習。精通其事。以為加入歐洲新語會之代表。如何捐款集資。刊刻新語。自修書籍。及會中題名報告錄。新語雜事冊等。或先設一小報亦佳。此皆必得設有形式上之大會。庶可議及也。吾人本無暇提議於此等小事。門外漢所惠教。亦世界上有益之一事。故樂得面為瑣瑣之評贊。」

(丙)宜為教育上之運動法。以求列於學校科目。徐收將來之效果。今日之一般愛國派。專以造就國民為急務。故於小學校中。倡導教國文。禁習外國文之說。此師法各國之成事也。然吹開了屎缸之法。返照一照看貴國文為如何之國文。惟其因此等文字。不足以發揮新文明之學理。故日陷於頑頭等野蠻之位。於是才有所謂興辦學堂之一說。若仍把這一桶陽溝水。倒來倒去。其去於造就義和團也幾希。雖曰「此種野蠻國文。記流稍淺之學理。應用於小學校。尚無不足。」則對曰「豈不良是」。然即此寥寥數言。閉門見山。隱情若揭。中國人者。深中遺傳之八股毒。聖功王道。止作話頭。無靈實

做所謂新文明。亦不過能於啜番菜桌子上。五花八門。嚼上幾句閑天。便算第一等本領。故彼其人之
 希冀於一般同胞者。其說亦言之成理也。若曰：『大多數之國民。苟稍知今日世界做人之大要。及國
 民應盡之義務。於今日之教育能力。其願亦足。苟有少部分人。能講求世界較深之新學。更徐徐於
 外國文中求之。未為晚也。』應之曰：『此種話頭。真若如撲不破者。特不知止需於最淺近處。略加
 思索。其謬誤之點。已有可指者。中國儻有高才博學。廣覽譯籍。或借逕東文談述甚高之學理。然惟其
 僅欠普通小學之西文功課。往往於述語之所推衍。周章無序。於平常西國甚淺之事物。又裝點之若
 甚離奇。全不能生與世界新文明為直接結合之觀念。而興起其真正科學思想之興味。文字雖不過
 為表意之記號。然其排列及書寫之面目稍異。不啻若圖畫之點綴。烘染各殊。雖條件未換。而觀感不
 同。故即同一平常之談話。如有人問曰：『你們城裏歸縣官管的義學裏邊。有附徒沒有？』其意即謂
 『你們地方上縣立的小學校。有寄宿舍否？』然上一語幾成絕對的不適當。而且生人許多不快之
 感情。必且如下一語。采用許多日本字眼。才合新文明之條件。然即此可以推見。便是專謀貴國文。已
 不能不采用日本新字眼參雜其間。所以如此者。即因貴國之舊文。已於新文明甚不契合也。如此推
 而廣之。又可見僅僅橫亘許多日本新字眼於胸中。有時與原來新文明之興味。又極多不契合之處。
 此所以往往有在日本書中。鬧了半天。不知其為何等怪事。及一經檢出西文原字。方笑而頷之曰。原
 來便是那件事。說了半天空話。且歸到題目上來。即又可見所謂大多數之未來國民。今日將屢屢歸

入小學。校未設。不必望其能通。極高之新文。西學。理。然其教以一部。一。所。之。國。文。學。教。課。不。如。改。教。多。操。日。本。新。字。眼。之。國。文。讀。本。因。新。字。眼。於。發。生。宜。觀。念。為。有。力。然。則。由。此。推。想。又。可。云。與。其。專。教。多。操。日。本。新。字。眼。之。國。文。讀。本。不。如。兼。教。一。種。西。洋。文。能。發。生。其。新。觀。念。尤。為。直。接。而。有。力。是。可。見。小。學。禁。習。外。國。文。之。荒。謬。且。與。日。本。限。止。漢。文。隱。取。英。文。為。第。二。種。國。文。之。意。尤。未。體。會。也。故。遂。此。聯。合。推。府。新。語。之。機。曾。先。於。社。會。上。與。以。正。確。之。觀。念。力。闢。小。學。禁。習。外。國。文。之。謬。妄。并。使。人。人。皆。知。習。外。國。文。不。如。徑。習。萬。國。新。語。之。尤。善。我。僅。但。以。道。理。造。輿。論。凡。愛。重。道。理。者。日。多。即。主。張。此。議。者。亦。日。多。則。雖。有。人。欲。參。取。法。令。性。質。之。勢。力。助。成。之。而。法。令。亦。安。能。違。背。輿。論。而。發。生。乎。是。又。所。謂。信。仰。政。府。之。禁。約。不。如。信。仰。社。會。之。好。尚。也。

(丁)所謂對於何一部份。有莫從乘絕之辦法者。凡事與其左右遷延。放棄其心。乃欲得淺近之效果。反生歧謬之阻礙。不若順序進行。專一其心力。直為根本之維持。當改良之趨勢。此如講立憲之人。與其為柔媚之運動。薰染穢臭。漸毀小己之良德。并誤一般之大局。不如一味為強硬。正直之要求。鼓舞國民之能力。發縮政府之野心。其收效較良。然既能具如此要求之毅方矣。與其要求而得者。僅僅一立憲。猶為絕對無謂之胡狗。存皇室之經費。貽累同胞。不如於推制政府之際。并此枯朽之胡狗殘物。同時除去。豈非尤為世界造福。此所謂與其認真正之立憲。彼以立憲求中國富強。能法洋鬼子為詞。全不思黃狗為皇上。戴胡化狗為皇太。為尤可詫。是皆僞立憲黨耳。其苦無恥之狗。

黨耳。不如講破壞之革命。然與其能講革命。徒爲異日新總統。新元勳之利用。以共和爲欺妄之招牌。不如竟講現在世界較正當之無政府主義。其弊最少。蓋不惟既講無政府主義。於推倒政府尤爲熱心。較文明之政府尙欲推倒之。何況極腐敗之政府。於革命前途。力量加增。卽暫時教育未普及。革命以後。不能不尙有禁約之事。實則亦如會館內喫中國飯。打外國彈子。略具動作條項而已。以無政府之名義。互相維持。可保必無其人焉。悍然猶以大統領自居。或坦然仍食巨萬之俸金。從而儼然爲君子小人之分。如今日法美等之背謬也。故以以上之比喩觀察之。卽有如中國三十以上之腐敗士夫。及三十以上不識字之一般大多數。半皆止需惠養其天年。而不能組織爲新民。故卽推行萬國新語於彼輩。極相扞格。然不能因此一部份之廢物。暫設支節辦法。反使急需直接成就完全新人格之一部份。耗力均而獲効寡。隨之虛與委蛇也。故如上述一部份廢物之類者。必當直下斷語。不求其包入萬國新語之範圍內也。——一九〇八。四。二五——

▲叢報新年雜話

叢報是一個文學廣告。君穩血俠是社裏的兩員健將。他的老太爺自己是一位文學老將。他還留賢畏後生。不願意輕易的加在裏頭去作戰。現在倒替社主吾兄觀齋（稱呼仿秋桐子對於癩二哥）要我折腳狗來投稿。這不但是開頑笑。簡直是嫁禍老朋友罷。我自從二十多年前。當時瞎下了

惡毒大咒叫做「雕蟲小技。壯夫不爲」。從此更不願拿毛錐子雕蟲。要想提起斧頭（做翻工頭）帶中國吹牛。那裏曉得因循循。整過了二十五年。對文發一方面着想的確僥倖透了。沒字碑了。一個弱蟲也雕不起來。這是可賀。但是對工頭一方面着想。依舊斧頭要用背來砍。大匠也不叫代斲。手也不會傷過。止吹張把小牛皮。勸勸朋友們說道。東洋鬼的機關鎗打來。城頭上黏着玄學講義。文學作品是不中用的呀。可惜「無諸己」倒要「非諸人」。反裝了過來。就是聖經賢傳也不靈。攪進幾千年文學老大哥（大哥便是複姓支那。別號老怪物的那位）。耳竅洞裏去。化作一陣秋風。引了一笑。這又是可弔。要想兩個車輪。打了底子。姑且造了中山式的二十萬里尋常鐵道起來。然後再加造單軌車。叫他後來居上。成個森字式。一方面許多人對着酒精燈。叫什麼金也結晶。石也結晶。豈不大好。那知竟叫做到打千里鏡。目的物是越弄越遠哉呀。還祇是學富五車。先拿三車出來陳列。恐怕暗無天日。所以雖不能十日並出。也先用三光普照。取我們唐僧的老法寶。駕起筋斗雲。希冀卓立在西天活佛的手心以外。那就恐怕胡博士嘲笑張天師。說他還在人手掌之中。一定成着讖語了呀。更可旧的。被小英雄打倒的老妖怪。乘你們引鬼上門。他便是將秀亂苗。四十年前花旗國裏的傅蘭雅先生。便詫怪輕氣養氣之外。我們世界無雙的八股。偏還有正氣俠氣等等。當時我們雖純粹一個八股徒弟。聽了那種悲維也。聽得額上爆出了汽水。不料十多年前。輕氣養氣還不會紹介得道地。正氣俠氣倒又似波浪般洶湧了起來。現在他還借着新文化丟下來的氣壓機。壓成流質。居然有了甜味。

味。裝着瓶子。大登廣告發賣呢。這是你們貴同鄉丁寶書先生告訴我的。宜乎一位好好兒的老板。新近自願變了一隻黑猴。鑽向「墨」裏去生活。弄得昏天黑地。也要替他寫「令兄」一般。八。山七怪的缺乏了呀。早知如此。也何必當初如此。近墨者黑。爲什麼不早在黑籍裏挑選八股文章。編了鴉片鎗隊。征服世界呢。還會工農村去吸新空氣麼。你想我恨陵文唱字到如此。偏有那曹老文章。還代幾位頂呱呱的新文章。叫久沒了毛鏢子。止有一把缺柄斧頭的折脚狗。到曠龍橋虎隊裏去做文章。這不是笑話麼。如何交卷呢。但是幸虧那位老太爺。曾經題出一張題目牌來。他說「如能將各國新年俗。略一記述。尤所深幸。」我看見他現在便想過新年。而且中意各國的新年。我是出新年六十歲的人了。可以僧大點說一聲不禁老淚橫飛。感激還有人曉得虞國有臘。雖然改正朔易服色。是個野蠻俗尙。然而既然欣欣然五族變了共和。禮失而求諸野。來用了周人建子爲天統。就使主張行夏之時的孔二先生。他也會必恭必敬的定要元年春王周正月。做他春秋的史筆。千不該萬不該。口稱夏歷。心感清恩。把什麼鬼共和屁共和。看成無物。國歷止記在月份牌。新衣要穿在二月初。表顯他一百個不高興這種鬼國。所以何怪丘八也上追黃巢張獻忠。一天一天的發揚國粹呢。可憐的小蟲報。記得這個民歷。要替她喫十三歲的留頭麵。叫我來胡謔幾句。湊湊熱鬧。我豈敢不將斧頭柄倒轉來。也蘸些墨。畫不用的墨。來胡謔幾句。發發笑呢。然而各國新年俗尙。一部十七史。從何說起。老太爺明知蘇動紙幅於貴。所以他說「字數不必過多。」但是我的斧頭柄。比亂塚裏仙人的毛氈子。還

要灑料。一開機那裏收束得住呢。文還不會說到一個帽子已經夠未完未完。差分登過周朝的正月半了。現在別人考據出來。連禹也不會有這麼一個人。那裏來什麼夏歷。還好揭出百科字典來。儘抄儘抄。敷衍成各國新年俗尚麼。倘真過越國的寫下去。不成西遊記。也變鏡花緣。又要給亞東圖書館去加上新式標點發行了。所以只好虎頭蛇尾。說幾句現身說法話。算做正文。便算塞實。最倒楣是去年今日（十二月十七日）從法國船上了岸。急急忙忙。要上北京去看看第十二個民國元旦。那位黎菩薩也吹牛。說他會算做第一個手造人。如此民國十二年的元旦也一定同民國二年的元旦可以彷彿。所以在上海不敢久留。於民國小除夕。了前腿。奔到了北京。豈知陰冰冷氣。比我所住西河沿的集賢旅館小客棧。還要陰沈。止在什麼前門外。什麼總統府前。有幾十盞比蠟燭還暗的電燈。其餘一品大百姓。還是做他的買賣。算沒有那回事。朝晨幾面乾癟的破旗。還是巡警老爺奉行故事。壓着挂的。我想他們表示反對軍閥麼。這也是一義。可不料一到他們的夏曆。便不同了。除夕通宵的燈火。元旦琉璃廠的擁擠。簡直暗示他們還爲着老佛爺。抵制什麼鬼民國。屈民國罷了。然而真比到老佛爺時代。那種震而驚之。鄭而重之。過着新年。他們鬼鬼祟祟。也就出不出特別風頭出來。所以變成了「武進唐皖」跌交。兩頭勿着實。民國新年也不成民國新年。清朝新年也不成清朝新年。所以老太爺要我說說新年。我便現身說法。止有兩回新年。比較揚眉吐氣一點。一回還是說我愛思深京的清朝新年。不記在那一年。終是我年紀同現在的民國一樣的時候。那年除夕。我到黃

墩墩的卡子上看放關。那年幾位杆子手刁難着。故意把時間延挨到狼晚。那些大小船隻。載滿滿關。皆的便齊聲鼓噪起來。大聲嚷着。難道你們存心不叫我們元旦到家。早些去安息麼。一位師爺。聽見河下鬧。蹣了出來。聽到這裏。馬下便揮斥杆子手。開幾百條船。如飛的向江失渚。雙河口。兩頭拚命趕了。我也感動着。年初一。齊夜。若不在家裏聽老鼠做親。是再說不過去的事呀。這是從前覺着一個鄭重的新年。一回便是老太爺所謂外國新年了。民國十年的昨天（十二月十六）我到了柏林。二十五那一天。便在柏林的「曉洛登布」一家住家。同三位俄國人。兩位波蘭人。一位希臘人。一位羅馬尼亞人。兩位法國人。三位德國主人。我同湖州一位褚先生。男女一共十四位。大約十三位是他們所忌的。所以湊了主婦的小姑娘。成了十四位。一棵五尺高的柏樹。上面綴滿燈綵。陳設在棹邊。這便是我們客人公份送的。吃雞吃鴨。先過了外國冬至。（上海叫他如此）二十七匆匆回到巴黎。忙到三十一除夕的夜。才能去把護照加上一個英領事館的簽字。預備簽得成。便馬上上倫敦。簽不成。就是元旦動身也不妨。困以英國止是過「外國冬至」。元旦是不大鄭重的。倫敦車是早上十點鐘開。我是八點半去英領事館。曉得他開門也要九點。豈知二年前極熟悉的英領事館。到了那裏。竟撤了場了。幸虧街上有位法國人。他熱心的湊上來。把英語問我。你豈不是找英領事館麼。我說是的呀。他便擡手畫脚指點我。後來他明知我不容易摸到。他說。你坐了汽車去好。他們的汽車。本同上海黃包車一樣。是獨個人的。惟一代步物。街頭巷尾。歇着候生意的。但我們還常坐電車。輕易不坐汽

車當時也只好浪費一點了。那法國人又對車夫說了地點。頃刻便到了。正打九點鐘。我想應穩下來。又要刁難的盤問。又要經各處手續。就是簽得成。也趕不上火車了。并且一入門。什麼辦事人。大半不會到齊。迎面有一個三十多歲滑頭模樣的。坐在一個辦事位子上。我也不去看他。明知英國人是不大睬人。而且沒有經過門房給號數票。等着大衆齊進。沒有希望商量的。那裏得知那位滑頭。那天却分外要好。他招呼就說道。你要簽證照麼。我說是的。他還淡淡的說道。你上英國去幹什麼呢。我說。我的家住在你們倫敦十四年了。就在什麼街上。他便欣然的戲弄我。說道。Do You Want anti to Say happy new year to your wife 我說。Certainly (這一問一答。似用原文更得神。若癩成中國話。改動改動。便是他說。你要回去對你老婆說恭喜發福麼。我說。就是那麼一回事。被你猜着了。) 他便馬上將什麼手續。都一個人替我辦了。不到六七分鐘。便叫我懷了護照。與沖沖的出館門。上汽車。到看火車站。還有半點鐘時間。在行李房久候的褚先生。也賀我成功。大家提了行李上了車。還在車上坐談一回。車子才動搖。褚先生走下月台。搖着帽子。同我分別。下午到了英國海岸的一幢阜。照例也要盤問一個不休。那知道一天也一句都不問。笑迷迷的請大家趕緊上車。回家過年去。六點鐘進到了倫敦。真就一對牛鬼蛇神的他同她。坐在一個屋子裏。滴滴的講話了。哈哈。他同她做了四十年老夫老妻。從來正有那英國滑頭說得如此「幸福」。真該附入新愛情的脚本裏去了。我在英國。也曾過了八九個新年。我不料他們鄭重新年。也玲瓏然像黃坦照湖圖一樣。誇口算出乎。

意外好了。奉了老太爺字數不必過多的上諭。終算止寫三千字。克己極了。假還要致意我們的社長家兄。不要因我好像若曾埋怨了文學家一頓。文學家便掃了興。從前我有位高徒湖州的徐恩元先生。他在倫敦勸我們。他說：「你們演說革命。不如戴了紅頂子去說。還要有力。」又有位做友張靜江先生。便接下去道：「對極了呀。可惜戴了紅頂子。便忘記說了。」現在說不說。也不必去管他。倘戴紅頂子的人。果然能演說革命。才徐錫麟真可以刺煞了恩銘。所以真是一個文豪。無異已經戴了紅頂子。倘若他還口口聲聲苦勸人去拿斧頭做工頭。才真正變了有力量的革命演說。否則天天好。像在亂盤裏過日子的神仙。反對物質文明。鬧着科學破產。止把太白濟顛來傳統。把風花雪月來生活。便像一戴紅頂子。一定要擺出阿鼻地獄裏鬼怪的面孔來。那就曹老太爺鬧起米行來。叫做糟了。對不起呀。若恐領占了你們的篇幅。你們就樂地在字裏裏罷。

▲亂談幾句

有人問：「現代評論上載了一封羅志希先生從美國寄回的信。他極說你有能做文學家的材料。不做可惜。並且西漢先生還加上一個跋尾。可惜你不會寫些過去的革命人物。你可有什麼答覆呢。」我說：只是他問今天鬧文學。明天鬧文學。他們自己的確又都是文學家。鬧成了僻。好比吊死鬼落水鬼一般。恨不得人家都變了吊死鬼。落水鬼。才舒服。因此不管什麼三七廿一。凡有幾分可寫

受騙的弱點。便引他進圈套。引他入泥潭。但也不是他們有意。只最自然。然而能得我三十歲以前。一落筆。喜歡撐着些架子。應該四個字的地方。偏用三個字。應該做兩句說的話。偏併成一句。應該怎樣。偏要那樣。諸如此類的矯揉造作。弔詭炫耀。人家都說。你是常州人。應該接着傅子居的陽湖派。做他的後勁。這就隱隱要叫我做一個野性的文學家。我的筆也努力過。然而心上終覺得難。小技。壯士不為。為什麼舉劍既不成。一定要學書必成。過那俳優生活。還要將家做那吳梨禍棗的害虫呢。假如有什麼說的話。自然愛說便說。何必有什麼做文章的名詞。存在心頭呢。難道所謂「言之無文。行之不遠」。那種狗屁的理由。還會成立麼。我們愛說話。止是計較行遠麼。果然狗口裏掉象牙出來。也止適宜於一時罷了。那裏來幾千年不變的金科玉律。用了手術（所謂文）僥倖行遠。還不像那李耳。孔丘之徒。適用了一時。貽害到無窮際。當時這種盤算。可巧在小書攤上。翻看了一本極平常的書。却觸悟着一個「作文」的秘訣。這本書就叫做「豈有此理」。我止讀他開頭兩句。即不會看下去。然從此便打破了要做陽湖派古文家的迷夢。說說話自由在得多。不會屈我做那野蠻文學家。乃我生平之幸。他那開頭兩句。便是「放屁放屁。真正豈有此理」。用這種精神。才能得言論的自由。享言論的真幸福。專門想做文學家的。天天匠心作意。恰把自己的言論。墮入泥犁地獄。但是我止掌管我的自由幸福。不提防喜笑怒罵。純任自然。未免像煞有介事。避免了野蠻文學家。却好像有意冒充文明文學家。因為之乎者也得熱鬧。野蠻文學家。便高垂青眼了。等到的麼呀。啦得有勁。文明學家文

又會特加賞賚。「陶徵草堂」裏的鬼窟愛迷人。土窟大王手下的幽靈。也能拉客。人家偶愛打諢。他們就有什麼「射他耳」、「幽默」一類好聽的名詞。勾引他入港。譬如遇見一個村姑。不幸包裹着小小的腳兒。便有舊式度婆。稱贊他該做秀女。可以升步步金蓮的貴妃。幸而放成大尼。又有漂亮的密司。勸他着高跟靴。可以做外交場中的花。其實這止是一個粗頭亂服的毛了頭。叫他怎上菱盤。還要吃着無數矯揉造作的苦頭。不定果能入格。這就是羅先生等學文學家來勸我要叫我不自量。去上文學家的當。我要不上他們的當。還落得說大話。簡直批評文學家是搭頂上的金葫蘆。有着些擺個樣兒是要的。終究是個廢物。定是不可諱的。縱然今日的文明文學家。把我那補放屁放屁。真正豈有此理的囉。也能節取了。許我做文學家。自然比那野蠻文學家。非之乎者也得十足。決不許可。高明了許多。但文學家買幾文一斤呢。「射他耳」及「幽默」。比到「橫發」、「淵雅」。差別何在呢。做了新人物還是關「文學家」。宜乎韋行嚴先生在席上答我。說是今日白開一個編譯局。乃為愈要。就因為今日好像朋友說那種的文筆。是日少一日呀。「編譯是為着書的學問。決不是為着古的文章。如果為着文章。何不開個「文運」。翻印局呢。為什麼要煩勞現在仿古名手。在編譯裏鬧些假古董呢。這無非章先生又學其自己嗜尚之文學。不覺欲人之類我。遂不吝生今返古耳。終之彼含有文學家三字之毒藥。也正相等於饒新時髦之「的麼」文學家。並非章先生別有肺腸。充文學家之弊害。你以為「射他耳」、「幽默」之足尚。我以爲「橫發」、「淵雅」之可貴。腹非白話文。害及普

及教育。豈從此多事。故我願奉勸羅章濤位先生。愛「之乎者也」的好愛「的麼呀噠」也好。「文以載道」是古訓。「放屁放屁。真正豈有此理」是天真。必取于嚴友峻的文章。勸人做文學家。皆大可不必。我願爲沒世無名的小卒。不願做什麼烏煙瘴氣的文學家。我也不配。故落得說大話——一五五八——

巴黎之清早

可笑哉。通一個半開化的中國。僅僅十七另三家拆腳板凳的報館。其出版之數。籠籠共。疊在一起。不過趕狗棒這麼高的一堆。尚不及西洋大報館。一兩點鐘內印破的報紙。如此。那許多浪心狗肺的瘋牝后。殖毛官。還對了他。若喪考妣。必定要勸滅了他們。方纔睡得成覺。講破了。沒有什麼緣故。唯一之目的。不過叫大家蠢如鹿豕。於是萬歲千秋子子孫孫。篤守著。跪在地上。做矮人規矩。因而保住他一點點的野蠻尊榮。爲什麼講巴黎的清早。要講起如此不倫不類的閒話來呢。因爲我所講的巴黎清早。不過是今天一天的清早。所講的。又不過清早工人的看報。我著了今天這麼一個感情。並且心中亂得了不得。故沒有什麼發洩。先胡亂說了幾句閒話。透了一口瘴氣。再說。

當初我在倫敦。早上走過英倫銀行一帶。那七頓八。倒頭上頂着一個緞子小馬桶的朋友。好像蜜蜂一般。飛得大街小市。挨挨擠擠。各自走進那黑越越大塊石頭砌的高樓裏面。去正像蜜

蜂歸巢似的。但叫人吃了一駭者，便個個人拿起報紙，有的橫摺的，有的直摺的，一齊拿頸項作了彎弓式，一面跑，一面看，有的還手臂發裏夾着幾張，正同小學生買了芝麻片胡桃糖，要留了喜歡，踴躍的時候，慢慢咀嚼。當時我也沒有什麼意思，但奇怪那造紙廠，如何造得及這許多拭穢的草紙（西洋窮人拭穢，大都用報紙）這班人，便上海灘上叫做大班二班，洋行小鬼之類，在彼中社會，大都叫做商業中的上等人。從這一面，把這壓一張照相，印到我的腦網上，我便認定西洋那上等人的嗜好，也便很有些與衆不同。

我住在巴黎左右，圖圍方近兩里之內，住居的都是那些工人社會，他們在飯店裏吃起飯來，攔臂揎袖高呼大叫，無非篤篤酒盃，講講空話，偶有一兩個，在壁角裏看着報紙，也如鳳毛麟角。我終想這班東西，正是自作之孽，不出於高冠服履者之批評，忽爾今天送朋友上倫敦，帶着一個大早，叫做五點鐘，自到歐洲，是第一個早起，我們兩個一進地道火車，不得了，推背行的，都是些灰泥伴着柳條絨衫褲，鳩形鵝面的朋友，就是上文所謂自作孽的這般東西呀。可憐我冤枉了各位朋友，不料那縱橫難亂，拿着報紙看的情形，與那英倫銀行前頂小馬桶的朋友，一般無二，有的左手拿了一張，先臨住了垂涎不已的眼睛，右手又把一張，亂塞亂塞，在那線綫殺了一半的袋裏，讀者諸公，切勿疑心，他這破袋，有甚緊要的夾子，或者拜客的片子在內，他只有一個，翻不離手，很心愛的寶貝，此時冷冰冰的，臥在袋底，便是一根舊紅木的煙斗，幽中隔着我們三四十個人地位的一位朋友，遠遠望去。

正就於我們常去吃飯那家店裏的一位做工客人。他平日那狼狽的情狀。不要說別的就是那。一身又破又穢。深棕色變成黃灰色的柳條絨衫褲。沒有叫做春夏秋冬。在我眼睛裏已經看他足足着了一年零三個半月。他的蠟燭鬍子。雖是又短又拳。決不像是癩。一定是把他那一雙裂縫的毛手。闖成這個樣子。總而言之。若把他放到達爾文的著作中。做一個插畫。定沒有人相信。他是巴黎市中的人物。平日只有晚上看見他工餘之暇。喫得面孔紅。嘴裏拉拉扯扯的胡唱。引得滿屋好笑。他會鈔的時候。往往到袋裏捉了一大把銅錢。攤着手一看。數得清的一十念個。鑽在手裏。一個個放在桌上。十回有九回。不會看見有一個「十個生了」的大個兒。都是整齊齊。同一式樣的叫做「蘇」。

不料每天早起。而人道「L'humanité」報館主筆。無緣無故。造下彌天大孽。又害了他出着「蘇」。讀了那救不得飢的拭穢草紙。我看了。心上自然酸將起來。忍不住眼眶裏要顯出水汪汪的樣子。就勉強把他的蠟燭鬍子看了。發一乾笑。對我的朋友道：「你看這工人看報的情形。」我的朋友也牽強的乾笑了一笑。我看他上嘴唇皮。儘力的掀不上去。好象有所敬愛憐惜的感情。牽制了他。成功這個模樣。

唉。叫做「自作孽」。然請問讀者諸公。當他做精虫時代。拚命的鑽將孕蛋中間。他難道不想出了娘胎。做個把學士博士。不料「輕墮地」。便將一塊破棉絮。娶着了。叫他第一次莫名其妙。等到四五歲的時候。人家小孩子在文具店裏買五彩的字母方木。他手裏担着一根門門似的麵包。在旁邊

呆着。被文具店裏的老板「斯」的一聲。他就抱緊了心愛的麵包。飛着跑回去了。幸而社會之恩。滿有所謂教育普及。也算提着書包。到一個地方上烏烟瘴氣的學堂。被幾個鷹嘴鼻頭的先生。瞎七搭八教了一陣。就栽培成功了。他今天的看報。一到十二三歲。石作裏的報家伯伯。他說「檢着石子一天也可以得到『提籃』」。他娘就歡喜得了不得。「我們晚上便終有麵包喫。我的心肝的愛兒你過了半年。積聚起來。便禮拜日可以着起兩佛郎的新靴。五十生丁的新帽」。兒子也歡喜得了不得。從此放下了做博士的書本。便一直穿着那柳條絨的衫褲。直到如今。

你看前面地道火車是停了。工場門也開了。領了牌子。魚貫而入。烏尖鏽一把。放到手中。報紙便永遠入袋。其時工場老板的少君。兩兩三十歲上下。方在工場對面畫樓裏。喫罷晨餐。看完各報。伸一伸腰。跨一個自由車。上沙蓬理科大學試驗室。聽講義去了一路。想看看今天報上工人要求的各款。這班自作孽的東西。你若早肯認真讀書。便怕你們今天不來此地聽講。我也頗贊成。多一個曉得科學新理的。便好一週。可惜你們自己不好。做了工人。偏又講起工人無政府主義來。這種高尚的無政府主義。豈是沒有學問的工人所講的麼。

又胡思亂想。想到這裏。恨不得提了那工廠老板的兒子的耳朶。送三個文明耳光上去。（用心電打將上去。被打者全不曉得。此之謂文明耳光一笑。）後來想想。也就罷了。不是還有那種人類。連工人看報的資格。還沒有造成。連那十七零七零的彙報。頭等富家。尚捨不得多買一張。還有那種斯

謂費出洋的自己幾百銀子一月學費不算。還要請了教習翻譯。又化幾百銀子一月有許多賣了田賣了地。苦學的朋友。學得一身本領。要想淺幾個學費。公使推到監督。監督推到督撫。督撫推到地方官。推一陣無人過了界。就算完結。（實在好看煞人）若同費育學生比較起來。也不是貧他三個大字叫做「自作孽」。廢世界不革命。將何日正當乎。請諸公記取巴黎之清早——一九零八。四月五。

▲「觀娼感念」附言

初來歐洲者來稿。頃作書致一滬上友人。寒暄兩句外。竟無他語可述。遂詢一蘇妓某某行態。以佐吾枯澀之筆端。突聯想及於巴黎公娼。乃縱筆書之。累紙。繕就檢閱一次。覺其中有一二語或新世紀中人。所不斥為腐朽者。因將原函中語。摘書一通寄與之。

鄙人此次在巴黎往觀公娼。乃恍然於歐人上進之遺。今試先言其狀。數十女子作一橢圓形。圍立於一客間之中。（其客間為長方形）全身裸。惟腰纏一布。白色如紗之薄。客人即羣掀布。以手按之。股際。敬立對客。隨笑。若僅觀其上。則黃髮蓬蓬然。睫毛絕濃。張口而呼。齒絕白。其態一如吾等昔年在鄉間所觀洋皂紙盒上所貼之圖畫。此時客得隨手指點其一。入而實行。時則吾等三人。擬觀後即投錢而出。而該院住持不可謂如不實行。院章有演不宮嫖客

之法。遂從其後。請與二妓相將入房。房陳設頗精。大鋼絲床置於一隅。無設其側。即置大照鏡。床脚有白銅洗盆。餘則睡椅一。圓几一而已。彼兩女者。始以舌代具。相互詆之。繼則用所謂「郭先生」者。顛倒橫斜。曲盡其致。此真極古今之奇觀。為夢想歐洲文明者所不及料。吾等咸兀臬不自安。幾欲倒行而出。以謂人類不應有不識羞恥事。以至於此。三日為之不怡。後證以在歐之所聞見。乃大悟。以此種事者。猝見驚奇。細審之大為常道。蓋賣淫者以無賴恥為業者也。夫其物應為其業所無。則必其業之敵。既為其業之敵。則必摧滅之以迄於盡。而後其業始昌。如吾所述。甯非其推滅廉恥而昌其業之所有事。凡歐人之思想。務充類至盡。而執業又絕專。以絕專之業。而加以充類至盡之前。則賣淫而不至於如前所記者。又將何出。吾觀歐人之為業。其專其盡。無不如此。賣淫者之所為。故其學問上之發明。日月有所見。吾東方人之敵茶。正坐不專不盡之弊。故觀巴黎之公館。而深嘆支那人種之宜劣敗也。

似此機慘之事。西洋不一而足。此皆革命風潮能激而愈高之原因。藉此亦可警告中國人。不知學西洋之科學。但知學西洋之政法者。女閱三百。固警章所稅而容之者也。師之乎。仰唾之乎。

以吾友某君近日所言精神上快樂。或精神上苦痛論之。此等公娼所受精神上之苦痛。較今之作官者。猶為略減。蓋自食其技。而非賦社會而食也。此實因社會金錢不減。迫之使然。既為此矣。而對於其業有所不專盡。來稿云云。其義已精備。

惟吾人對於公娼一方面必盡忠告。娼者不應爲。互抵諸事。更不應爲。吾人之意。毫無廢弛之問題。止有衛生之問題。男女交媾。本爲生理上之情慾。與飢食渴飲同一絕不足奇之條件。惟娼者乃爲得錢。自己無慾。而殉人之慾。此如不飢而強與人同食。不渴而強與人同飲。爲大悖乎衛生。若互抵諸事。傷營衛之精液。違情慾之系序。尤與衛生爲戕賊。然則得世紀以廢弛問題。戒其不可公暴於廣衆。不如新世季以智識問題。斷其并不願竊爲私獨。故無政府時代。一方面無金鑿之圍遯。一方面以衛生爲正當。此等專盡之職業。必無人專盡也。

又男女交媾。視若飢食渴飲。則道德較正當。而淫穢可減除。夫合男女而共定其飢渴。有不相值焉。則交媾不成。非如今之。

挾富而交。

以財購美妾。養俊僕。遂一人之欲。(兼男女言之。養俊僕則如倫敦海峽公園。巴黎羅尼森林。一半老婦人坐車中。數傳粉侍者坐車前後。皆其例也。)

以財誘婚誘好。遂一人之欲。(西洋醜婦。厚挾奩資。則不患無夫。中國學生。輕擲學費。則易得外遇。皆其例也。)

以財招娼。遂一人之欲。

挾貴而交。

以門閥誘婚誇奶。遂一人之欲。

以威力脅婚脅奸。遂一人之欲。（那拉之之李達英等皆其例也。）

缺賢而交。

鬼怪面目。乃稟書中有女如玉。遂一人之欲。

挾強而交。

欺童男童女之無知。遂一人之欲。

利用家長及主婚者之壓力。遂一人之欲。

乘他人之不待已。爲奸拐與調戲。遂一人之欲。

絕不自反。而惟他人之美。好是蕙。冀如雄狗之與雌狗。不問彼狗之願否。輒嗅其牝。遂一人之欲。

凡此種種。皆新世季之所不行。兩相悅之機會。值之不易。一相諂願之強權。行之無效。（蓋卽有不進化之遺孽。欲爲之。而無所往而不得抵抗。故行亦無効。）此卽所謂文明程度愈高。而淫穢之肉慾必減。此全賴以真理公道之智識開悟之。決不當以矯僞欺偷之虛恥。矧持之也。——一九〇八七。

四

▲評鞠善君「男女雜交說」

有物焉，彌綸兩間，絳互萬古，相維相繫，以成此世界，雖須臾而不能，歷萬劫而不滅者，其惟愛情乎。愛情之生，其惟男女相悅乎。故愛情者，天下之公，而非一人所得私也。人類之共，而非男子所獨擅也。自有私愛情者出，於是有所謂之名，於是有所謂之說。（《易》曰：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於是有所謂之爭。（春秋列國之爭，每起於婚姻，即秦西之亂，亦每由王位繼承，滿漢初不通婚，後以為貴種也。而漢人不甘與通，亦自彼為賤種也。）於是有所謂之不平等之事。（中國之重男輕女，無論即西人男女亦必不平也。）人羣之不進化，愛情之不普及，實婚姻之未廢也。今欲人羣進化，愛情普及，必自廢婚姻始。必自男女雜交始。謂予不信，請得懸證之。

（一）不雜交者種不進。人爲種種動物進化，久爲世所同認矣。夫動物種種相交，既能進化，則人類種種相交，必更進化。始爲正理，顧何以懸千萬年，而世界之人類，不甚進化耶。又何以中國人類，不徒不進化，且反退化乎。吾不能不深惡痛絕夫創婚姻之人也。（據古書謂：婚禮始於伏羲。）夫人類之初，實女子世界耳。雖有男子而不多，物以稀而見貴，故其時只有女子爭夫者，無男子爭妻者。（此男尊女卑之所由來也。故中國婚姻嫁娶及一切親屬之字，多從女。迨後男強而女日弱，始返其道，而行之耳。吾此說雖與社會通說不合，然未始非一理解，願實之。）其有不得與男子交者，則咸與雜交，惟女子難交，故進化最速。所生之人亦最良。（如伏羲畫卦，蒼頡造字，及凡古之帝王，皆云感天而生，聰明強武，遠出凡庸，其實非真感天而生也。皆女子雜交，故產奇傑也。）迨後女子之爭夫者愈衆，

而男子無以應之。不得已始定爲婚姻之說。以圖免爭。雖然其時有婚姻之禮而不禁女子之雜交也。故女子之雜交尙多。人羣之演進尙速。中國三代以前人物。創造一切。實非後世可及。不可盡誣古人。今之科學不明者。以古書失傳耳。及周且制禮。而婚禮愈詳。夫婦之名義愈重。昔王與妻謂周公制禮不公。欲令周婆制禮。真先得我心。專爲男計而不爲女計。而女子之雜交。遂日少矣。雖然彼時有夫婦之別。尙不禁女子之自行擇配也。視周禮仲春大會男女。奔者不禁。及左氏所載「鍾建負我矣。抑子南夫也」等語。可知當時結婚。可以自由。故女子之得遂其愛情者。所生之子。尙多賢哲。春秋淫風最盛。而人才亦最多。是其明徵也。自後由秦漢以至隋唐。人羣雖不進化。尙不大退化。何也。以其時雖婚配不甚自由。何無貞淫之說也。無貞淫之說。故女子尙得遂其愛情。自有殉身不食之宋儒（或問何至殉身不食。曰以其肉酸而腐也。一笑。）主張餓死事小。失命事大之說。由是女子遂永墜十八層地獄。鮮能遂其愛情者矣。故怨曠之氣。上干天地之和。困鬱之餘。遂傳愚弱之種。人羣退化。至是極矣。彼他族不重名節者。遂日強盛。憑陵侵侮。入居中國矣。嗟夫。彼之創婚姻之人。及貞淫之說者。初不過自私其妻妾耳。壓制婦人耳。而不知其流毒貽害之至於斯也。此吾所以不能不深察痛絕夫婚姻之說也。

(二) 雜交者種不強。左氏有言。精多用宏。此至理也。昔斯巴達之欲強其種也。則使男女雜交。且使女子之強者。與男子之強者交。曰爲田求種。故其雄武冠於一代。今歐西男女之界不嚴。故其

人種亦英武多姿。橫行一世。卽日本者。昔所稱爲倭人國也。宜其稱之矮小矣。乃自嬉妓四出。傳種改良。今日之日人。其委瑣者日少矣。日本雜誌嘗結婚女執國旗先行。而軍人隨之。人以其爲游戲。吾人以爲實事也。南洋馬來人亦孱弱之種也。乃言遊新加坡爪哇各島。見中國人之娶馬來婦者。其所生子女。多壯實強大。遠過華人。此皆雜交而強之證也。中國古人如文王十尺。湯九尺。及五尺之姑。六尺之孤等語。雖謂古尺較短。然不應相差過甚。見於記載。可知當時人種。必甚碩壯。乃何以今欲求六七尺之人而不可得耶。卽滿人未入關時。其人雄武耐勞。故能以寡敵衆。先正事略中。多稱某人魁梧雄偉。某人體格過人。乃何以染漢俗後。注聲名節。欲求昔日之英挺者。而不可得耶。此皆不雜交而弱之證也。今使我神州人種。氣息懨懨。形容枯槁。弱不勝衣。血不華色。無論與西方人立。與東方人立。皆覺自慚弱穢者。是謹之罪耶。吾不深能感痛絕夫婚姻之說也。

(二) 不雜交者種不智。人之智識。實由交換而生。然交換一人之智識。與交換多人之智識。其效果孰良。此不待智者而後知也。男女媾精。以生理學論之。亦如是耳。吾嘗觀夫中外古今所稱爲偉大人物者。皆雜種也。孔子耶誕。西所推爲聖人者也。然其語則言於柔荏野合而生孔子。或爲孔子辯護。謂野合云者。不過在野而合。非苟合也。是不然。果爲名正言順之夫婦。豈有在野而合者乎。既在野而合。豈貞節婦人所爲乎。又有謂家語爲王肅偽書。亦不然。王肅尊孔之人也。何故詆孔。是知必古昔相傳如是。昔時不重名節。故不削去耳。舊約明戴馬利亞不夫而孕耶蘇。不夫云者。夫多而

不知其人也。非真不夫也。伊尹老子亦中國之名哲也。而古籍言伊尹生於空桑。老子產於李下。皆無父也。無父卽雜種也。秦皇漢武亦歷史上最強武之人也。而史言秦皇爲呂不韋子。漢武與田蚡爲同母異父兄弟。其母旣雜交。卽雜種矣。其餘如戚玄鳥。吞朱果。牛驪馬後等等。不一而足。可知凡稍出色之人物。無須雜種而已。深山大澤。實產龍蛇。理有固然。無足怪者。卽世俗相傳媾妓之子。多貴多智。亦此理也。今世界科學發明。日新月異。皆不出於東而出於西。豈中人智不若耶。亦其所得者薄弱。而不足以發明耳。是以誰之過耶。吾不能不深惡痛絕夫婚媾之說也。

(四)不雜交者種不良。據醫學家言。謂男女同血系者。生子多不具。無愛情者。生子多暴戾。故西人於血統相關之親屬。禁不結婚。而中國亦用同姓爲婚。其生不繁之語。是則雜交而後種良。固古人所深知也。不過未明言必須雜交耳。吾嘗求之。知必雜交而後種良。非必指一人一時言也。(不得以一人雜交。不產良種相詰難。)蓋必合無數種類。運之久久。而後良也。世有疑吾言者乎。則請觀今之美洲與印度。美洲種種之國也。黃白棕黑。莫不有之。婚配之間。不甚別擇。故產出人物。美秀聰俊。科學發達。亦爲最多。何也。種雜而強盛也。印度純種之國也。婦人最貞。故每有夫死而殉者。階級最嚴。故有彼此不通婚者。然而日愚日弱。淪爲奴隸。何也。純種之結果也。雜則如彼。純則如此。人亦可思其故矣。誰使我中國人種。幾與印度同稱耶。非創男女有別者耶。此吾所以不能不深惡痛絕夫婚媾之說也。

徵諸歷史則如彼。徵諸世界復如此。吾恨吾無廣長舌。現千萬化身以普告天下之怨女癡男。吾恨吾無尚方劍。現千萬化身以盡誅天下之良人女賊。（古之所謂良人今之所謂女賊也。）吾願為之偽。以告吾同志曰：「天下有情。皆成眷屬。大會無遮。世乃極樂。」

男女宜純任兩相情願之愛情。自由配合。此結婚當廢之理由。由愛情配合。成孕生子。其子必良於強詞配合者之所生。此為結婚當廢之旁義。此皆當告諸主張結婚之人者也。

異類相交。則所生良同類則不良。此科學上之定理。與結婚之廢與不應無涉。因今世界主張結婚者。明明以同類不婚為大多數。而主張自由配合者。雖於此。其信守益篤。而其議其事者。却甚寥寥。然則此當告諸主張雜交者。不能反以為反對結婚之論案也。

主張以兩相情願之愛情。自由配合。其主義純起於人類之相互。當各遂其合理之自由。而不受外界非理之拘束。毫無改良孕子之作用在內。雖使孕子愈益改良。亦為進化界中必然發生之。則有若同類異類等之科學定理。必又有其若何信守之方法。（進化之學。以科學定理為真理。必信守之。有若退化人。信守不合科學定理之偽道德。非一切排棄。無所信守。任其退化。至於原人地位。便算無政府也。凡好古之成見。重者。每每誤以古世原人之行為。證實將來之無政府反對者。而誤既常如此矣。乃主張者之希望。又如此。豈不怪絕。）此為別一條件。與結婚之當廢不為一事。

作者拓開萬古心胸。排除一切理障。思力之銳。信道之勇。憤激中誠不為見。以如此之結構。如

之願。爲將來之進化學界造福。定卜其不淺。惟作者不肯偏向理想。必求成說以信之。豈效法治科學者之必取憑證乎。然科學與考據之學。相以而不相同。一則尙實驗。故並教師之講義。恐其不可信。一則尙師說。故取古書之舊說。可以爲論據。文野之判。自有毫厘千里之結果也。質言之。凡取華於規矩律度者。文明之科學。進化之標則也。凡僅恃於引經據典者。野蠻之舊習。進化之障礙也。作者貪求證據。至於妖精鬼怪。不擇書而引之。僕等未敢附和者甚多。

又原注有謂「中國三代以前人物。創造一切」云云。尤爲僕等所甚怪。夫「世界有進化無退化」。其說而果信。吾無政府主義所以成立。若以特別一二古人賢哲者之聰明才力。與今世一二庸人相比較。自亦可云彼善於此。至於合一時期之大多數。以一節一節之時代爲比較。而曰古人已有今人之事業。或猶過之。第古書失傳耳。此等迷信。當爲中國人之特色而已。而何無政府主義之有哉。直標其名曰「原人主義」可矣。故好嚼甘蔗滓之「頭毒馬子」。開口閉口成周三代之盛。漢唐東西京之盛。言之口生濃沫。潰漬若有餘味。吾請不必多辯。但請一遊倫敦市之「勃烈頓」。巴黎市之「羅佛耳」。兩博物院。則所謂周官儀禮。漢書文選。中之野蠻人記載。有如水字偏旁。木字偏旁。玉字偏旁。石字偏旁。馬字偏旁。車字偏旁。山字頭。火字底。一隻脚。三個頭之怪字。所描寫其野蠻之體調。紅綠之莊嚴者。盡可於濠洲。斐洲。西藏。印度。等船載而來之。陳列物中求之也。故格致古徵。四國日記等。乃格致書院之課卷而已。何以疵累作者高尚純潔之無政府主義哉。

若夫「日本以娼妓四出。傳傳改良」云云。尤似太附會而失其實。日本社會陳腐。貧賤士族。平民新平民。階級分明。作者所謂今之壯俊頑頑之日本人。誰則可確指為娼妓所生。所謂貴族士族。平民之家之女堂客。日本人所自以為良妻賢母者。其中果有娼妓若干人。作者當亦啞然失笑。必悔舉日本人之脫離階級為過早矣。——一九零四。八十一。——

▲無政府主義以教育為革命說

革命者破壞也。以革命之思想普及於人人。而革命之效果自生。或者以為但以空言激起感情。如不經教育之養成。不惟感情之發起隨滅。而且破壞而無建設。易生種種之惡果。

應之曰。此誤以向來之政治革命。概論於一切之革命矣。政治革命以抗爭權利為目的。為多數與少數之相互。其公德則歸向於國權。故往往革命一起。易生革命黨之暴徒。始則奪權於少數強權者之手。繼則互相爭奪。肆為屠戮。其彼此挾以閹執人口。而自以為不敢顯然逾越者。惟在保愛祖國。謹持國權。若國權以外。即無所謂公德。公德者。乃教育之極。則有教育與無教育之分別。即可以毫無公德。心與富於公德。心為斷。彼提倡政治革命者。本止以權利為誘導。感情之激起。即激起於權利。權利者。又適為公德之反對。是革命與教育離而為二。故其惡果。必有所不可逃。政治革命中之要求立憲。尤卑鄙不自諱。純以權利起義。知所謂權利可得。則強權之皇室可存。是實無異言。及吾之生。我

舉之政黨可成。精神可充。好官可作。即人民之疾苦。可因礙主筆之無上權而不說。閱者偶未思察。亦誤以教育與革命爲二事。則彼所謂公德心者。其言美而甘。遂不覺隨其所云亦云耳。

况彼厚誣人民。所謂公德心之不足者。僅指一二細故。以爲信。如共同之地。任意作踐也。然諸之言。任意違背也。此似振振有詞矣。無論此等之公德心。正欲以革命之公道與真理。稍稍說明之。便可頓改其習慣。卽論者之詬罵人民。亦幾以大盜護小竊。而不自知。蓋彼之殉師友學說。不憚率全體爲奴隸。樂於大政治家。大政黨。大外交家等名詞之自譽。遂欲開狗竇以求小試。則己之公德心。究安在哉。

故謂中國人之公德心未足。誠如論者之言。然卽論者欲認其議論。首爲無公德心者之一人。公德心者。以各個人自盡之心。湊合而成。倘論者首先以公德真理。主張最良之革命。(如無政府)不自盡於妄自菲薄之程度。則己之公德心完。則人類者。最富於進化之模仿心者也。所謂人之欲善。誰不如我。而全體之公德心皆完。亦卽革命之效果必生。

烏乎。言有似道而實僞者。最足以禍世而害人。此卽離教育與革命爲二。面目正當之立言。誣之爲非教育也。然則我輩之同志乎。務推廣其革命之書報。卽以教科書贈人可也。勿因那說目之爲空言。面困之致疑也。——一九零八。九。十九。——

▲各盡所能與各取所需

「各盡所能。」似乎即義務。各取所需。似乎即權利。然惡毒恐其亂苗。是不可以不辨。舊世界之道德。無往而不含作用。每不好言正義。

義務者。有強人所不能之意。明明由父母貧困。不能受正當之教育。故既壯既老。無才難以自活。人即謂爲應有飢餓之義務。

權利者。皆去於所需則甚遠。富貴者朽置其可衣可食之物。一任貧困者飢寒於道路。其惟一之護符。則曰是有應得之權利。

若有右舉兩小事說明之。即可見義務與權利。全係強權者之作用。爲舊世界似是而非之謬述。故所得之惡果。乃盡喪其民之公德心。雖然以奴隸教育。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然扶了東邊。而又倒。終陷人遺於馬牛。故說者。每欲候教育既廢。再求進步。而不知彼之所謂教育。正與進步相背馳。更有何物可再求乎。

若無政府之革命。則不然。無政府主義者。其主要即喚起人民之公德心。注意於個人與社會之相互。而以含棄一切權利。謀共同之幸福。此實講教育也。而非談革命也。革命者。不過教育普及以後。人人拋棄其舊習慣。而改易一新生活。乃爲必生之效果。故自其效果言之。欲指革命前所實施預備革命之教育。即謂爲提倡革命。亦無不可。

所以無政府主義之革命。無所謂提倡革命。即教育而已。更無所謂革命之預備。即以教育爲革

命而已。其言則曰：教育亦即曰革命。教育之效果小者，略改社會之小習慣；即小革命。在中國人近日習慣之名詞，不以為革命。止曰改良。或曰改良社會。教育之效果大者，驟然全體等改易其舊習慣。即大革命。在中國亦以為革命。不曰社會革命。即曰某某革命。如目的在無政府。即曰無政府革命。然以新世紀人之觀念評斷之。固無所謂革命有告成之一日。真理公道。日日傾向於進步。即教育須與不可息。亦即革命無時為止。惟教育必有效果。效果即革命。經一革命。即人類之公德心加擴。

故除以真理公道所包之道德——即如共同、博愛、平等、自由、等等，以真理公道所包之智識——即如實驗、科學等等，實行無政府之教育。此外即無所謂教育。

若如近今淺人之意。以革命教育分為兩事。而以激起無意識暴動之感情。目為革命。復以近日教育家行於學校內之劣秩序。及奴隸教育為教育。為能養成公德心。徐為有意識之革命。豈知此乃愈養愈離。故教育之公德心。養之終於不成。而偶起革命。亦終為無意識之暴動。此乃全未知教育者。即教育為革命。革命者。即表顯其公德心也。於全以公德心為革命之教育。惟近日較進步之無政府主義為較完。

然則無政府主義之空言。能愈推而愈廣。即無異建設無數養成公德心之學校。亦即養成革命之學校。誰謂尚別有所謂教育。可以養成公德心。然後徐言革命乎。則淺人所謂人民之公德心未足。不能以空言提倡革命。則請問空言者。何言乎。革命者何事乎。此所謂似是而非。極支離之邪說。至於

「各盡所能各取所需。」乃為新世界人與人相互之正義。二者決非同物也。

然有人問曰：「倘世人止取所需。不盡所能。則將奈何？」

吾則簡單答之曰：「今日亦有但得權利。不盡義務者。然則即奉為世界之謬說為金言。又將奈何？」

况即如吾之說。果出於吾之誠心與否。如君之環辨。果有所為否。皆可不論。但從表面觀之。皆吃了飯。恐怕不餓。必多所云云。以耗我等之口舌。吾恐舊說之流行。君恐吾說之流行。皆無非懼其有害於世人。以我等之自以為好善如此。則他人有心。予付度之。何以動輒非薄世人。當恐正義之不便於流俗。而必枉道以求合耶。——一九零八。二十四——

▲殺人

方今世上。留遺於稍進化人類之腦中者。尙有三種惡孽。

(一)甲已殺乙。丙即不能不代乙殺甲。

古人之刑。血債血。耳償耳。鼻償鼻。性命償性命。始足稱為公平相當之間。然在今日。血債血之類。已人人知其可笑而妄謬。惟性命償性命。猶人人習焉不察。認為正當。其實今之一二病理學大家。醫學大家。極深嘆恨。以為今之政客及法家。尙多謬語者。終有一旦豁然其故也。

蓋此事粗率言之。甲既遣此不合人類良知之慘痛。丙復代攝乙意。亦爲遣此兇惡之慘痛。快乙已死之心。在良心上爲一至無聊之報復。

至謂殺甲乃所以替後來之丁戊。此等無理之謬誤。尤爲無聊。此認人類之胸腔中。止有懼心。更無良心。此乃大謬不然者。曾見記者之友人。因臨戰事而一無懼色者。然平日見割雞而遠避。蓋慈愛生類之良心。爲人類所自具。未嘗懼犯法而始不爲也。政界廢死刑。而社會亦必以人命爲至重。此影響有可操券者。迄今瑞士荷蘭等國。死刑已除。止聞其命案獨少於他國耳。

然此問題甚大。姑俟別論。

(一) 戰陣之上。己必殺庚。故庚必殺己。以自救。

強者不欲陵弱者。如西方有德王威廉。東方有日王睦仁之類。如能但務以教育。增益人類之真幸福。不務以光榮。發牛愛國之謬界限。即可無侵陵之兵。既有侵陵之兵。自不能不有抵抗之師。侵陵者致人於死地。不仁也。抵抗者。免人於死地。仁也。故今日人類中。尙有抵抗之戰。蓋當深太息痛恨於威廉睦仁之徒。所以志士仁人。將不幸而犯其第三惡孽也。

無理者。不敢抵抗有理者。如革命而欲免人類之痛苦。彼造作苦痛之政府。自慚其無理。有如滿州政府者。即當自消其強盜之名號。——皇帝——翩然歸隱於長白山。以讓賢者。路革命黨自然亦脫帽而遂其行。即可無驅除之兵。所以有驅除之兵。則必因其抗逆之師。驅除者。免人於死地。仁也。抗

逆者不肯讓人之出於死地。不仁也。故今日人類中尚有驅除之戰。

或者難曰。侵陵之兵。其托義亦振振有詞矣。與驅除之兵。有以異乎。曰。截然不相同。此可不煩言而解也。侵陵之兵。隨其所侵陵。無非奴之而已。驅除之兵。得遂其所驅除。即拯人於奴之中。二者之不同。一為得已。一為不得已。惟此問題。不為記者此文所欲言。姑當別論。

惟戰陣之殺人。止殺正相交鬥者。至於如造反。想做皇帝之李闖。張獻忠。洪秀全之徒。無故殺人放火。或如會國藩。李鴻章之兵。已逐太平軍。猶動輒勦洗村莊。或聽兵士縱掠城邑。以飽其異鄉從軍之欲者。固為今日文明人類所不齒。即在戰陣之上。苟敵者投兵而待。未遂為甚幼稚之萬國公法禁止尚執兵者對之而妄殺。此今日三尺童子所能知能言者也。

(二) 辛為人類最大之障礙。王願與之共死。王即殺辛從而自殺。

此乃最可慘痛之事。身命者。同為血肉所造。知痛知癢。人人無少異也。即以近事而論。如果夏等之刺死葡萄牙王父子。方其匿拳銃於外衣之內。伏候於牆隅。豈未嘗想及拳銃一發。葡王父子固倒於車中。而已亦不免遭武士之長劍。迎頭亂劈。受警兵之鎗彈。當胸猛下。蓋一念及於出門之際。妻子握手牽衣。而請早歸。固心如刀割也。然而毅然不動。專心一志。俟王車之幸。大步即出者。無非曰。「朋友。你害人亦害得夠了。我們一同打破了罷。」所謂時日易喪。子及你偕。野蠻時代之人。當能痛心言之也。

故刺客而能存必死之心者。非但於理爲順。蓋謀殺他人。而求自活。無論謀財害命之與政治行動。皆於理爲不順。因惟庚己之交涉。彼此正握兵器。非彼殺我。即我殺彼。固不容髮。故殺人猶可自解。至如壬之待辛。或有他術。致其不死。壬之死。辛特短於能力。無從籌得不死之術。故倉卒死之。愛重人道。自與同死爲合理。即於謀亦必遂。因同死之志既堅。則不求避避之路。一切乘機俟隙。皆從容不迫矣。若五步流血之事。固世界至吉祥之盛事。而五步流血之人。亦世界至偉大之人物也。

况爲之辛者。以致壬之必加之於死地。皆無非使人有大不得已者耳。如以今之中國人物而論。有如鐵良之於溥良。則與溥良同死者必鮮。又如端方之與趙爾巽。則與趙爾巽同死者又必鮮。然則壬類之人物。又爲世間最好和平之人物。人但勿爲辛焉可矣。流血五步。而無形中減少流血成河之慘劇。真慈愛之至矣。——一九零八十二月二十九日——

韓率 W. Teherkesoff 『我良心上喜歡如此』附言

『我不能耐得這樣。』『我良心上喜歡如此。』這是現在世界上活著的第一個道學家俄羅斯天生之人才。託爾斯泰氏。反抗俄皇及俄政府。並逼告俄國人民。近來常用之聲口也。他老人家被那『借法律謀殺人民』之政策。激得恨不耐煩。因爲這種政策。在兩年多的中間。衝突俄羅斯之原氣不少。所斷送之少年。縱不能說都是天才。也都有一些能幹及勇氣。

譯者按：中國的有能幹及有勇氣的少年，被那那拉端方張之洞袁世凱等今日一票兩日一票一票一粟亂棍交下，雞皮剝盡，切切切切的斬殺。我輩會不動心，仍舊請安的請安打牌的打牌，養婆娘的養婆娘，開口還說：這是他自己討死的。惟我自己活在世間，用這個享福的法子，才是獨得之祿。雖然亦何妨於享福之餘，一念善惡之人道，不必以享福者斬喪自己之人道殆盡也。

從這滅盡俄國男男女女之政策，閉頭做了起來，也有許多人抱了滿腔的忿憤，擷着擷鼻的惡，妄想駁難此種「將人謀殺」的規條。

有如俄國的普通報紙，一天一天的用那絕妙玲瓏的諷刺法，諷刺那砍頭及死刑之不正當。

譯者按：這是一點人根人氣，所以中國許多的腐敗報紙，雖有時野蠻性發作了，也跟着官發那紅眉毛綠眼睛的謬論。然有時看不過忍不住了，也冷嘲熱諷的說着良心上的公平話。即是去年徐錫麟君之挖心，固沒有一張報紙不代抱不平，但要曉得那砍頭之殘忍而肉酸及非刑之慘傷而可哀，亦與挖心何異。官吏每目罪犯為兇惡，殊不知斬殺以懲惡，即無異恨恨的咬緊了牙齒，對着罪犯道：「你兇惡麼？我搗你的媽媽，斬你兩刀，看你兇惡得出，兇惡不出。」這種情形，則官吏之更兇惡為何如。至於自己高坐了，把那無形無跡的罪犯，要踏就踏，要吊就吊，弄得血肉模糊，這正是表顯出那野蠻之無知。然俄羅斯之情形，我們不該悉悉。

於中國之官。我們固深知之。論穿了。讀者諸公的舌領。拖了出來。終歸縮不進去。有如婦后之昏穢。風帝之乳臭。袁世凱之謬妄。端方之狡鄙。固所謂醜態畢露。對着我們這班學問在零度下的大衆。沒了黃牛。狗耕田。大家亦必知爛草蒲鞋配成了對。終歸有着那滿坑的糞百姓。自有那可笑的糞蛆皇太猴。糞蛆皇狗。糞蛆大臣。然要說句野蠻話。別的不說。難道喫過一點研墨水的。都沒有。有一個如此問着。我就把我的肉。通身繃將起來。有有。譬如張之洞。便算得一個。然那種肚子裏橫着門鬥的見解。一時時吊心火。刻刻起風波。發出了那種彎三曲四的野蠻兇惡議論。直叫人用不着恨。用不着氣。只好笑。太息曰。恕他無知。故歸結到正文上說來。中國的官。有若張之洞等者。智識之欠缺。已如此。至於類乎的。什着拖掃帚的。懸馬鈴的。着馬蹄袖馬蹄靴的。這班蛆蟲。都是不知國王那一天晚上。沒有睡覺。早上起來打盹。被他們逃出了鬼門關。偷着了一個人身。你們讀者諸公。在鄉里也各有那親戚朋友。出去做官的。諸公閉着了眼睛。細細一想。便當頓時滿身發着難過。得了不得。在家中幾乎人身也沒有變。透倒說坐在別省的官廳上。就算一個什麼官。那報紙上的斯文敗類。恭維着他幾個綽號。叫做中堂官保。欽差老帥。太守大令。一班叫化子的書辦差人。上着幾句敬號。叫做大人老爺。就居然真正像着一個口口。(無可形容)所以這種人。坐在上面。被他捉着了。便是蚌猛螞蟻。圍着了。止有儘他踏。儘他吊。他也並不知道血是什麼做的。肉是什麼做的。止有看着他那狗頭。

狗臉的官樣笑着罷了。

又有一二在歸馬（俄議院名）的有良心譴紳如陸汝嘉甫者。彼曾俄羅斯年年之兇惡舉動。有如史託立賓的「咽喉圈套」定當永留一污點於俄史。使後人太息曰：「此乃劊子手之政策。」

又英國報紙及各國報紙所載俄國之殺人法。有所謂「軍法裁判」者。此等報紙當爲之揭着濫殺的數目。以警告俄官。

譯者按軍法裁判。袁世凱在北洋用之已久。殺了人。外間連姓名都不知者。已有無數起。黨人死在北邊者。已不可勝數。最顯明之一事。即前年處辦保皇黨之黨員梁范二君。梁范二君者。由康梁等委託。在京城十刹海相近處。開設照相店。交結內監。窺探消息。不料竟爲袁世凱一行人所覺。遂由警部侍郎趙氏捉住了。送往天津（京城裏捉了人。送往天津。此例本向來野蠻慣例所未有。其可怪處。已可想見。）後來送到一鄉間防營中。逼着服毒。號稱瘦斃。就中之梁君。爲記者所素知。此君學問志節。皆過人一等。特不知如何聽了康梁之鬼話。大約希圖由內城起甕中捉蠶之革命。故曖昧不明的送了一條性命。

然以上種種的謬評。都沒有託爾斯泰氏說得淋漓盡致。他把哀慘怕人的歷史。凡出於俄王的。出於俄國官吏及教徒的。總都窮形盡相。描寫出那野蠻及邪惡情狀來。止有我那大慈大悲的託爾斯泰氏能將俄羅斯人民的良心。指引出來。他表顯出他自己恆河沙數的意思來。拿着毫無假飾

的質直氣。拿着一片誠心。拿善燒得着的熱誠。拿着滿腔的悲憤。

他無論對了劊子手。對了兵官。對了告發者。對了宰相大臣。對了俄皇。終歸第一句先問曰：「難道你們不是人。」隨後便接下去說道：「你們不是說着麼。你們做出種種的慘惡來。不過要回復『平和』與『秩序』。(昔天下之傷心人聽者。平和。平和。秩序。秩序。你造了多少的罪惡。你們是回復『平和』與『秩序』。你們用的是什麼法子去回復着呢。你們盡是那耶穌教徒勢力之代表。

譯者按。此即中國人借着孔丘的三綱五常。用以威制人。同一伎倆。託氏固常引耶穌勸人為善者。彼乃毒恨教徒如此。亦如吾友某君。曾利用耶穌運動革命。亦分列出一個真耶穌教及假耶穌教來。官凡抱帝國主義之耶穌教徒。皆假耶穌教。真耶穌教。即無政府主義也。其說似是。其實不然。幾句博愛平等。殺身成仁的話頭。何書裏有。耶穌義死在十字架。上。子路不是斬成肉醬。即近時之徐錫麟。不是挖心。博愛平等。乃出於人人之良心。決不能算何人發明。故若要用良心中之博愛。普告大衆。直以我之良心。揭起他人之良心。已有餘而無不足。苟其良心。是靠不住的東西。則引經據典。亦無所用。良心若止。我們數人所獨有。而他人皆無之者。則我們抬出孔丘耶穌等國人。去恫嚇他人。我等的良心。也就稿亡。故人之生也。直不如分別得宗教是宗教。是野蠻較不善的東西。無政府是無政府。是無宗教。有良心的較善東西。乃為直捷。無事地。新教火為也。不然。雖茲悲如託爾斯泰。止因發利用宗教。以達其無政府之目的。不知反為害人。

所利用。託爾斯泰氏常痛恨說鬼話。乃先委蛇於說鬼話祖宗之耶穌。彼果相信真有上帝耶。耶穌真為上帝之子耶。如心中有纖毫之不安。而表面乃自爭其門戶。豈非亦是說鬼話。吾友又發明「良心即是上帝」。其語見似高於託氏。惟良心為何等光明慈愛的名詞。上帝為何等靈囚兇惡的名詞。引而一之。亦不如直捷爽快曰「止有良心。更無上帝」。為尤確當矣。終之平心而論。孔丘耶。耶穌耶。某某耶。皆是人類進化歷史階級內之一人。彼在當時。曾做些好事。也是他們應當做着的。彼曾在那書上說了幾句「無意識」(No-idea)的話。是彼時勢所限。怨他們是無心之過。他們的書存着的。便當他一張古代的報紙看看。說得是的。我們便記着了。將來告訴他們的時節。說是他說的也好。說是我們本來要說的也好。說得不是的。儘直放他的屁。一笑置之。正同諸公看新世紀一般。新世紀上便難道沒有個把狗臭屁。倒還放得有些影響。彼時節。諸公亦不過點頭微笑曰「孺子尙可教」。或有些中意的。便和着自己。的新觀念。另對他人說。此正表明良人人人皆同。若云。如此新世紀便立一個無政府宗教。讀者諸公便信仰了無政府宗教。豈不悖乎。故主義而至於無政府矣。尙常有人來問曰「無政府黨的首領。到底那一個。要進無政府黨如何進法」。哀哉世人。無政府者。主義也。猶之乎孔丘之仁恕。耶穌之博愛。皆主義。故若有人曰「吾信仁恕主義」「吾信博愛主義」「吾信無政府主義」。皆極正當之名詞。惟蛇足其詞曰「吾信孔丘仁恕主義」「吾信耶穌博愛

主義。」「吾信新世紀無政府主義。」直爲不通之名詞。更足之曰。」「吾信孔丘仁智主義之宗教。」「吾信耶穌博愛主義之宗教。」「吾信新世紀無政府主義之宗教。」宗教者。定於一宗。受其教化之謂也。能與仁恕博愛。無政府等之名詞相連續乎。是直無異有人云。某某是無政府黨的首領。吾友亦嘗寫信與我。稱我爲無政府國大皇帝。皆放連珠臭屁之遊戲語也。故記者並勸吾友。急急洗去其宗教二字之臭蕪迹。賸博愛平等之真面目。自是我輩認有良心者之真理。至於借耶書以駭帝國主義之宗教徒。自是一法。惟不當曰真耶教。假耶教。但當曰真博愛。假博愛。故吾亦嘗借孔書駭孔丘爾言。施諸己而不顧。亦勿施於人。爲什麼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車子教誰給你拉乎。彼矛盾之多。正與耶教之戒說鬼話。彼爲上帝之子。諸如此類。同一爲「無意識」之議論也。

「所有各黨派之首領。教育界之教師。都被那教堂裏這班奴才。贊揚着。惡罵着。賄這人類的誠心與道德。毀壞得乾乾淨淨。造出了這個彌天大罪孽。說鬼話。使欺誑。用種種之非刑。你們可知道。人心決不能死盡。止要隨便指着你們現在的。一二端。留至永久。便教人人唾罵。你們做的事。豈但偶然犯個把謀殺案。直天天做着那謀殺的買賣。你們倚靠着那滿紙囉語的法典。都說是例案。可查。這便是你們自己造着騙自己的東西。那種「無智識」及「說鬼話」的本子。也可以污穢着字典上的文字。叫做「法律」麼。」

託爾斯泰氏所品評於俄皇俄政府俄教士者。此種污點。更無感告者能為懺悔。所謂孝子慈孫。雖百不能改也。

在文學史中能持躬如是之真誠。忠憤如是之慈愛。有如託爾斯泰者。實不多見。約在六十年以前。彼第一次作一光明潔白之小說。名曰孩提時代及青年。其後又為自憐等無數之名作。皆爭貧賤者之權利。暢言個人皆有其獨立之自由。

吾從處處發見。託爾斯泰者。非直空論玄妙之人道而已。乃切實歡愛其同胞。日日與貧困者同甘苦。多方以求大家之歡樂者也。

彼於耶教。未嘗為某教會某宗派之信徒也。彼惟搜求誠信及博愛。得於新約中以為講道信及信實之資料耳。

有時彼亦評論政治得失。彼亦研究社會組織。特皆未嘗為理論的門戶學說。彼止實謀大衆之公安。代下賤之人生出歡樂法及爭得自由與權利者。多至不可指數。

據彼自己所說的。彼於少年時得力於盧騷。潘得東狄根史諸家之書。甚為不少。他讀了盧騷的民約論。即推廣民政的觀念。有所謂「天國即在你自己」之作。描寫一共產之社會。決可脫離國家政治。法律等等。他也學着盧騷在他新海羅伊書中。發一教育改良之理論。從此竭力的提倡教育。尤注重於農民之子弟。

蒲魯東稱「產業爲賊」。則除無政府黨之國家概念。託氏亦反對私家之所有主。以爲自由之共產主義。及辛樂之無政府主義。皆雖然信之於心。潘氏有平和與戰爭一書。託氏亦厭薄武事。著作甚多。彼能實踐其言。棄去其軍官與伯爵。着寬大的農衣。躬耕於田中。暇則讀書於田舍。

至於彼之有似於狄根史者。則必有無數通俗之小說。皆注意於貧賤之農民。教人以仁厚與博愛。特別於孩童孺子。尤加注意。

此人乃爲矯僞之教士。自以爲崇信正教者。屏諸教外。使不與齊民相齒。然而其如此。世人之敬愛託氏愈深。

然彼之忠告於教士者。固不如其反抗於俄皇及政府者爲多。因此輩更無可語也。

彼之反抗於俄皇及政府者。曾有言曰。「我再也耐不得了。我定即記載一切。盡我力量所能的。使之流行於俄國及外國。我之爲此者。有兩層意思。一即深望此等無人道之行爲。可以阻止。二則他們待我的舉動。可以使人指責。我今置諸獄中矣。我能透澈的明白這種慘罪。非我所應犯。固於我甚有益也。（原註如此。怡然順受其正。我夢中亦未能有此愉快也。）他們待我者。必當如待彼二十或十二之農民。將我周身纏着。用一小帽遮我之面。從板凳上推將上去。於是我的老咽喉。便被絕滑的案子。掛了出來。我這很重的身體。便宕宕西西。」（譯者按。末數語。形容必有一尸。以絞罪或絞也。）

我們看着便了。說不定這「鬼柴」（俄國稱其皇）竟會伸出那滿手血汗的鬼手來。難爲這

個一俄國老人家——一九另八十二五——

▲巴黎之大同革命

甲國之革命黨。為乙國所保護。其例行之未久。已足徵世界之進步。然未有明白干涉。以乙丙丁戊國之人民。為甲國之革命黨。大起反抗者也。有之。自社會主義發生。而無政府黨日多一日始。其事實則出見於一千九百九年十月。各國人民。爭其與人民同休戚者。為西班牙。無政府革命黨萬魯君。以多數外國人民。與一專制國反抗者。其國為西班牙。反抗之人民分居於各國者。曰意大利比利時。荷蘭英吉利德意志澳斯赤利亞南美洲法蘭西。顯然為革命之行動者。則在巴黎。

萬魯君者。西班牙之無政府革命黨員。於排賽羅被捕。而英國社會黨員哈第君等。閉會提議。向西班牙政府反抗。乃萬魯君。竟於是月十三清早。用軍律鎗殺。同日各國紛紛開會。共謀反抗。晚間巴黎。西班牙公使館左近。竟演出二十萬人。激戰之慘劇。今當次第記之。

萬魯君。西班牙排賽羅那城之士。著殉義之日。得年四十有六。其家本寒微。父為箍桶匠。故萬君並未受有高等之教育。惟其人開廓大度。而又富於感覺。排賽羅那本無政府黨之產地。萬君深為真理公道之學說所漸化。故其意。其為高曠。極熱心於政治宗教之革命。而注重於科學的新教育。十數年前。因革命之運動。為政府所注意。遁逃於巴黎。貧甚。以教讀語文為生。其時遇一法國老女。構宜

亞君其嘉萬君之志。遂以遺產百萬元贈之。萬君攜其歸國。專為鼓吹革命。及改良教育上之揮霍。然社會上知之者尚鮮。及西王倭方蘇結婚時之炸彈案既出。詞連萬君。捕繫獄中者半年。卒以無證見釋。萬君之名始著。聞於歐美。自是萬君亦愈熱心於公道。創立新學校。印刷教科書。西班牙之教育。為之革新。深惡而痛絕之者。則為宗教界。因彼所倡新學校之教育。專以科學反對宗教。宗教之謬妄。為之抉剔無遺。僧侶幾無立足地也。然西政府之操大權者。莫不以宗教為殃民之讓符。於是萬君遂為政界教界之目的仇恨物。及今年七月。排賽羅那之革命失敗。致死萬君。遂有其詞。萬君被捕以後。禁行彼所籌印之教科書。約有數十萬冊。停止彼所提倡之新學校。幾遍通國者。凡若干處。然此次萬君之被罪。仍無佐證。乃乘亂離之後。橫以軍法裁判。用軍律槍殺。故愈惹時人之忿恨也。

萬君於十月九號。判定死罪。十二號之黃昏七時半。軍法裁判官。遣書記向彼宣讀死刑執行之書。約半小時。萬君聽之恬靜若平常。了不介意。書記為之動容。讀訖。獄監即引教士數人至。命萬君隨赴獄中之教堂祈禱。萬君不從。監獄以強力掖之而去。既入教堂。萬君商於教士曰。『吾實有無數之函件當書。請讓我獨居一室。』教士初不許。既而曰。『君屏坐堂之一角。可自由書寫也。』萬君不得已。從之。教士遂焚黃燭六枝。終夜祈禱。時時走視萬君。夜半復有教長入。欲強萬君向上帝自懺。萬君曰。『我之所見。適如爾等之別有所見。各不謀可也。』萬君處置之事。則有數十萬之遺財。贈於朋友之館。繼續支持新學校者。及至友佛蘭嘉君。於其老父及其妻。亦各有所分遺。萬君善理財。故得法。

女所遺。雖爲公事揮霍者至多。於其殉命之日。卒有鉅萬金錢。惟其自奉甚菲。其二女居巴黎。一爲女優。一役於餅乾廠。故萬君之遭殺。哀之者甚衆。十二之夜。萬君未得少睡。亦未飲食。作書既訖。卽與彼之律師長談。至十三號破曉。五下鐘。蒙德紆夷獄外之山坡。安置法場。清晨八時。兵隊密圍。觀者止五六十八人。九時。萬君與律師同出獄。遂反接其手。縛於右壁。前將以縲帶障其目。萬君不欲。遂易以白巾。維時。教長二人。戴假面。僅露面目。與萬君行接吻禮。萬君扭其頭。不肯接受。謂之曰。『讓我安靜而死。』且大聲謂衆曰。『我至今。究未知我之罪狀也。』須臾。射手四人。由對面發鎗。萬君身中四彈。一彈中首而致命。西班牙之無政府革命黨。萬魯君。遂以千古。

當萬君之判定死罪。尙未執行也。其二女在巴黎者。曾致哀悽之電。向西王乞命。各國代請者亦有多人。甚而至於羅馬教王。亦爲之求宥。

各國欲以反抗風潮。使西政府畏阻者。其最著之數處。有如左方。

十一日。荷蘭安士潭有數千荷蘭人。聚於西班牙領事館前。欲將館門之徽章毀去。後經警隊竭力爭持。始行驅散。

十二日。比利時京城滯魯塞。自由黨與社會黨。合開大會。切責西政府。決議不買西班牙之商貨。

同日。意大利京城羅馬。社會黨。共和黨。民政黨人。合開大會。街車夫。馬車夫。與他項工人。亦罷工。

附和聲言此係其權復活。不過借萬魯君為起點。必影響於意大利。伊政府連遣警隊及兵隊。如西班牙使館等處。嚴密保護。曾於數咖啡店前。用手杖與警兵交戰。又取店內之坐椅亂擲。然卒以警兵勢力甚厚。旋皆驅散。

自十三清晨。萬君遇害後。一日之間。全歐美風潮大作。除巴黎二十萬人之騷亂。死傷毀物無算。當別加詳記外。先記各國著名擾亂之處。又如左方。

意大利口羅馬十三日。即調重兵。防守西使館各處。是日有在街心演說者。有路辱教士者。教堂之門外。遍貼仇教之函。十四日。街車與馬車皆停。市中閉門者甚多。羅馬市長。用墨邊紙。貼一佈告文。言羅馬全城。當為萬魯君下旗誌哀。社會黨等又提議。全伊境之南埠。停購西貨。口士陵伊國西偏大城。金工印業汚人等。首先罷工。開一八千人之大會。數說西政府之罪狀。演說既罷。遂於市街騷亂。強街車停駛。口奇諾阿市會。佈告全城工人罷工二十四小時。以誌哀悼。下午街車全停。曾有擊破門窗。警兵開槍自衛等事。至晚。煤氣電氣廠皆停工。全城黑暗。並決議不購西貨。口那浦耳斯市中大亂。市人二千。大學生徒五百。共致問罪書於西政府。口佛洛倫斯商會。開會追悼。晚間。市民爭集於西領事館前。彼處有兵隊及警隊防守。兩相爭鬥。其傷警吏四人。兵士四人。市民一人。市會已決議改題一街。名曰萬魯。以表紀念。口雷伏恆在奇諾阿東南。亦開大會。反抗。建議罷工。口密朗晚間。大開會議。街車皆停。市場盡閉。會與兵警有鬥爭。傷者甚衆。口卜洛那市人羣集。手執革命之旗。口唱萬國革命之歌。

共向西領事館。警兵竭力驅散。口斯丕釵亞去奇諾阿甚近。亦有示威之行動。口俺圍那在羅馬西北。亦罷工示威。並誌哀悼。

比利時口滯魯塞於十三日午間。得萬君死刑執行之信。國民報首發傳單。全北京之報紙。無論社會黨。進步黨。保守黨。皆疊加指責。以表其忿恨。言西政府如此頹狂之舉動。全歐爲之蒙恥。夜間。社會黨爲示威之舉動。有一西商店中。懸西王像。立焚於街中。拍手歡呼。

荷蘭口安斯士潭工黨。集於西領事館對門。停大車十輛。皆立一人。高論西政府之罪惡。聽者塞途。

英吉口利倫敦各報。爭不直西政府。即太晤士舊報。亦詳記萬君行路。利物浦社會工黨。開大會。以爲以萬君之事相。愈見政治及經濟。當同時革命。歇非兒並有教士。亦稱萬君能行反對宗教之教育。洵爲人傑。今被政府所害。殊足哀傷。

德意志口柏林報界。除保守黨不置可否外。進步黨之報。如塔奇勃拉脫各報。或標其社說曰。西班牙之不名譽。或疵其首相拉閔氏爲東方專制魔王。或云此係法律上之謀殺案也。然殺一萬魯。適如棺材中之釘。大足喚醒西班牙人。爲革命之進步耳。

澳斯亦利亞口維也納。得此凶耗。皆爲傷感。並稱可致列強干涉其西擊之戰事。口亦利斯德在奧南。與伊大利對境之大埠。十三日開萬君凶耗。共開大會。整隊在街上。爲示威之動作。並強樂場劇。

院一律停止。以表哀悼。且在西領事館前開闢。琴內西亞高等學校。邀約全城之學校停課。船塢工人亦停了十四日。全市一律罷市。街車皆停。人家屋上皆半懸誌哀之旗。兵隊全出防護。口柏拉克奧德境相近。所有日耳曼籍人。伊大利籍人。合開大會。追悼萬君。

而美湖口巴西京城之工人。一律罷工。會集大羣。口唱法國革命歌。為示威之舉。並提議建設萬國大同革命議會。西使館及領事館與教堂等。皆嚴密用兵隊保護。口亞銀丁京城各報。皆言此可卜西班牙亂事之將起。羣議凡有西國輪船及商貨之在銀圍境內者。概絕其交易。並曾用手槍開放。後其兵隊驅散。

法蘭西口里昂十四日在西領事館。大加騷擾。毀窗折欄。警吏曾抽刀自衛。後經馬隊驅散。時機未熟。當巴黎之大同革命。猶有待。此次因僱借西班牙無政府革命黨萬魯若宛死事。報一消息。

因是。疑夜巴黎之亂。事隔一月。知之無味。故記者亦不復追記。語其大概。無非萬魯若死信既至。諸若何激論。黨人若何集議。二十萬人之轉戰於巴黎城。北西班牙公使館前者若何狂。警長為人擊射。幸而盜損面皮。若何使旁立之警官。替彼一死。自黃昏戰至夜半。死者若干人。傷者若干人。戰場。家屋門窗。什物毀壞者若干。餘與未盡。在十月十四十五等日。洶洶欲動。巴黎城中警隊兵隊。如臨大敵。防守若何嚴密。此即其大略也。

此外各國之示威行。再。接。再。厲。者。除。上。所。已。載。者。伊。大。利。全。國。援。握。益。甚。而。柏。林。倫。敦。維。也。納。及。瑞。士。各。城。邑。亦。騷。亂。者。一。再。而。三。所。有。西。班。牙。之。使。館。領。事。館。無。不。用。警。隊。加。意。防。守。

英國之人民。在革命行動。最爲畏縮。然此次城心。亦佛高場之大演說。臨觀者五六萬人。即最腐敗之報紙。亦不敢稍加疵議。西班牙王后者。英王之女甥。其母乃英倫白島之總督。故尋常之英民。皆於西班牙王后好作諛詞。今則於演說場之標旗。大書特書曰。『與兇手倭方蘇（西會名）共入地獄。』絕不顧英王半點面子。是何情狀歟。

此役。在西班牙本國。排賽羅那亦炸彈屢發。西京議會中新舊黨。亦幾至揮拳。於其終也。幸相見罷內閣。倒稍施其安慰。有若秋瑾君之張會敷。貴福亦以撤任小罰。聊平爭者之氣。同一結果。——一九零九十一月十三——

▲軍人與服從

甲問。軍人何以尙服從。

乙答。因爲要他聽號令。

甲。聽號令之緣故何在。

乙。戰陣之際。勝敗定於呼吸。必如指臂之相使。方能動合機宜。若有一人梗令。則全局爲礙。

甲。乙。然則臨戰約明。令可矣。何必服從於平日。

平日之服從。所以養成其臨戰之聽令。

服從必養成於平日。如此。專制國之人民。墮胎以來。即講服從。則其聽令必加謹。此所以俄

羅斯之兵。戰勝日本。國之師。每勦必克。

否。你是說笑話。兵是自由國的精。

什麼叫做自由。

即交際自由。出入自由。言論自由。寫讀自由之類。

倘百姓不能如此。則將奈何。

開議院替他爭。設學校教他。導其聯盟結會而發揚之。多設書樓報館而灌輸之。終當造

成其自由。

自由要造幾年。

自幼稚而小學。中學。又令交際於社會。大約自由之資格完全。必在弱冠之年。則約計之。

可曰三十年。

這都是為精兵之預備麼。

否。到了當兵之時。餘了一個愛國心。一樣都不許帶進營盤。交際是

（乙氏原本言舉手齊足。記者因舉手齊足之狀態，大有既不能強，又不能弱之奴才態。覺入新世界人之眼光，卑劣尤甚，斷不如打千磕頭之老實。蓋舉手齊足，乃智足以羞之，而故犯之。若打千磕頭，不過愚不足以恥之，而忍受之耳。故爲酌改，以冀稍留彼中人體面。）

甲：這是什麼緣故。

乙：這便叫做服從。

甲：服從要造幾年。

乙：沒有年限。一進營盤，便能服從。

甲：怪事。用二十年功夫，造成的自由人民，只要一進營盤，便變成了服從的兵了。果用何法使

乙：之然。

乙：即用強硬手段迫之使服從。不要說別項，便是在家自由寫讀的書報，到了營盤，便不許寫。

甲：亦不許讀。

甲：然。請問在家時，所有自由書報，無論無政府主義，反對軍國主義，革命運動，想必任

乙：他縱觀。

乙：自然。

甲。乙。丙。
然則一進營盤如何忘得了。想來必有妙法。將他挖洗出來。
否。家中看進去的。任憑他記着。止不要在營裏看。恐與服從衝突。
這却奇絕。家中看進去的。偏不會與服從衝突。惟有營盤裏看進去的。方能衝突服從。這是
何故。

緣故是說不盡。不過規矩如此。

甲。乙。
(笑介)且聞過。既說老規矩。那邊有什麼情理可講。但要請教。爲什麼用着服從。

乙。
笑話。縱善忘。何至於此。不是說說。爲了交戰。

甲。
軍人的眼裏。看營盤裏鄭重。還是看戰場上鄭重。

乙。
自然看戰場上格外鄭重。

甲。乙。
既然看戰場上格外鄭重。而且服從。又是戰場上獨一無二之應用品。那二十年的自由人。

乙。
民一進營盤。還能即刻服從。豈有一上戰場。反不能服從之理。如此服從之規則。儘可但施

於戰場。何必兼施於營盤。

甲。乙。
這不對。這不對。服從須平日養成。臨時方能應用。

乙。
二十年養成的自由。一旦因畏兵紀之故。可以驟變爲服從。則幾個月或三四年養成之服

從。豈不能因戰場畏死之故。驟變爲梗令。

他有愛國心。決不畏死。

營盤之服從。前云用強硬之手段。強迫而成。既需強迫而成。則非心願。其人如有愛國心而服從。又為養成交戰之要素。何用強迫。

甲。乙。

強迫者。不過慣用之字眼。軍人願受營盤服從之規律。實亦發於愛國心。

強迫不過慣用之字眼。語妙天下。如君之言。有愛國心。便不畏死。既不畏死。何容硬令。有愛國心。便願求勝。既願求勝。何敢失機。傾并戰場上。應需服從之名詞。亦可省略。

甲。乙。

然一切步伐進止。皆須平時練習。

步伐進止。叫做兵。或曰戰術。練習學術。不但軍人為然。毋論何項職業。皆然。方今世界。無論教練何項職業。皆經大多數斷頭流血以爭。不許再言服從。可巧獨於此事之教練。必以服從維持其後。這是何故。

甲。乙。

只因戰事至危險。一不服從。或有硬令。大局為礙。

（笑介）說來說去。終於糊塗到底。就君所言。如其自由國當兵之人民。必有硬令者。則愛國心決不可恃。既愛國心不可恃。則幾個月或三四年之服從教育。即周密矣。能久於二十年之自由教育乎。到畏死之際。將服從力強耶。即三歲小孩。能斷言矣。然則所謂營盤裏三四年之服從教育。實為無理解之惡作劇也。

甲。乙。

據你說來我也疑惑。

一毫不容疑惑。說破不值一笑。聽我道來——

(一)因握強權者。纔百年以來之革命。其專制區域。甚為減縮。惟兵事與一般之普通人民。交涉稍少。又兵事疑鬼疑鬼。容易炫惑耳目。且可以擴張國威。欺動人民。故仍在軍營裏完全其專制之世界。

(二)殺人之人。焉有好人。肯作祈戰死之男兒者。其人即含有野蠻性質。支那喜談妖怪者。有言矣。其人苟有淫心。則鬼婦狐女。可以惑之。肯去當兵之人。含有野蠻性質。故握強權者。仍能用朝三暮四之術。將極野蠻之手段。隱於文明標號之下。故一般之狗頭新黨。說到軍人服從。言之簡闊。嘖嘖若有餘味。(猶憶少時有一小兵官。揚眉吐氣而語。我曰：「吾見某大帥時。兩行列衛隊。皆露刃下向。有如刀林環處。穴。吾蛇行穿穴而進。疾若奔鼠。迄於堂下。左右大聲呵曰：『止。』吾攝伏不敢動。大帥威嚴凜然。其人。不惟言之不差。且若得有殊榮。然至今思之。亦何足異。此正所謂文明軍人之資格也。不觀近年中國之軍人學生乎。彼心歸愛其舉手齊足之狀。自顧甚雄。恨不日對老嫗演習之。以矜其榮顯。嗚呼！)

(三)方今世界上。尚有兩種惡從人。一則婦女。一則軍人。婦女因欲縮脫於紅紅綠綠。

拖拖拉拉。全係野蠻油漆時代之狀態。軍人欲威嚇人。故亦紅紅綠綠。拖拖拉拉。全理野蠻油漆時代之狀態。請看戲樓上。若必啞然失笑。今之視昔。亦猶後之視今。即可確定現在軍人之資格。蓋其人既老耆面皮。背若如是可笑之服裝。安復有智識。能拒服從之規制。

(四)人之喜自由。良心。喜專制。遺傳也。今日人類之天演。良心。不肯不敵其遺傳。故一聞有專制之區域。尙可逃矣。蓋其實爲世外之桃源。蓋專制之妙。是有服從人之時。亦有得人服從之時。猶之支那人民。無意反對專制之官者。無論自己屁股爲狗官打爛。只要兒子一朝留學卒業。回去做官。便可打人的屁股。軍人亦然。自己服從上官。固覺難堪。及下士服從自己。乃何等榮耀。

乙。原來如此。
中。不過如此。

——一九〇八——

中國人之腐敗病

中國人本有腐敗病。世界共知之。值近日之黑暗。其腐敗之情狀。忽達極點。吾欲有所云云。一部之從何說起。

十

郵餐將設。照例郵便局之送信人來。吾友得彼之青年朋友一函。語語沮喪。字字彪炳。不忍卒讀。而近日所接之來書。豈獨某青年云爾哉。幾無人不作腐敗之口聲。豈獨本社所得之來書如此哉。吾料在留海外之諸公。亦必每星期皆有所得。

腐敗本是一種傳染病。一人向隅。則滿座爲之不歡。此即此一人之腐敗微生物。因向隅之時。滋生疾速。忽傳染於滿座。故致人人不歡。不歡者。即腐敗之徵候也。

社會者。一數百兆人參列之大陣耳。有時一。二自私自利之。忽生其鄙悍之灰心。表露一向隅之態。其人之心理。不幸適中於衆人之怯弱。於是其腐敗之微生物。飛揚播越。不旬日間。全社會不歡之感。因之而生。積多數腐敗之人物。又適湊合而爲一黑暗之現象。愈黑暗。愈腐敗。愈腐敗。愈黑暗。否則世界者。終古一光明。麗之世界。何以忽於一部人之心。中。雖然顯露一黑暗之狀態乎。

某青年來書。答吾友遊學海外之勸。其言曰。『遊學海外。阻力至多。雖然。吾今日之觀念。即無阻力。亦不願遠出。因吾國東西遊學者。萬人。不知所學何事。學成。亦何所用。其目的。不過在翰林。進士。否則賣路費。鑽耳。』此實爲有激之忿言。然其腐敗種子。即在『學成亦何用』之一語。學也者。將用以爲人類之改良。得社會之進化者也。諸君之人類之天職耳。今之所謂志士。吾知之矣。躍登演說之臺。開口即告人曰。『今日中國國勢如何不振。故諸君子不能不奮力向學。』嗚呼。此種開口即錯者。彼何不曰。『中國人亦世界人類之一。故諸君子不能不奮力向學。』蓋前語與後語。雖差一厘之

而所得之影響。則有千里之謬。

所謂國勢不振而後奮力向學者。就其本意而發揮之。一即國勢衰振。向學可以不奮力也。二即向學專為振作國勢。此「用」之說也。三即國勢之振作。毫無期望。可以不向學。此「學成亦復何用」之說也。

大道不明。世人之心理。不正當如此。

就用之一說。又生數病。一吾得吾之所學。可以媚吾之學者。惟有翰林。進士。故目的在翰林。進士。二吾有學而不用。無以償吾為學之勞。故迫而為賣路。賣鑽。亦足以償吾之辛苦數年。熟悉外情。非一毫無所表見。

雖腐敗之病勢。全因翰林。進士及賣鑽。賣鑽之兩種而加重。然腐敗之病機。即為「用」之一說。挾「用」之成見。而利用之者。便趨於翰林。進士等等。因翰林。進士等等。遂見學與用實為背馳。及背馳之形已成。其不肯考。竟以學問為干祿之具。其賢者遂鄙薄學問而不屑為何也。因其徒為干祿之具故也。世人之觀念。達於如此地位。而腐敗之病遂劇。世界亦因而覺知為黑暗。其青年之寥寥。致語即一切社會之代表也。

故在舊社會之官場。幾以子弟不識字即為幸福。就使徵稱識亞刺伯數目字。以便認明銀行存款之總數。止需三十兩銀子。請一位讀過三本印度讀本的洋教習。混鬧了一年半載。便算為子弟授

有一點新教育。

至於現居顯要者。便以從事學問爲可緩。或即賞肯出洋之章程。優待無所不至。而應募者絕無一人。因此等人。止需育在書房裏。伴着少奶奶看紅樓夢。不去外邊生事。便算宅子裏出了佳子弟。又有一部分號稱詩禮之舊族。因以今世界之新學爲寇仇。故子弟僅以能穿藍布長衫。大呢褂。在鄉裏優游卒歲。庶幾在我生之目中。尙保有舊時之清白。

以上三種。本爲中國習慣之舊俗。今日中國社會之把持力。尙全挾於以上三種人之手。所以幾次之新風潮。雖起而向之力。誠卒之皆爲失敗。近一二年中新風潮非常失敗。舊習慣非常得勢。故中國人之腐敗病。益覺有可驚之鄭重。

於是。在此三種人之外。推而至於全般社會。市人之子弟。皆願其門庭。喫花酒。止縱能免於穿洋衣。進學堂。即可無災無難。鄰人之子弟。有從東京。上海廢學而歸者。皆高坐茶館。趕村劇。尋賭局。與向日之秀才書生。曾無少異其面目。

因之一年以來。書鋪大折價。報紙亦復三張者改爲兩張。領數五千者縮爲三千。惟一切飲食賭游之事。則到處擴增。

主張新風潮之徒。其點者卽利用現時發生之新名目。或要求立憲。或講求自治。盼望一徑置身官途。即可與舊社會合同而化。其強有力者。皆通入於路額。實業等等。預備做資本家之資格。於是奔

走於此兩種者。被棄一切道德。欲急攫一世界不久陸沉之飯碗。及既得之。遂日夜以酬其醇酒婦人之樂。

其志行素卑鄙者。往往趨青年於海外。亦令營營於妻孥。負其可寶貴之學生。而在內地者。閉有二十金之學堂。教習一席。不問其子弟之學力如何。或其聰明才力。足以研求至精之學問。又如何。當必令其拋棄所學於半途。走數百里。數千里就之。而今之子弟。卽年不滿二十歲。其聲口亦儼然若成人。柴米油鹽。大知甘苦。且以爲彼其人者。迫於時勢與境遇。止當廢學而從事於衣食。

惟有官學堂之考試。則赴之者。踴躍於前。因不但後日可以得出身。卽噉飯亦有所而且就目。而論。既可省束修。又可以得膳宿。卽不管一小小糊口地也。

至聞有官費之出洋。尤能大改其面目。卽平日甚以出洋爲反對者。皆奔走如狂。蓋父兄知此中有翰林。進士。而子弟亦察知游學之樂。有如新世紀第二三期所載者。固已實有微驗而不爽。於是仗其父兄之勢力。捷足者先得。使貧而好學者。反遭顛滿之見遺。其資彼。如果爲學問也。而家中之財力。甚足以支持其學費。卽此可證明彼之得官費而留學。并非真心爲學。止計較於費之出於人與出於己耳。

終之種種腐敗之情狀。不勝縷書。且揭而出之。皆爲人熟知之陳腐語。亦所謂腐敗之報料耳。吾之所以略有以上之云云者。今日勸陳一義。稍合於道理者。皆必遭中國人之指摘。以爲公等身居海

外與中國情形過於隔膜。故所言迂遠。未免不切於事情。吾則仰天大笑曰。吾不知諸公之所謂情形者。爲社會向化之程度。抑社會退化之程度耳。如其有向化之程度。則所謂有願力無而知識者是矣。則予以知識將愈而愈增其願力。如其有退化之程度。則所謂有知識而無願力者是矣。其腐敗之情形。不惟逆知之。且亦何必知之。如必委蛇於社會之腐敗。而爲之枉道以求合。則亦何貴有誠。誠社會之報紙。直相與互爲遷就。牽連腐敗可矣。

故諸公休矣。諸公身居內國。所見情形既熟。而腐敗之程度亦獨高。所謂牽連而入於腐敗。乃必至之勢也。所以亦可云腐敗者。本爲傳染病。而易受傳染之物。即熟悉腐敗之一種人也。其人何處最多。即中國最多。故中國病腐敗者亦最多。

否則淺而言之。落落數大端。所謂「人各當有所學。以盡人類之天職。」「人既爲善羣之蟲。宜多與世界交通。」「人生在所世。共不過百年。互相傳續而進化。可至無窮。不當有一種人。獨謝繼往開來之責。以遂其醉生夢死之私。」如此。則中國無可學。故當出洋留學。中國即有可學。亦當四出觀察。會何吾營吾衣食既足。而牢騷於學問之無用。遂自棄其天職乎。雖然。此豈以一人之心。獨發一「學無所用」之觀念乎。乃腐敗之微生物。傳染遍社會之全體。遂使無一人不受病耳。——一九一八。八。八。

▲中國人的招牌主義

什麼叫做招牌主義。若冠冕堂皇的說起來。就是孔二先生的正名主義。西洋人又稱他爲「保在臉面」主義。極其流弊。蒸成了風俗。不知不覺。父以子傳。子以詔孫。養成惟一的人才。只要在招牌上能夠付。便算命世之英。懋林外史中高翰林。「稱己飢己溺」乃是文科觸機上教養門的話頭。豈可算是「士大夫」相傳的特識。要明白得這種的言外之旨。才足以飛黃騰達。新近東三省的張大帥。罵段執政的左右。不是安福派。即是政學系。這兩種人其實便是賦有中國紳士靈魂。變化爲鴉官僚。就是能靠招牌吃的「命世英才」。縱是政學系的資格較淺。然而他們靠着做招牌吃飯。手段也不算十分低劣。自從陳炯明發明了小軍閥割據主義。聯治的招牌。掛起來很覺得光彩。替他言之成理。的自然要算政學系高明。所以新近趙恆惕通電贊美不絕的稱爲政學系想出來的惟一救國政策。但趙先生並不曾理四五年前。這許多政學系的敷衍通才。曾經替徐世昌岑春煊爲媒。辦理南北統一。所謂聯治。所謂統一。正是他們招牌樣本書上一齊整備的花色。看那一種主腦要作。他們就照作罷了。聯治統一。其實都是真正一種治國的方法。我個人都願意贊同。可是他要他守了名憲照作。無異要了趙恆惕的性命。拿這種過去的歷史看來。不知趙先生要掛這塊聯治的招牌。其意何如。現在不過拿趙先生作個楔子。也不必深究。至於安福派。他們做老招牌。本事決非政學先生的乳虎可比。他的主人翁。雖然號稱一個實直軍人。然他的骨內靈魂。都是招牌專家所修造成的。他還懂得什麼「名不實之實」的言談麼。他常常自稱幫同建造了中華民國。所以對於一塊中華民國的招牌的。

確他這一再而三的出過力。可是招牌以外他就都不管了。他以為治國還需有變相的皇帝督率了大小百官。一切官治才好。民國若應着潮流。應有此種名詞罷了。什麼叫做民治。難道叫蓬頭修腳的都來發號施令麼。真是一種笑話而已。這不是我虛構了來取笑他的。不是近日有一篇菩薩聲口的宣言麼。據說這是第二回的稿子了。有人在官中發出第一回刊物。中有警言云：「中華民國之主權在民。三尺童子之所知。然而國家大政。必欲徵求民意。此則非所聞也。」這是軍人質直一點。不客氣的聲口。到底安福中自有高翰林其人。曉得文料雖不會引講。而詞意前後相犯。不是一塊好招牌。勸他收回哈哈。實在何妨。留作招牌史上一段佳話呢。異日一旦山陵崩。出起大喪來。做三面大旗。排在儀仗中。第一面曰「中華民國」。過了半里。又有第二面曰「輪音主權在民」。又過了半里。又有第三面曰「欽定國民會議組織法」。真華盛頓要駭了一跳。列甫亦自嘆勿如矣。華麗的這種招牌。為數國保存臉面不少。還有什麼未了之「後」。應該「善」呢。——十四。三九——

▲箴洋八股化之理學

最近張了科學之爭。雖大家引出了許多學理。沾溉我們淺學不少。然主旨所在。大家拋却。雖門些學問的法寶。縱然工力悉敵。不免混鬧一陣。實在的主旨。張先生是說科學是成就了物質文明。物質文明是促起了空前大戰。以禍世殃民的東西。他的人生觀是用不着物質文明的。就是免不了也。

大家住着高粱幹子的土房。拉拉洋車。讓多數青年懂些宋明理學。也就夠了。於是丁先生發了氣。要矯正他這種人生觀。却氣極了。罵了玄學鬼一場。官司就打到別處去了。後來他終究對着林幸平先生把他的初意簡單說了出來。他說：「林先生若承認歐戰不一定是科學促成。我的目的達了。」（大意如此）張先生在省憲同志會演說。說政府是暫時存在的東西。我吃驚不小。威廉第二的綠氣砲。竟引出了本來慈慈而且科學化的張先生。轉變了一個無政府主義者。做我們的同志。我還有何說呢。但是我愛美詞。我尤愛真理。無政府時代雖我們不及親見。我想必定是一個焉嗚樂。決不見高粱幹子土屋。還有拉洋車的人。我們人類。自己不要毛皮。自己不要爪牙。四個足。跑路很靈。當自己冒險。叫兩條後腿。獨任了跑路。把兩條前腿。轉變成了兩隻手。便已心懷不良。有要鬧出物質文明的熱備。張先生應該在此時。早早反對那兩隻毒手。才算真有見地。什麼放他在抱犢谷。用高粱幹子。會議起土房。他定要不安本分。出個孫美瑤。同臨城的火車戰爭了。張先生若說他長了手。也便就會讀程氏遺書及朱子全書。精神亦高出於猴子。這我本絕對的承認。然即此便可見他長了手。他才肯讀程朱理學的結果。最初便是物質進步。然後精神進步。就讓一步來講。他精神進步。有將讀程朱理學之傾向。他自然便長了手。馬上叫物質也跟着進步。精神物質是雙方並進。互相促成。什麼戰爭不戰爭。竟會歸咎到物質呢。西方物質進步。故精神亦隨了進步。若理想的無戰爭。必要經由社會主義。及張先生的理想無政府主義。才可達到。程朱的理學。他做夢也說不上。沒有哥白尼把一個物

質的太陽放在中心。張先生理想的無政府名詞。在宋明理學書上尋得出麼。所以張先生的人生觀。現在我的見解。與丁先生又是不同。他並不是撞見了玄學鬼。他乃不曾請教玄學鬼。他的人生觀。是誤在她的宇宙觀。這說來話長。我已在本平洋雜誌上投一文。帶着批評了。現在也可以不必再說。我現在委老實請教張先生的。我有三個武斷。

(一)張先生厭惡的物質文明。大約即指種種的所謂奇技淫巧。我說他現在所謂奇技淫巧者。過了數百年。還止同今日高粱幹子的土房一樣。張先生若活到彼時。定還要氣得腹大如牛。亦且瞠目不曉得如何反對。

(二)從今日而到理想的無政府。至少還有比歐戰大的三十六對。同歐戰一樣的七十二次。這是我的最乾脆最讓步的批評。

(三)小學強迫雖未普行於全世界。理論則已普遍。中學強迫。在三十年後。世界上必有一區首先行之。大學強迫。在世界完全實行。克已點說三千年。放個大砲院三百年份。到大學強迫的時節。街上的洋車夫。灶下的老媽子。都具有張君勸先生的智識。你想他還會做洋車夫嗎。還會做老媽子麼。他們還肯戰爭嗎。他們還會當什麼飛機汽車。算得上物質文明麼。

本此三武斷。可以復下一結論。曰。據物質文明進步到不可思議。設備強迫全世界人的大學。輕而易舉。世界方能至於無戰爭。

如謂此次歐戰如何促成。曰。是乃張先生反對物質文明所促成。有人曰。德國物質文明忽進步不已。製造了東西太多。思往外販賣。英國物質文明也進步不已。製造了東西太多。也思往外販賣。因而攘奪販賣場。就弄到戰爭。這戰爭不是明明物質文明所促成。我說這是事實。我所承認。然若世界上都同美國一樣。他們到那裏去尋販賣場。還不是大家收了野心。互相交易而退。各往其所。每天發明點奇技淫巧。以相娛樂。惟其印度有位張先生讀太谷兒的好詩。反對物質文明。南洋羣島有位張先生學巫來由長老的靜坐。反對物質文明。中國又的確有位張先生。在灰堆裏拾着一個程夫子的玩物喪志。好像熱狂的拜倒。又反對物質文明。然而從寸布一針。都要叫柏林或倫敦供給。從前老頑固洋煙是要吸的。洋鏡是要拿的。洋學是對的。現在張先生是理學名儒。洋烟洋鏡是不要了。然而火車是要坐的。不肯坐驢車的。輪船是要坐的。不肯坐釣船的。推而至於風扇也要裝的。電燈也要點的。於柏林要攬張先生做主顧。倫敦也要拿張先生算買客。綠氣砲便發動了。若歸獄於火車輪船風扇電燈洋布洋針。他們老實板起了面孔回報道。你既要用我們。你何不學美國將我們自造。若歸獄於張先生的反對物質文明。又要需用他。張先生何說之辭。張先生想。張先生為我們所敬畏之友。其實在是個物質文明提倡者。他是傷心着綠氣砲。臨時瘋顛。凡冒犯個人之處。乃是戲言。至世界有不進步之民族。惹起物質文明進步人之野心。理是真理。歐戰之損失。是余中國人之罪也。夫。是余中國人之罪也。夫。於物質文明何與。這種話頭是三十年前郭鶴仙爲了劉錫鴻說的。二十年前魯

卓如爲了張之洞說的不料到了今天還要陳庸腐臭的叫吳稚暉爲了梁啓超張嘉森說真算倒楣。
（附註）何以羅雜了得罪梁先生呢。因爲張先生的玄學鬼。首先是託梁先生的歐游影
錄帶回的。最近梁先生上了胡適之的惡當。公然把他長興學會以前夾在書包裹裏的一篇書目
答同摘要。從西山送到清華園。又吳梨禍。費了許多報紙雜記的紙張傳錄了。真可發一笑。

二十年前張之洞王先謙李文田之徒。重張顧王戴段的妖談。此一時期。彼一時。其詞若有
憾。其實尙可相對許之。暗把會國藩的製造局主義夭折了。產出了遮醜的西化國粹。如王仁
俊一班妖怪的西學古微等。幸虧有康祖詒要長過素王。才生出一點革命精神。他的徒弟梁啓
超時務報出現。真像哥白尼的太陽中天。方才百妖皆息。當時的西學書目表。雖鄙陋得可笑。然
在精神上批評。要算光焰萬丈。較之今日的書目。儘管面目方雅。可惜禍世殃民。真有一是福音。
一多鬼趣之別。他受了胡適之中國哲學史大綱的影響。忽然整理國故的興會。先做什麼清代
學術概論。什麼中國歷史研究法。都要得後來許多學術講演。大半是妖言惑衆。什麼先秦政
治思想等。在與西學古微等一鼻孔出氣。所以他要造文藝學院。隱隱說他若死了。國故便沒有
人整理。我一見便願他早點死了。照他那樣的整理起來。不知要葬送多少青年哩。

我不是敢罵梁先生。我是誠心的勸諫。凡事失諸毫厘。差以千里。不是胡適之的哲學史大
綱便是好的。梁先生的先秦政治思想便是壞的。現今有許多古學整理的著作。我都拜倒。然而

或是考訂的。或是質疑的。或是最偉的。價值都大。惟可惜了。酒盞。澆着塊塊。裏面。做下作。

胡先生的大綱。雖有一部分淺塊。盡的盡頭。雖用意是要革命。也很是危險。容易發生流弊。果然引出了梁漱溟的文化哲學及梁啟超的學術講演。胡先生所發生的一點革命效果。不夠他們消滅。他們的謬誤。乃是完全擺出西學古徵的面孔。什麼都是我們古代有的。什麼我們還要好過別人的。一若進化學理真是狗屁。惟有二千年前天地生才。精華爲之殫竭。無論健萬斯年。止要把什麼都交給周秦。開幾個死鬼。請他們永遠包辦。便萬一無失了。你想他如此的向字紙篋裏。掏甘蔗渣出來咀嚼。開了曲阜大學文化學院。瀟灑青年。豈不禍世殃民呢。這是梁先生走去那條路上。走得太遠了。所以陷入迷魂陣。

我有一天跑到胡先生的書房裏。四壁架滿了線裝書。桌上也堆得東一堆西一堆。他隨手把面前的一堆移過。他說你看了是不樂意的。我說這些給你看。我是熱烈贊同的。但是我二十年前同陳碩平先生相約。不看中國書。直到五四運動之後。我遇見康白情傅斯年諸位先生。我才悟他們都是飽看書史。力以不空疎爲對。他們不是鬧什麼新文化。簡直是復古。我想時機到了。古學有整理之必要。所以要請章太炎去里昂講經。去年將國內國外的空氣。細細一檢驗。我的思想上。大常覺得妖霧空。竟縮回倒時務報出世以前。影響在政界。把什麼最激烈的革命黨。都化爲最腐臭的官僚。簡直歸罪。可以說是四六電報打出來的。

這國故的臭東西。他本國小老婆吸鴉片相依爲命。小老婆吸鴉片。又同升官發財相依爲命。國學大盛。政治無不腐敗。因爲孔孟老墨便是春秋戰國亂世的產物。非再把他丟在毛廁裏三十年。現今鼓吹成一個乾煥無味的物質文明。人家用機關鎗打來。我也用機關鎗對打。把中國站住了。再整理什麼國故。毫不嫌遲。

什麼叫做國故。與我們現今的世界有什麼相關。他不過是世界一種古董。應保存的罷了。埃及巴比倫的文字。希臘羅馬的學術。因明惟識的佛經。周秦漢魏的漢學。是世界上最有人公共有維護之責的東西。是各國最高學院應該抽幾個古董高等學者出來作不斷的整理。這如何還可以化青年腦力。作爲現世界的教育品呢。亞里斯多德之古經。經流血而都講統門以外。希臘拉丁之文。至今逐漸強迫最古最之學院廢除。此種彰明較著的大改革。是世界共認爲天經地義的了。梁先生還要開一筆古董賬。使中學畢業的學生。挾之而渡重洋。豈非大逆不道。胡適之是拿六經三史做了招牌。實在是耍騙他們讀七俠五義。梁先生上了他的當。竟老實的傻氣出來。把青年堆在灰字籠裏。梁先生自己睡了思想。也算得上一個笨伯罷。

章太炎的考據。定也不算此調。他那章氏叢書裏幾種小品。可以充得傳作。但他要把那灰字籠的東西。對青年做一個新系統的傳達。他就糟了。去年在江蘇省教育會的講演。我在倫敦看民國日報覺悟所載。我替他短氣。乃現在還說什麼書坊刻了出來。真是他老年的污窟。梁先生

生必定也替他難過。人已對照，便能覺悟此種灰色的書目，是一種於人大不利於學無所明的東西了。

從前張小浦說得好：「倘真正是國粹，何必急急去保。二千年以來，定孔孟為一尊，斥老墨為異端，排除無所不至。然而老墨之書至今光景長新。」所以在三十年內姑且讓着梁先生等幾個少數學者抱殘守缺已經足夠，不必立什麼文化學院，貽害多數青年，更不必叫出洋學生帶了許多線裝書出去，成一個廢物而歸。充其量都成了胡適之胡先驥諸位先生，也不過做一個洋八股的創造人而已。少數的胡適之胡先驥原是要的，不幸梁先生要大批的造，不幸又有最高等的學者張君勳先生出來做護法，使他繁殖。因此同引先生反抗並詞迎了梁先生——

一九二四年——

▲箴洋八股解

答譚胡先生

頃承時事新報轉到胡譚先生一函，渠因讀了我的箴洋八股一文，生出八個疑點，要我致答。雖問題中很多我所閱報不來的，但借著聽說幾句，引起別人的高論也好。先將胡先生原文錄於後，逐一答之。

問一曰今日視爲奇技淫巧者在進化之將來不足奇矣。然則人類將來一切器用是否歸於劃一永絕奇巧。

答。劃木爲舟。取於封參。稱此劃木者曰聖人。獎其技之奇也。乃從而有帆船。又從而有輪船。極巧之淫矣。桔槔巧水器之曰有機心。憎其技之奇也。乃從而有水車。有風車。更從有打水機。極巧之淫矣。若欲歸於劃一。永絕奇巧。將劃一於遠古之「舟車無所乘之」機心不可長之乎。抑劃一於劃木桔槔乎。或竟不嫌奢。劃一於帆船風車乎。或竟忍痛劃一於輪船及打水機乎。胡先生下文又知有超大學教育之發現。則輪船打水機之徒。又必另有「不足奇」之奇技淫巧。追使放寬劃一之範圍矣。永絕之手段。果將存何時下之爲最宜。此我當先反問者也。

如不永絕奇巧。是否人類人人平均享受。毀製造輪船及打水機之機器。則所換斧斤刀鋸。造帆船風車之艱苦。與造輪船及打水機等。毀製造帆船風車之斧斤刀鋸。則所換粗短鈍斧。造劃木桔槔之艱苦。與造帆船風車等。劃木坐兩人。輪船能坐數千人。桔槔止溉五畝。打水機能溉數百畝。欲平均享受。劃木桔槔時易乎。輪船打水機時易乎。吾意奇巧愈增。平均之機會亦多。十八世紀有蒸汽機。因而十九世紀有無政府主義之名詞。十九世紀末年有摩託。因而二十世紀初年有共產國之實現。(俄國僞共產國也。真共產國將湧現於將來馬林恩之故鄉。)如不能平均享受。是否適合人類需要。奇巧之適合需要。便其促進平均享受。美國之狗。還比中國農夫得人格之保障。如胡先生願受文士

詩人之美詞騙人以為中閩農夫之樂。遠過美國工人。則二十年前設無奇技淫巧之洋鬼子來教我們掛起這偽共和招牌。敵省蘇州支妙觀裏每年十二月催租委員所演之兩部肉鼓吹。每日一二百人血刃橫飛。才得中國農丈之真相矣。就是掛了偽共和招牌。因少了一點奇技淫巧。所以尊處西單牌樓前才膠皮車夫滿街。丘八先生孝敬他們的拳頭。恐怕美國工人未知其味。

問。二曰歐洲今次大戰。殺人還不算利害。若進化之將來。必百倍於今之歐戰。以至殺至無政府之成立。世界便太平。我不知此時世界還有動物否。

答。此次歐戰之所以稱大。世人心理。止因一是戰具中的奇技淫巧較多。一湯克一綠氣砲。都好。像封神傳西遊記裏所用。又因二是打壞的奇技淫巧如名城。大建築等毀了不少。又因三是能倣奇技淫巧的「關人」死得不少。因此大其所謂大。居然大了。然一共止死了七百萬。傷了二千多萬。比到我們洪秀全會國藩時代。七省一百四十萬人死了十分之四（少說點）也過了五千萬人了。再比到李闖張獻忠時代。湖北四川供張大爺一人夷戮者便是三千萬。所以黃巢殺人八百萬。項羽一夕坑二十萬。白起一夕坑四十萬。皆渺乎其小矣。這因為所用的懸牌插子。並無奇技淫巧可稱。所死的人俱沒有洋大人身分。所以小其所謂小。居然小矣。我是崇拜奇技淫巧的一人。止知他們仗着奇技淫巧。把戰是吹得大了。把人是死得少了。所以我堅言這次歐戰。誠着利害。並言奇技淫巧增加。後面還有三十六次得更大之戰。七十二次得並大之戰。方到無政府。但每次「大」字的名號。愈吹

得響而死傷人數必愈減。石子互擲時代。死數多於弓箭時代。弓箭時代之數死。多於鳥槍之時代。毛瑟槍時代。死數減少。機關槍時代愈少。湯克時代更少。這是有歷史可憑。所以有位朋友說：「你看螺螄釘足相搏。頃刻伏尹滿衢。」所以未必技淫巧。適與殺人為正比例。說不定恰為反比例。但我是這事實。決非我之主張如此。主張與不主張。全與事實不相干。主張永絕奇技淫巧。奇技淫巧之日進。惟混沌才能止之。歐戰之利害。否認之者。僅有塞摩斯人。試問一切軍閥。皆相駭以為至利害者也。簡直我之以為不利害。胡先生尚不過疑之。在奧佩孚等竟可執而囚之。然歐戰之前之內亂。人猶有所憚。歐戰以後。各省相銜。日甚一日。可見未嘗因人人說利害。而阻止其分毫。如謂人而劣敗者。應就天演淘汰。則他等動物。并不見優勝於人類。即當先人類之劣敗者而滅絕。自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至於今日。蛇龍虎豹之數。已減至無可減。牛羊犬馬。止因有所利用。始保殘喘。劣敗之難逃淘汰。事實昭然。不用細說。

問。三曰進化之將來。必人人是大學畢業生。受大學教育。我以為今日文明。才以大學教育為止。說又安知異日人類智識之擴大。不有超大學教育之發現乎。

答。這是胡先生目光如炬。所以一語便破。大學畢業生不必遠至將來。在今日即有識者所講。中國之奇技淫巧。尚在虛無縹緲間。便是什麼一二外洋人請來的博士。碩士。正是假模假樣。虛所。受區區大學教育。全不濟事。各國的學問家。早已有許多超了大學。進化之將來。必有許多超了今日。

的已超大學者。我所謂強迫大學教育便可無政府。乃言有如今日未受教育之苦人。異日可無一人。人人所受最淺之教育。已能如今日大學教育。今設一喻。東孫先生受過大學教育者也。胡先生定然。或者有超過大學之智識。我則勉強算受過普通教育。然我們報胡吳立一個三合會。其會章所約。想不過勿嫖勿賭勿妒忌等等而已。倘加入老洋人與孫美瑤。必加不可殺人。不可放火之條文矣。何以我等張胡吳三合會章。可以不加殺人放火者。無非我等自吹。以為受過相當之教育。若有言及殺人放火。未免大失自己之體面。故我認以為將來世界。倘人人受有今日之大學教育。則異日人類之組織。必不容我們今日替他們代擬。

問。四曰。惟有進化到不可思議。人類才能無戰爭。我不知到無戰爭之地。是進化或是退化。
答。奇技淫巧愈增。備戰的損失既太大。而且交通便利。語言文字之隔閡亦減。便將地球縮成中國。吳越秦楚。今暫。雖猶有南北界限。然有如前數年之宇內一家。非盡無增加之以文明自烹之體面。和寶愛。我們理想的不動干戈。定可做到。其時或另有不滿意之條件。直認人類為退化。亦何嘗不可。特指無戰爭之一端為退化。則斷不能言也。

問。五曰。世人既利用物質文明。同時又要反對物質文明。自相矛盾。我以為此種矛盾心理。是否迫於利用物質文明者。來掠奪無力享受物質文明者之麵包所發生。

答。凡反對物質文明者。惟一理由。正就是因為利用物質文明者。來掠奪無力享受物質文明者。

之麵包。所以古代的老子，便是一個古代的代表。現代的託爾斯泰，便是現代的一個代表。這種人的確有他的悲天憫人的大慈心。所以反對物質文明。到了至偉大的佛，連恨極了葷肉強食。把世界都要叫他捏斃。叫他停停當當。沒有一切。也就沒有苦樂。這種大志願。若果然做得到。我也就一百二十分贊成。若止是同自殺人的一種理想。徒然製造了無數不耕而食。不織而衣。占着佳山水的和尚。表面反對掠奪麵包。實際隱隱偷竊人的麵包。那我也就付諸一笑了。我最悲傷古今中外的黨人。無論革命黨罷。社會黨罷。無政府黨罷。終是先挂了反對物質文明的招牌。因為他的反對的目的。物大都是享用物質文明者。看見米從席包裏出來。便以為米從席包所生。惡米。并惡席包。恨享用物質文明者。並反對物質文明。所謂遷怒是也。但此種人雖口頭恨物質文明。亦果有惡衣強食者。然大都全不解家人生產。狂嫖濫賭。自稱解悶。其實即暗中享用物質文明。掠奪人的麵包。尤其可笑。彼之慷慨激昂。倚以自豪者。自以為能用手鎗炸彈。所持者無非物質文明之利器。自相矛盾。不以為怪。這一旦得志。彼之毫不憚製造物質文明。而詳心物質文明。過於向之所謂閹人。所以昔日革命乞丐。今日皆變為豪華政客。連中國都要送掉。這是這班反對物質文明的東西。并且他竊取幾句社會主義等等。享用物質文明。還是反對物質文明。儂張為幻。不可究詰。其上焉者。如老子託爾斯泰等。雖反對壯烈。物質文明。其實他還是享受許多相當的物質文明。並不是吃麵包的人。止有麵包。於是一班高人。詩翁。小康之士。窗明几淨。戶屋紙窗。自以為高尚。全不知因他的小舒服。致世界大多數更難跳出麵包。

的機會。實際又無異有製麵包的才具。不肯替人製麵包。所以不能把世界涅槃。物質文明他自己飛也似的跑進去。反對者徒然後於時。將了多少人麵包不周全。等世人共用帆船風車了。才起而用剝木桔槔。等世人共用輪船打水機了。才起而用帆船風車。這叫做什麼一種謬誤觀念呢。桔槔是老子決不肯用者也。託爾斯太居然背用風車矣。老子是則託爾斯太為非。託爾斯太是。則老子為非。說穿了。豈不大可笑。故總而言之。統而言之。個人之生活。減少些物質文明。陪人吃麵包一下。乃是情理所當。若妻叫世界陪着我们麵包。不把物質的文明飛進。乃是渾張。試觀蒼蠅之一翼。其花紋之細。上面縷毛之整齊。決非今日奇技淫巧者所能製造。足見一蒼蠅之天然製造。已製造到如彼之精。我等人類什麼機器。都粗到不堪言狀。我們若不與日俱進。也有何面目。自己算做人類。故物質文明之增進不已。方台人類原則。至於享用物質文明者掠奪他人之麵包。自古面然。享舊物質文明者之掠奪人。際而不顯。故掠奪雖較甚。人却忘之。享新物質文明者之掠奪。容易看出。對面的工人。亦比舊日對面的農人。智慧較深。容易解察。於是資本家與面社會主義亦起。我今用不着好像為資本家辨護。今日工人之生活。實較農奴為優勝。亦事實之不可諱者。即使承認資本家之掠奪更大。然因為資本家出而修張。居然促進了平等主義之要求。其聲愈高而益高。止要物質文明更進。處置分配更具。教育愈能提高及普及。資本家終不能成立。如此物質文明之進步。與人類平等為正比例。事實昭然。努力反對資本主義可矣。豈可因時廢食。并促進人類平等之物質文明而反對之。(因時廢食。乃老生常談。

然便是今日因資本家掠奪人麵包。并物質文明而反對的正解。農亦工也。農乃間接供給物質文明原料之工。工則直接增進物質文明實現之人。商則將物質文明交易分配為中間媒介者也。資本家商也非工也。故蔣夢齡先生渴望中國變成工業社會。其入手使商發達。自然大企業次第實現。此資本主義世界之進路如也。吾雖不必反對。因果其大資本家次第實現中國的物質文明。決然增進工人亦不必定較農奴為苦。然分配已有社會主義。大資本家亦止作一過渡。曇花一現。終將為工人推倒。但依我的鄙見。終是科學工藝的教育為要。若理想的大多數工人皆有高等技術。則大工廠可用合作辦成。不必發大資本家之心。即使嫌這種高等教育之普及。恐在數百年後。最緊急的辦法。乃以社會主義之分配。打倒資本家之媒介。然無論如何。也要科學工藝的教育。稍為發達。才能安然通過。此俄國偽共產政府。蔑視工藝教育。已受有阻力者也。列甯把共產政府建設。首先革除。自然是商。我是不主張今日中國便可無商。然商為社會主義直接惟一仇敵。則彰明較著。故大同之世。即是另有正當分配。用不着商。一句話便完了。商者本因分配沒有辦法。生此一種中國媒介之寄生蟲也。故俄政府之斷絕商人。便是共產主義之實行。可惜那班共產黨。平日做乞丐時。乃仁極享有物質文明者。故反對物質文明。是彼做黨人時的習慣。因此自建政府。即有許多可笑的物質文明劇。一永絕奇技的幻想。從而遷怒工業教育家。亦與智識階級同等定罪。皆若作工人之敵。豈知俄羅斯的物質文明。本較之歐西各國。還在水不漚之下。而養生送死。給求養欲。儘管作理想的劇。自己造製。毫

無力量可供給自己。於是減低其主義。遂要求與各國通商。列宿乃大坳其台。便是根本的謬誤。不明白無政府主義。共產主義。即至於江亢虎先生的平安社會主義。惟一反對者。無非是資本家之商。決不可并增進人類幸福之工而反對之也。然徒有反對商之主義。而無增進工之預備。主義亦安能達到。所以增進物質文明。注重科學工藝教育。人類的能力愈擴大。普及。什麼主義。都要達到。彼今日享有物質文明。掠奪無力量受物質文明的麵包。乃事實也。然早有正當抵抗。何必因噎廢食乎。何必因噎廢食乎。

從而言及今日又有一不可不辨的謬論。即章行嚴先生的農村立國是也。中國今日之農。亦與凡百庶政相同。停頓極矣。不可不積極改良。此吾十二分贊同者也。我們貧窮已極之國。資本難籌。先從農村改良入手。使人人能多收十斛麥。民則繁狀。一時改變。農產之收入。又數易而額巨。此我又十二分相信者也。吾民國九年從歐洲歸。途中購伊大利埃及印度緬甸等之指南觀之。甚駭西人開地。首重水利農田。所以十一年又歸國。在香港讀新聞報。章先生倡相率歸田。共治農村之論。余大疑之。嗣後在北京相遇。却未暇談及。乃知屢在報上看見近論。章先生乃是反對物質文明。要用農村立國。張君勱先生是揮着玄學鬼。章先生簡直是揮着一個社會主義的討賊鬼。章先生的理由。因為中國向來以農立國。然請問世界何國不以農立國。什麼叫做農。無論五穀雜糧。森林罷。畜牧罷。園藝罷。凡守十尺地。無不修治者。試問算得農算不得農。先如此。美以大農聞不必論。法以小農著。又不必論。總之

憾事。神乎其神的進步。又不必論。日之農國匪夷所思的改良。又不必論。章先生必曰。英則工商國也。其農將不足與中國抗。此章先生所謂白晝見鬼者也。章先生居英國有年。入其國行其野。曾有寸土尺地不治。如中國之到處棄地乎。彼特不甚植穀。因植亦不足供食用。而且因牛羊馬匹之多。非草地不能供也。敗壞蔬果之率。非森林園藝之多。不能備也。若其盡地方。周十百倍於中國。於是攘奪屬地。有如中國之大。請問坎乃大濠洲之農。何如美國與日本。則章先生將瞠目不此對矣。然則世界何處。覺得非農國。能讓中國獨以農國著名乎。中國的貨惡其棄於地。觸目皆傷心之境。有何面目能自詡為農國。特農工商自為比較。工商乃醜。至無可言。農到較可解嘲而已。所以章先生有修治農村之議。乃中國之福音。然果其農村真欲發達。亦必由工商左右共起。至於立國。如無物質文明之工。請問何處桃源。但有狹口能通人。凡碧眼的漁郎便來同津。章先生知之甚詳者也。今日中國尙能孤立於世界之外乎。耕田而食。鑿井而飲。鼓腹而遊。章先生乃欲為人類立社會主義標準。其夢洵美矣。惜乎輪船火車。挾槍炮以俱來。能揭竿而禦乎。抑兜足作焉。撒米成兵耶。章先生乃大政論家。其首忽竟驕如此。誠是可怪。章先生為吾輩友。吾甚敬畏之。年來受世界騷擾之反動。想亦氣悶中即詭言之耳。然近又有郭秉文先生。亦為同樣之論調。郭先生語人猶言農學。台敬之重之。其推行農學教育不遺餘力。吾更敬之重之。彼亦云中國之首先應整頓者為農業。吾亦一百二分聽之。但彼謂中國永久安於農國已可。不必作工商之好夢也。敬奉他一個反抗曰。「郭先生你老人家忘了時代了。」

問六曰世界的戰禍。由於弱民族爲導火線。是世界弱民族消滅淨盡。祇餘強民族。或能互相維持和平。據爲公理。我民族是否應在消滅之列。

答。戰禍由弱民族爲導火線。乃是我反駁物質文明促起大戰爭的一論據。並非戰禍發生的惟一原因。止爲促起戰禍衆因中的壹因。胡先生若問據爲公理。我民族是否應在消滅之列。則有世間俗情。可作比例。常聞老母罵不肖之子。若曰：「你早點死了罷。不要害什麼人。」照老母之意。我們這種無恥的民族。應在消滅之列。然爲不肖子着想。似乎振作起來。就物質文明。先求衣食起。從而知榮辱。也。吾人彼此不戰爭的強國中尤好。

問七曰人家以機關槍打來。我不能不以機關槍還打。要把中國站住。現在國故是不濟事的東西。我以為抵敵的傢伙。機關槍亦未必濟事。縱不要機關槍。未必就無別的東西可以抵敵。

答。物質文明增進。則人類交通愈接近。一切高等教育的設備愈周到。人人受有所謂大學教育。世界自然至於大同無所謂敵。自亦無所謂機關槍。若既有敵矣。敵既用機關槍擊射矣。還有什麼可以抵敵。若說另有機關槍。自然更好。若執孝經以臨陣。國故之效用。不言而喻其大小。然則胡先生所謂未必就無別的東西可以抵敵。不知究竟是什麼東西。若說是機關槍的變相。不過尤猛於機關槍。則亦物質文明所發生之一物而已。機關槍本一代名詞耳。儘管可換胡先生的東西。倘若別的東西。並非物質文明。止是精神文明。如公理之類。公理固大同惟一的聖物。然敵既當前。公理恐是廢物。胡

先生承認中央公園的牌坊所謂公理戰勝。有這麼一回事麼。協約之勝德。仍勝以美國之機關槍耳。公理並不會戰勝也。否則請問誰是有公理者。英耶法耶。吾人將掩鼻而聽之矣。

問。八曰革命精神。究竟是什麼精神。是否人類萬能。有創造宇宙的精神。

答。革命精神。是一種弱者。也。張羅了機關槍。打倒強者機關鎗的精神。沒有法想的時候。使用長鎗短刀。也去與機關槍強者拚命的精神。宇宙是人類與他物之總和。人類不自創造。便宇宙也不算完成。宇宙無止境。人類的創造。亦無止境。但僅據兩手兩腳的人類說。人類止宇宙現象。三百兆年以後。且無地球。安有人類。然人類的物質。仍在宇宙中。為創造新宇宙之一。乃永遠不息。

隨說隨說。罪過罪過。——一九二四年——

▲答人書

(默子來書) 近來之忙。自在足下照壁之中。不發告。彼此論來論去。遂體念出兩層大門。為人類進化之雙輪兩翼。

一曰教育 一曰革命

有教育以為積極。則世間所謂懶人多。恐社會主義行不通。或社會主義行而世界反變為割斗。折衝老死不相往來。皆可信為必無之事。

(答) 好動惡惰乃人之本性。似爲定論。然於現世界之人心。或有不盡然者。皆已往世界之學說。以權利義務相折準。有以矯之而使然。所需必適如其所能。則矜貴其所能。將以多得所需。以給不虞。故於不得所需者。拒而不爲。而懶以生。又或殉其所需。而強爲其所不能。追所需既給。卽無所餘。則懶又生。故曰世間爲懶人多者。皆以濁世之觀念。論定固有之良心也。

(原書) 有革命以爲消極。將見公理必無達到之一日。由未善而使之較善。由較善而使之較盡。萬古常在革命之中。由是卑之無甚公論。

世間常有一班任教育之人。卽力任世界進化之學。孜孜矻矻。研求理化機工。使世界進化者也。(答) 讀者注意。切勿誤會教育兩字。認作現世界之師範生學問。或雜習文學法政軍事等者。可以當之。

走進了一個現在小學校。請問有幾樣可以算做教育。

有人說：「朋友一點不錯。據我看來。惟半點鐘的祈禱。上帝才真可算教育。」

諸公。這位所說你們以爲如何。

諸公必搖頭曰。教氣太重。教氣太重。彼乃教中人自說教中話。不是公論。

我乃曰。諸公必平心思之。勿因諸公不喜宗教。便一筆抹殺。諸公必悚然曰。請教老兄。卽使將世人個個教會了。磕頭求拜。對了虛無縹渺的什麼上帝。能討

饒求救。要之於世界之進步。新理新器之發明。造成世人之幸福。究其何與。

如此。我即拾諸公之牙慧。批評小學校之課目曰。

譬之唱歌。所以陶情作樂也。而必唱一點鐘之愛國歌。護符親敬長歌。請問諸公。此於世界之進步。新理新器之發明。造成世界之幸福。究有何與。

又如讀本。所以認知代講說話之記號也。乃不惟文字通順之求。必且含有保固國祚之話頭。迂晦無味。以苦小兒之腦力。請問諸公。此於世界之進步。新理新器之發明。造成世人之幸福。究有何與。又如作文。所以實習記號之使用也。而必服習古人腔調。以助返古醉性之迷惑。請問諸公。與世界之進化。新理新器之發明。造成世人之幸福。究有何與。

在不開化之中國。固又有如祈禱上之讀四書五經等課目。即在文明課程。亦有六十個一林格。一做成一兩。十二兩。做成一磅等許多無謂之歌訣。

諸如此類。充斥於一日功課之中。小兒之腦力。大半耗於無意識之課目。而實可以為發明新理新器之基礎。使世界有進步之傾向者。一日之所得。曾無幾焉。

此無他。祈禱上帝者。即政士要保固他飯碗。愛國保國尊親。敬長之類者。即帝王官吏。頑鷺老悖之人。保固他的強權。文字之腔調。商業之度量。即文士資本家。要保固其悅容之賤技。及謀斷之私利而已。推而準之。凡若此類。皆有所保固。此類之人。一鼻孔出氣。存則俱存。倒則同倒。故不言而喻。互

和協。一犬吠影，百犬吠聲。遂成今日之所謂師範講義。建設今日之所謂小學教育。

故除理化機工等之科學實業外，無所謂教育。足以當教育二字之名義者。惟有理化機工等科學實業也。以彼皆日促新理新器之發明，造成世人之幸福，使世界進步者也。

至於今日，世人胸中之教育二字，止可叫做傳達主義。教士參與其間，傳達飯碗主義。帝王官吏，頑騷老悖之人，參與其間，傳達強權主義。一切教士、帝王、官吏、頑騷老悖之人之免狐同黨，各在其中，捧着盤脚，分傳各人之小飯碗，小強權主義。總而言之，可名之曰傳達退化主義，或曰傳達停化主義。

於是革命之書報等，與此輩為敵。此種書報，亦叫傳達主義，便是傳達退化主義。

傳達主義，不得叫做教育。傳達退化與停化主義者，可叫做「反對革命」。傳達進化主義者，便叫做「革命」。故今日各國小學校中之課本，大半為教士、帝王、官吏等所發行之「反對革命書報」也。諸公，我輩所作革命書報，傳達進化主義者，猶不過簡要其詞，供人研究科學實業之餘暇，藉法退化停化之狂惑，不會多費小兒之腦力。建議采作課本，以妨其研究進化之學。

乃若輩傳達退化停化之書報，儼然號稱課本，冒名教育，強未來主人翁之億萬小兒，日費腦力之大部份，讀彼書報，以遂其迷惑。其罪惡何如！且由此迷惑，便教士、帝王、官吏、嚴父、長老、文豪、政客、善戰者、資本家，不絕於天地。蠶食世間之食料，阻遏世界之進步。其罪惡更何如！

故請諸公注意，切勿誤會教育兩字，認作現世界之師範生學問或雜習文學、政法、軍事等者，可

以當之。

(原書)世間又有一班革命黨。即永遠犧牲其身。與世界退化及停化之人反對者也。

例如今之排滿黨。乃反對強權者也。助之。如明日滿既被排斥。乃忽伸其強權。以造不平。真革命黨必立刻反對之。

又如今之企圖共和者。欲以共和反對專制也。是反對強權者也。助之。如明日共和政府成。即人自以為元勳。為政黨。藉政府以自私。真革命黨又立刻反對之。

故以如是之反對。嗚今日革命黨目光如寸之能力。斷之。姑立一假設之界說曰：「公理者無政府。其實即至無政府。而無政府之不平又必生。至於無政府之不平生。始見無政府本未全達於公理。不過稍近於公理耳。」

故真革命者。乃永遠無心勞慮。先天下而憂。後天下而樂之一等人。惟其有此等人。庶「風雨如晦。雞鳴不已。」天下後世。無論至於何種進步。皆有觸耳之言。以止其野心。而策其再進。

(答)「後天下而樂。」乃孔孟小儒妄立一康樂和親之景象。俾所期之境。一經達到。則自己之安富尊榮亦在其內。實言之。即如彼之夢囈。所謂三綱既定。五常既正。推之天下而皆準。俟之百世而不惑。而彼等之冷牛肉亦遂吃一個不了。與天地而同朽。諸公細想。他一個小小血肉之軀。連星流日蝕。都看做異異的智識。如此乃欲將他一個人的見解。蒙蓋萬世。還不算辱制渾眼胆。大妄為。陸來書

先發後樂之言。不過行文時用慣的典故。其意必不主張。然一經第三人之誤會。遂疑無政府黨真有所謂目的可達。準備享乃其產公妻等的快樂。這真叫做大謬不然。大謬不然。真革命黨者。蓋無時不憂。無時不樂。憂者憂人生之無道。樂者樂世道之當道。其勞神瘁慮。蹈死觸禍。似憂而彼胸中隨時更易一幸樂之景象。世界無此幸樂。隨時更易一優美之景象。世界無此優美。隨時更易一潔白高尚之景象。世界無此潔白高尚。而又非若宗教家之妄想。實為有條有理。世界自然有達到之一日。這叫做樂得不可開交。有人如其不信。這是再容易也。勿有諸公試一切捐棄其做官心。做資本家心。做子孫牛馬心。做奴才順民心。做卑劣孝子慈孫心。收拾精室。做小舒服朋友心。欺誘弱女。做污穢淫畜心。以及一切英雄名士。大文豪。大政治家。大銅像家等卑鄙醜態心。此等等退化停化之心。一切捐棄。又日日講真實不虛之科學。有進無退之公理。自然乃胸中之幸樂。優美。潔白。高尚。比衆不同。這是你們諸公自己本來所有。我也不居引薦之功。或者有人早已將他捨亡。這是他自己對自己不起。我必無瞎說之罪。

（原書）否則支那之古語有云：「逆水行舟。不進則退。」世間之事。一經達到目的。必志驕氣盈。無理之事。端隨生。故即無政府之目的。一旦果達。而無政府黨將沾沾自喜。必且為暴於彼時。故定需有一班真革命黨。再革無政府黨之命也。——一九〇七。九。二八。——

(原書)弟數年來。於廢財產。廢婚姻兩層。修之甚篤。然以不學。故不特多爲之佐證。此次來口。擬研究口口。即所以達吾研究社會主義之目的也。口口口口。實獲我心。惟弟有欲奉商者。此主義與舊道德。相去太遠。真所謂非常異義。

(答)故新世紀報發刊後。即同志亦跳出來拚命爭辯。

(原書)又非得世界大多數人承認。則不能實行。

(答)真無奈此迷謬之大多數何。

凡提到社會主義四字。莫不曰。主義實高尚。可惜時候不到。不能實行。我將問之曰。倘大多數人承認。能實行乎。則必曰。這也自然。不消說得。曰。然則公即大多數中之一人。一足在左則左重。一足在右則右重。雖謂社會主義之能實行與否。止繫乎各自一個人之左右可也。則社會主義之能實行。求之於各個人一己而已足。社會主義之不能實行。阻之於各個人一己而有餘。各個人可謂時者不到。不能實行者。無非曰。不要我如此。他人不能如此。我上了當。又推而廣之。以姑息之愛。愛此世界曰。不要你一個人如此。他人不能如此。你上了當。又如小說所謂「怒從心上起。惡向胆邊生」。硬下斷語曰。誰肯如此。恐一萬年亦不能如此。不要叫世界上了當。然此猶純乎議論道理也。其歸結則曰。我不如此。你奈我何。我則曰。你不如此。世界必如此。你奈世界何。爲了你一人。實行便遲了一點。世界亦無如何。不過世界的黑暗史上。記念你如此而已。

（原注）從前社會主義家。嘗有小試之者。而卒無動。乃以遊說為第一義。

遊說為永遠進化革命第一義。我笑世人之迷謬。往往曉得了二五。便不知一十。如有人開中事。見人有高尚之議論。必作大家之寫意筆談。或作識見甚高卓的不屑之語曰：「這是瘋話。只是空論難實行。」一若真真新世紀第一種印刷物。乃與筆墨紙張印刷做了對頭。不過拭穢多幾個字。於一方面不甚緊要如此。然於又一方面。新世紀查禁。乃至遠道發專電。極少也要化數十大元。又宗旨不合者。寄信來責。寫信來駁。一若新世紀一發行。中國政府及南北洋之性命休矣。新世紀一發行。則他人之宗旨行動皆為之毀阻。不惟野蠻國之對於新世紀也。近日德國有一個博士。演說了幾句反對軍國主義的話。德政府亦將大開法庭。審判其當否。而於又一方面宏論之見重。又如此。故我將賸賸兩方面曰：你們到底那一邊是。

（原書）然尋常之人。不可以口口點化。鄙意有兩種方法。

（一）以小說及新聞。力摹舊社會之狀態。常說至無可如何之地位。使讀者代為之悲痛踴躍。而求其所以解決之者。如俄國某氏之罪之類。然後以解決此難題之小說繼之。此等小說。必須多其方面。使讀者無意中為之浸潤。而自然入口範圍。

（答）上文橫說新世紀。豎說新世紀。不過眼前典故。引來容易明白。并不敢說新世紀真有什麼價值。以視來稿此條。新世紀報汗顏無地。自愧未能日夜企求。以求能者。故公布來稿。黃示同志。

(原書) (二)以理論及小說描寫新社會佈置之法。生活之樂。如美國某氏之社會未來記(華文節譯本曰百年一覺)使讀者想像其樂。而恨不能置身於其間。中間以一二語點化之。

(答)未來記等書所謂理想者。今日已大半見諸事實。社會家所謂無政府及其產。皆另有不可形容之安樂美滿。然往往以舊道德之名詞。不能描寫其時之道德。以舊社會之環境。不能描寫其時之社會。故如來稿所言之理論及小說。今日之社會家。猶未能罄其胸中所想像者。多為淺易之文章。極寫未來之憧憬。誠為欠點。然其難處。並非為形容之面筆墨易窮。實在千頭萬緒。少舉一二端。便致駭怪。故至今引而不伸。止標得幾個莊重無味之名詞。曰無政府。曰共產。曰某某如此而已。

(原書)用此兩法。則彼等橫據成見。無理取鬧之駭難無所施。而吾輩亦不必為之空費墨筆。

(答)無理取鬧之可笑者。或疑無政府者。是在街上殺人放火。又云廢財產。廢婚姻。勢必至於如豬狗交合於道。或則遊心太古。無為。老死不相往來之境。以為無政府之境。界即如此。此其致誤。乃不知無政府為更文明愈改良之社會。故反以極舊社會之惡狀擬之。曾見北京某遊報載一俊語曰：「某富翁頗豐裕。有無賴八人至其家。曰：當今社會主義盛行於世。君家獨擁厚資。宜將所不具。與吾等平分。富翁曰：吾亦講社會主義之一人。你知吾家財若干。無賴曰：百萬金。富翁曰：君等人數幾何。無賴曰：四萬。於是富翁取紙筆畫算曰：據你等所說。以四萬萬人分百萬金。你等每人應得二分五厘。遂以二錢銀子。分與八人。無賴語塞。無可如何而去。」此極盡社會主義之共產者。共產云均產。

或云均貧富。此猶云以世界之財產均其利益於世界之人。無有貧富之名詞也。非人人各得其一。份各私其所有。如其各私所有。則雖分之甚均。依然舊世界之舊法。何得稱為新世界之進化。「均」之與「共」。特文字上之解釋。有圓滿與不圓滿之分。若必欲以文審詞。則均產與均貧富。義皆不圓滿。不若用廢財產或共產等之名詞為當。共產云者。其實不過如一家之伯叔昆季。不曾分家而已。世界稍進化。有不分家之家族。世界愈進化。遂有不分產之社會。至平易近情者也。

(原書)第於社會。頗有一種理想。常欲假水餅傳收賂之後。而為之續貂。名之曰新水餅。一則以發明社會主義。必先破壞家族。而水餅傳之百八人及其他嘍囉。乃無家族者。易於著筆。二則假水餅之名。尋常之人。必取而聞之。其。擬即梁山泊地方。建設世界新社會之雛形。畫為耕地若干畝。園圃若干所。工場若干。食堂若干。寢室若干。每人一寢室。男女配合之室若干。孕婦胎教之室若干。乳母育嬰之室若干。幼稚舍若干。學校若干。養老室若干。公園若干。凡人皆每日工作若干時。惟老幼孕婦病人免。所享權利。人人平等。食宿皆任公所。衣食器用皆公備。如是。則財產自廢。惟男女配合。則於公園互相承認。後至公設配合室。記名而後入室。婦人有孕者。居胎教室。育兒則居育嬰室。一年後兒斷乳。入幼稚舍。母工作如故。其時將種種姓名刪去。而以生年月日之先後編一二等號數。將種種地名刪去。而以新畫之區域一二三等代之。將種種紀元刪去。而以此主義實行之期為元年。元月。元日。自此以至億萬年。而其後則逆推之亦如是。既行之於梁山泊。然後遊說各地。其達吾主義者。以電刀殺

之如雷聲惡人之警說然（此電力能專殺一人而不波及其他較炸彈為勝）必使世界悉行此主義而後已。

懷此有年迄未下筆。一則此書有種種應用之科學。弟尙無從取資。二則弟不擅長於小說筆墨。三則於世界社會主義之學說所見甚少無從參考。故欲待修學數年而後為之。頃因日口口純然持此主義故不覺一吐其所蓄以就正於諸君子焉。

懷會與友人口口談及口口亦主張社會主義者而不取平等主義以為當悉去阻力使人自由競爭。義義務若干則得權利若干。世界始有進步。若權利平等則新理新機必至於無人為艱難辛苦以發明之。而世界必至退化。鄙人却不以為然。以為人無不好勤而惡惰。如久臥則必思起。久坐則必思行。人之所以有怠惰者。由所持職業非其性所近。或由種種外緣之牽掣耳。若悉去一切詭譎巧詐之心。人人各因其性之所近而執業必無惰者。足下以為何如。

（答）強權家則以為人心皆惡。故必有法律焉以為監督。稍講進化者則以為人心有善有惡。故權利義務有相抵之價值。而不知因權利而盡義務。即為自私。無政府黨則以為人心皆善。（即所謂無不好勤而惡惰者。亦其一端也。）世界之權利皆吾人應享之權利。世界之義務皆吾人應盡之義務。無所謂權利可以增減吾人之義務。義務可以得失吾人之權利也。世界之進化。走螺旋形。公理所在。永無可至之境。若笨伯下死語。必以為公理之一點可達。則天地亦息。進化之理。不過較未善

而至於善。有若螺線由外國向中心旋轉。彌遠彌遠。如是而已。惟其然也。故一方面則向內而旋。形成進化。一方面則由東而南。由西而北形。成合迭。世人察。往往以爲天地之理。無平不陂。何往不復。譬若今之世界。言其合迭。頗類古時之戰國。稱稱外交。軍事家。甚有似於儀符吳白之流。無政府黨則純然一孟軻之仁義。然螺線則已進一圈。不過方向則彼東亦東。若別有軌轍之可合。其實以此之遠近於公理。則儒者之道之與無政府黨。大有差別。惟彼在圈外進行。此在圈內進行。所進之方向。故趨途略同。以彼之小影。說今後之新世界。亦未嘗不可以堅信道之心。蓋戰國之時。迂闊仁讓。而尊尚功利。至於今日仁義之價。確能定其最貴。毫無異議。然則今日挾強權者。所謂有法律秩序。始足以整齊天下者。必轉瞬而爲無政府世界之民人所竄笑。噫。可必也。——一九〇七。九。十四。——

▲浙府歡宴席上演說

我個人好比一劉姥姥入大觀園。但覺美不勝收。自己那里還有什麼貢獻。祇有隨便說點笑話。權助酒後歡樂罷了。

話說總理前一段革命。這者固弗論。當民國將成立前。屢係利用兩廣發難。而浙江與湖南皆頗努力相助。二次革命失敗之後。總理在日本組織中華革命黨。陳英士張靜江兩先生。助之最力。此浙江在第一段革命史上努力之經過。第二段革命即北伐大舉。李任潮陳真如兩先生。先將廣東之直

江南路肅清。而後蔣總司令方能一鼓而克服長江。此第二段革命史。乃由浙江與兩廣攜手所造成。廣東乃中國最有希望之一省。廣西浙江皆能努力策進。故自革命言。自建設言。廣東好比一老大哥。而廣西與浙江。其最勇猛進展之兩兄弟也。今夕造成廣東老大哥地位之兩開路先鋒李任湖陳真如二先生。蒞臨浙江省政府歡迎之宴。自係兄弟歡會。指日北京克服。太張慶功之宴。我劉姥姥再到。大觀園見識。何幸如之。

說到總理主義。從前總理之言。人皆以為過大。一言民生主義。無不害怕。宋鏡初乃吾黨健者。亦以為民生主義。應置於後。其時三民主義尚未成書。總理欲得當與宋詳釋其義。不幸宋氏遇難。直至最近。共產黨以民死主義。造成恐怖。掘出民生主義之正當。世人不但不以為誇大。反覺其切實。即如建築二十萬里鐵路之言。當時日笑存之者。現亦以平淡應辦之事。以中國之大。區區二十萬里鐵路。較之美國。猶為少矣。

我國最大之病。即地方人民希望中央政府之施與。而不願積極援助建設事業。民初我為江蘇代表。上午到國會。為江蘇人民反對捐稅之加重。四萬午飯。博得江蘇人之鼓掌歡迎。譽我為好代表。下午我又以實業代表資格。出席農商部實業會議。又為江蘇人民爭求中央補助經費。與辦實業。同寓夜飯。又博得江蘇人之鼓掌歡迎。及好代表之稱譽。及我睡在床上仔細一想。我上午反對中央政府向江蘇索錢。下午却為江蘇向中央要錢。為江蘇誠得矣。究竟中央從何處有錢呢。我自己也不

禁曉然

中國全年收入四十餘年。每年有八千萬。至前數年約爲六萬萬。再加中國徵收上特有的玩意兒。所謂賄賂隨規之類。人民大約須再出六萬萬。是全年人民公開與非公開所拿出的錢約共爲十二萬萬。此數不小矣。然比利時大僅如松江一府。每年收入合中國僅十八萬萬。而英國除坎拿大南非等屬地外。其本國年收入六十萬萬。我國國家收入與之相較。真渺乎小矣。試問政府既沒有錢如何辦事。

民十一年。我在倫敦時。知道他們做一千元的生意。政府要問他們要三百三十三元。但他們並不反對。他們選舉代表到巴力門去立法。去決定打仗議和。他們知道政府要錢辦事。故爾他們樂於捐助。我國人反對政府問他要錢。反對舉辦要用錢的事業。但政府借外債。他們是不管的。二十萬里鐵路需費不過十幾萬萬。他們却是反對。但袁世凱善後借款一借便是六萬五千萬。他却並不用來造十多萬里的鐵路。而用於癸丑之役。擊破我們的二次革命。至今我們的關稅鹽稅。皆須先用於還債。軍閥則乞靈於關稅與鹽。除我們人民天天還債都還不清。但並無人知覺與反對。這是何等可傷心的事。

此刻坐在我旁邊的。便是張靜江先生。使我想起。他也是一個喜說大話的人。國民黨裏除總理外。靜江先生是第一個說大話者。總理已經在建國大綱和建國方略裏。說下許多大話。靜江先生還

將他發揮光大。一件一件說出一些具體的大話來。我相信他將來開出來的一篇。一定是不少的。我希望革命上考大哥的廣東和勇猛精進的兩個兄弟廣西與浙江都幫助他實現那些大話。幫助他就是幫助黨。幫助國民黨和幫助中國。到那時浙江是建設好了。兩廣是建設好了。我們江浙的上海帶着外國人建設的一些物質文明。也因北伐成功而收回。南京也因兩廣和浙江的幫助建設到有點樣子。我劉姥姥總是佔便宜的。走進大觀園。忙得林妹妹和寶弟弟替我戴花搽粉。打扮頗為光鮮。在劉姥姥祇能這樣。在江蘇也便祇能這樣。今當兩廣和浙江攜手完成北伐的使命。謹以杯酒敬祝勝利。